

中部  
第五十一至一零零經

---

蕭式球譯

## 目錄

五十一·緊達羅迦經 .....	1
五十二·八城經 .....	6
五十三·學人經 .....	9
五十四·頗多利耶經 .....	12
五十五·耆婆經 .....	16
五十六·優波離經 .....	18
五十七·狗戒經 .....	28
五十八·無畏王子經 .....	31
五十九·多種受經 .....	33
六十·無諍經 .....	36
六十一·芒果林教化羅睺邏經 .....	45
六十二·大教化羅睺邏經 .....	49
六十三·小摩倫迦經 .....	52
六十四·大摩倫迦經 .....	55
六十五·跋陀離經 .....	58
六十六·鶴鶉喻經 .....	64
六十七·遮偷摩經 .....	69
六十八·那邏迦波那經 .....	72
六十九·瞿尼師經 .....	76
七十·基多山經 .....	78
七十一·三明婆蹉種經 .....	82
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	84
七十三·大婆蹉種經 .....	87
七十四·長甲經 .....	91
七十五·摩緊提耶經 .....	93
七十六·散陀迦經 .....	99
七十七·大沙俱邏·優陀夷經 .....	107

七十八·須摩滿提經 .....	116
七十九·小沙俱邏·優陀夷經 .....	119
八十·韋迦那經 .....	126
八十一·伽提迦羅經 .....	129
八十二·賴吒和羅經 .....	134
八十三·大天王經 .....	144
八十四·摩偷羅經 .....	149
八十五·菩提王子經 .....	153
八十六·央掘摩羅經 .....	165
八十七·鍾愛生經 .....	170
八十八·斗篷經 .....	173
八十九·法廟經 .....	176
九十·緊那迦陀邏經 .....	180
九十一·梵壽經 .....	184
九十二·舍羅經 .....	190
九十三·阿娑邏經 .....	196
九十四·瞿多目迦經 .....	202
九十五·闍基經 .....	208
九十六·伊須迦利經 .....	215
九十七·陀然經 .....	219
九十八·婆舍多經 .....	223
九十九·須跋經 .....	232
一零零·僧伽羅婆經 .....	238

## 中部

### 五十一·緊達羅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住在瞻波的瞿伽羅蓮池岸邊。

這時候，畢沙·象伏子和緊達羅迦遊方者一起前往世尊那裏，畢沙·象伏子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緊達羅迦遊方者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站在一邊。緊達羅迦遊方者觀察寧靜的比丘僧團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真是罕見！喬答摩賢者，真是少有！喬答摩賢者能使這個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喬答摩賢者，過去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會善於使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就正如現在喬答摩賢者能使這個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那樣；將來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會善於使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就正如現在喬答摩賢者能使這個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那樣。”

“緊達羅迦，正是這樣，正是這樣。緊達羅迦，過去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會善於使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就正如現在我能使這個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那樣；將來的阿羅漢·等正覺·世尊也會善於使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就正如現在我能使這個僧團正確地行踐法義那樣。

“緊達羅迦，在這個僧團之中，一些比丘是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一些比丘是有學，長期修習戒行，有深入的修持，內心善安放在四念處之中。這四念處是什麼呢？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畢沙對他說：“大德，真是罕見！大德，真是少有！世尊所展示的四念處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憂悲，滅除苦惱，得正道，證涅槃。大德，即使是我們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的人，內心也能時常善安放在四念處之中。我們也是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

“大德，真是罕見！大德，真是少有！人們這樣掩藏自心、這樣壞、這樣奸詐，但世尊知道眾生的利益與不利。大德，人們是掩藏自心的，動物是率直的。大德，我能騎著馴象在瞻波到處行走，牠們所有的奸詐、欺騙、不誠實、不正直都會顯示出來，但我的僕人、傭人或工人，身體和語言所顯示的往往和內心不同。”

“畢沙，正是這樣，正是這樣。畢沙，人們是掩藏自心的，動物是率直的。畢沙，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一種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一種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

的行為；他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畢沙，這四種人哪一種最符合你的心意呢？”

“大德，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不符合我的心意。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不符合我的心意。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不符合我的心意。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最符合我的心意。”

“畢沙，為什麼前三種人不符合你的心意呢？”

“大德，一個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為想得到快樂的自己帶來痛苦，所以不符合我的心意。大德，一個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為想得到快樂的眾生帶來痛苦，所以不符合我的心意。大德，一個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為想得到快樂的自己和想得到快樂的眾生帶來痛苦，所以不符合我的心意。大德，一個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最符合我的心意。

“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畢沙，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畢沙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畢沙離去不久，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畢沙是一位智者，畢沙有大智慧。比丘們，如果畢沙多坐一會兒，我將會為他詳細講解這四種人，他將會更深入地明白有關的義理，得到更大的得益。”

“世尊，現在是時候了，善逝，現在是時候了，請世尊詳細講解這四種人，當比丘聽了之後，便會受持世尊的說話。”

“比丘們，既然這樣，你們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比丘們，什麼是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呢？”

“比丘們，一些裸體外道，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

“他們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他們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他們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他們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

“他們穿麻、粗麻、裹屍布、破布、樹皮、羚羊皮、羚羊皮條、吉祥草衣、樹皮衣、木條衣、頭髮衣、馬尾毛衣、貓頭鷹羽毛衣。

“他們是一些修習拔鬚髮的人，常把自己的鬚髮拔除；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期站立的人，不使用坐具；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時間蹲下的人，盡力保持蹲下的姿勢；他們是一些修習睡刺床的人，睡在帶有尖刺的床上；他們是一些每天沐浴三次的人，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

“他們修習以上各種的方法，不斷折磨、嚴重折磨這個身體。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呢？

“比丘們，一些屠羊、屠豬等屠夫，捕鳥、捕獸、捕魚等獵師，盜賊、劊子手、獄卒，或做任何血腥、殘忍行業的人。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呢？

“比丘們，一些灌頂剎帝利王或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在都城東面建造一所新的聚集堂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上皮革衣，塗上酥油，用鹿角來搔背癢；他與夫人、婆羅門、主祭師一起進入鋪上青草的聚集堂，首先從母牛身上喝一口牛乳，夫人喝第二口，婆羅門與主祭師同喝第三口，再把剩下來小牛賴以生存的牛乳擠乾，用來祭火，他這樣說：‘宰殺多些公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小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小乳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綿羊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山羊來祭祀吧，斬截多些樹來造祭祀柱吧，收割多些草來作祭祀草吧！’他的僕人、傭人、工人迫於無奈，只好哭泣、臉上帶著淚水地做祭祀的工作。比丘們，這就是稱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了。

“比丘們，什麼是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呢？

“比丘們，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能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能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

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綑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

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比丘們，這就是稱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五十二·八城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阿難尊者住在毗舍離的畢樓婆村。

這時候，一位居住在八城的達沙摩居士在波吒釐子的地方處理一些事務，他前往雞園精舍，去到一位比丘那裏，對他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那位比丘說：“大德，阿難尊者現在住在哪裏呢？我想探望阿難尊者。”

“居士，阿難尊者現在住在毗舍離的畢樓婆村。”

於是，達沙摩居士在波吒釐子的地方處理完事務後，便前往毗舍離的畢樓婆村，去到阿難尊者那裏，對他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大德，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知法、見法、說法，究竟有沒有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呢？”

“居士，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知法、見法、說法，是有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的。”

“阿難大德，這一種法義是什麼呢？”

“居士，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這樣觀察：‘初禪是無比的行，初禪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就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這樣觀察：‘二禪是無比的行，二禪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這樣觀察：‘三禪是無比的行，三禪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這樣觀察：‘四禪是無比的行，四禪是無

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這樣觀察：‘慈心是無比的行，慈心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悲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悲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這樣觀察：‘悲心是無比的行，悲心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喜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喜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這樣觀察：‘喜心是無比的行，喜心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他這樣觀察：‘捨心是無比的行，捨心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他這樣觀察：‘空無邊處是無比的行，空無邊處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他這樣觀察：‘識無邊處是無比的行，識無邊處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

“居士，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他這樣觀察：‘無所有處是無比的行，無所有處是無比的意識，但我知道任何無比的行、無比的意識都是無常法、息滅法。’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居士，這也是一種法義，能令比丘保持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得到之前沒有得到的心解脫，盡除之前沒有盡除的漏，隨順之前沒有隨順的無上安穩。”<sup>1</sup>

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達沙摩居士對他說：“阿難大德，就正如有人找尋一個寶藏的入口，但忽然間得到十一個入口。同樣地，我找尋一道甘露門，但忽然間得聞十一道甘露門。

“阿難大德，又正如一間有十一道門的房屋，當起火的時候，屋主能從任何一道門安全地逃生。同樣地，我將能從任何一道甘露門安全地出離。

“阿難大德，一些外道老師常尋求別人的供養，我何不供養阿難尊者呢？”

於是，達沙摩居士聚集了在波吒釐子的地方和毗舍離的僧團後，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比丘僧團，使比丘得到滿足，使比丘掩鉢示意吃飽，再向每一位比丘供養一套衣服，向阿難尊者供養三衣，還為阿難尊者建造一座價值五百錢的寺院。



---

<sup>1</sup> 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二一七·八城經》之中，在無所有處之後還有非想非非想處這個定境。巴利文本這裏沒有非想非非想處，可能是這定境觀察能力薄弱的原因。

## 五十三·學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毗羅衛釋迦人的榕樹園。

這時候，迦毗羅衛的釋迦人剛剛建成了一所新聚集堂，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於是，迦毗羅衛的釋迦人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們剛剛建成了一所新聚集堂，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大德，讓世尊首先使用它。世尊首先使用它，這將為迦毗羅衛的釋迦人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迦毗羅衛的釋迦人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起座向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前往聚集堂。他們去到聚集堂後，鋪蓋整個聚集堂的地面，擺設坐具，放置水瓶，掛起油燈，之後前往世尊那裏。他們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聚集堂的地已經鋪好，坐具已經擺好，水瓶已經放好，油燈已經掛好了。如果世尊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聚集堂。世尊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中央的柱，面向東方坐下來。比丘僧團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西面的牆，面向東方坐下來，向著世尊坐。迦毗羅衛的釋迦人洗足後進入聚集堂，靠在東面的牆，面向西方坐下來，向著世尊坐。

世尊整夜為迦毗羅衛的釋迦人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之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為迦毗羅衛的釋迦人講說成為學人的法義吧。我背痛，需要休息伸展。”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於是，世尊把大衣摺為四疊，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

阿難尊者對釋迦人摩訶男說：“摩訶男，一位聖弟子具有戒，守護根門，飲食知量，保持覺醒，具有七善法；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

“摩訶男，什麼是一位聖弟子具有戒呢？”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具有戒行，安住在波羅提木叉律儀之中，在戒的學處之中修學：修習戒律儀，在戒律儀這片牧養德行的牧地而行，即使細小的過錯也不會忽視。摩訶男，這就是一位聖弟子具有戒了。

“摩訶男，什麼是一位聖弟子守護根門呢？”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

儀。摩訶男，這就是一位聖弟子守護根門了。

“摩訶男，什麼是一位聖弟子飲食知量呢？”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如理計量真正所需。他受用食物不是為了享樂、滿足自我、得到美麗的身段、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平息身體的苦困，因此有助修習梵行。他受用食物是要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他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摩訶男，這就是一位聖弟子飲食知量了。

“摩訶男，什麼是一位聖弟子保持覺醒呢？”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在白天的時候，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初夜時分，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在中夜時分，右側睡獅子臥，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些，有念和覺知，心裏知道什麼時候要起來；在後夜時分起來後，又以行禪和坐禪來淨化內心，清除內心的障蓋法。摩訶男，這就是一位聖弟子保持覺醒了。

“摩訶男，什麼是一位聖弟子具有七善法呢？”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有信：他對如來的覺悟有敬信，明白世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一位聖弟子有慚：對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有慚；對心中的惡不善法有慚。

“一位聖弟子有愧：對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有愧；對心中的惡不善法有愧。

“一位聖弟子多聞：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他聆聽和受持這些法義，聆聽和積聚這些法義，以正見緊記、讀誦、心繫、觀察、洞悉這些法義。

“一位聖弟子精進：他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

“一位聖弟子有念：他具有崇高、良好的念，即使是很久以前所作、很久以前所說，這些崇高、良好的念也會憶持不失。

“一位聖弟子有慧：他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摩訶男，這就是一位聖弟子具有七善法了。

“摩訶男，什麼是一位聖弟子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呢？”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的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摩訶男，這就是一位聖弟子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了。

“摩訶男，由於一位聖弟子這樣具有戒，這樣守護根門，這樣飲食知量，這樣保持覺醒，這樣具有七善法，這樣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他稱為一位成為學人的聖弟子，他具有可孵化的蛋，正覺、無上安穩的質素能破殼而出。

“摩訶男，就正如一隻有八隻蛋、十隻蛋或十二隻蛋的母雞，牠適當地孵蛋，適當地給予溫暖，即使沒有想到讓小雞以爪尖或喙破殼，平安地出生，那些小雞都有能力以爪尖或喙破殼，平安地出生。同樣地，由於一位聖弟子這樣具有戒，這樣守護根門，這樣飲食知量，這樣保持覺醒，這樣具有七善法，這樣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他稱為一位成為學人的聖弟子，他具有可孵化的蛋，正覺、無上安穩的質素能破殼而出。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有無上的捨、念、清淨時，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這是他第一種破殼而出的質素。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有無上的捨、念、清淨時，能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這是他第二種破殼而出的質素。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有無上的捨、念、清淨時，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這是他第三種破殼而出的質素。

“摩訶男，一位聖弟子具有戒，這就是他的行持；一位聖弟子守護根門，這就是他的行持；一位聖弟子飲食知量，這就是他的行持；一位聖弟子保持覺醒，這就是他的行持；一位聖弟子具有七善法，這就是他的行持；一位聖弟子很容易便能得到初、二、三、四禪的增上心，當下體會當中的快樂，這就是他的行持；一位聖弟子具有宿命智，這就是他的明；一位聖弟子具有天眼智，這就是他的明；一位聖弟子具有漏盡智，這就是他的明。

“摩訶男，這稱為具有明的聖弟子，具有行的聖弟子，明行具足的聖弟子，梵天·長青童子曾誦出這首偈頌來稱讚：

“於族群之中，  
刹帝利最勝；  
於人天之中，  
明行足最勝。”

“摩訶男，梵天·長青童子所誦的偈頌是好的唸誦、好的演說，是有意義的偈頌，受世尊認可。”

這時候，世尊起來對阿難尊者說：“阿難，十分好，十分好！阿難，你能很好地為迦毗羅衛的釋迦人講說成為學人的法義！”

導師認可阿難尊者所說的話，迦毗羅衛的釋迦人對阿難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五十四·頗多利耶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央掘陀羅的阿波那鎮。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阿波那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一個密林午休；當進入那個密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同一時間，頗多利耶居士穿著衣鞋、帶著陽傘在散步。他進入那個密林，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站在一邊。世尊對頗多利耶居士說：“居士，這裏有座位，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坐下來。”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頗多利耶居士心想：“喬答摩沙門稱呼我為居士。”他惱怒、不高興、默不作聲。

第二次世尊對頗多利耶居士說：“居士，這裏有座位，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坐下來。”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頗多利耶居士第二次心想：“喬答摩沙門稱呼我為居士。”他惱怒、不高興、默不作聲。

第三次世尊對頗多利耶居士說：“居士，這裏有座位，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坐下來。”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頗多利耶居士心想：“喬答摩沙門稱呼我為居士。”他惱怒、不高興，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稱呼我為居士是不適當的，稱呼我為居士是不正確的。”

“居士，但你的形態、表徵、外相不就是一個居士嗎？”

“喬答摩賢者，我已經放下了所有工作，斷除了所有俗事了。”

“居士，你是怎樣放下所有工作，怎樣斷除所有俗事的呢？”

“喬答摩賢者，我把所有財富、物產、銀子、金子交給了兒子，不再向他們作出教導和勸誡，我安住於少量食物和簡單衣服的生活方式之中。喬答摩賢者，我就是這樣放下所有工作，斷除所有俗事的。”

“居士，你說的斷除俗事是一樣東西，在聖者的律之中，斷除俗事是另一樣東西。”

“大德，在聖者的律之中，是怎樣斷除俗事的呢？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法，講解在聖者的律之中，怎樣斷除俗事就好了。”

“居士，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頗多利耶居士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居士，在聖者的律之中，有八種東西有助斷除俗事。這八種東西是什麼呢？受持不殺生，捨棄殺生；受持不偷盜，捨棄偷盜；受持說真話，捨棄妄語；受持不兩舌，捨棄兩舌；受持不貪婪，捨棄貪婪；受持不爭執，捨棄爭執；受持不忿恨，捨棄忿恨；受持不自大，捨棄自大。居士，這就是在聖者的律之中，八種有助斷除俗事的東西了。”

“大德，世尊簡略而不是詳細地說這八種東西。大德，願世尊悲憫，為我詳細地說，在聖者的律之中，八種有助斷除俗事的東西就好了。”

“居士，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頗多利耶居士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居士，‘受持不殺生，捨棄殺生’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我進入斷除結縛的道路，如果我殺生，會因此而帶來

結縛；以殺生為緣，我會因此而譴責自己，智者知道後也會因此而譴責自己；以殺生為緣，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惡趣之中。殺生是結縛也是障蓋，以殺生為緣便會生起漏、激盪、熱惱，遠離殺生便沒有漏、激盪、熱惱。’ ‘受持不殺生，捨棄殺生’ 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不偷盜……

“……不妄語……

“……不兩舌……

“……不貪婪……

“……不爭執……

“……不忿恨……

“居士，‘受持不自大，捨棄自大’ 這句說話是基於什麼原因而說的呢？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我進入斷除結縛的道路，如果我自大，會因此而帶來結縛；以自大為緣，我會因此而譴責自己，智者知道後也會因此而譴責自己；以自大為緣，在身壞命終之後將會投生在惡趣之中。自大是結縛也是障蓋，以自大為緣便會生起漏、激盪、熱惱，遠離自大便沒有漏、激盪、熱惱。’ ‘受持不自大，捨棄自大’ 這句說話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說的。

“居士，這就是詳細地說，在聖者的律之中，八種有助斷除俗事的東西了。但是，在聖者的律之中，到了這個階段還沒有把所有的俗事斷除。”

“大德，在聖者的律之中，是怎樣斷除所有俗事的呢？大德，如果世尊為我說法，講解在聖者的律之中，怎樣斷除所有俗事就好了。”

“居士，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頗多利耶居士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居士，就如一隻受飢餓和疲憊困擾的狗站在屠房側，善巧的屠夫或屠夫的弟子把一些只是染著血而完全沒有肉的骨頭丟給牠。居士，你認為怎樣，那隻狗不停地咬那些只是染著血而完全沒有肉的骨頭，能否消除牠的飢餓和疲憊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些骨頭只是染著血而完全沒有肉，那隻狗不停地咬那些骨頭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骨頭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 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就如一隻鷲鳥或鷹鳥銜著一塊肉碎飛行，其他鷲鳥或鷹鳥不斷飛來襲擊牠，啄和抓那塊肉碎。居士，你認為怎樣，如果那隻鷲鳥或鷹鳥不立即放捨那塊肉碎的話，是否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呢？”

“大德，是的。”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肉碎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 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就如一個人拿著草火炬逆風來行走。居士，你認為怎樣，如果那人



不立即放捨那個草火炬的話，當火燒傷手、燒傷臂、燒傷肢體時，他是否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呢？”

“大德，是的。”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草火炬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就正如有個比人還深的火坑，當中堆滿燃燒著的火炭，沒有火焰、沒有煙；一個想生存不想死亡、想快樂不想痛苦的人走來，被兩個強壯的人捉著雙臂，想把他拖進那個火坑。居士，你認為怎樣，那人是否會掙扎逃避呢？”

“大德，是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人知道，如果掉進了火坑，便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火坑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就正如一個做夢的人，在夢中看見怡人的叢林、怡人的園林、怡人的地方、怡人的蓮池，但在醒來的時候什麼也沒有。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做夢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就正如一個借了別人財物的人，坐在借來的車乘，穿上借來的裝束、珠寶、耳環；帶著滿身借來的財物走進市集裏。人們看見他後這樣說：‘這人真是富有，受用這麼貴重的財物！’當物主看見他後，一一取回自己的東西。居士，你認為怎樣，那人是否要把財物一一交還呢？”

“大德，是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物主要取回自己的東西。”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借物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就正如在村落或市鎮附近有一個密林，那裏有一棵大樹，樹上有很多果子，但沒有果子落在地上。一個需要果子、尋求果子、到處尋找果子的人，走進密林裏，看見那棵大樹，心想：‘這棵大樹有很多果子，但沒有果子落在地上。我懂得爬樹，讓我爬到樹上，然後盡情吃果子和摘果子吧。’於是，他爬到樹上，然後盡情吃果子和摘果子。這時候，有第二個需要果子、尋求果子、到處尋找果子的人，拿著利斧走進密林裏，看見那棵大樹，心想：‘這棵大樹有很多果子，但沒有果子落在地上。我不懂得爬樹，讓我斬截樹腳，樹倒後便盡情吃果子和摘果子吧。’於是，他開始斬截樹腳。居士，你認為怎樣，在樹上那個人如果不立即下來的話，當樹倒時便會摔斷手、摔斷腳、摔斷肢體，他是否會因此而帶來死亡或接近死亡之苦呢？”

“大德，是的。”

“居士，同樣地，一位聖弟子這樣反思：‘世尊所說的樹上果的譬喻，形容貪欲帶來很多苦、很多困擾，當中帶來很多患。’他這樣以正慧如實觀看後，便會帶來一份捨心；這時候他的捨心還是散亂的，當去掉內心的散亂後，便會帶來一份心住一境的捨心，對世上所有的取著都會息滅，沒有剩餘。這就是捨心的修習。

“居士，一位聖弟子有無上的捨、念、清淨時，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居士，一位聖弟子有無上的捨、念、清淨時，能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居士，一位聖弟子有無上的捨、念、清淨時，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居士，在聖者的律之中，到了這個階段便把所有的俗事斷除。居士，你認為怎樣，你自己所認為的把俗事斷除，能否跟在聖者的律之中的把所有俗事斷除相比呢？”

“大德，我算得上什麼人呢！我自己所認為的把俗事斷除，在各方面都不能跟在聖者的律之中的把所有俗事斷除相比。我自己所認為的把俗事斷除，遠遠及不上在聖者的律之中的把所有俗事斷除。

“大德，從前我把不純正的外道遊方者視作純正的修行人，對不純正的外道遊方者視作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供養食物，對不純正的外道遊方者視作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看待；從前我把純正的比丘視作不純正的修行人，對純正的比丘視作對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供養食物，對純正的比丘視作對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看待。

“大德，現在我知道不純正的外道遊方者就是不純正的修行人，對不純正的外道遊方者就作對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供養食物，對不純正的外道遊方者就作對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看待；現在我知道純正的比丘就是純正的修行人，對純正的比丘就作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供養食物，對純正的比丘就作對純正的修行人那樣看待。

“大德，世尊使我對沙門產生敬愛，使我對沙門產生歡喜，使我對沙門產生尊敬。

“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五十五·耆婆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童子醫王耆婆的芒果園。

這時候，耆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聽人們說：‘喬答摩沙門如果知道他受用的肉類是人們刻意為他而殺的，他也會受用。’大德，世尊是不是這樣說的呢？大德，這樣說會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耆婆，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以不真實的說話來誹謗我。耆婆，我說，在三種情況之下的肉類不可食用：見殺、聞殺、疑為我殺。這就是我說的三種不可食用的肉類了。耆婆，我說，在三種情況之下的肉類可以食用：不見殺、不聞殺、不疑為我殺。這就是我說的三種可以食用的肉類了。

“耆婆，一位依止村落或市鎮來生活的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那裏的居士或居士子前往他那裏，邀請他明天接受食物。那位比丘接受了，過了一天，在早上，他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居士或居士子的居所，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居士或居士子提供美味的食物給他。那位比丘不會這樣想：‘真好了，有居士或居士子為我提供美味的食物，將來也有居士或居士子為我提供美味的食物就好了！’他也不受食物束縛、受食物迷醉、抓著食物不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食物。

“耆婆，你認為怎樣，那位比丘在那時候，會不會想到惱害自己，會不會想到惱害他人，會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呢？”

“大德，不會。”

“耆婆，那位比丘在那時候，是否能沒有過失地食用食物呢？”

“大德，是的。大德，我聽人們說：‘梵天是安住在慈心之中的。’大德，就我親身所見，世尊是安住在慈心之中的。”

“耆婆，瞋恚來自貪欲、瞋恚、愚癡，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如果你剛才想說的是我安住在慈心這一點，這是說得對的。”

“大德，我就是想說這一點。”

“……悲心……惱害來自貪欲、瞋恚、愚癡……

“……喜心……不悅來自貪欲、瞋恚、愚癡……

“耆婆，一位依止村落或市鎮來生活的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那裏的居士或居士子前往他那裏，邀請他明天接受食物。那位比丘接受了，過了一天，在早上，他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居士或居士子的居所，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居士或居士子提供美味的食物給他。那位比丘不會這樣想：‘真好了，有居士或居士子為我提供美味的食物，將來也有居士或居士子為我提供美味的食物就好了！’他也不受食物束縛、受食物迷醉、抓著食物不

放，他看見當中的過患，有出離的智慧地受用食物。

“耆婆，你認為怎樣，那位比丘在那時候，會不會想到惱害自己，會不會想到惱害他人，會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呢？”

“大德，不會。”

“耆婆，那位比丘在那時候，是否能沒有過失地食用食物呢？”

“大德，是的。大德，我聽人們說：‘梵天是安住在捨心之中的。’大德，就我親身所見，世尊是安住在捨心之中的。”

“耆婆，厭惡來自貪欲、瞋恚、愚癡，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貪欲、瞋恚、愚癡。如果你剛才想說的是我安住在捨心這一點，這是說得對的。”

“大德，我就是想說這一點。”

“耆婆，任何人如果刻意殺生來供養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會有帶來很多非福行的五種成因。人們會說：‘去捉某些某些動物來吧。’這是第一種帶來很多非福行的成因。當動物的頸部被綁著時，會經歷很多苦惱，這是第二種帶來很多非福行的成因。人們會說：‘去宰殺那些動物吧。’這是第三種帶來很多非福行的成因。當動物被殺時，會經歷很多苦惱，這是第四種帶來很多非福行的成因。以違犯戒律的方式供養如來或如來的弟子，這是第五種帶來很多非福行的成因。

“耆婆，任何人如果刻意殺生來供養如來或如來的弟子，會有這帶來很多非福行的五種成因。”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耆婆對他說：“大德，真是罕見！大德，真是少有！比丘能以不違犯戒律的方式來食用食物，比丘能沒有過失地食用食物！”

“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五十六·優波離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那爛陀的波婆迦芒果園。

這時候，尼乾陀·若提子和尼乾子大眾一起住在那爛陀。這時候，有一個名叫高個子·苦行人的尼乾子在那爛陀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便前往波婆迦芒果園世尊那裏，抵達世尊那裏後，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站在一邊。世尊對高個子·苦行人說：“苦行人，這裏有座位，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坐下來。”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以一低座坐在一邊。世尊對高個子·苦行人說：“苦行人，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尼乾陀所宣說的業有多少種呢？”

“喬答摩賢友，尼乾陀是不習慣宣說‘業，業’的，尼乾陀習慣宣說‘罰，罰’。”

“苦行人，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那麼尼乾陀所宣說的罰有多少種呢？”

“喬答摩賢友，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尼乾陀所宣說的罰有三種，這就是身罰、口罰、意罰。”

“苦行人，身罰、口罰、意罰是不是各異的呢？”

“喬答摩賢友，身罰、口罰、意罰是各異的。”

“苦行人，這三種罰各有分別、各有特性，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尼乾陀所宣說的，最重的過失是哪一種罰呢？是身罰、口罰還是意罰呢？”

“喬答摩賢友，這三種罰各有分別、各有特性，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尼乾陀所宣說的，最重的過失就是身罰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苦行人，你說是身罰嗎？”

“喬答摩賢友，我說是身罰。”

“苦行人，你說是身罰嗎？”

“喬答摩賢友，我說是身罰。”

“苦行人，你說是身罰嗎？”

“喬答摩賢友，我說是身罰。”

世尊這樣令高個子·苦行人說三遍來確立他的論點。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對他說：“喬答摩賢友，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你所宣說的罰有多少種呢？”

“苦行人，如來是不習慣宣說‘罰，罰’的，如來習慣宣說‘業，業’。”

“喬答摩賢友，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那麼你所宣說的業有多少種呢？”

“苦行人，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我所宣說的業有三種，這就是身業、口業、意業。”

“喬答摩賢友，身業、口業、意業是不是各異的呢？”

“苦行人，身業、口業、意業是各異的。”

“喬答摩賢友，這三種業各有分別、各有特性，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你所宣說的，最重的過失是哪一種業呢？是身業、口業還是意業呢？”

“苦行人，這三種業各有分別、各有特性，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我所宣說的，最重的過失就是意業了。不是身業也不是口業。”

“喬答摩賢友，你說是意業嗎？”

“苦行人，我說是意業。”

“喬答摩賢友，你說是意業嗎？”

“苦行人，我說是意業。”

“喬答摩賢友，你說是意業嗎？”

“苦行人，我說是意業。”

高個子·苦行人這樣令世尊說三遍來確立他的論點，然後起座前往尼乾陀那裏。

這時候，尼乾陀和人數非常多的在家大眾坐在一起，這大眾是波羅迦人，以優波離為首。尼乾陀從遠處看見高個子·苦行人前來，便對他說：“苦行人，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大德，我到過喬答摩沙門跟前。”

“苦行人，你有跟喬答摩沙門一起交談嗎？”

“大德，我有跟喬答摩沙門一起交談。”

“苦行人，你跟喬答摩沙門一起談論些什麼呢？”

高個子·苦行人把所有跟世尊交談的內容一五一十地告訴尼乾陀。

高個子·苦行人說了這番話後，尼乾陀對他說：“苦行人，十分好，十分好！你能這樣向喬答摩沙門解說，可見你是一位多聞的弟子，能正確理解導師的教法！意罰所作的影響是那麼小，身罰所作的卻是那麼明顯，兩者怎能相比呢！由此可知，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最重的過失就是身罰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優波離居士對他說：“大德，十分好，十分好！高個子賢者能這樣向喬答摩沙門解說，可見他是一位多聞的弟子，能正確理解導師的教法！意罰所作的影響是那麼小，身罰所作的卻是那麼明顯，兩者怎能相比呢！由此可知，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最重的過失就是身罰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大德，讓我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吧。如果喬答摩沙門堅持那個苦行人令他確立的論點的話，我便會有如一個強壯的人，抓著小羊的長毛把小羊到處來牽引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到處來牽引；又有如一個強壯的釀酒師，拿著大濾隔的邊緣放進深水池中上下左右來晃動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上下左右來晃動；又有如一個強壯的調酒師，拿著毛濾隔來搖動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來搖動；又有如一頭六十歲的大象，進入深水的蓮池之中玩麻布遊戲那樣，在辯論中把喬答摩沙門當作麻布遊戲來玩耍。大德，讓我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吧。”

“居士，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吧。居士，或是由我去，或是由高個子·苦行人去，或是由你去。”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對他說：“大德，我不贊成優波離居士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大德，喬答摩沙門是有魔法的，他懂得使外道弟子轉投他的法力。”

“苦行人，優波離居士是沒有可能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的，喬答摩沙門成為優波離居士的弟子才有可能！居士，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吧。居士，或是由我去，或是由高個子·苦行人去，或是由你去。”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第二次對他說……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第三次對他說：“大德，我不贊成優波離居士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大德，喬答摩沙門是有魔法的，他懂得使外道弟子轉投他的法力。”

“苦行人，優波離居士是沒有可能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的，喬答摩沙門成為優波離居士的弟子才有可能！居士，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吧。居士，或是由我去，或是由高個子·苦行人去，或是由你去。”

優波離居士回答尼乾陀：“大德，是的。”於是起座對尼乾陀作禮，右繞尼乾陀，然後前往波婆迦芒果園世尊那裏。

優波離居士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高個子·苦行人是不是來過這裏呢？”

“居士，高個子·苦行人來過這裏。”

“大德，你有跟高個子·苦行人一起交談嗎？”

“居士，我有跟高個子·苦行人一起交談。”

“大德，你跟高個子·苦行人一起談論些什麼呢？”

世尊把所有跟高個子·苦行人交談的內容一五一十地告訴優波離居士。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優波離居士對他說：“大德，十分好，十分好！高個子賢者能這樣向喬答摩沙門解說，可見他是一位多聞的弟子，能正確理解導師的教法！意罰所作的影響是那麼小，身罰所作的卻是那麼明顯，兩者怎能相比呢！由此可知，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最重的過失就是身罰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居士，如果你想立論在真諦之上，我們可以談論有關的問題。”

“大德，我想立論在真諦之上，讓我們談論有關的問題吧。”

“居士，你認為怎樣，一個發願只用熱水、視冷水為低劣的尼乾子生了病，病得很重，他因不取用冷水而命終。居士，根據尼乾陀宣說，這人會投生在哪裏呢？”

“大德，有一種天名叫意著天，他會投生在那裏。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命終的時候意有所著。”

“居士，居士，你說想立論在真諦之上而談論問題。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大德，無論世尊怎樣說，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最重的過失都是身罰的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居士，你認為怎樣，尼乾陀是四種律儀的約束者：禁止所有惡，離開所有惡，除去所有惡，不被所有惡所滲入。如果尼乾子在往還的時候踏死一些小動物的話，根據尼乾陀宣說，他會得到什麼果報呢？”

“大德，尼乾陀宣說，如果是無意的話，過失便不大。”

“居士，如果是有意的又怎樣呢？”

“大德，如果是有意的話，就是大過失。”

“居士，根據尼乾陀宣說，有意與無意屬哪一種罰呢？”

“大德，屬意罰。”

“居士，居士，你說想立論在真諦之上而談論問題。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大德，無論世尊怎樣說，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最重的過失都是身罰的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居士，你認為怎樣，那爛陀富庶、繁榮、人口眾多嗎？”

“大德，是的，那爛陀富庶、繁榮、人口眾多。”

“居士，你認為怎樣，假如一個人拿著利劍走來，說要在一瞬間、一會兒之內把那爛陀所有眾生斬成一堆肉碎，斬成一堆肉醬。這個人能否做得到呢？”

“大德，即使十個人、二十人、五十人也不能在一瞬間、一會兒之內把那爛陀所有眾生斬成一堆肉碎，斬成一堆肉醬。更不用說一個人了。”

“居士，你認為怎樣，一個內心熟練神通的沙門或婆羅門走來，說要以內心一念的瞋火把那爛陀燒成灰燼。這個沙門或婆羅門能否做得到呢？”

“大德，十個那爛陀、二十個那爛陀、五十個那爛陀也會被他以內心一念的瞋火燒成灰燼，更不用說一個那爛陀了。”

“居士，居士，你說想立論在真諦之上而談論問題。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大德，無論世尊怎樣說，人們作惡的行為，受惡的行為所轉，最重的過失都是身罰的了。不是口罰也不是意罰。”

“居士，你聽過檀陀迦、迦楞伽、彌禪、摩陀伽是怎樣成為森林的嗎？”

“大德，我聽過檀陀迦、迦楞伽、彌禪、摩陀伽是怎樣成為森林的。”

“居士，你認為檀陀迦、迦楞伽、彌禪、摩陀伽是怎樣成為森林的呢？”

“大德，我聽說，是由於一位仙人內心一念的瞋火，檀陀迦、迦楞伽、彌禪、摩陀伽便成為森林了。”

“居士，居士，你說想立論在真諦之上而談論問題。請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的答案，它和你之前所說的有矛盾；你之前所說的和現在的答案有矛盾。”

“大德，其實我在世尊說第一個例子時已經心感高興、心感快慰。因為我欲想聽世尊從多方面的對答，才想到提出頂撞世尊的問題。

“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居士，請你想清楚，一個像你那樣有名望的人，應要好好想清楚。”

“大德，世尊這樣說，使我更加高興、更加快慰。如果外道得到我成為他們的弟子的話，一定會長期持著幢幡在那爛陀遊行，到處宣佈：‘優波離居士成為我們的弟子了。’但是，世尊對我這樣說：‘居士，請你想清楚，一個像你那樣有名望的人，應要好好想清楚。’大德，我再次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居士，你們族人長期供養尼乾子，之後當他們到來時也應布施食物給他們。”

“大德，世尊這樣說，使我更加高興、更加快慰。大德，我曾聽見人們這樣



說：‘喬答摩沙門說：“應該布施給我，不應布施給他人；應該布施給我的弟子，不應布施給其他弟子。布施給我有大果報，布施給他人沒有大果報；布施給我的弟子有大果報，布施給其他弟子沒有大果報。”’<sup>1</sup>大德，世尊鼓勵我繼續布施給尼乾子，這一點我知道怎樣做了。大德，我再三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於是，世尊由淺入深地為優波離居士講說法理：講說布施的法理、戒行的法理、生天的法理，講說貪欲的過患、退墮、污染，講說出離的利益。當世尊知道優波離居士的內心有能力、柔軟、沒有障蓋、質素高、有淨信的時候，便為他講說諸佛說法的心要：苦、集、滅、道。

就如一片潔淨、沒有雜色的布料，能很好地染上顏料。同樣地，優波離居士在座上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這時候，優波離居士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優波離居士對世尊說：“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優波離居士，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優波離居士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回去他自己的居所。

優波離居士回到自己的居所後，對守門人說：“守門人，從現在起，我閉門不讓尼乾子進來，我開放門戶給世尊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果有任何尼乾子到來，你對他這樣說：‘大德，請站在這裏，不要進來。現在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他閉門不讓尼乾子進來，他開放門戶給世尊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果你要化食，可站在這裏，我會拿食物來。’”

守門人回答優波離居士：“大德，是的。”

高個子·苦行人聽到“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這個消息，便前往尼乾陀那裏，對他說：“大德，我聽見人們說，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了。”

“苦行人，優波離居士是沒有可能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的，喬答摩沙門成為優波離居士的弟子才有可能！”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第二次對他說……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第三次對他說：“大德，我聽見人們說，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了。”

“苦行人，優波離居士是沒有可能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的，喬答摩沙門成為優波離居士的弟子才有可能！”

“大德，讓我去優波離居士那裏，之後我便可以知道他是否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了。”

---

<sup>1</sup>優波離居士之前所聽的這段說話是尼乾子對佛陀的誹謗，在跟佛陀對話後才知道佛陀亦鼓勵他繼續供養尼乾子。在漢譯本《中阿含經·一三三·優婆離經》（《大正藏》第一冊六三零頁中）之中，在這句句之後還有這一段落“世尊告曰。居士。我不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施與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弟子當得大福[。]若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說如是。施與一切隨心歡喜。但施與不精進者不得大福。施與精進者當得大福。”

“苦行人，你去吧。之後你便可以知道他是否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了。”

於是，高個子·苦行人前往優波離居士的居所。守門人從遠處看見高個子·苦行人前來，便對他說：“大德，請站在這裏，不要進來。現在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他閉門不讓尼乾子進來，他開放門戶給世尊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果你要化食，可站在這裏，我會拿食物來。”

高個子·苦行人說：“賢友，我不是要化食。”他知道實情後，便返回尼乾陀那裏，回到尼乾陀那裏後便對他說：“大德，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這件事情是真的。大德，我說過不贊成優波離居士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但你不接納我的說話。大德，喬答摩沙門是有魔法的，他懂得使外道弟子轉投他的法力。你的優波離居士被喬答摩沙門的法力影響而轉投他了！”

“苦行人，優波離居士是沒有可能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的，喬答摩沙門成為優波離居士的弟子才有可能！”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第二次對他說……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高個子·苦行人第三次對他說：“大德，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這件事情是真的。大德，我說過不贊成優波離居士去喬答摩沙門那裏駁斥他的論點，但你不接納我的說話。大德，喬答摩沙門是有魔法的，他懂得使外道弟子轉投他的法力。你的優波離居士被喬答摩沙門的法力影響而轉投他了！”

“苦行人，優波離居士是沒有可能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的，喬答摩沙門成為優波離居士的弟子才有可能！苦行人，讓我去優波離居士那裏，之後便可以親身知道他是否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了。”

於是，尼乾陀和人數眾多的尼乾子大眾一起前往優波離居士的居所。守門人從遠處看見尼乾陀前來，便對他說：“大德，請站在這裏，不要進來。現在優波離居士成為喬答摩沙門的弟子，他閉門不讓尼乾子進來，他開放門戶給世尊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果你要化食，可站在這裏，我會拿食物來。”

尼乾陀說：“守門人，既然這樣，你前往優波離居士那裏，然後對他說：‘大德，尼乾陀和人數眾多的尼乾子大眾一起站在大門外，他想見你。’”

守門人回答尼乾陀：“大德，是的。”之後前往優波離居士那裏，然後對優波離居士說：“大德，尼乾陀和人數眾多的尼乾子大眾一起站在大門外，他想見你。”

“守門人，既然這樣，你在中門的大堂擺設座位吧。”

守門人回答優波離居士：“大德，是的。”

於是，守門人在中門的大堂擺設座位，擺設完後便回到優波離居士那裏，然後對他說：“大德，中門的大堂已經擺設好座位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優波離居士前往中門的大堂，坐在最高、最上、最好、最勝的座位上，然後對守門人說：“守門人，你前往尼乾陀那裏，然後對他說：‘大德，優波離居士說，如果你想進來的話便進來吧。’”

守門人回答優波離居士：“大德，是的。”之後前往尼乾陀那裏，然後對尼乾陀說：“大德，優波離居士說，如果你想進來的話便進來吧。”

於是，尼乾陀和人數眾多的尼乾子大眾一起進入了中門的大堂。

在以前，當優波離居士從遠處看見尼乾陀前來時，總是出外迎接他，用自己的大衣來抹淨最高、最上、最好、最勝的座位，然後請尼乾陀坐在那個座位上。現在優波離居士自己坐在那個最高、最上、最好、最勝的座位，對尼乾陀說：“大德，這裏有座位，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坐下來。”優波離居士說了這番話後，尼乾陀對他說：“居士，你真是神智不清！你真是一個糊塗的人！你說要去駁斥喬答摩沙門，但回來時反被論點的大網捕著。居士，就正如一個帶蛋而去但失蛋而還的人，又正如一個帶眼而去但失眼而還的人。同樣地，你說要去駁斥喬答摩沙門，但回來時反被論點的大網捕著。居士，你被喬答摩沙門的法力影響而轉投了他！”

“大德，這些使人轉投他的法力是吉祥的，這些使人轉投他的法力是善美的。大德，如果我所喜愛的親屬轉投他的話，將會為我所喜愛的親屬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如果所有剎帝利轉投他的話，將會為所有剎帝利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如果所有婆羅門轉投他的話，將會為所有婆羅門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如果所有吠舍轉投他的話，將會為所有吠舍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如果所有首陀羅轉投他的話，將會為所有首陀羅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如果整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都轉投他的話，將會為整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大德，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大德，從前有一個衰弱、耆老、年紀大的婆羅門，他年輕的妻子懷了身孕。於是年輕的妻子對那個婆羅門說：‘婆羅門，你去市集買一隻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我的孩子玩吧。’年輕的妻子說了這番話後，婆羅門對她說：‘夫人，等到孩子出生才買吧。如果出生的是男孩子，我便為你去市集買一隻雄性的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你的孩子玩。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子，我便為你去市集買一隻雌性的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你的孩子玩。’

“大德，年輕的妻子第二次對那個婆羅門說：‘婆羅門，你去市集買一隻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我的孩子玩吧。’年輕的妻子說了這番話後，婆羅門對她說：‘夫人，等到孩子出生才買吧。如果出生的是男孩子，我便為你去市集買一隻雄性的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你的孩子玩。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子，我便為你去市集買一隻雌性的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你的孩子玩。’

“大德，年輕的妻子第三次對那個婆羅門說：‘婆羅門，你去市集買一隻小猴子，然後帶回來給我的孩子玩吧。’

“大德，那個婆羅門由於喜歡、心愛年輕的妻子，於是去市集買了一隻小猴子，帶回去給妻子，然後說：‘夫人，我為你去市集買了這隻小猴子，現在帶回來給你的孩子玩。’

“大德，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年輕的妻子對他說：‘婆羅門，你拿這隻小猴子去染師那裏，對他說：“染師，我想把這隻小猴子染成美麗的黃色，還要把牠全身弄得平滑亮麗。”

“大德，那個婆羅門由於喜歡、心愛年輕的妻子，於是拿了那隻小猴子去染師那裏，對他說：‘染師，我想把這隻小猴子染成美麗的黃色，還要把牠全身弄得平滑亮麗。’

“大德，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染師對他說：‘大德，這隻小猴子可以染色，但經不起別人的燙與壓。’

“大德，同樣地，愚癡尼乾陀的教說薰染愚人而不薰染智者，也經不起別人的質詢與問難。

“大德，那個婆羅門在之後拿了一套新衣服去染師那裏，對他說：‘染師，我想把這套新衣服染成美麗的黃色，還要把全套衣服弄得平滑亮麗。’

“大德，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染師對他說：‘大德，這套新衣服可以染色，也經得起別人的燙與壓。’

“大德，同樣地，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教說薰染智者而不薰染愚人，也經得起別人的質詢與問難。”

“居士，國王和大眾都知道你是尼乾陀的弟子，那麼我們應視你為誰的弟子呢？”

尼乾陀說了這番話後，優波離居士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著世尊的方向合掌，對尼乾陀說：“大德，既然這樣，你聽聽我是誰的弟子吧：

“離癡心堅定，  
破障得勝利，  
心靜不動搖，  
具戒有善慧，  
無垢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除疑心極樂，  
離欲心歡喜，  
完滿沙門道，  
持此最後身，  
無比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善行無猶豫，  
持律善領眾，  
斷惑之大雄，  
光芒無有上，  
除慢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引導無數眾，  
深深得自在，  
說自制之法，  
令眾得安穩，  
脫縛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龍象脫諸縛，

調伏住遠離，  
清淨善答問，  
離相離貪欲，  
滅戲論世尊，  
我是其弟子。

仙人無虛妄，  
梵行具三明，  
法句沐其身，  
猗息具知見，  
大能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聖者得自證，  
為眾說正道，  
正念有觀慧，  
無著無憎惡，  
不動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禪定行正道，  
內裏不污染，  
於世不熱衷，  
出離得究極，  
度生死世尊，  
我是其弟子。

寂靜慧寬闊，  
離欲慧廣大，  
如來無人及，  
善逝無等倫，  
圓滿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斷愛得覺悟，  
無翳無暗蔽，  
天神中最尊，  
人眾中最上，  
名聞之世尊，  
我是其弟子。”

“居士，你是從哪裏編集這些讚頌出來的呢？”

“大德，就正如有一大堆各色各樣的花朵，一個善巧的花環師或他的徒弟能從

中拿來束製各種美麗的花環。同樣地，世尊有無數美德，有無數百千種美德，有誰不能從這麼多值得讚頌的美德之中編集讚頌出來呢？”

這時候，尼乾陀不能忍受對世尊的讚美，當場口吐鮮血。



## 五十七·狗戒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利一個稱為訶利陀的市鎮。

這時候，一個名叫富那·拘利子的牛戒修行人和一個名叫舍尼耶的狗戒裸體外道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富那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舍尼耶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像狗那樣彎曲身體坐下來。富那對世尊說：“大德，舍尼耶是持狗戒的，他修習艱苦的苦行，吃人們放在地上的食物，長期修習、不斷修習這種狗戒，他的趣向怎麼樣，下一生將會怎麼樣呢？”

“富那，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富那第二次對世尊說……

“富那，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富那第三次對世尊說：“大德，舍尼耶是持狗戒的，他修習艱苦的苦行，吃人們放在地上的食物，長期修習、不斷修習這種狗戒，他的趣向怎麼樣，下一生將會怎麼樣呢？”

“富那，既然我說不要問這些事情你還是堅持要問，那麼我便為你解說吧。富那，一些全力、不間斷地修習狗戒，全力、不間斷地作出狗的行為，全力、不間斷地作出狗的心境，全力、不間斷地作出狗的模樣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狗的族類之中。

“如果他心持這種見解：‘我修持這種戒、這種信願、這種苦行或這種梵行，將會投生在某種天之中。’這種見解是一種邪見。富那，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富那，狗戒修習完成，會投生為狗的族類；狗戒修習未完成，會投生地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舍尼耶痛哭流淚。於是，世尊對富那說：“我已說過，不要問這些事情了。”

舍尼耶對世尊說：“大德，我不單為世尊說到我的趣向而痛哭，還有為我長期修習、不斷修習狗戒而痛哭。大德，富那是持牛戒的，他長期修習、不斷修習牛戒，他的趣向怎麼樣，下一生將會怎麼樣呢？”

“舍尼耶，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舍尼耶第二次對世尊說……

“舍尼耶，不。不要問這些事情。”

舍尼耶第三次對世尊說：“大德，富那是持牛戒的，他長期修習、不斷修習牛戒，他的趣向怎麼樣，下一生將會怎麼樣呢？”

“舍尼耶，既然我說不要問這些事情你還是堅持要問，那麼我便為你解說吧。舍尼耶，一些全力、不間斷地修習牛戒，全力、不間斷地作出牛的行為，全力、不間斷地作出牛的心境，全力、不間斷地作出牛的模樣的人，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牛的族類之中。

“如果他心持這種見解：‘我修持這種戒、這種信願、這種苦行或這種梵行，將會投生在某種天之中。’這種見解是一種邪見。舍尼耶，我說，邪見的人會在兩趣之一投生：地獄或畜生。

“舍尼耶，牛戒修習完成，會投生為牛的族類；牛戒修習未完成，會投生地

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富那痛哭流淚。於是，世尊對舍尼耶說：“我已說過，不要問這些事情了。”

富那對世尊說：“大德，我不單為世尊說到我的趣向而痛哭，還有為我長期修習、不斷修習牛戒而痛哭。大德，我對世尊有淨信，知道世尊有能力為我說法，使我捨棄牛戒和使舍尼耶捨棄狗戒的。”

“富那，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富那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富那，我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宣說四種業。這四種業是什麼呢？帶來黑報的黑業；帶來白報的白業；帶來黑白報的黑白業；既不帶來黑報也不帶來白報的業，是帶來業盡的業。

“富那，什麼是帶來黑報的黑業呢？一些人常做苦迫的身行、苦迫的口行、苦迫的意行。因他們常做苦迫的身、口、意行，之後便會投生在一個苦迫的世間之中，在那裏接觸苦迫的事物。因他們接觸苦迫的事物，所以帶來唯苦無樂的苦迫感受，就正如地獄的眾生那樣。

“富那，‘有’是因為過往的有而生，是因為過往所做的行為而生；生了之後，便會領受各種觸。富那，因為這樣，所以我說，眾生是業的繼承者。富那，這就是所說的帶來黑報的黑業了。

“富那，什麼是帶來白報的白業呢？一些人常做平和的身行、平和的口行、平和的意行。因他們常做平和的身、口、意行，之後便會投生在一個平和的世間之中，在那裏接觸平和的事物。因他們接觸平和的事物，所以帶來唯樂無苦的平和感受，就正如遍淨天那樣。

“富那，‘有’是因為過往的有而生，是因為過往所做的行為而生；生了之後，便會領受各種觸。富那，因為這樣，所以我說，眾生是業的繼承者。富那，這就是所說的帶來白報的白業了。

“富那，什麼是帶來黑白報的黑白業呢？一些人常做苦迫的身行也常做平和的身行，常做苦迫的口行也常做平和的口行，常做苦迫的意行也常做平和的意行。因他們常做苦迫的身、口、意行，也常做平和的身、口、意行，之後便會投生在一個既有苦迫也有平和的世間之中，在那裏既接觸苦迫的事物也接觸平和的事物。因他們既接觸苦迫的事物也接觸平和的事物，所以帶來苦樂夾雜的感受，就正如一些人、一些天、一些惡趣眾生那樣。

“富那，‘有’是因為過往的有而生，是因為過往所做的行為而生；生了之後，便會領受各種觸。富那，因為這樣，所以我說，眾生是業的繼承者。富那，這就是所說的帶來黑白報的黑白業了。

“富那，什麼是既不帶來黑報也不帶來白報的業，是帶來業盡的業呢？無論任何帶來黑報的黑業，都立心捨棄它；無論任何帶來白報的白業，都立心捨棄它；無論任何帶來黑白報的黑白業，都立心捨棄它。富那，這就是所說的既不帶來黑報也不帶來白報的業，是帶來業盡的業了。

“富那，這就是我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宣說的四種業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富那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



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舍尼耶對世尊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大德，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舍尼耶，以前曾是外道的人，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是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過了四個月，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他出家，授與他具足戒，讓他成為一位比丘。然而，每個人都不同，有些人是可以豁免的。”

“大德，如果外道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話，我可以接受四年觀察期，過了四年，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我出家，授與我具足戒，讓我成為一位比丘。”

舍尼耶尊者得到世尊允許，即時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舍尼耶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舍尼耶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 五十八·無畏王子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無畏王子前往尼乾陀·若提子那裏，對他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尼乾陀對無畏王子說：“王子，來吧，你去跟喬答摩沙門辯論吧。如果你跟他辯論的話，你的好名聲將會遠播，人們說：‘無畏王子能跟這樣有力量、這樣偉大的喬答摩沙門辯論呢！’”

“大德，我怎樣跟這樣有力量、這樣偉大的喬答摩沙門辯論呢？”

“王子，你去喬答摩沙門那裏，然後這樣對他說：‘大德，如來所說的話會使別人不鍾愛、不歡喜的嗎？’

“如果他這樣解答：‘王子，如來所說的話是會使別人不鍾愛、不歡喜的。’之後你再這樣問他：‘大德，那麼你跟凡夫有什麼不同呢？凡夫所說的話也是會使別人不鍾愛、不歡喜的。’

“如果他這樣解答：‘王子，如來所說的話是不會使別人不鍾愛、不歡喜的。’之後你再這樣問他：‘大德，那你為什麼記說提婆達多墮落惡趣、提婆達多墮落地獄、提婆達多受苦一劫、提婆達多不通懺悔這些說話，使他惱怒、使他不歡喜呢？’

“王子，當喬答摩沙門被問到這個兩難的問題時，一定沒有能力把它吐出來也沒有能力把它吞下去。就正如一個人的喉頭卡住一塊方鐵，沒有能力把它吐出來也沒有能力把它吞下去。同樣地，當喬答摩沙門被問到這個兩難的問題時，一定沒有能力把它吐出來也沒有能力把它吞下去。”

無畏王子回答尼乾陀：“大德，是的。”於是起座對尼乾陀作禮，右繞尼乾陀，然後前往世尊那裏。

無畏王子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他看一看太陽後心想：“現在太晚了，今天不是跟世尊辯論的適當時候。讓我請世尊明天到我的居所，那時候才跟他辯論吧。”於是他對世尊說：“大德，願世尊連同多三個人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無畏王子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夜晚過後，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無畏王子的居所。世尊去到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無畏王子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世尊，使他得到滿足，使他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無畏王子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來所說的話會使別人不鍾愛、不歡喜的嗎？”

“王子，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

“大德，現在尼乾陀輸了。”

“王子，你為什麼說尼乾陀輸了呢？”

於是無畏王子把尼乾陀叫他怎樣跟世尊辯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這時候，有一個年幼不懂事的嬰孩躺在無畏王子的膝部。世尊對無畏王子說：“王子，你認為怎樣，如果你一時疏忽或保姆一時疏忽，這個嬰孩把木條或石子放

進口裏，你會怎樣做呢？”

“大德，我會立即把這些東西從他口中取出來，如果不能取出來，我會用左手按著他的頭，用右手手指勾這些東西出來；即使會使他流血，我也要這樣做。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我悲憫這個嬰孩。”

“王子，同樣地，如來知道一些說話是不真實、不如實的，會帶來損害的，別人會不鍾愛、不歡喜的——如來不會說這些說話。

“如來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的，會帶來損害的，別人會不鍾愛、不歡喜的——如來不會說這些說話。

“如來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的，會帶來利益的，別人會不鍾愛、不歡喜的——如來在時機適合時會說這些說話。

“如來知道一些說話是不真實、不如實的，會帶來損害的，別人會鍾愛、歡喜的——如來不會說這些說話。

“如來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的，會帶來損害的，別人會鍾愛、歡喜的——如來不會說這些說話。

“如來知道一些說話是真實、如實的，會帶來利益的，別人會鍾愛、歡喜的——如來在時機適合時會說這些說話。

“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如來對眾生有悲憫。”

“大德，一些剎帝利智者、婆羅門智者、居士智者、沙門智者事先已經準備好問題，然後走到如來那裏發問。大德，究竟那些答案世尊要在之前仔細想好，還是當下就在如來的心中出現的呢？”

“王子，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王子，你認為怎樣，你熟悉馬車各種部件嗎？”

“大德，是的，我熟悉馬車各種部件。”

“王子，你認為怎樣，如果有人走到你那裏問你馬車各種部件的名稱，究竟那些答案你要在之前仔細想好，還是當下就在你的心中出現的呢？”

“大德，我是一個熟練的駕馭者，熟悉馬車各種部件，馬車所有的部件我都熟知。那些答案當下就在我的心中出現。”

“王子，同樣地，一些剎帝利智者、婆羅門智者、居士智者、沙門智者事先已經準備好問題，然後走到如來那裏發問。那些答案當下就在如來的心中出現。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如來完全透徹瞭解法界。因為如來完全透徹瞭解法界，所以那些答案當下就在如來的心中出現。”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無畏王子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五十九·多種受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五支的木匠前往優陀夷尊者那裏，對優陀夷尊者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五支木匠對優陀夷尊者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有多少種呢？”

“居士，世尊所說的受有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居士，世尊所說的受有這三種。”

“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不是三種，而是兩種：樂受、苦受。世尊所說，不苦不樂受是一種寂靜細妙的樂。”

優陀夷尊者第二次對五支木匠說：“居士，世尊所說的受不是兩種，而是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居士，世尊所說的受有這三種。”

五支木匠第二次對優陀夷尊者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不是三種，而是兩種：樂受、苦受。世尊所說，不苦不樂受是一種寂靜細妙的樂。”

優陀夷尊者第三次對五支木匠說：“居士，世尊所說的受不是兩種，而是三種：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居士，世尊所說的受有這三種。”

五支木匠第三次對優陀夷尊者說：“優陀夷大德，世尊所說的受不是三種，而是兩種：樂受、苦受。世尊所說，不苦不樂受是一種寂靜細妙的樂。”

優陀夷尊者不能說服五支木匠，五支木匠也不能說服優陀夷尊者。阿難尊者聽見優陀夷尊者和五支木匠的談話，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阿難尊者把所有優陀夷尊者跟五支木匠的交談內容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阿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阿難，優陀夷的法義是對的，但五支木匠不接受；五支木匠的法義也是對的，但優陀夷不接受。

“阿難，我曾說兩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五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十八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三十六種受的法義，我也曾說一百零八種受的法義。阿難，我是這樣來宣說法義的。

“阿難，我這樣來宣說法義，是會有些人對他人善說、善講的法義互不認可、互不認同、互不歡喜的。他們會互相爭論、爭吵、爭執，常以口舌作為兵器互相攻擊。

“阿難，我這樣來宣說法義，是會有些人對他人善說、善講的法義互相認可、互相認同、互相歡喜的。他們會和合，融洽，沒有爭執；他們會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

“阿難，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阿難，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稱為欲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如果有人說，這就是眾生最高的快樂與悅樂。我會不認許他。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其他樂更優勝、更細妙。

“阿難，什麼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呢？

“阿難，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就是更優勝、更細妙的樂了。

“阿難，外道遊方者可能會這樣問：‘喬答摩沙門宣說，想受滅盡定是一種樂。這是什麼原因呢，為什麼這樣說呢？’

“阿難，如果外道遊方者這樣問的話，你可以這樣答：‘賢友，世尊宣說，樂不單連接感受的快樂；世尊宣說，樂也連接各種得著的快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無諍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娑羅村的婆羅門村落。

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這裏了。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一些人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們說：

“居士們，你們有沒有任何一位喜歡的、對他有理性敬信的導師呢？”

“大德，我們沒有喜歡的、對他有理性敬信的導師。”

“居士們，既然你們沒有喜歡的導師的話，便應著手修習這種無諍之法。居士們，著手修習這種無諍之法，將會為你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居士們，什麼是無諍之法呢？”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則完全相反，他們這樣說：‘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

“居士們，你們認為怎樣，這些沙門婆羅門互相之間是不是完全相反呢？”

“大德，是的。”

“居士們，如果沙門婆羅門這樣說，如果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他們便會不行踐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三種善法，轉而作出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三種不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看不見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看不見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這是有他世的，但他們持‘沒有他世’這種見解，這是一種邪見。這是有他世的，但他們帶著‘沒有他世’這種思維，這是一種邪思維。這是有他世的，但他們說‘沒有他世’這種說話，這是一種邪語。這是有他世的，但他們說‘沒有他世’，這跟說有他世的阿羅漢抵觸。這是有他世的，但他們教人‘沒有他世’的法義，這是教不正確的法義。他們教不正確的法義，由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他們捨棄之前的善行而建立惡行。以邪見為條件，帶來邪見、邪思維、邪語、抵觸聖者、教不正確的法義、抬高自己和貶低別人等無數惡不善法。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如果沒有他世的話，不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安然無事。如果有他世的話，這個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即使不想說有他世，就讓說沒有他世的沙門婆羅門的說話是真的，這個人在現生之中也被智者譴責為戒行不好的人、邪見的人、持斷見的人。如果有他世，這個人兩生都遇到不幸：現生受智者譴責，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話，一個人只能在“沒有他世”這種論點之中才安然無事，而且離開了善法。’

“居士們，如果沙門婆羅門這樣說，如果他們持這種見解：‘有布施；有祭祀；有祭品；有苦樂業的果報；有今生；有他世；有父恩；有母恩；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他們便會去掉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三種不善法，轉而作出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三種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看見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看見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這是有他世的，而他們持‘有他世’這種見解，這是一種正見。這是有他世的，而他們帶著‘有他世’這種思維，這是一種正思維。這是有他世的，而他們說‘有他世’這種說話，這是一種正語。這是有他世的，而他們說‘有他世’，這跟說有他世的阿羅漢沒有抵觸。這是有他世的，而他們教人‘有他世’的法義，這是教正法。他們教正法，不會由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他們捨棄之前的惡行而建立善行。以正見為條件，帶來正見、正思維、正語、不抵觸聖者、教正法、不抬高自己和貶低別人等無數善法。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如果有他世的話，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即使不想說有他世，就讓說沒有他世的沙門婆羅門的說話是真的，這個人在現生之中也被智者稱讚為戒行好的人、正見的人、持善因善果的見解的人。如果有他世，這個人兩生都是好的：現生受智者稱讚，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話，一個人能在“沒有他世”或“有他世”兩種論點之中都得到好結果，而且離開了不善法。’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不是作惡。即使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再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也沒有福的因緣，不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沒有福，不會有福報到來。’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則完全相反，他們這樣說：‘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是作惡。若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有惡的因緣，會有惡報到來。若去



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有惡的因緣，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有福的因緣，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有福，會有福報到來。’

“居士們，你們認為怎樣，這些沙門婆羅門互相之間是不是完全相反呢？”

“大德，是的。”

“居士們，如果沙門婆羅門這樣說，如果他們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不是作惡……’他們便會不行踐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三種善法，轉而作出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三種不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看不見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看不見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這是有作善作惡的，但他們持‘沒有作善作惡’這種見解，這是一種邪見。這是有作善作惡的，但他們帶著‘沒有作善作惡’這種思維，這是一種邪思維。這是有作善作惡的，但他們說‘沒有作善作惡’這種說話，這是一種邪語。這是有作善作惡的，但他們說‘沒有作善作惡’，這跟說有作善作惡的阿羅漢抵觸。這是有作善作惡的，但他們教人‘沒有作善作惡’的法義，這是教不正確的法義。他們教不正確的法義，由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他們捨棄之前的善行而建立惡行。以邪見為條件，帶來邪見、邪思維、邪語、抵觸聖者、教不正確的法義、抬高自己和貶低別人等無數惡不善法。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如果沒有作善作惡的話，不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安然無事。如果有作善作惡的話，這個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即使不想說有作善作惡，就讓說沒有作善作惡的沙門婆羅門的說話是真的，這個人現在生之中也被智者譴責為戒行不好的人、邪見的人、持沒有作善作惡的見解的人。如果有作善作惡，這個人兩生都遇到不幸：現生受智者譴責，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話，一個人只能在“沒有作善作惡”這種論點之中才安然無事，而且離開了善法。’

“居士們，如果沙門婆羅門這樣說，如果他們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是作惡……’他們便會去掉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三種不善法，轉而作出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三種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看見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看見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這是有作善作惡的，而他們持‘有作善作惡’這種見解，這是一種正見。這是有作善作惡的，而他們帶著‘有作善作惡’這種思維，這是一種正思維。這是有作善作惡的，而他們說‘有作善作惡’這種說話，這是一種正語。這是有作善作惡的，而他們說‘有作善作惡’，這跟說有作善作惡的阿羅漢沒有抵觸。這是有作善作惡的，而他們教人‘有作善作惡’的法義，這是教正法。他們教正法，不會由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他們捨棄之前的惡行而建立善行。以正見為條件，帶來正見、正思維、正

語、不抵觸聖者、教正法、不抬高自己和貶低別人等無數善法。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如果有作善作惡的話，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即使不想說有作善作惡，就讓說沒有作善作惡的沙門婆羅門的說話是真的，這個人在現生之中也被智者稱讚為戒行好的人、正見的人、持有作善作惡的見解的人。如果有作善作惡，這個人兩生都是好的：現生受智者稱讚，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話，一個人能在“沒有作善作惡”或“有作善作惡”兩種論點之中都得到好結果，而且離開了不善法。’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污染，眾生的污染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清淨，眾生的清淨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力，沒有精進，沒有人的奮勇，沒有人的進取。所有眾生、所有生命都沒有權、沒有力、沒有精進，一起命中注定地在六道之中生存，感受苦和樂。’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則完全相反，他們這樣說：‘有因、有緣令眾生污染，眾生的污染是有因、有緣的；有因、有緣令眾生清淨，眾生的清淨是有因、有緣的。有力，有精進，有人的奮勇，有人的進取。不是所有眾生、所有生命都沒有權、沒有力、沒有精進，一起命中注定地在六道之中生存，感受苦和樂的。’

“居士們，你們認為怎樣，這些沙門婆羅門互相之間是不是完全相反呢？”

“大德，是的。”

“居士們，如果沙門婆羅門這樣說，如果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污染，眾生的污染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清淨，眾生的清淨是沒有因、沒有緣的……’他們便會不行踐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三種善法，轉而作出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三種不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看不見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看不見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但他們持‘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這種見解，這是一種邪見。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但他們帶著‘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這種思維，這是一種邪思維。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但他們說‘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這種說話，這是一種邪語。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但他們說‘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這跟說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阿羅漢抵觸。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但他們教人‘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的法義，這是教不正確的法義。他們教不正確的法義，由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他們捨棄之前的善行而建立惡行。以邪見為條件，帶來邪見、邪思維、邪語、抵觸聖者、教不正確的法義、抬高自己和貶低別人等無數惡不善法。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如果清淨與污染是沒有原因的話，不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安然無事。如果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話，這個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即使不想說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就讓說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的說話是真的，這個人在現生之中也被智者譴責為戒行不好的人、邪見的人、持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的見解的人。如果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這個人兩生都遇到不幸：現生受智者譴責，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如果不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話，一個人只能在“清

淨與污染沒有原因”這種論點之中才安然無事，而且離開了善法。’

“居士們，如果沙門婆羅門這樣說，如果他們持這種見解：‘有因、有緣令眾生污染，眾生的污染是有因、有緣的；有因、有緣令眾生清淨，眾生的清淨是有因、有緣的……’他們便會去掉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這三種不善法，轉而作出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這三種善法。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這些沙門婆羅門賢者看見不善法的過患、退墮、染污，看見善法的出離、利益、清淨。

“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而他們持‘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這種見解，這是一種正見。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而他們帶著‘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這種思維，這是一種正思維。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而他們說‘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這種說話，這是一種正語。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而他們說‘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這跟說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阿羅漢沒有抵觸。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而他們教人‘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的法義，這是教正法。他們教正法，不會由此而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他們捨棄之前的惡行而建立善行。以正見為條件，帶來正見、正思維、正語、不抵觸聖者、教正法、不抬高自己和貶低別人等無數善法。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如果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話，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人會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即使不想說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就讓說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的沙門婆羅門的說話是真的，這個人在現生之中也被智者稱讚為戒行好的人、正見的人、持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見解的人。如果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這個人兩生都是好的：現生受智者稱讚，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如果善著手修習無諍之法的話，一個人能在“清淨與污染沒有原因”或“清淨與污染是有原因的”兩種論點之中都得到好結果，而且離開了不善法。’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無色界。’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則完全相反，他們這樣說：‘有無色界。’

“居士們，你們認為怎樣，這些沙門婆羅門互相之間是不是完全相反呢？”

“大德，是的。”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這樣反思：‘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說沒有無色界，但我看不見。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說有無色界，但我不知道。在我不知道、看不見的情形下，是不適宜執持任何一方而說某一方真、某一方假的。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沒有無色界，如果他們的說話是真的話，我修習無諍之法，可以投生至由意所作的色界天之中。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有無色界，如果他們的說話是真的話，我修習無諍之法，可以投生至由想所作的無色界天之中——手拿棒杖、手拿武器、爭吵、爭罵、爭執、不和、兩舌、妄語等都是因色而有，無色界是沒有這些東西的。’他這樣計量後，便進入對色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有的息滅”。’

“居士們，一些沙門婆羅門則完全相反，他們這樣說：‘有“有的息滅”。’

“居士們，你們認為怎樣，這些沙門婆羅門互相之間是不是完全相反呢？”

“大德，是的。”

“居士們，有智慧的人這樣反思：‘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說沒有“有的息滅”，但我看不見。一些沙門婆羅門賢者說有“有的息滅”，但我不知道。在我不知道、

看不見的情形下，是不適宜執持任何一方而說某一方真、某一方假的。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沒有“有的息滅”，如果他們的說話是真的話，我修習無諍之法，可以投生至由想所作的無色界天之中。一些沙門婆羅門說有“有的息滅”，如果他們的說話是真的話，我可以現生得到涅槃。持沒有“有的息滅”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習近貪欲，習近結縛，習近愛喜，習近愛著，習近取著。持有“有的息滅”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習近無貪欲，習近無結縛，習近無愛喜，習近無愛著，習近無取著。’他這樣計量後，便進入對有厭離、無欲、息滅的道路。

“居士們，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一種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一種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他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

“居士們，什麼是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呢？

“居士們，一些裸體外道，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

“他們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他們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他們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他們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

“他們穿麻、粗麻、裹屍布、破布、樹皮、羚羊皮、羚羊皮條、吉祥草衣、樹皮衣、木條衣、頭髮衣、馬尾毛衣、貓頭鷹羽毛衣。

“他們是一些修習拔鬚髮的人，常把自己的鬚髮拔除；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期站立的人，不使用坐具；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時間蹲下的人，盡力保持蹲下的姿勢；他們是一些修習睡刺床的人，睡在帶有尖刺的床上；他們是一些每天沐浴三次的人，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

“他們修習以上各種的方法，不斷折磨、嚴重折磨這個身體。居士們，這就是稱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了。

“居士們，什麼是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呢？

“居士們，一些屠羊、屠豬等屠夫，捕鳥、捕獸、捕魚等獵師，盜賊、劊子手、獄卒，或做任何血腥、殘忍行業的人。居士們，這就是稱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了。

“居士們，什麼是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呢？

“居士們，一些灌頂刹帝利王或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在都城東面建造一所新的聚集堂後，剃掉頭髮和鬍鬚，穿上皮革衣，塗上酥油，用鹿角來搔背癢；他與夫人、婆羅門、主祭師一起進入鋪上青草的聚集堂，首先從母牛身上喝一口牛乳，夫人喝第二口，婆羅門與主祭師同喝第三口，再把剩下來小牛賴以生存的牛乳擠乾，用來祭火，他這樣說：‘宰殺多些公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小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小乳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綿羊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山羊來祭祀吧，斬截多些樹來造祭祀柱吧，收割多些草來作祭祀草吧！’他的僕人、傭人、工人迫於無奈，只好哭泣、臉上帶著淚水地做祭祀的工作。居士們，這就是稱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了。

“居士們，什麼是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呢？

“居士們，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綑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衣履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衣履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

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

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居士們，這就是稱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娑羅村的婆羅門居士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六十一·芒果林教化羅睺邏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羅睺邏尊者住在芒果樹苗林。

到了黃昏的時候，世尊離開靜處前往芒果樹苗林，去羅睺邏尊者那裏。

羅睺邏尊者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為世尊準備座位和洗腳水。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洗淨雙腳。羅睺邏尊者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這時候，世尊把水瓶裏的水倒剩很少，然後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看見水瓶裏的水倒剩很少嗎？”

“大德，是的。”

“羅睺邏，一個故意說妄語而又不感到羞愧的人，他的沙門質素就像這些水那樣少。”

之後，世尊把水瓶裏的水全部倒去，然後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看見水瓶裏的水全部被倒去嗎？”

“大德，是的。”

“羅睺邏，一個故意說妄語而又不感到羞愧的人，他的沙門質素就像水瓶裏的水全部被倒去那樣。”

之後，世尊把水瓶口朝下，然後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看見這個水瓶瓶口朝下嗎？”

“大德，是的。”

“羅睺邏，一個故意說妄語而又不感到羞愧的人，他的沙門質素就像這個瓶口朝下不能載水的水瓶那樣。”

之後，世尊把水瓶口朝上，然後對羅睺邏尊者說：“羅睺邏，你看見這個水瓶瓶口朝上嗎？”

“大德，是的。”

“羅睺邏，一個故意說妄語而又不感到羞愧的人，他的沙門質素就像這個瓶口朝上但裏面還是空洞無物的水瓶那樣。

“羅睺邏，就如一頭國王的戰象，有長如車軸的象牙，體形龐大，屬優良品種，久經戰陣，牠上戰場時會用前腳攻敵，會用後腳攻敵，會用前身攻敵，會用後身攻敵，會用頭攻敵，會用耳攻敵，會用牙攻敵，會用尾攻敵，但牠保護自己的鼻子。馴象師心想：‘這頭戰象不惜用全身來攻敵，但保護自己的鼻子。牠還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

“羅睺邏，如果那頭戰象不惜用全身來攻敵，連自己的鼻子也會用來攻敵的話，那時馴象師便會心想：‘這頭戰象不惜用全身來攻敵，連自己的鼻子也會用來攻敵。牠現在已經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牠什麼事情都膽敢去做了。’

“羅睺邏，同樣地，一個故意說妄語而又不感到羞愧的人，我說，他什麼惡行都膽敢去做。羅睺邏，因此，你應這樣修學：即使是戲笑，也不說妄語。

“羅睺邏，你認為怎樣，鏡子有什麼作用？”

“大德，用來反照事物。”

“羅睺邏，同樣地，多作反照，然後才做應作的身業；多作反照，然後才做應



作的口業；多作反照，然後才做應作的意業。

“羅睺邏，如果你內心欲想做一些身業，應這樣反照：‘我想做的身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身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想做的身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身業。’——羅睺邏，你應盡力不做這樣的身業。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想做的身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身業。’——羅睺邏，你應做這樣的身業。

“羅睺邏，如果你正在做一些身業，應這樣反照：‘我做的的身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身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的的身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身業。’——羅睺邏，你應終止這樣的身業。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的的身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身業。’——羅睺邏，你應繼續做這樣的身業。

“羅睺邏，如果你做了一些身業，應這樣反照：‘我做了的身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身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了的身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身業。’——羅睺邏，你應向導師或智者同修懺悔，說出自己的過失，發露自己的過失，好讓將來約束自己，不再毀犯。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了的身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身業。’——羅睺邏，你會安住在喜悅之中，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習。

“羅睺邏，如果你內心欲想做一些口業，應這樣反照：‘我想做的口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口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想做的口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口業。’——羅睺邏，你應盡力不做這樣的口業。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想做的口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口業。’——羅睺邏，你應做這樣的口業。

“羅睺邏，如果你正在做一些口業，應這樣反照：‘我做的口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口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的口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口業。’——羅睺邏，你應終止這樣的口業。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的口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口業。’——羅睺邏，你應繼續做這樣的口業。

“羅睺邏，如果你做了一些口業，應這樣反照：‘我做了的口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口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了的口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口業。’——羅睺邏，你應向導師或智者同修懺悔，說出自己的過失，發露自己的過失，好讓將來約束自己，不再毀犯。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了的口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口業。’——羅睺邏，你會安住在喜悅之中，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習。

“羅睺邏，如果你內心欲想做一些意業，應這樣反照：‘我想做的意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意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想做的意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意業。’——羅睺邏，你應盡力不做這樣的意業。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想做的意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意業。’——羅睺邏，你應做這樣的意業。

“羅睺邏，如果你正在做一些意業，應這樣反照：‘我做的意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意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的意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意業。’——羅睺邏，你應終止這樣的意業。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的意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意業。’——羅睺邏，你應繼續做這樣的意業。

“羅睺邏，如果你做了一些意業，應這樣反照：‘我做了的意業會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呢？這些是否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意業呢？’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了的意業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苦、會帶來苦報的不善意業。’——羅睺邏，你應對此感到煩擾、不滿、厭惡，好讓將來約束自己，不再毀犯。

“羅睺邏，如果你在反照時知道：‘我做了的意業不會為自己帶來惱害，不會為他人帶來惱害，不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這些是會生起樂、會帶來樂報的善意業。’——羅睺邏，你會安住在喜悅之中，日以繼夜在善法之中修習。

“羅睺邏，過去任何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使身業淨化、口業淨化、意業淨化的。

“羅睺邏，將來任何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使身業淨化、口業淨化、意業淨化的。

“羅睺邏，現在任何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的沙門或婆羅門，全都是多作反照，然後使身業淨化、口業淨化、意業淨化的。

“羅睺邏，因此，你應這樣修學：多作反照，然後使身業淨化；多作反照，然後使口業淨化；多作反照，然後使意業淨化。”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羅睺邏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二·大教化羅睺邏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世尊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羅睺邏尊者也是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在後面跟隨世尊。

這時候，世尊回望羅睺邏尊者，然後對他說：“羅睺邏，對於各種色，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內在的、外在的、粗大的、細微的、低等的、高等的、遠處的、近處的色，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色’、‘我是色’、‘色是一個實我’這回事。”

“世尊，只是觀察色嗎？善逝，只是觀察色嗎？”

“羅睺邏，這樣觀察色；羅睺邏，也這樣觀察受，也這樣觀察想，也這樣觀察行，也這樣觀察識。”

這時候，羅睺邏心想：“今天世尊親自向我面授，誰會在這時候入村化食呢！”於是轉身去到一棵樹下，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舍利弗尊者看見羅睺邏尊者在樹下盤坐，便對他說：“羅睺邏，修習出入息念吧。羅睺邏，勤修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羅睺邏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怎樣修習出入息念呢？為什麼勤修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呢？”

“羅睺邏，什麼是地界呢？有內地界，有外地界。<sup>1</sup>

“羅睺邏，什麼是內地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堅性的組成物，如頭髮、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腱、骨、骨髓、腎、心、肝、肺、脾、橫隔膜、大腸、小腸、胃、糞便等任何內在堅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地界。

“無論內地界或外地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地界’、‘我是地界’、‘地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地界之後，便會對地界厭離，內心對地界無欲。

“羅睺邏，什麼是水界呢？有內水界，有外水界。

“羅睺邏，什麼是內水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濕性的組成物，如膽汁、痰、膿、血、汗、膏、眼淚、脂肪、口水、鼻涕、黏液、尿等任何內在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水界。

“無論內水界或外水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水界’、‘我是水界’、‘水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水界之後，便會對水界厭離，內心對水界無欲。

“羅睺邏，什麼是火界呢？有內火界，有外火界。

---

<sup>1</sup> 巴利文本文沒有“羅睺邏，什麼是地界呢？有內地界，有外地界。”這個段落，現按文義補上。這篇經文的總要是，佛陀早上為羅睺邏尊者簡說色蘊無我的義理，在巴利文佛典中，羅睺邏尊者是一位“修學欲第一”的大弟子，他聽法後便立即到樹下修習，不隨佛陀入村化食。舍利弗尊者看見羅睺邏尊者的精勤態度，於是又教他修習出入息念。到了黃昏的時候，羅睺邏尊者問佛陀怎樣修習出入息念，佛陀便為他詳細解說包括觀察“地、水、火、風、空”五界(構成色蘊的五種元素)與出入息念等好幾種修習方法。

“羅睺邏，什麼是內火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暖性的組成物，如體溫、體熱、飲食後的消化功能等任何內在暖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火界。

“無論內火界或外火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火界’、‘我是火界’、‘火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火界之後，便會對火界厭離，內心對火界無欲。

“羅睺邏，什麼是風界呢？有內風界，有外風界。

“羅睺邏，什麼是內風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動性的組成物，如向上出的氣體、向下出的氣體、腹中的氣體、體腔中的氣體、肢體中的氣體、呼吸等任何內在動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風界。

“無論內風界或外風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風界’、‘我是風界’、‘風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風界之後，便會對風界厭離，內心對風界無欲。

“羅睺邏，什麼是空界呢？有內空界，有外空界。

“羅睺邏，什麼是內空界呢？眾生所執取的，內在空間性的組成物，如耳孔、鼻孔、口腔、下嚥食物的地方、消化食物的地方，排泄的地方等任何內在空間性的組成物，都稱為內空界。

“無論內空界或外空界，都應以正慧如實視之為沒有‘我擁有空界’、‘我是空界’、‘空界是一個實我’這回事。當以正慧如實來觀察空界之後，便會對空界厭離，內心對空界無欲。

“羅睺邏，你要修習到像地那樣。當修習到像地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就正如地會容納清淨的東西，也會容納如糞便、尿、膿、血、口水等不淨的東西，地是不會因此而感到煩擾、不滿或厭惡的。羅睺邏，同樣地，你要修習到像地那樣。當修習到像地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

“羅睺邏，你要修習到像水那樣。當修習到像水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就正如水會沖走清淨的東西，也會沖走如糞便、尿、膿、血、口水等不淨的東西，水是不會因此而感到煩擾、不滿或厭惡的。羅睺邏，同樣地，你要修習到像水那樣。當修習到像水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

“羅睺邏，你要修習到像火那樣。當修習到像火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就正如火會燃燒清淨的東西，也會燃燒如糞便、尿、膿、血、口水等不淨的東西，火是不會因此而感到煩擾、不滿或厭惡的。羅睺邏，同樣地，你要修習到像火那樣。當修習到像火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

“羅睺邏，你要修習到像風那樣。當修習到像風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就正如風會吹清淨的東西，也會吹如糞便、尿、膿、血、口水等不淨的東西，風是不會因此而感到煩擾、不滿或厭惡的。羅睺邏，同樣地，你要修習到像風那樣。當修習到像風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

“羅睺邏，你要修習到像空那樣。當修習到像空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就正如空間是不會攀緣任何地方的。羅睺邏，

同樣地，你要修習到像空那樣。當修習到像空那樣時，內心便不會受那些持續生起的歡喜與不歡喜的觸所擺佈。

“羅睺邏，你要修習慈心。當修習慈心時，瞋恚將會斷除。

“羅睺邏，你要修習悲心。當修習悲心時，惱害將會斷除。

“羅睺邏，你要修習喜心。當修習喜心時，不悅將會斷除。

“羅睺邏，你要修習捨心。當修習捨心時，厭惡將會斷除。

“羅睺邏，你要修習不淨。當修習不淨時，貪欲將會斷除。

“羅睺邏，你要修習無常想。當修習無常想時，我慢將會斷除。

“羅睺邏，你要修習出入息念。勤修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

“羅睺邏，怎樣修習出入息念呢？為什麼勤修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呢？

“羅睺邏，一位比丘到森林、樹下或靜室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只是念及呼氣和吸氣。當呼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長；當吸氣長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長。當呼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呼氣短；當吸氣短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吸氣短。

“他這樣修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整個身體。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身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身行。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喜。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樂。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行。我要在呼氣的時候，平息心行；我要在吸氣的時候，平息心行。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會心。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歡悅。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入定。我要在呼氣的時候，使心解脫；我要在吸氣的時候，使心解脫。

“‘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常。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無欲。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息滅。我要在呼氣的時候，體察放捨；我要在吸氣的時候，體察放捨。’

“羅睺邏，這就是修習出入息念了。勤修出入息念，能帶來大果報、大利益。羅睺邏，一個勤修出入息念的人，到了最後一息的時候也會知道自己的呼吸。”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羅睺邏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三·小摩倫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摩倫迦子尊者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為什麼世尊不解說、不理會、不回應‘世間是常’、‘世間是斷’、‘世間有邊’、‘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呢？我不喜歡世尊不為我解說這些義理，我不接受世尊不為我解說這些義理。我要去世尊那裏問他這些義理，如果世尊為我解說，我便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如果世尊不為我解說，我便會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

於是，摩倫迦子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更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知道‘世間是常’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世間是常’的義理；如果世尊知道‘世間是斷’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世間是斷’的義理。如果世尊不知道‘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的話，一個不知不見的人要率直地說自己不知不見。

“如果世尊知道‘世間有邊’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世間有邊’的義理；如果世尊知道‘世間沒有邊’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世間沒有邊’的義理。如果世尊不知道‘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的話，一個不知不見的人要率直地說自己不知不見。

“如果世尊知道‘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的義理；如果世尊知道‘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的義理。如果世尊不知道‘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的話，一個不知不見的人要率直地說自己不知不見。

“如果世尊知道‘如來死後還存在’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的義理；如果世尊知道‘如來死後不存在’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的義理。如果世尊不知道‘如來死後還存在’或‘如來死後不存在’的話，一個不知不見的人要率直地說自己不知不見。

“如果世尊知道‘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的義理；如果世尊知道‘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的話，請世尊為我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的義理。如果世尊不知道‘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的話，一個不知不見的人要率直地說自己不知不見。”

“摩倫迦子，我曾否對你這樣說過：‘摩倫迦子，來吧，在我座下修習梵行，我將會為你解說‘世間是常’、‘世間是斷’、‘世間有邊’、‘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

“大德，沒有。”

“摩倫迦子，你曾否對我這樣說過：‘大德，世尊為我解說‘世間是常’、‘世

間是斷”、“世間有邊”、“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義理，我才會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

“大德，沒有。”

“摩倫迦子，聽你所說，我不曾對你說過，在我座下修習梵行我會為你解說這些義理；你也不曾對我說過，我為你解說這些義理你才會在我座下修習梵行。你這愚癡的人，為什麼你這樣來誣蔑我呢！”

“摩倫迦子，如果有人這樣說：‘如果世尊不為我解說“世間是常”、“世間是斷”、“世間有邊”、“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我便不會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摩倫迦子，這人將會直至命終，如來也不會為他解說這些義理。

“摩倫迦子，就正如一個中了箭的人，那支箭塗上了劇毒，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治療箭傷。但他這樣說：‘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人是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人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人是高、是矮還是中等身材，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人黑膚色、棕膚色還是黃膚色，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人住在哪個村落、哪個市鎮、哪個都城，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用來射傷我的武器是弩還是弓，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用來射傷我的弓弦是植物所造還是筋腱所造，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箭，箭身是蘆葦還是其他植物，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箭，箭尾是鷺、鷺、鷹、孔雀還是鶴的羽毛，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箭，箭身用母牛筋、水牛筋、鹿筋還是猴筋來纏繞，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如果我不知道射傷我的箭，箭頭是石、鐵、木、獸角還是獸齒，我便不會把箭拔出來。’摩倫迦子，這人將會直至命終，也不會知道這些答案。

“摩倫迦子，同樣地，如果有人這樣說：‘如果世尊不為我解說“世間是常”、“世間是斷”、“世間有邊”、“世間沒有邊”、“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如來死後還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我便不會在世尊座下修習梵行。’摩倫迦子，這人將會直至命終，如來也不會為他解說這些義理。

“摩倫迦子，在‘世間是常’這種見之中，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在‘世間是斷’這種見之中，也是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無論‘世間是常’或‘世間是斷’這些見怎麼說，在現實生活之中都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在現實生活之中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這是我所宣說的。

“摩倫迦子，在‘世間有邊’這種見之中，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在‘世間沒有邊’這種見之中，也是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無論‘世間有邊’或‘世間沒有邊’這些見怎麼說，在現實生活之中都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



憂、悲、苦、惱、哀的壓迫——在現實生活之中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這是我所宣說的。

“摩倫迦子，在‘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這種見之中，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在‘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種見之中，也是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無論‘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或‘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這些見怎麼說，在現實生活之中都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在現實生活之中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這是我所宣說的。

“摩倫迦子，在‘如來死後還存在’這種見之中，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在‘如來死後不存在’這種見之中，也是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無論‘如來死後還存在’或‘如來死後不存在’這些見怎麼說，在現實生活之中都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在現實生活之中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這是我所宣說的。

“摩倫迦子，在‘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這種見之中，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在‘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種見之中，也是絕對沒有生活在梵行之中這回事。無論‘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或‘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這些見怎麼說，在現實生活之中都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在現實生活之中確實是有生，有老，有死，有憂、悲、苦、惱、哀的壓迫，這是我所宣說的。

“摩倫迦子，因此，你要明白我不解說的是什麼，你要受持我所解說的。

“摩倫迦子，我不解說的是什麼呢？我不解說‘世間是常’，我不解說‘世間是斷’，我不解說‘世間有邊’，我不解說‘世間沒有邊’，我不解說‘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我不解說‘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我不解說‘如來死後還存在’，我不解說‘如來死後不存在’，我不解說‘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我不解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

“摩倫迦子，為什麼我不解說這些義理呢？這些義理沒有意義，不是梵行的基礎，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我不解說這些義理。

“摩倫迦子，我解說的是什麼呢？我解說什麼是苦，我解說什麼是苦集，我解說什麼是苦滅，我解說什麼是苦滅之道。

“摩倫迦子，為什麼我解說這些義理呢？這些義理有意義，是梵行的基礎，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因此我解說這些義理。

“摩倫迦子，因此，你要明白我不解說的是什麼，你要受持我所解說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摩倫迦子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四·大摩倫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你們有受持我說的五下分結嗎？”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摩倫迦子尊者對他說：“大德，我有受持世尊所說的五下分結。”

“你是怎樣受持我所說的五下分結的呢？”

“大德，我受持世尊所說，身見是下分結；我受持世尊所說，疑惑是下分結；我受持世尊所說，戒取是下分結；我受持世尊所說，貪欲是下分結；我受持世尊所說，瞋恚是下分結。大德，我這樣受持世尊所說的五下分結。”

“摩倫迦子，你從誰人之中受持我這樣說五下分結的呢？外道遊方者豈不是會用嬰兒的譬喻這樣來駁斥你：‘摩倫迦子，一個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自身的概念也沒有，何從生起身見呢？但是，這個嬰兒潛藏著身見的性向。摩倫迦子，一個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法的概念也沒有，何從生起對法的疑惑呢？但是，這個嬰兒潛藏著疑惑的性向。摩倫迦子，一個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戒的概念也沒有，何從生起戒取呢？但是，這個嬰兒潛藏著戒取的性向。摩倫迦子，一個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欲樂的概念也沒有，何從生起貪欲呢？但是，這個嬰兒潛藏著貪欲的性向。摩倫迦子，一個躺臥的嬰兒，思想遲鈍，眾生的概念也沒有，何從生起對眾生的瞋恚呢？但是，這個嬰兒潛藏著瞋恚的性向。’摩倫迦子，外道遊方者豈不是會用嬰兒的譬喻這樣來駁斥你？”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難尊者對他說：“世尊，現在是時候了，善逝，現在是時候了，請世尊宣說五下分結，當比丘聽了之後，便會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難，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阿難，不聽聞法義的凡夫不去看聖者，不知聖法，不學聖法；不去看善人，不知善人法，不學善人法。他的內心不斷被身見滲透、被身見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身見出離，因此身見便會越加堅固，不能清除；這是一個下分結。他的內心不斷被疑惑滲透、被疑惑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疑惑出離，因此疑惑便會越加堅固，不能清除；這是一個下分結。他的內心不斷被戒取滲透、被戒取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戒取出離，因此戒取便會越加堅固，不能清除；這是一個下分結。他的內心不斷被貪欲滲透、被貪欲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貪欲出離，因此貪欲便會越加堅固，不能清除；這是一個下分結。他的內心不斷被瞋恚滲透、被瞋恚困擾，不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瞋恚出離，因此瞋恚便會越加堅固，不能清除；這是一個下分結。”

“阿難，多聞法義的聖弟子常去看聖者，知聖法，善學聖法；常去看善人，知善人法，善學善人法。他的內心不被身見滲透、不被身見困擾，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身見出離，因此身見連同它的性向也一併斷除。他的內心不被疑惑滲透、不被疑惑困擾，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疑惑出離，因此疑惑連同它的性向也一併斷除。”

他的內心不被戒取滲透、不被戒取困擾，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戒取出離，因此戒取連同它的性向也一併斷除。他的內心不被貪欲滲透、不被貪欲困擾，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貪欲出離，因此貪欲連同它的性向也一併斷除。他的內心不被瞋恚滲透、不被瞋恚困擾，能如實知怎樣從生起的瞋恚出離，因此瞋恚連同它的性向也一併斷除。

“阿難，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五下分結。不來知、不來看這條道路與途徑，是沒有可能斷除五下分結的。

“阿難，就如如一棵堅實的大樹，不先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不先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是沒有可能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的。同樣地，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五下分結。不來知、不來看這條道路與途徑，是沒有可能斷除五下分結的。

“阿難，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五下分結。來知、來看這條道路與途徑，是有可能斷除五下分結的。

“阿難，就如如一棵堅實的大樹，先斬截近樹幹外皮的軟木，再斬截近樹幹中心的軟木，是有可能斬截樹幹中心的實木的。同樣地，有道路、有途徑能斷除五下分結。來知、來看這條道路與途徑，是有可能斷除五下分結的。

“阿難，又正如恆河的河水水漲，漲得烏鴉也可以從地上喝水。這時候一個軟弱無力的人到來，心想：‘我要用雙臂游過這條恆河，安全地越過對岸。’他是不能做得到的。同樣地，任何人在聆聽自身止息之法的時候，如果內心不能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的話，他可視為是這個軟弱無力的人那樣。

“阿難，又正如恆河的河水水漲，漲得烏鴉也可以從地上喝水。這時候一個強壯的人到來，心想：‘我要用雙臂游過這條恆河，安全地越過對岸。’他是能夠做得到的。同樣地，任何人在聆聽自身止息之法的時候，如果內心欣然、平靜、安穩、止息於中的話，他可視為是這個強壯的人那樣。

“阿難，什麼是斷除五下分結的道路和途徑呢？一位比丘離開了依，捨棄了不善法，止息了所有不恰當的身行，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視任何由色、受、想、行、識所組成的東西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內心背離這些東西。他的內心背離了這些東西後，傾向於寂靜、高尚、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的甘露界。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阿難，這就是斷除五下分結的道路和途徑了。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視任何由色、受、想、行、識所組成的東西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內心背離這些東西。他的內心背離了這些東西後，傾向於寂靜、高尚、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的甘露界。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

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阿難，這就是斷除五下分結的道路和途徑了。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他視任何由受、想、行、識所組成的東西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內心背離這些東西。他的內心背離了這些東西後，傾向於寂靜、高尚、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的甘露界。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阿難，這就是斷除五下分結的道路和途徑了。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

“阿難，再者，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他視任何由受、想、行、識所組成的東西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內心背離這些東西。他的內心背離了這些東西後，傾向於寂靜、高尚、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的甘露界。他確立了這種觀察後，便能把漏盡除；如果不能把漏盡除，也能以這種法欲、法喜來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阿難，這就是斷除五下分結的道路和途徑了。”

“大德，為什麼比丘行踐這條斷除五下分結的道路和途徑，有些得心解脫，有些得慧解脫的呢？”

“阿難，我說，他們的根各有不同。”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五·跋陀離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

比丘回答世尊：“大德。”

世尊說：“比丘們，我一天只吃一餐食物。我知道，一天只吃一餐食物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比丘們，你們也一天只吃一餐食物吧。你們要知道，一天只吃一餐食物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跋陀離尊者對他說：“大德，我不想一天只吃一餐食物，如果一天只吃一餐食物的話，我會感到悔疚，感到惋惜。”

“跋陀離，既然這樣，在人們供養你的時候，在那裏先吃一部分，然後帶走另一部分再吃吧。這樣也可使你的生命維持下去。”

“大德，我也不想這樣吃，如果這樣吃的話，我也會感到悔疚，感到惋惜。”

世尊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sup>1</sup>，但跋陀離尊者說不想著手修學。他不遵循導師的教導，雨季安居期整整三個月都沒有在世尊面前出現。

雨季三個月之後，一些比丘為世尊縫衣，他們心想：“三個月過去了，縫完衣之後，世尊便會去遊行說法了。”

這時候，跋陀離尊者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和那些比丘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

那些比丘對跋陀離尊者說：“跋陀離賢友，我們為世尊縫衣，縫完衣之後，世尊便會去遊行說法了。跋陀離賢友，你真的要好好用心思量一下佛陀的教說，不要讓之後越來越多困苦。”

跋陀離尊者回答那些比丘：“賢友，是的。”之後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犯了錯！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世尊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但我竟說不想著手修學！大德，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

“跋陀離，你確實是犯了錯。你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但你竟說不想著手修學。”

“跋陀離，那時你不明白，內心沒有這樣想：‘住在舍衛城的世尊，知道我——一個名叫跋陀離的比丘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跋陀離，那時你不明白，內心沒有這樣想：‘一些在舍衛城雨季安居的比丘，知道我——一個名叫跋陀離的比丘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跋陀離，那時你不明白，內心沒有這樣想：‘一些在舍衛城雨季安居的比丘尼，知道我——一個名叫跋陀離的比丘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跋陀離，那時你不明白，內心沒有這樣想：‘一些居住在舍衛城的優婆塞，知道我——一個名叫跋陀離的比丘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跋陀離，那時你不明白，內心沒有這樣想：‘一些居住在舍衛城的優婆夷，知道我——一個名叫跋陀離的比丘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sup>1</sup>“學處”(sikkhā-pada)指比丘的戒條。

“跋陀離，那時你不明白，內心沒有這樣想：‘在舍衛城雨季安居各個教派的沙門婆羅門，知道我——一個名叫跋陀離的比丘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大德，我犯了錯！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世尊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但我竟說不想著手修學！大德，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

“跋陀離，你確實是犯了錯。你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但你竟說不想著手修學。”

“跋陀離，你認為怎樣，如果我對一位俱解脫的比丘這樣說：‘比丘，來吧，你走進污泥之中，讓我踏在你身上越過那些污泥吧。’那位比丘會否跑掉，會否做了別的動作，會否說不呢？”<sup>1</sup>

“大德，不會。”

“跋陀離，你認為怎樣，如果我對一位慧解脫的比丘、對一位身證的比丘、對一位得正見的比丘、對一位信解脫的比丘、對一位隨法行的比丘以至對一位隨信行的比丘這樣說：‘比丘，來吧，你走進污泥之中，讓我踏在你身上越過那些污泥吧。’那位比丘會否跑掉，會否做了別的動作，會否說不呢？”

“大德，不會。”

“跋陀離，你認為怎樣，你那時是不是一位俱解脫的人、慧解脫的人、身證的人、得正見的人、信解脫的人、隨法行的人、或是隨信行的人呢？”

“大德，不是。”

“跋陀離，那時你豈不是一個貧乏不足、行為有過失的人嗎？”

“大德，是的。大德，我犯了錯！我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世尊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但我竟說不想著手修學！大德，願世尊接納我的悔過，好讓我將來約束自己。”

“跋陀離，你確實是犯了錯。你確實是這麼糊塗、這麼愚癡、這麼不善。我在比丘僧團之中宣說學處，但你竟說不想著手修學。跋陀離，我接納你的悔過，你明白這是過錯之後便會依法改善。跋陀離，一個明白什麼是過錯的人便會依法改善，會在將來約束自己，能在聖者之律之中進步。”

“跋陀離，一些不遵循導師教導、不完滿學處的比丘，心想：‘讓我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我要得到過人之法和取得聖者的知見。’他居住在遠離的住處之中，過著退隱的生活。但是，導師會譴責他，智者同修知道他的行為後會譴責他，天神會譴責他，他自己會譴責自己。他受導師、智者同修、天神、自己的譴責，不能得到過人之法和取得聖者的知見。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

“跋陀離，一些遵循導師教導、完滿學處的比丘，心想：‘讓我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我要得到過人之法和取得聖者的知見。’他居住在遠離的住處之中，過著退隱的生活。導師不會譴責他，智者同修知道他的行為後不會譴責他，天神不會譴責他，他自己不會

---

<sup>1</sup> 佛陀從不提出一些對人不尊重的指示。在這裏佛陀強調的，是即使叫弟子作出一些不尊重的指示，弟子也會遵從，更何況只是叫弟子遵從一天只吃一餐這個學處。

譴責自己。他不受導師、智者同修、天神、自己的譴責，能夠得到過人之法和取得聖者的知見。

“跋陀離，他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跋陀離，再者，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跋陀離，再者，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跋陀離，再者，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跋陀離，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跋陀離，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跋陀離，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這是什麼原因呢？因他遵循導師的教導，完滿學處。”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跋陀離尊者對他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一些犯戒的比丘常受羯磨懲治；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一些犯戒的比丘不常受羯磨懲治呢？”

“跋陀離，一些時常犯戒、犯很多戒的比丘，當被其他比丘指出錯處的時候，

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不改正、不收斂、不悔改，行為使僧團不歡喜。那些指正他們的比丘心想：‘這些時常犯戒、犯很多戒的比丘，當被我們指出錯處的時候，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不改正、不收斂、不悔改，行為使僧團不歡喜。如果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就好了。這樣的話，事情便會慢慢平息下來。’跋陀離，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事情慢慢平息下來。

“跋陀離，一些時常犯戒、犯很多戒的比丘，當被其他比丘指出錯處的時候，不避重就輕，不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不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會改正、會收斂、會悔改，行為使僧團歡喜。那些指正他們的比丘心想：‘這些時常犯戒、犯很多戒的比丘，當被我們指出錯處的時候，不避重就輕，不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不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會改正、會收斂、會悔改，行為使僧團歡喜。如果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就好了。這樣的話，事情便會很快平息下來。’跋陀離，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事情很快平息下來。

“跋陀離，一些不常犯戒、少犯戒的比丘，當被其他比丘指出錯處的時候，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不改正、不收斂、不悔改，行為使僧團不歡喜。那些指正他們的比丘心想：‘這些不常犯戒、少犯戒的比丘，當被我們指出錯處的時候，避重就輕，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不改正、不收斂、不悔改，行為使僧團不歡喜。如果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就好了。這樣的話，事情便會慢慢平息下來。’跋陀離，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事情慢慢平息下來。

“跋陀離，一些不常犯戒、少犯戒的比丘，當被其他比丘指出錯處的時候，不避重就輕，不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不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會改正、會收斂、會悔改，行為使僧團歡喜。那些指正他們的比丘心想：‘這些不常犯戒、少犯戒的比丘，當被我們指出錯處的時候，不避重就輕，不轉說其他不相關的話，不流露忿怒、瞋恚、不滿，他們會改正、會收斂、會悔改，行為使僧團歡喜。如果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就好了。這樣的話，事情便會很快平息下來。’跋陀離，僧團的尊者逐一指出他們的錯處，事情很快平息下來。

“跋陀離，一些犯戒的比丘帶有一定程度的敬信、敬愛心。那些指正他們的比丘商量：‘賢友們，這些犯戒的比丘帶有一定程度的敬信、敬愛心。如果我們常在羯磨之中來懲治他們，恐怕他們的敬信、敬愛心會失去。’

“跋陀離，就正如盲了一隻眼睛的人，他的親友會保護他唯一的眼睛，心想：‘不要讓他唯一的眼睛都失去。’

“跋陀離，同樣地，一些犯戒的比丘帶有一定程度的敬信、敬愛心。那些指正他們的比丘商量：‘賢友們，這些犯戒的比丘帶有一定程度的敬信、敬愛心。如果我們常在羯磨之中來懲治他們，恐怕他們的敬信、敬愛心會失去。’

“跋陀離，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一些犯戒的比丘常受羯磨懲治；就是這些原因和條件，一些犯戒的比丘不常受羯磨懲治。”

“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以前少學處但多比丘建立究竟智；是什麼原因和條件，現在多學處但少比丘建立究竟智呢？”

“跋陀離，是這樣的，當眾生的質素減退，正法開始消失的時候，便會多學處而少比丘建立究竟智。跋陀離，當一些漏的立足處還沒在如法的僧團出現時，導師



是沒有對弟子宣說學處的；當一些漏的立足處在如法的僧團出現後，為了防止它，導師便對弟子宣說學處。

“跋陀離，當僧團還沒人數眾多時，一些漏的立足處還沒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當僧團人數眾多後，一些漏的立足處便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為了防止它，導師便對弟子宣說學處。

“跋陀離，當僧團的供養得著還沒達到頂點時，一些漏的立足處還沒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當僧團的供養得著達到頂點後，一些漏的立足處便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為了防止它，導師便對弟子宣說學處。

“跋陀離，當僧團的聲望還沒達到頂點時，一些漏的立足處還沒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當僧團的聲望達到頂點後，一些漏的立足處便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為了防止它，導師便對弟子宣說學處。

“跋陀離，當僧團具學識的人還沒達到頂點時，一些漏的立足處還沒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當僧團具學識的人達到頂點後，一些漏的立足處便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為了防止它，導師便對弟子宣說學處。

“跋陀離，當僧團長久出家的人還沒達到頂點時，一些漏的立足處還沒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當僧團長久出家的人達到頂點後，一些漏的立足處便在如法的僧團出現，為了防止它，導師便對弟子宣說學處。

“跋陀離，有一次，我為你說了一段‘良駒喻’的法義，那時你的質素低，你還記得那法義嗎？”

“大德，忘記了。”

“跋陀離，是什麼原因使你忘記的呢？”

“大德，是因為我長期不遵循導師的教導，不完滿學處嗎？”

“跋陀離，這不是唯一的原因。跋陀離，我長時間清楚知道你的心，你是一個愚癡的人，當我說法的時候，你不會求取義理、思維作意、全心全意地聆聽法義。我要為你再說一次‘良駒喻’的法義，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跋陀離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說：“跋陀離，就正如一個熟練的馴馬師得到一匹優良品種的馬後，首先為牠裝上馬銜。因牠之前沒有裝過馬銜，所以會有一些不安、激動、掙扎的行為，在逐漸訓練、逐漸習慣後，牠便平息下來。

“跋陀離，當這匹馬平息下來時，馴馬師再為牠裝上繮繩。因牠之前沒有裝過繮繩，所以會有一些不安、激動、掙扎的行為，在逐漸訓練、逐漸習慣後，牠便平息下來。

“跋陀離，當這匹馬平息下來時，馴馬師再教牠踱步、繞圈、騰躍、慢跑、快跑、王族坐騎的氣質、王族坐騎的儀態，使他能高速的奔馳、高度的負載、高度的馴服。因牠之前沒有高速的奔馳、高度的負載、高度的馴服，所以會有一些不安、激動、掙扎的行為，在逐漸訓練、逐漸習慣後，牠便平息下來。

“跋陀離，當這匹馬平息下來時，馴馬師再為牠整理毛色與外觀，這時這匹優良品種的馬便具有十種質素，適合王族使用，達到王族的要求，屬王族生活的一部分。

“跋陀離，同樣地，具有十種質素的比丘，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是哪十種質素呢？

“跋陀離，具有能帶來無學的正見，能帶來無學的正思維，能帶來無學的正語，能帶來無學的正業，能帶來無學的正命，能帶來無學的正精進，能帶來無學的正念，能帶來無學的正定，能帶來無學的正智，能帶來無學的正解脫。

“跋陀離，具有這十種質素的比丘，值得受人供養，值得受人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跋陀離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六·鵝鶉喻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央掘陀羅的阿波那鎮。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阿波那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一個密林午休；當進入那個密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優陀夷尊者也是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阿波那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同一個密林午休；當進入那個密林後，坐在另一棵樹下。

優陀夷尊者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世尊真的是為我除去這麼多苦法，世尊真的是為我帶來這麼多樂法！世尊真的是為我除去這麼多不善法，世尊真的是為我帶來這麼多善法！”

優陀夷尊者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在閒靜處時，內心這樣反思：‘世尊真的是為我除去這麼多苦法，世尊真的是為我帶來這麼多樂法！世尊真的是為我除去這麼多不善法，世尊真的是為我帶來這麼多善法！’”

“大德，初時我們在晚上、中午之前、中午過後都吃食物。有一次，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捨棄中午過後的非時食吧。’大德，那時我很惆悵、很憂惱，心想：‘有敬信的居士在中午過後所布施的美味食物，現在世尊說要捨棄它了，現在善逝說要放捨它了！’大德，出於對世尊的敬愛和尊敬，加上戒行方面的慚愧心，我捨棄了中午過後的非時食。

“大德，於是我們只在晚上和中午之前吃食物。有一次，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捨棄晚上的非時食吧。’大德，那時我很惆悵、很憂惱，心想：‘在兩餐之中，晚上的一餐是比較美味的，現在世尊說要捨棄它了，現在善逝說要放捨它了！’大德，之前我見到有戶人家在日間煮得一些湯水，之後他對人說要留到晚上才和晚餐一起享用。大德，無論人們煮什麼，都是晚餐豐富、午餐食物少的。出於對世尊的敬愛和尊敬，加上戒行方面的慚愧心，我捨棄了晚上的非時食。

“大德，以前比丘在晚黑化食的時候，曾有人跌進水池、跌進污水池、走進荊棘叢、踏著睡覺的牛、遇上流氓、遇上妓女等。

“大德，有一次我在晚黑行雷閃電的時候化食，一個在洗碗碟的女士在電光之中看見我，嚇得大叫起來：‘哇！毗舍遮鬼來找我！’”

“當她大叫起來後，我對她說：‘賢姊，我不是毗舍遮鬼，我是站在這裏化食的比丘。’”

“‘願你的父親死掉，願你的母親死掉！願你這個比丘被利刀割開肚皮，不能在晚黑為口腹而化食！’”

“大德，當我憶起這些事情時，心想：‘世尊真的是為我除去這麼多苦法，世尊真的是為我帶來這麼多樂法！世尊真的是為我除去這麼多不善法，世尊真的是為我帶來這麼多善法！’”

“優陀夷，當我對一些愚癡的人說同樣的話，叫他們捨棄非時食的時候，他們這樣說：‘這個沙門為什麼要對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小題大作呢？’他們不捨棄非時食，對我和對那些有修學欲的比丘生起不滿。優陀夷，對他們來說，食物就是繫縛著他們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

“優陀夷，就正如一隻鶴鶉被一根腐朽的蔓藤卡著，牠在那裏動彈不得，受傷甚至死亡。這時如果有人說：‘這隻鶴鶉被一根腐朽的蔓藤卡著，牠在那裏動彈不得，受傷甚至死亡。對牠來說，腐朽的蔓藤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優陀夷，這樣說是否正確呢？”

“大德，不正確。那隻鶴鶉被一根腐朽的蔓藤卡著，牠在那裏動彈不得，受傷甚至死亡。對牠來說，腐朽的蔓藤已經是繫縛著牠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

“優陀夷，同樣地，當我對一些愚癡的人說同樣的話，叫他們捨棄非時食的時候，他們這樣說：‘這個沙門為什麼要對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小題大作呢？’他們不捨棄非時食，對我和對那些有修學欲的比丘生起不滿。優陀夷，對他們來說，食物就是繫縛著他們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

“優陀夷，當我對另一些比丘說同樣的話，叫他們捨棄非時食的時候，他們這樣說：‘世尊說要捨棄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善逝說要放捨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們捨棄非時食，對我和對那些有修學欲的比丘沒有不滿。他們捨棄非時食之後，生活在少欲望、平淡、對供養滿足、內心如鹿那樣遠離之中。優陀夷，對他們來說，食物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

“優陀夷，就正如一頭國王的戰象，有長如車軸的象牙，體形龐大，屬優良品種，久經戰陣。牠被一條堅實的皮帶綁在木樁，但轉身便弄斷了束縛，扯斷了皮帶，之後，牠便可以隨心所欲到處去了。這時如果有人說：‘這頭國王的戰象，有長如車軸的象牙，體形龐大，屬優良品種，久經戰陣。牠被一條堅實的皮帶綁在木樁，但轉身便弄斷了束縛，扯斷了皮帶，之後，牠便可以隨心所欲到處去了。對牠來說，堅實的皮帶就是繫縛著牠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優陀夷，這樣說是否正確呢？”

“大德，不正確。那頭國王的戰象，有長如車軸的象牙，體形龐大，屬優良品種，久經戰陣。牠被一條堅實的皮帶綁在木樁，但轉身便弄斷了束縛，扯斷了皮帶，之後，牠便可以隨心所欲到處去了。對牠來說，堅實的皮帶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

“優陀夷，同樣地，當我對另一些比丘說同樣的話，叫他們捨棄非時食的時候，他們這樣說：‘世尊說要捨棄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善逝說要放捨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們捨棄非時食，對我和對那些有修學欲的比丘沒有不滿。他們捨棄非時食之後，生活在少欲望、平淡、對供養滿足、內心如鹿那樣遠離之中。優陀夷，對他們來說，食物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

“優陀夷，又正如一個貧窮、沒有地位、沒有財富的人，他有一間破舊、有很多烏鴉棲息的小屋，有一張破舊的床，有一瓶穀物，有一個不可愛的妻子。他看見一位比丘吃完美味的食物，洗淨手腳，坐在清涼的樹蔭下，帶著一個崇高的心境。他心想：‘做沙門真是快樂，做沙門真是健康！如果我能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話真是太好了！’但他不能捨棄那間破舊、有很多烏鴉棲息的小屋，不能捨棄那張破舊的床，不能捨棄那瓶穀物，不能捨棄那個不可愛的妻子，因此不能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時如果有人說：‘這個人受束縛，不能捨棄那間破

舊、有很多烏鴉棲息的小屋，不能捨棄那張破舊的床，不能捨棄那瓶穀物，不能捨棄那個不可愛的妻子，因此不能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對這個人來說，這些東西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優陀夷，這樣說是否正確呢？”

“大德，不正確。那個人不能捨棄那間破舊、有很多烏鴉棲息的小屋，不能捨棄那張破舊的床，不能捨棄那瓶穀物，不能捨棄那個不可愛的妻子，因此不能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對那個人來說，那些東西已經是繫縛著他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

“優陀夷，同樣地，當我對一些愚癡的人說同樣的話，叫他們捨棄非時食的時候，他們這樣說：‘這個沙門為什麼要對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小題大作呢？’他們不捨棄非時食，對我和對那些有修學欲的比丘生起不滿。優陀夷，對他們來說，食物就是繫縛著他們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

“優陀夷，又正如一個富有的居士或居士子，有很多財富和產業，有無數金飾，有無數穀物，有無數的田，有無數的地，有無數的妻妾，有無數的男僕，有無數的女僕。他看見一位比丘吃完美味的食物，洗淨手腳，坐在清涼的樹蔭下，帶著一個崇高的心境。他心想：‘做沙門真是快樂，做沙門真是健康！如果我能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話真是太好了！’他能夠捨棄那無數的金飾，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穀物，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田，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地，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妻妾，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男僕，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女僕，因此能夠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時如果有人說：‘這個人能夠捨棄那無數的金飾，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穀物，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田，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地，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妻妾，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男僕，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女僕，因此能夠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對這個人來說，這些東西就是繫縛著他的強力、堅實、堅固、牢不可破的束縛。’優陀夷，這樣說是否正確呢？”

“大德，不正確。那個人能夠捨棄那無數的金飾，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穀物，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田，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地，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妻妾，能夠捨棄那無數的男僕，能夠捨棄那無數的女僕，因此能夠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對那個人來說，那些東西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

“優陀夷，同樣地，當我對另一些比丘說同樣的話，叫他們捨棄非時食的時候，他們這樣說：‘世尊說要捨棄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善逝說要放捨這些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們捨棄非時食，對我和對那些有修學欲的比丘沒有不滿。他們捨棄非時食之後，生活在少欲望、平淡、對供養滿足、內心如鹿那樣遠離之中。優陀夷，對他們來說，食物只是一種無力、軟弱、脆弱、不實的束縛而已。

“優陀夷，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

“優陀夷，一種人進入了斷除執取、放捨執取的道路，但在受到執取的束縛所困惑、受到憶起的思想所困惑的時候，容許這些困惑出現，不捨棄它，不驅除它，不終止它，讓它存在。優陀夷，我說，這種人是有束縛的，沒有解除束縛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知道人的根性各有不同。

“優陀夷，一種人進入了斷除執取、放捨執取的道路，在受到執取的束縛所困惑、受到憶起的思想所困惑的時候，不容許這些困惑出現，會捨棄它，驅除它，終止它，不讓它存在。優陀夷，我說，這種人也是有束縛的，也是沒有解除束縛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知道人的根性各有不同。

“優陀夷，一種人進入了斷除執取、放捨執取的道路，有些時候失念，受到執取的束縛所困惑，受到憶起的思想所困惑。他的念生起得遲緩，但很快便不容許困惑出現，會捨棄它，驅除它，終止它，不讓它存在。優陀夷，就正如有人把兩三點水滴灑在一個燒了整天的鐵碗之中，水滴很快便會盡，很快便會蒸發掉。同樣地，一種人進入了斷除執取、放捨執取的道路，有些時候失念，受到執取的束縛所困惑，受到憶起的思想所困惑。他的念生起得遲緩，但很快便不容許困惑出現，會捨棄它，驅除它，終止它，不讓它存在。優陀夷，我說，這種人也是有束縛的，也是沒有解除束縛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知道人的根性各有不同。

“優陀夷，一種人知道執取是苦的根源後，止息了執取，徹底盡除執取而得解脫。優陀夷，我說，這種人是解除了束縛的，是沒有束縛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知道人的根性各有不同。

“優陀夷，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優陀夷，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稱為欲樂了。這是一種污穢之樂、凡夫之樂、非聖者之樂。我說，不應尋求這種樂，不應培育這種樂，不應作這種樂；應對這種樂心生怖畏。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是一種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平息之樂、正覺之樂。我說，應尋求這種樂，應培育這種樂，應勤修這種樂；不應對這種樂心生怖畏。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優陀夷，我說，這還是在動搖之中的。有什麼動搖呢？沒有平息的覺觀在那裏，因此那裏有動搖。

“優陀夷，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優陀夷，我說，這還是在動搖之中的。有什麼動搖呢？喜樂在那裏，因此那裏有動搖。

“優陀夷，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優陀夷，我說，這還是在動搖之中的。有什麼動搖呢？由捨所帶來的樂在那裏，因此那裏有動搖。

“優陀夷，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

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優陀夷，我說，這是沒有動搖的。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就是超越初禪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這就是超越二禪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這就是超越三禪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就是超越四禪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就是超越空無邊處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就是超越識無邊處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就是超越無所有處了。優陀夷，我說，單是這樣還是不足夠的，要捨棄它，要超越它。怎樣超越它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就是超越非想非非想處了。優陀夷，我說，即使非想非非想處也要捨棄，我還會說不用捨棄那些或粗或細的結縛嗎？”

“大德，是不會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優陀夷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七·遮偷摩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遮偷摩的櫻桃李園。

這時候，以舍利弗和目犍連為首大約有五百位比丘去遮偷摩見世尊。當這些客比丘跟常住比丘交談、入住房舍、放置衣鉢的時候，發出嘈吵的聲音、很大的聲音。

世尊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誰發出這麼嘈雜的聲音、這麼大的聲音呢？人們以為這是漁夫在賣魚<sup>1</sup>。”

“大德，他們是以舍利弗和目犍連為首的大約有五百位比丘，來這裏見世尊。當這些客比丘跟常住比丘交談、入住房舍、放置衣鉢的時候，發出嘈吵的聲音、很大的聲音。”

“阿難，既然這樣，用我的名義對那些比丘說：‘導師叫尊者們。’”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對那些比丘說：“導師叫尊者們。”

那些比丘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那些比丘說：“比丘們，你們為什麼發出這麼嘈雜的聲音、這麼大的聲音呢？人們以為這是漁夫在賣魚。”

“大德，我們是以舍利弗和目犍連為首的大約有五百位比丘，來這裏見世尊。當我們客比丘跟常住比丘交談、入住房舍、放置衣鉢的時候，發出嘈吵的聲音、很大的聲音。”

“比丘們，我著令你們離去，不要在我跟前。”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回去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然後離去。

這時候，遮偷摩的釋迦人聚集在聚集堂裏處理一些事務，他們從遠處看見那些比丘在行走，便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去哪裏呢？”

“賢友們，世尊著令比丘僧團離去。”

“既然這樣，請尊者們坐一會兒。我們或許能夠使世尊生起歡喜心。”

那些比丘回答遮偷摩的釋迦人：“賢友們，是的。”

於是，遮偷摩的釋迦人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大德，這裏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就如幼苗不能得到水份，它將會枯萎、枯謝。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又正如初生的小牛看不見母牛，牠將會不安、消瘦。同樣地，有些新

---

<sup>1</sup>“漁夫在賣魚”是慣用語的表達方式，意指嘈雜。一種解釋說，漁夫打魚歸來的時候，在碼頭時是很嘈雜的。



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

這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以他心智知道世尊的心念，於是，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世尊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大德，這裏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就正如幼苗不能得到水份，它將會枯萎、枯謝。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又正如初生的小牛看不見母牛，牠將會不安、消瘦。同樣地，有些新比丘，出家不久，剛剛來到這個法和律之中，如果不能得見世尊，內心將會變異、退失。

“大德，請世尊對僧團欣樂，請世尊對僧團說話。大德，就正如之前僧團由世尊所護持那樣，現在請世尊護持僧團。”

遮偷摩的釋迦人和梵天·娑婆世界主以“幼苗喻”和“初生小牛喻”，使世尊生起歡喜心。

這時候，大目犍連尊者對比丘說：“賢友們，起來吧，拿起大衣和鉢吧。遮偷摩的釋迦人和梵天·娑婆世界主以‘幼苗喻’和‘初生小牛喻’，使世尊生起歡喜心了。”

那些比丘回答大目犍連尊者：“賢友，是的。”於是起座，拿著大衣和鉢，前往世尊那裏。

那些比丘去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當我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你的內心怎麼想呢？”

“大德，當世尊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我的內心這樣想：‘世尊現在要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了。現在我也要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

“舍利弗，停止。舍利弗，停止。不應再次讓這樣的心生起。”

世尊對大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當我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你的內心怎麼想呢？”

“大德，當世尊著令比丘僧團離去的時候，我的內心這樣想：‘世尊現在要過少事務的生活，當下安住在樂之中了。現在我和舍利弗尊者要照料比丘僧團了。’”

“目犍連，十分好，十分好！目犍連，比丘僧團應由我來照料，或由舍利弗和目犍連來照料。”

於是，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下水的人會遇到四種怖畏。這四種怖畏是什麼呢？波浪的怖畏、鱷魚的怖畏、旋渦的怖畏、短吻鱷的怖畏。這是下水的人會遇到的四種怖畏。比丘們，同樣地，有些人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遇到四種怖畏。這四種怖畏是什麼呢？波浪的怖畏、鱷魚的怖畏、旋渦的

怖畏、短吻鱷的怖畏。

“比丘們，什麼是波浪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出家人了，同修對他們作出教誡：‘應要這樣往還，應要這樣向前觀望和向周圍觀望，應要這樣屈伸身體，應要這樣穿衣持鉢。’他們心想：‘之前在家的時候，我們對他人作出教誡，現在我們受那些像兒孫那樣小的同修來教誡。’他們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波浪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波浪的怖畏是忿恨的意思。

“比丘們，什麼是鱷魚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出家人了，同修對他們作出教誡：‘應要吃這些東西，不應吃那些東西；應要飲這些東西，不應飲那些東西。許可吃這些東西，不許可吃那些東西；許可飲這些東西，不許可飲那些東西。適當的時間可以吃東西，不適當的時間不應吃東西；適當的時間可以飲東西，不適當的時間不應飲東西。’他們心想：‘之前在家的時候，我喜歡吃什麼就吃，不喜歡吃什麼就不吃；喜歡飲什麼就飲，不喜歡飲什麼就不飲。我許可的與不許可的都吃，許可的與不許可的都飲。我在適當的時間與不適當的時間都吃東西；在適當的時間與不適當的時間都飲東西。現在有敬信的居士在中午過後布施美味的食物時，我就像被那些同修掩蓋著我的口。’他們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鱷魚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鱷魚的怖畏是口腹之欲的意思。

“比丘們，什麼是旋渦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出家人了，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不防護身，不防護口，沒有保持念，不約束六根，看見居士或居士子享受五欲，心想：‘之前在家的時候，我也享受五欲。我的家族有很多財物，我可以受用那些財物和用那些財物來修福。’他們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旋渦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旋渦的怖畏是五欲的意思。

“比丘們，什麼是短吻鱷的怖畏呢？有些人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心想：‘我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我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我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他們成為出家人了，在上午，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村落或市鎮化食，他們不防護身，不防護口，沒有保持念，不約束六根，在看見一些衣服穿得歪斜或穿得少的婦女時，貪欲便侵蝕他們的心。他們的內心受貪欲所侵蝕，因此便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這稱為害怕短吻鱷的怖畏而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比丘們，短吻鱷的怖畏是對婦女的貪欲的意思。

“比丘們，有些人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遇到這四種怖畏。”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八·那邏迦波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薩羅的那邏迦波那的叢葉園。

這時候，一些十分有名的人因為對世尊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當中包括有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尊者、跋求尊者、均陀達那尊者、離婆多尊者、阿難尊者在內。

這時候，比丘僧團圍繞著世尊，坐在空曠的地方。世尊問比丘僧團有關那些人的情況：“比丘們，那些人因為對我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對梵行心生歡喜嗎？”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比丘僧團保持沉默。

世尊第二次問比丘僧團……比丘僧團第二次保持沉默。

世尊第三次問比丘僧團有關那些人的情況：“比丘們，那些人因為對我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對梵行心生歡喜嗎？”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比丘僧團第三次保持沉默。

這時候，世尊心想：“讓我直接問他們吧。”於是，世尊對阿那律陀尊者說：“阿那律陀，你們對梵行心生歡喜嗎？”

“大德，我們對梵行心生歡喜。”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阿那律陀，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人，對梵行心生歡喜。這是很好的。

“阿那律陀，你們年青旺盛，在人生的早期，年少髮黑，是享受欲樂的人生階段，但你們在這個人生階段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阿那律陀，你們不是被國王所迫而出家，不是被盜賊所迫而出家，不是被債務所迫而出家，不是被怖畏的事情所迫而出家，不是被生活所迫而出家，而是為了受生、老死、憂、悲、苦、惱、哀的煎迫；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要將這個大苦蘊終結而出家。阿那律陀，你們是這樣因為有信而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的嗎？”

“大德，是的。”

“阿那律陀，一個這樣出家的人，有什麼事情應要做的呢？阿那律陀，如果他還沒有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或還沒有得到更高的寂靜的話，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貪欲所擺佈的，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瞋恚所擺佈的，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昏睡所擺佈的，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掉悔所擺佈的，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疑惑所擺佈的，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不悅所擺佈的，他的內心還是持續會受懈倦所擺佈的。阿那律陀，這是因為他還沒有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或還沒有得到更高的寂靜。

“阿那律陀，如果他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或得到更高的寂靜的話，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貪欲所擺佈的，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瞋恚所擺佈的，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昏睡所擺佈的，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掉悔所擺佈的，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疑惑所擺佈的，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不悅所擺佈的，他的內心是持續不會受懈倦所擺佈的。阿那律陀，這是因為他得到離欲、離不善法的喜和樂，或得到更高的寂靜。

“阿那律陀，你對我有什麼看法呢？會否心想：‘如來沒有斷除漏、污染、後

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他經計量後受用供養物，經計量後作出忍受，經計量後作出迴避，經計量後作出驅除。’”

“大德，我們不會這樣看。大德，我們這樣心想：‘如來斷除了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他經計量後受用供養物，經計量後作出忍受，經計量後作出迴避，經計量後作出驅除。’”

“阿那律陀，十分好，十分好。阿那律陀，如來斷除了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

“阿那律陀，就正如棕櫚樹的樹冠被截斷之後便無法再生長；同樣地，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漏、污染、後有、恐懼、苦報、將來的生和老死。阿那律陀，如來經計量後受用供養物，經計量後作出忍受，經計量後作出迴避，經計量後作出驅除。

“阿那律陀，你認為怎樣，如來在一些弟子命終的時候，記說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這是為什麼呢？”

“大德，世尊是法的根本、法的領導、法的依處。大德，最好由世尊來說這個義理，我們聽了之後，受持世尊的說話。”

“阿那律陀，如來在一些弟子命終的時候，記說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這並不是欺騙人們，並不是在人們之中說閒話，並不是為了得著、受人尊敬、聲譽、利益，並不是為了讓人們知道我的能力，而是為了一些有敬信、有崇高的情操、有崇高的歡悅的人，當他們聽到某人投生善趣後，內心會生起傾慕，這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聽到，某比丘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確立了究竟智。那位比丘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想起獲記說的比丘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聽到，某比丘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那位比丘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想起獲記說的比丘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聽到，某比丘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那位比丘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想起獲記說的比丘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聽到，某比丘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斷除了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那位比丘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想起獲記說的比丘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尼聽到，某比丘尼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確立了

究竟智。那位比丘尼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尼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尼想起獲記說的比丘尼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尼聽到，某比丘尼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那位比丘尼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尼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尼想起獲記說的比丘尼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尼聽到，某比丘尼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那位比丘尼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尼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尼想起獲記說的比丘尼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比丘尼聽到，某比丘尼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斷除了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那位比丘尼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比丘尼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比丘尼想起獲記說的比丘尼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優婆塞聽到，某優婆塞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那位優婆塞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優婆塞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優婆塞想起獲記說的優婆塞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優婆塞聽到，某優婆塞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那位優婆塞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優婆塞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優婆塞想起獲記說的優婆塞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優婆塞聽到，某優婆塞命終後，世尊為他記說，說他斷除了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那位優婆塞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優婆塞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優婆塞想起獲記說的優婆塞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優婆夷聽到，某優婆夷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那位優婆夷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優婆夷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優婆夷想起獲記說的優婆夷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優婆夷聽到，某優婆夷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斷除了三結，貪欲、瞋恚、愚癡薄，成為斯陀含，返回這個世間一次之後苦便會終結。那

位優婆夷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優婆夷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優婆夷想起獲記說的優婆夷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一位優婆夷聽到，某優婆夷命終後，世尊為她記說，說她斷除了三結，成為須陀洹，不會墮落惡道，肯定會得到覺悟。那位優婆夷曾經看見或聽見那位獲記說的優婆夷有什麼樣的戒行，有什麼樣的質素，有什麼樣的智慧，有什麼樣的安住，有什麼樣的解脫。那位優婆夷想起獲記說的優婆夷的信、戒、聞、施、慧，內心便會生起傾慕，因此為自己帶來安穩的生活。

“阿那律陀，如來在一些弟子命終的時候，記說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某人下一生在某處投生。這並不是欺騙人們，並不是在人們之中說閒話，並不是為了得著、受人尊敬、聲譽、利益，並不是為了讓人們知道我的能力，而是為了一些有敬信、有崇高的情操、有崇高的歡悅的人，當他們聽到某人投生善趣後，內心會生起傾慕，這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那律陀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六十九·瞿尼師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有一位名叫瞿尼師的森林比丘，他行為散漫，到僧團裏處理一些事務。在那裏，舍利弗尊者因應瞿尼師比丘而對所有比丘說：“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對同修應該帶有恭敬、帶有順從。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對同修不恭敬、不順從，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對同修不恭敬、不順從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對同修應該帶有恭敬、帶有順從。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善於入座：不佔用長老比丘的座位和讓座給新比丘。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不善於入座，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不知道正行法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善於入座。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白天入村不應過早，回來不應過遲。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白天入村過早，回來過遲，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在白天入村過早，回來過遲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白天入村不應過早，回來不應過遲。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不應在飯餐時間之前或之後到在家人那裏去。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在飯餐時間之前或之後到在家人那裏去，人們便會說：‘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之前一定是經常不依時間作息，所以來到僧團之中也是這樣！’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不應在飯餐時間之前或之後到在家人那裏去。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掉舉、不忙亂。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掉舉和忙亂，人們便會說：‘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之前一定是經常掉舉和忙亂，所以來到僧團之中也是這樣！’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掉舉、不忙亂。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嘈吵、少說話。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嘈吵和多說話，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這麼嘈吵和多說話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不嘈吵、少說話。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結交說善語的人和善知識。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結交說惡語的人和惡知識，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結交說惡語的人和惡知識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到僧團裏居住，應該要結交說善語的人和善知識。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守護根門。如果一位森林比丘不守護根門，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

會不守護根門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守護根門。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飲食知量。如果一位森林比丘飲食不知量，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飲食不知量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飲食知量。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覺醒。如果一位森林比丘不保持覺醒，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不保持覺醒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覺醒。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作出精進。如果一位森林比丘懈怠，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懈怠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作出精進。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念。如果一位森林比丘失念，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失念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保持念。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定。如果一位森林比丘沒有定，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沒有定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定。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智慧。如果一位森林比丘是劣慧的，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竟然會是劣慧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有智慧。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當一些問法者問森林比丘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時，如果森林比丘不能解答，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當被問到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時竟然會不能解答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跟法和律有關的義理。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當一些問法者問森林比丘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時，如果森林比丘不能解答，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當被問到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時竟然會不能解答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

“賢友們，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過人之法。當一些問法者問森林比丘過人之法時，如果森林比丘不能解答，人們便會說：‘為什麼這位森林尊者在森林裏獨住，自己選擇以森林作為住處，當被問到過人之法時竟然會不能解答的呢！’因為人們會這樣說，所以一位森林比丘應該要熟習過人之法。”

舍利弗尊者說了這番話後，大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舍利弗賢友，只是森林比丘應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還是住在村落附近的比丘都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呢？”

“目犍連賢友，森林比丘應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住在村落附近的比丘也要著手修習以上各種法。”





## 七十·基多山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迦尸遊行說法。

在那裏，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我不吃晚餐。我知道，不吃晚餐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比丘們，你們也不吃晚餐吧。你們要知道，不吃晚餐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

那些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

世尊繼續在迦尸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一個名叫基多山的市鎮，之後住在基多山市鎮。

這時候，有兩位分別名叫阿說示和賓那跋須迦的比丘住在基多山。一些比丘前往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世尊和比丘僧團不吃晚餐。他們知道，不吃晚餐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賢友們，你們也不吃晚餐吧。你們要知道，不吃晚餐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

那些比丘說了這番話後，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對他們說：“賢友們，我們在晚上、中午之前、中午過後都吃食物。我們知道，晚上、中午之前、中午過後都吃食物可令人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為什麼我們要捨棄當下的事物而追求將來的事物呢！我們在晚上、中午之前、中午過後都吃食物。”

那些比丘不能說服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以上的事情告訴世尊。

於是世尊對一位比丘說：“比丘，你過來，用我的名義對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說：‘導師叫尊者們。’”

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大德，是的。”之後前往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那裏，對他們說：“導師叫尊者們。”

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回答那位比丘：“賢友，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

世尊對阿說示比丘和賓那跋須迦比丘說：“比丘們，聽說一些比丘前往你們那裏，叫你們不吃晚餐，而你們說不要捨棄當下的事物而追求將來的事物，要在晚上、中午之前、中午過後都吃食物。這是真的嗎？”

“大德，是的。”

“比丘們，據你們所知，我有沒有作出這樣的說法呢——‘無論人們經歷哪些樂受，哪些苦受，哪些不苦不樂受，都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

“大德，沒有。”

“比丘們，據你們所知，我有沒有作出這樣的說法呢——‘領受某些樂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領受某些樂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領受某些苦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領受某些苦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領受某些不苦不樂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領受某些不苦不樂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

“大德，有的。”

“比丘們，十分好。比丘們，‘領受某些樂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

——如果我不知、不見、不發現、不證得、沒有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便對人說要捨棄這些樂受。我這樣做適當嗎？”

“大德，是不適當的。”

“比丘們，‘領受某些樂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由於我知道、看見、發現、證得、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因此對人說要捨棄這些樂受。

“比丘們，‘領受某些樂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如果我不知、不見、不發現、不證得、沒有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便對人說要進入這些樂受之中。我這樣做適當嗎？”

“大德，是不適當的。”

“比丘們，‘領受某些樂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由於我知道、看見、發現、證得、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因此對人說要進入這些樂受之中。

……苦受……

“比丘們，‘領受某些不苦不樂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如果我不知、不見、不發現、不證得、沒有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便對人說要捨棄這些不苦不樂受。我這樣做適當嗎？”

“大德，是不適當的。”

“比丘們，‘領受某些不苦不樂受會使人不善法增加及善法減少。’——由於我知道、看見、發現、證得、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因此對人說要捨棄這些不苦不樂受。

“比丘們，‘領受某些不苦不樂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如果我不知、不見、不發現、不證得、沒有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便對人說要進入這些不苦不樂受之中。我這樣做適當嗎？”

“大德，是不適當的。”

“比丘們，‘領受某些不苦不樂受會使人不善法減少及善法增加。’——由於我知道、看見、發現、證得、以智慧觸證這個道理，因此對人說要進入這些不苦不樂受之中。

“比丘們，對於一些比丘，我不會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對於一些比丘，我會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對於那些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我不會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已經不放逸地完成了修行工作，他們是不會放逸的。

“比丘們，對於那些還沒有徹底證悟、希望取得無上安穩的有學比丘，我會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這些尊者有合適的住處、習近善知識、帶出五根的時候，便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會為他們帶來解脫的果報，所以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世上有七種人。是哪七種呢？俱解脫的人，慧解脫的人，身證的人，得正見的人，信解脫的人，隨法行的人，隨信行的人。

“比丘們，什麼是俱解脫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

解脫，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再加上有慧見而得漏盡。這稱為俱解脫的人。我不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已經不放逸地完成了修行工作，他們是不會放逸的。

“比丘們，什麼是慧解脫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不能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但有慧見而得漏盡。這稱為慧解脫的人。我也不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已經不放逸地完成了修行工作，他們是不會放逸的。

“比丘們，什麼是身證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他們有慧見，盡除了一些漏。這稱為身證的人。我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這些尊者有合適的住處、習近善知識、帶出五根的時候，便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會為他們帶來解脫的果報，所以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什麼是得正見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不能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但他們有慧見，盡除了一些漏；對於如來講授的法，能以智慧透徹瞭解和深入觀察。這稱為得正見的人。我也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這些尊者有合適的住處、習近善知識、帶出五根的時候，便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會為他們帶來解脫的果報，所以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什麼是信解脫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不能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但他們有慧見，盡除了一些漏；他們對如來建立一份有根基、鞏固的敬信。這稱為信解脫的人。我也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這些尊者有合適的住處、習近善知識、帶出五根的時候，便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會為他們帶來解脫的果報，所以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什麼是隨法行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不能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不能以慧見盡除各種漏，他們智慧雖然不銳利，但對如來講授的法能清楚理解，因此他們將會有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這稱為隨法行的人。我也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這些尊者有合適的住處、習近善知識、帶出五根的時候，便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會為他們帶來解脫的果報，所以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什麼是隨信行的人呢？比丘們，一些人不能親身觸證各種寂靜的無色界解脫，不能以慧見盡除各種漏，但對如來有一定程度的敬信，有一定程度的敬愛，因此他們將會有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這稱為隨信行的人。我也會對這些人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當這些尊者有合適的住處、習近善知識、帶出五根的時候，便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

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比丘們，我看到不放逸會為他們帶來解脫的果報，所以對他們說應不放逸地作出修行。

“比丘們，我說，究竟智不是頓時可以完滿的，而是要通過逐漸修學、逐漸工作、逐漸行踐來完滿究竟智的。

“比丘們，怎樣通過逐漸修學、逐漸工作、逐漸行踐來完滿究竟智呢？”

“比丘們，一個生起了敬信的人，會前往善知識那裏；一個前往善知識那裏的人，會伴隨善知識；一個伴隨善知識的人，會聆聽善知識的說話；一個聆聽善知識說話的人，會聆聽法義；一個聆聽法義的人，會受持法義；一個受持法義的人，會求證義理；一個求證義理的人，會清楚理解法義；一個清楚理解法義的人，會生起意欲；一個生起意欲的人，會有上進；一個上進的人，會作出衡量；一個作出衡量的人，會有精勤；一個精勤的人，能親身證得最高的真理，以智慧透徹看清這個真理。

“比丘們，一個沒有敬信的人，不會前往善知識那裏，不會伴隨善知識，不會聆聽善知識的說話，不會聆聽法義，不會受持法義，不會求證義理，不會清楚理解法義，不會生起意欲，不會上進，不會作出衡量，不會有精勤。

“比丘們，你們偏離了修行的道路，你們行踐錯誤的道路！你們這些愚癡的人離開了法和律多麼遠呢！”

“比丘們，有四句解說，當講說時，有智慧的人很快便能以智慧知道當中的義理。我要為你們講說了，你們將會明白這義理。”

“大德，我們是什麼人呢？我們哪裏是知法的人呢？”

“比丘們，即使是一位追求物欲、繼承物欲、染著物欲的老師，他的弟子也不應對他像討價還價那樣，說只做某些東西，不做某些東西。更遑論不染著任何物欲的如來了。

“比丘們，有敬信的弟子明白導師的教導，會隨法這樣想：‘世尊是導師，我是弟子；世尊知道的，我不知道。’

“比丘們，有敬信的弟子明白導師的教導，會從中帶來福樂和力量。

“比丘們，有敬信的弟子明白導師的教導，會隨法生起這種願欲：‘即使我的身體、血肉乾枯，剩下皮膚、腱、骨，都要以個人的堅定、個人的精進、個人的努力來取證。沒有得到取證，我的精進將不會止息！’

“比丘們，有敬信的弟子明白導師的教導，會得到兩種果的其中之一：或當下得到究竟智，或有餘得到阿那含。”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七十一·三明婆蹉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離大林的尖頂講堂。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居住在遊方者的單一白蓮園。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毗舍離化食，他心想：“現在入毗舍離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遊方者的單一白蓮園，去婆蹉種遊方者那裏吧。”

於是，世尊前往遊方者的單一白蓮園，去婆蹉種遊方者那裏。婆蹉種遊方者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對他說：“大德世尊，請過來，歡迎到來。大德世尊，你很久沒有到來了。大德世尊，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婆蹉種遊方者以一低座坐在一邊。婆蹉種遊方者對世尊說：“大德，我聽人們說：‘喬答摩沙門是一位全知者、全見者；無論行走、站立、睡覺、睡醒，這種無所不知的知見都一直常在，保持不失。’大德，世尊是不是這樣說的呢？大德，這樣說會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婆蹉，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以不真實的說話來誹謗我。”

“大德，世尊是怎樣說的呢？大德，怎樣說才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婆蹉，應這樣說：‘喬答摩是一位三明沙門。’這樣才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婆蹉，我可隨自己的意欲，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婆蹉，我可隨自己的意欲，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婆蹉，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婆蹉，應這樣說：‘喬答摩是一位三明沙門。’這樣才不會變成誹謗我。這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蹉種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有沒有任何一個在家人，不斷除家庭的結縛，能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苦的終結呢？”

“婆蹉，沒有任何一個在家人，不斷除家庭的結縛，能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苦的終結。”

“喬答摩賢者，有沒有任何一個在家人，不斷除家庭的結縛，能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天上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在家人，不斷除家庭的結縛，能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天上。”

“喬答摩賢者，有沒有任何一個邪命外道，能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苦的終結呢？”

“婆蹉，沒有任何一個邪命外道，能在身壞命終之後得到苦的終結。”

“喬答摩賢者，有沒有任何一個邪命外道，能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天上呢？”

“婆蹉，我追憶之前九十一劫，沒有邪命外道能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天上，只有一人例外，而這個邪命外道是主張有善惡業、有善惡行的。”<sup>1</sup>

“大德，在這個教派之中，即使投生天上也是缺乏的。”

“婆蹉，在這個教派之中，即使投生天上也是缺乏的。”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婆蹉種遊方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sup>1</sup> 邪命外道(*ajīvaka*)是一種宗教教派，在當時的印度以末伽梨·拘舍梨為代表。在哲理方面，邪命外道的特點是否定善惡行為與善惡果報，屬“無因論”的思想，所以九十一劫以來跟隨這種思想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投生天上，例外的一人嚴格來說稱不上真正的邪命外道，因他雖有邪命外道之名，但內心還是肯定善惡因果的。

## 七十二·火婆蹉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世間是常。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世間是斷。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世間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世間沒有邊。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還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你持這種見的嗎？”

“婆蹉，我不持這種見。”

“喬答摩賢者，當被問到是否持‘世間是常’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世間是斷’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世間有邊’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世間沒有邊’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生命和身體是同一樣東西’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如來死後還存在’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如來死

後不存在’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被問到是否持‘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的見解時，你說不持這種見。喬答摩賢者，在所有這些見的去處之中，你看到有什麼過患呢？”

“婆蹉，‘世間是常’是見的去處、見的密林、見的荒野、見的表演場所、見的角度場所、見的結縛；連接苦、損毀、哀傷、熱惱；不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婆蹉，‘世間是斷’……

“婆蹉，‘世間有邊’……

“婆蹉，‘世間沒有邊’……

“婆蹉，‘生命和身體是一樣東西’……

“婆蹉，‘生命是一樣東西，身體是另一樣東西’……

“婆蹉，‘如來死後還存在’……

“婆蹉，‘如來死後不存在’……

“婆蹉，‘如來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

“婆蹉，‘如來死後既不存在也不是不存在’是見的去處、見的密林、見的荒野、見的表演場所、見的角度場所、見的結縛；連接苦、損毀、哀傷、熱惱；不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婆蹉，在所有這些見的去處之中，我看到有這些過患。”

“喬答摩賢者有沒有任何一種見的去處呢？”

“婆蹉，如來清除了見的去處。如來所見的是：什麼是色，什麼是色集，什麼是色滅；什麼是受，什麼是受集，什麼是受滅；什麼是想，什麼是想集，什麼是想滅；什麼是行，什麼是行集，什麼是行滅；什麼是識，什麼是識集，什麼是識滅。因此，如來盡除了所有虛妄，盡除了所有自我計著，盡除了所有我、我所、我慢的性向；無欲、息滅、離棄、放捨、無取而得解脫。”

“喬答摩賢者，一位有這種解脫心的比丘，會到哪裏投生呢？”

“婆蹉，‘他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既然這樣，他不投生嗎？”

“婆蹉，‘他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既然這樣，他既投生也不投生嗎？”

“婆蹉，‘他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既然這樣，他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嗎？”

“婆蹉，‘他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喬答摩賢者，當被問到一位有這種解脫心的比丘，會到哪裏投生時，你說‘他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被問到他是否不投生時，你說‘他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被問到他是否既投生也不投生時，你說‘他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被問到他是否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時，你說‘他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喬答摩賢者，這裏我不明白了，這裏我迷失了！之前我在喬答摩賢者的交談中帶來一些淨信，現在這些淨信全都消失了！”

“婆蹉，這是會令你不明白的，這是會令你迷失的。婆蹉，這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而你



是一個外道，接受外道的教義，持外道的信願，修外道的修習，過外道的生活，這樣是很難明白當中的道理的。

“婆蹉，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婆蹉，你認為怎樣，如果有堆火在你面前燃燒，你是否會知道有堆火在自己面前燃燒呢？”

“喬答摩賢者，如果有堆火在我面前燃燒，我是會知道有堆火在自己面前燃燒的。”

“婆蹉，如果有人問你，是什麼條件令你面前的火得以燃燒——當被這樣問時，你會怎樣解說呢？”

“喬答摩賢者，當被這樣問時，我會這樣解說，以草木的燃料作為條件，在我面前的火便得以燃燒。”

“婆蹉，如果那堆火在你面前息滅，你是否會知道那堆火在自己面前息滅呢？”

“喬答摩賢者，如果那堆火在我面前息滅，我是會知道那堆火在自己面前息滅的。”

“婆蹉，如果有人問你，息滅的火從哪個方向去了，是東方、南方、西方還是北方——當被這樣問時，你會怎樣解說呢？”

“喬答摩賢者，這樣問是不合適的。那堆火以草木的燃料作為條件而得以燃燒，當燃料用盡，沒有另外的燃料補充，火就在那裏息滅。”

“婆蹉，同樣地，通過色，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色。婆蹉，如來從色的計量之中解脫出來，這境界如大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如來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通過受……

“通過想……

“通過行……

“通過識，人們便能認知得到如來，但如來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這個識。婆蹉，如來從識的計量之中解脫出來，這境界如大海那樣，深奧、難衡量、難看透。‘如來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既投生也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如來既不投生也不是不投生’這樣說是不合適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蹉種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就如如在村落或市鎮附近有棵大娑羅樹，因為無常而枝葉乾枯、樹皮乾枯、樹幹外皮的軟木乾枯，之後那些乾枯的枝葉、樹皮、軟木剝落，剩下一條純然的實木。同樣地，喬答摩賢者的說話沒有枝葉，沒有樹皮，沒有軟木，是純然的實木。

“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七十三·大婆蹉種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婆蹉種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我和喬答摩賢者長時間都一起交談，如果這次喬答摩賢者為我簡略地說善與不善就好了。”

“婆蹉，我可以簡略地說善與不善，也可以詳細地說善與不善。婆蹉，現在我為你簡略地說善與不善。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婆蹉種遊方者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婆蹉，貪欲是不善的，不貪欲是善的；瞋恚是不善的，不瞋恚是善的；愚癡是不善的，不愚癡是善的。婆蹉，這就是三種不善法和三種善法了。

“婆蹉，殺生是不善的，不殺生是善的；偷盜是不善的，不偷盜是善的；邪淫是不善的，不邪淫是善的；妄語是不善的，不妄語是善的；兩舌是不善的，不兩舌是善的；惡口是不善的，不惡口是善的；綺語是不善的，不綺語是善的；貪欲是不善的，不貪欲是善的；瞋恚是不善的，不瞋恚是善的；邪見是不善的，正見是善的。婆蹉，這就是十種不善法和十種善法了。

“婆蹉，比丘依循這些善法來斷除渴愛，像使連根拔起的棕櫚樹無法再生長那樣根除渴愛，他成為一位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和得解脫。”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比丘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比丘弟子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比丘尼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比丘尼弟子能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婆塞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能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塞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能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不要說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婆塞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塞弟子，

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不要說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不要說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婆夷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能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夷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來修習梵行，能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不要說喬答摩賢者，不要說比丘，不要說比丘尼，不要說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不要說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不要說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夷了，有沒有喬答摩賢者的優婆夷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呢？”

“婆蹉，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我的優婆夷弟子，過在家生活、穿白色衣服、受用欲樂，能依教誡而行、依教誨而行、超越了疑惑、清除了搖擺、在導師的教誡之中得到領悟、不會追隨其他教法。”

“喬答摩賢者，如果只有喬答摩賢者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比丘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的話，這個梵行還有這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答摩賢者和比丘都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因此這個梵行是圓滿的。

“喬答摩賢者，如果只有喬答摩賢者和比丘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比丘尼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的話，這個梵行還有這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答摩賢者、比丘和比丘尼都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因此這個梵行是圓滿的。

“喬答摩賢者，如果只有喬答摩賢者、比丘和比丘尼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的話，這個梵行還有這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和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都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因此這個梵行是圓滿的。

“喬答摩賢者，如果只有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和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的話，這個梵行還有這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和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都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因此這個梵行是圓滿的。

“喬答摩賢者，如果只有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和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夷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的話，這個梵行還有這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和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夷都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因此這個梵行是圓滿的。

“喬答摩賢者，如果只有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和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夷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夷不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的話，這個梵行還有這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答摩賢者、比丘、比丘尼、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塞、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塞、在家修習梵行的優婆夷和在家受用欲樂的優婆夷都能著手修習這個法義，因此

這個梵行是圓滿的。

“喬答摩賢者，就如同恆河傾向大海、朝向大海、邁向大海、接連大海。同樣地，喬答摩賢者的在家和出家大眾傾向涅槃、朝向涅槃、邁向涅槃、接連涅槃。

“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喬答摩賢者，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婆蹉，以前曾是外道的人，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是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過了四個月，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他出家，授與他具足戒，讓他成為一位比丘。然而，每個人都不同，有些人是可以豁免的。”

“大德，如果外道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話，我可以接受四年觀察期，過了四年，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我出家，授與我具足戒，讓我成為一位比丘。”

婆蹉種尊者得到世尊允許，即時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婆蹉種尊者在受具足戒半個月後，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所有我應要學、應要知的都完成了，請世尊為我說深入的法義吧。”

“婆蹉，既然這樣，你深入修習止和觀這兩種修習吧。婆蹉，深入修習止觀，能帶來多種類別的智證。

“婆蹉，你將能隨自己的意欲，施展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當有圓滿的止觀作為基礎時，你便能夠親身得到這種智證。

“婆蹉，你將能隨自己的意欲，施展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兩人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當有圓滿的止觀作為基礎時，你便能夠親身得到這種智證。

“婆蹉，你將能隨自己的意欲，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當有圓滿的止觀作為基礎時，你便能夠親身得到這種智證。

“婆蹉，你將能隨自己的意欲，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你將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當有圓滿的止觀作為基礎時，你便能夠親身得到這種智證。

“婆蹉，你將能隨自己的意欲，施展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當有圓滿的止觀作為基礎時，你便能夠親身得到這種智證。

“婆蹉，你將能隨自己的意欲，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當有圓滿的止觀作為基礎時，你便能夠親身得到這種智證。”

婆蹉種尊者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婆蹉種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蹉種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有一次，一些比丘去探望世尊。婆蹉種尊者從遠處看見那些比丘在行走，便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對他們說：“尊者們去哪裏呢？”

“賢友，我們去探望世尊。”

“尊者們，既然這樣，請尊者們替我問候世尊，說：‘婆蹉種比丘以說話頂禮世尊。我禮敬世尊，我禮敬善逝。’”

那些比丘回答婆蹉種尊者：“賢友，好的。”之後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婆蹉種尊者以說話頂禮世尊。他禮敬世尊，他禮敬善逝。”

“比丘們，我之前觀察婆蹉種比丘的心，他已經得到三明，是一位有大能力的比丘。天神也告訴我，婆蹉種比丘已經得到三明，是一位有大能力的比丘。”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七十四·長甲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靈鷲山的野豬洞。

這時候，長甲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我這樣說，我持這種見解：‘什麼東西都不接受。’”

“火種，你有‘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那麼你可不是接受了‘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嗎？”

“喬答摩賢者，如果我有這種見解，都是一樣，我也是對這種見解都不接受。”

“火種，那些說‘都是一樣，都是一樣’的人當中，有很多都不捨棄這種見解，甚至還對其他見解生起取著。

“火種，那些說‘都是一樣，都是一樣’的人當中，只有很少能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

“火種，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什麼東西都接受。’

“火種，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什麼東西都不接受。’

“火種，有些沙門婆羅門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

“火種，持‘什麼東西都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習近貪欲，習近結縛，習近愛喜，習近愛著，習近取著。

“火種，持‘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習近無貪欲，習近無結縛，習近無愛喜，習近無愛著，習近無取著。”

當世尊說到這裏的時候，長甲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讚賞我的見的去處，喬答摩賢者讚嘆我的見的去處。”

“火種，持‘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一些東西接受’那部分習近貪欲，習近結縛，習近愛喜，習近愛著，習近取著；‘一些東西不接受’那部分習近無貪欲，習近無結縛，習近無愛喜，習近無愛著，習近無取著。

“火種，在持‘什麼東西都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當中，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我有這種見解，如果我堅取這種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便會跟持“什麼東西都不接受”和“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兩種沙門婆羅門產生爭辯，在爭辯時便會有爭執，在爭執時便會有對抗，在對抗時便會有惱害。’當他親身看到當中有爭辯、爭執、對抗、惱害後，便會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就是這樣，他捨棄這種見解，放捨這種見解。

“火種，在持‘什麼東西都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當中，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我有這種見解，如果我堅取這種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便會跟持“什麼東西都接受”和“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兩種沙門婆羅門產生爭辯，在爭辯時便會有爭執，在爭執時便會有對抗，在對抗時便會有惱害。’當他親身看到當中有爭辯、爭執、對抗、惱害後，便會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就是這樣，他捨棄這種見解，放捨這種見解。

“火種，在持‘一些東西接受，一些東西不接受’這種見解的沙門婆羅門當中，

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我有這種見解，如果我堅取這種見解，宣稱只有這才是真諦而其餘都沒有意義，便會跟持“什麼東西都接受”和“什麼東西都不接受”兩種沙門婆羅門產生爭辯，在爭辯時便會有爭執，在爭執時便會有對抗，在對抗時便會有惱害。’當他親身看到當中有爭辯、爭執、對抗、惱害後，便會捨棄這種見解，也對其他見解不生取著。就是這樣，他捨棄這種見解，放捨這種見解。

“火種，這個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色身，應視它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當視它為無常、苦、侵害、膿瘡、中箭、不幸、病、敵人、破滅、空、無我的時候，所有對色身的貪著、愛戀、戀慕都會捨棄。

“火種，有三種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火種，一個人在領受樂受的時候，便不會領受到苦受和不苦不樂受，他只有領受樂受。一個人在領受苦受的時候，便不會領受到樂受和不苦不樂受，他只有領受苦受。一個人在領受不苦不樂受的時候，便不會領受到樂受和苦受，他只有領受不苦不樂受。

“火種，樂受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苦受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不苦不樂受是無常、眾緣和合、依緣而起的，是壞滅法、衰敗法、無欲法、息滅法。

“火種，一位聖弟子看見這個道理，便會對樂受厭離、對苦受厭離、對不苦不樂受厭離，因為厭離而有無欲，因無欲而有解脫，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火種，一位有這種心解脫的比丘，不會附和任何人，不會跟任何人爭執，他在世間宣說法義而對所說的法義沒有任何取著。”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站在世尊背後為世尊扇涼<sup>1</sup>，他心想：“世尊通過無比智，說要捨棄這些東西。善逝通過無比智，說要捨棄這些東西。”通過這樣反思，舍利弗尊者內心沒有執取，從各種漏之中解脫出來。

長甲遊方者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這時候，長甲遊方者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長甲遊方者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sup>1</sup> 在漢譯本《雜阿含經·九六九經》之中提到，當時舍利弗尊者出了家只是半個月。見《大正藏》第二冊二四九頁下。

## 七十五·摩緊提耶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盧國劍磨瑟曇鎮，頗羅墮種婆羅門祭火堂內的草堆。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劍磨瑟曇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一個密林午休；當進入那個密林後，坐在一棵樹下。

同一時間，摩緊提耶遊方者散步前往頗羅墮種婆羅門的祭火堂，他看見祭火堂內的草堆後，對頗羅墮種說：“在頗羅墮賢者祭火堂內的草堆是為誰鋪設的呢？這像是沙門的床鋪。”

“摩緊提耶賢者，有一位喬答摩沙門，他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這就是為喬答摩賢者鋪設的床鋪了。”

“頗羅墮賢者，我看見了傷害生命的喬答摩沙門的床鋪，我真的是看了些不該見的東西！”

“摩緊提耶，守護你的語言！摩緊提耶，守護你的語言！很多剎帝利智者、婆羅門智者、居士智者、沙門智者都對這位喬答摩賢者有淨信，在他的聖道、善法之中修習。”

“頗羅墮賢者，即使我在喬答摩賢者面前，也會當面說他是一個傷害生命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經典之中這樣提到。”

“摩緊提耶，你不介意我把這番說話告訴喬答摩沙門吧？”

“頗羅墮賢者，我不介意，你就把這番說話告訴他吧。”

世尊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聽到頗羅墮種婆羅門與摩緊提耶遊方者的談話。他在黃昏離開靜處，前往頗羅墮種婆羅門的祭火堂，然後坐在為他鋪設的草堆上。

這時候，頗羅墮種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頗羅墮種婆羅門說：“頗羅墮，你有跟摩緊提耶遊方者說過有關這個草堆的談話嗎？”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頗羅墮種婆羅門感到驚慌，身上的毛都豎了起來。他對世尊說：“我們想把這件事情告訴喬答摩賢者的，但喬答摩賢者在我們未說的時候已經說了出來。”

在世尊跟頗羅墮種婆羅門說話間，摩緊提耶遊方者散步前往頗羅墮種婆羅門的祭火堂，走到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摩緊提耶遊方者說：“摩緊提耶，眼喜歡色，熱衷色，愛樂色，但如來調伏、守護、保護、節制眼根，也為人說節制眼根的法義。你基於什麼而說我是一個傷害生命的人呢？”

“喬答摩賢者，我還是會說喬答摩賢者是一個傷害生命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經典之中這樣提到。”

……耳喜歡聲……

……鼻喜歡香……

……舌喜歡味……

……身喜歡觸……



“摩緊提耶，意喜歡法，熱衷法，愛樂法，但如來調伏、守護、保護、節制意根，也為人說節制意根的法義。你基於什麼而說我是一個傷害生命的人呢？”

“喬答摩賢者，我還是會說喬答摩賢者是一個傷害生命的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在我們的經典之中這樣提到。”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一個人之前傾慕於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之後他如實知道色的集、滅、味、患、離，於是捨棄了對色的渴愛，清除了對色的熱惱，內心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摩緊提耶，這人有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任何應受譴責的地方。”

……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

……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

……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一個人之前傾慕於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之後他如實知道觸的集、滅、味、患、離，於是捨棄了對觸的渴愛，清除了對觸的熱惱，內心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摩緊提耶，這人有沒有應受譴責的地方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任何應受譴責的地方。”

“摩緊提耶，之前我過在家生活的時候，追逐五欲的享樂：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摩緊提耶，那時候我有三座宮殿，一座在雨季時居住，一座在冬季時居住，一座在夏季時居住。在雨季時，我居住在雨季的宮殿裏，奏樂的宮女一直侍奉著我，四個月我都不用從宮殿上走下來。之後我如實知道欲樂的集、滅、味、患、離，於是捨棄了對欲樂的渴愛，清除了對欲樂的熱惱，內心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當我看見其他眾生對欲樂不離貪著，受欲樂的渴愛所吞噬，被欲樂的熱惱所燃燒，沉溺於欲樂之中時，是不會欣羨他們的，對欲樂也不會感到歡喜。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所安住的喜悅不是由欲樂而生，不是由不善法而生，勝於天界的快樂，因此我對低劣的欲樂不會感到欣羨和歡喜。

“摩緊提耶，假如一個富有的居士或居士子，有很多財富和產業，他追逐五欲的享樂：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他因為修習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的三十三天之中。他在三十三天的歡喜園裏，有天女眾伴隨，追逐天界的五欲享樂。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當他看見居士或居士子追逐五欲的享樂時，這個在歡喜園的天子會不會欣羨居士或居士子的人間五欲，轉向人間欲樂呢？”

“喬答摩賢者，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天界的欲樂比人間的欲樂更優勝、更細妙。”

“摩緊提耶，同樣地，之前我過在家生活的時候，追逐五欲的享樂：眼識別使

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之後我如實知道欲樂的集、滅、味、患、離，於是捨棄了對欲樂的渴愛，清除了對欲樂的熱惱，內心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當我看見其他眾生對欲樂不離貪著，受欲樂的渴愛所吞噬，被欲樂的熱惱所燃燒，沉溺於欲樂之中時，是不會欣羨他們的，對欲樂也不會感到歡喜。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所安住的喜悅不是由欲樂而生，不是由不善法而生，勝於天界的快樂，因此我對低劣的欲樂不會感到欣羨和歡喜。

“摩緊提耶，又假如一個麻風病人，遍身傷患，身體潰爛，有蟲寄生，常用指甲抓破傷口，常在火坑上炙熱身體。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療病，那位醫生給他藥物，他服藥後治好了麻風。那人沒有病痛，快樂、自在、自由，可隨心所欲到處行走。他看見另一個麻風病人，遍身傷患，身體潰爛，有蟲寄生，常用指甲抓破傷口，常在火坑上炙熱身體。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他會不會欣羨麻風病人在火坑上炙熱身體或服用藥物呢？”

“喬答摩賢者，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有病的時候才需要服用藥物，沒有病的時候，便不需服用藥物。”

“摩緊提耶，同樣地，之前我過在家生活的時候，追逐五欲的享樂：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之後我如實知道欲樂的集、滅、味、患、離，於是捨棄了對欲樂的渴愛，清除了對欲樂的熱惱，內心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當我看見其他眾生對欲樂不離貪著，受欲樂的渴愛所吞噬，被欲樂的熱惱所燃燒，沉溺於欲樂之中時，是不會欣羨他們的，對欲樂也不會感到歡喜。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所安住的喜悅不是由欲樂而生，不是由不善法而生，勝於天界的快樂，因此我對低劣的欲樂不會感到欣羨和歡喜。

“摩緊提耶，又假如一個麻風病人，遍身傷患，身體潰爛，有蟲寄生，常用指甲抓破傷口，常在火坑上炙熱身體。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療病，那位醫生給他藥物，他服藥後治好了麻風。那人沒有病痛，快樂、自在、自由，可隨心所欲到處行走。他被兩個強壯的人捉著雙臂，想把他拖進那個火坑。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那人是否會掙扎逃避呢？”

“喬答摩賢者，是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大熾熱、大熾燃的火是一種苦觸。”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沒有麻風時，那大熾熱、大熾燃的火是一種苦觸；之前有麻風時，那大熾熱、大熾燃的火又是不是一種苦觸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麻風時，那大熾熱、大熾燃的火是一種苦觸；之前有麻風時，那大熾熱、大熾燃的火也是一種苦觸，只不過麻風病人，遍身傷患，身體潰爛，有蟲寄生，常用指甲抓破傷口，因為根門受傷而引致顛倒想，才將火的苦觸視為樂。”

“摩緊提耶，同樣地，過去的欲樂是大熾熱、大熾燃的苦觸，未來的欲樂是大

熾熱、大熾燃的苦觸，現在的欲樂是大熾熱、大熾燃的苦觸。眾生對欲樂不離貪著，受欲樂的渴愛所吞噬，被欲樂的熱惱所燃燒，因為根門受傷而引致顛倒想，才將欲樂的苦觸視為樂。

“摩緊提耶，又假如一個麻風病人，遍身傷患，身體潰爛，有蟲寄生，常用指甲抓破傷口，常在火坑上炙熱身體，即使他的傷口越來越多不淨，越來越多臭味，越來越多爛壞，但在搔癢的時候也會帶來少許的舒暢、少許的味。

“摩緊提耶，同樣地，眾生對欲樂不離貪著，受欲樂的渴愛所吞噬，被欲樂的熱惱所燃燒，沉溺於欲樂之中，即使他欲樂的渴愛不斷增長，欲樂的燃燒不斷增加，但在五欲之中也會帶來少許的舒暢、少許的味。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你曾否見過或聽過，國王或大臣追逐五欲的享樂，不捨棄對欲樂的渴愛，不消除對欲樂的熱惱，內心能一直下去都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的嗎？”

“喬答摩賢者，沒有。”

“摩緊提耶，十分好。摩緊提耶，我也是一樣，從沒見過或聽過，國王或大臣追逐五欲的享樂，不捨棄對欲樂的渴愛，不消除對欲樂的熱惱，內心能一直下去都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的。

“摩緊提耶，任何沙門婆羅門，要內心一直下去都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都先要如實知道欲樂的集、滅、味、患、離，然後捨棄對欲樂的渴愛，清除對欲樂的熱惱，內心才能一直下去都沒有渴求，持續保持平伏。”

世尊有感而發，說出這首感興偈：

“健康最上得，  
涅槃最上樂；  
八正道能達，  
安穩不死處。”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摩緊提耶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這樣好的說話由喬答摩賢者說出來：‘健康最上得，涅槃最上樂。’喬答摩賢者，我曾經聽過祖師輩的遊方者說過這句相同的說話：‘健康最上得，涅槃最上樂。’”

“摩緊提耶，在你所聽到的祖師輩遊方者這句說話之中，什麼是健康，什麼是涅槃呢？”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摩緊提耶遊方者用手按摩肢體，說：“喬答摩賢者，這就是健康，這就是涅槃了。我現在有健康所帶來的快樂，我現在沒有任何苦困。”

“摩緊提耶，就正如一個與生俱來是盲的人，從來沒有見過光和暗的外色，沒有見過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沒有見過平坦和不平坦，沒有見過星星、月亮、太陽。他聽見一個有眼睛的人說：‘賢友，擁有一件漂亮、無垢、潔淨的白衣真好！’於是他開始尋找一件白衣。有人拿一件有油污灰垢的粗衣來騙他說：‘喂，這件漂亮、無垢、潔淨的白衣給了你。’盲人拿了那件粗衣，穿上身後很開心。他邊走邊開心地對人說：‘賢友，擁有一件漂亮、無垢、潔淨的白衣真好！’

“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那個盲人是知有見才穿上那件粗衣及到處開心告訴別人，還是相信了那個騙他的人才穿上那件粗衣及到處開心告訴別人呢？”

“喬答摩賢者，那個盲人無知、無見，相信了那個騙他的人才穿上那件粗衣及

到處開心告訴別人。”

“摩緊提耶，同樣地，外道遊方者是盲目、沒有眼睛的，在不知道什麼是健康、看不見什麼是涅槃的情形下而說這首偈頌：

“‘健康最上得，  
涅槃最上樂。’

“摩緊提耶，過往的阿羅漢·等正覺曾說這首偈頌：

“‘健康最上得，  
涅槃最上樂；  
八正道能達，  
安穩不死處。’

“摩緊提耶，現在這首偈頌逐漸流傳到凡夫之中去了。摩緊提耶，這個身體有如侵害、有如膿瘡、有如中箭、有如不幸、有如病，但你稱這個有如侵害、有如膿瘡、有如中箭、有如不幸、有如病的身體為健康、為涅槃。摩緊提耶，你完全沒有聖者的眼睛，因此不會知道什麼是健康，不會看見什麼是涅槃。”

“我對喬答摩賢者有淨信，知道喬答摩賢者有能力為我說法，使我知道什麼是健康，看見什麼是涅槃。”

“摩緊提耶，就正如一個與生俱來是盲的人，從來沒有見過光和暗的外色，沒有見過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沒有見過平坦和不平坦，沒有見過星星、月亮、太陽。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療病，那位醫生給他藥物，但他服藥後視覺不能恢復，眼睛不能復原。摩緊提耶，你認為怎樣，那位醫生是否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呢？”

“喬答摩賢者，是的。”

“摩緊提耶，同樣地，如果我為你說法，你不知道什麼是健康，看不見什麼是涅槃，我只是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費心。”

“我對喬答摩賢者有淨信，知道喬答摩賢者有能力為我說法，使我知道什麼是健康，看見什麼是涅槃。”

“摩緊提耶，就正如一個與生俱來是盲的人，從來沒有見過光和暗的外色，沒有見過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沒有見過平坦和不平坦，沒有見過星星、月亮、太陽。他聽見一個有眼睛的人說：‘賢友，擁有一件漂亮、無垢、潔淨的白衣真好！’於是他開始尋找一件白衣。有人拿一件有油污灰垢的粗衣來騙他說：‘喂，這件漂亮、無垢、潔淨的白衣給了你。’盲人拿了那件粗衣後便穿了上身。之後，他的親友找來一位醫生為他療病，那位醫生給他藥物，使他嘔吐、使他下瀉、替他塗油、替他灌鼻，他服藥後視覺得到恢復，眼睛得到復原。他生出了眼睛，因而捨棄對那件有油污灰垢的粗衣的貪著，更視那個騙他的人為損友、敵人，甚至氣憤得想取去那人的性命，心想：‘我長期受那人瞞騙、欺騙、矇騙，那人竟然給我這件有油污灰垢的粗衣說是一件漂亮、無垢、潔淨的白衣！’

“摩緊提耶，同樣地，如果我為你說法，你將會知道什麼是健康，將會看見什麼是涅槃。你將會生出眼睛，因而捨棄對五取蘊的貪著。你將會這樣想：‘我長期受內心瞞騙、欺騙、矇騙，使我不斷取著色、不斷取著受、不斷取著想、不斷取著行、不斷取著識。我以取為條件而有有，以有為條件而有生，以生為條件而有老死，及有憂、悲、苦、惱、哀的產生。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集起。’”

“我對喬答摩賢者有淨信，知道喬答摩賢者有能力為我說法，使我在座上恢復視力。”

“摩緊提耶，既然這樣，你要習近善人；習近善人，你便能夠聆聽正法；聆聽正法，你便能夠依法而行；依法而行，你便能夠親身知道、親身看見：‘我這五蘊有如侵害，有如膿瘡，有如中箭；我要把這有如侵害、有如膿瘡、有如中箭的五蘊息滅，沒有剩餘。我取的息滅帶來有的息滅，有的息滅帶來生的息滅，生的息滅帶來老死的息滅，及帶來憂、悲、苦、惱、哀的息滅。這就是一個大苦蘊的息滅。’”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摩緊提耶遊方者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喬答摩賢者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摩緊提耶，以前曾是外道的人，想在這裏的法和律之中出家和受具足戒，是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過了四個月，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他出家，授與他具足戒，讓他成為一位比丘。然而，每個人都不同，有些人是可以豁免的。”

“大德，如果外道需要接受四個月觀察期的話，我可以接受四年觀察期，過了四年，比丘滿意的話，便接受我出家，授與我具足戒，讓我成為一位比丘。”

摩緊提耶尊者得到世尊允許，即時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受具足戒不久，摩緊提耶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摩緊提耶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 七十六·散陀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睺彌的瞿尸陀園。

這時候，散陀迦遊方者跟大約有五百人的遊方者大眾住在卑邏迦洞。

在黃昏的時候，阿難尊者離開靜處，對比丘說：“比丘們，來吧，我們一起前往天作潭去看那裏的山洞吧。”

那些比丘回答阿難尊者：“賢友，是的。”於是，阿難尊者和那些比丘一起前往天作潭。

這時候，散陀迦遊方者跟遊方者大眾坐在一起高談闊論，發出嘈吵及很大的聲音，談論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油、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各種俗世間的說話。散陀迦遊方者從遠處看見阿難尊者前來，便平息他的大眾說：“賢者們，請保持肅靜。賢者們，請不要作聲。喬答摩沙門與許多弟子現正住在拘睺彌，前來的阿難沙門是其中的一位。這些尊者喜歡寧靜、修習寧靜、讚嘆寧靜，如果知道我們是一群寧靜的大眾，也許會走到我們這裏來。”於是，那些遊方者保持沉默。

阿難尊者前往散陀迦遊方者那裏，散陀迦遊方者對阿難尊者說：“阿難賢者，請過來，歡迎到來。阿難賢者，你很久沒有到來了。阿難賢者，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阿難尊者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散陀迦遊方者以一低座坐在一邊。阿難尊者對散陀迦遊方者說：“散陀迦，剛才你們坐在一起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阿難賢者，不要說剛才我們坐在一起談論的事情了，那些談論阿難賢者常常可以聽得到。如果阿難賢者談論一下你老師的法義就好了。”

“散陀迦，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散陀迦遊方者回答阿難尊者：“賢者，是的。”

阿難尊者說：“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有四種教法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有四種教法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阿難賢者，什麼是四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呢？”

“散陀迦，一些老師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布施；沒有祭祀；沒有祭品；沒有苦樂業的果報；沒有今生；沒有他世；沒有父恩；沒有母恩；沒有化生的眾生；在世上沒有進入正道、完滿修行的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有今生和他世。人由四大組成，到了命終的時候，地歸還地，水歸還水，火歸還火，風歸還風，六根返回虛空；四個人抬著棺木，而亡者是第五人。到了火化的地方後，亡者的足跡便到此為止，只留下白骨和祭品的灰燼。蠢人才會肯定布施等行為，這其實是沒有意義的、錯誤的、沒有用處的。愚人和智者在身壞命終之後便會斷滅，什麼也沒有；死後便不再存在。’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不要理會我是否認同他的主張，如果他的說話是真的，在他的教法當中，即使我們做

或不做這些修習，依或不依這些修習來生活，後果都是一樣，所得都是相同。這位老師賢者要全力修習裸體、剃頭、長期蹲下、拔除鬚髮，而我兒女在身邊，燃點迦尸檀香，戴花環，塗香水，塗香油，受用金銀，但後果卻又完全一樣，死後也完全一樣。我跟著這樣的老師修行能夠知道些什麼、看見些什麼呢？’他知道這不是生活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一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再者，一些老師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自己親手做或教別人做以下的事情：斬殺、燒殺、使人悲傷、使人疲累、使人顫抖、傷害生命、偷盜、搶劫、爆竊、攔途截劫、侵犯別人妻子、說妄語等都不是作惡。即使在車輪邊緣裝上利刃到處行走，把地上的眾生切割成一堆堆肉，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若去恆河南岸殺人、屠殺，斬殺、教別人斬殺，燒殺、教別人燒殺，這也沒有惡的因緣，不會有惡報到來；再去恆河北岸布施、教別人布施，祭祀、教別人祭祀，這也沒有福的因緣，不會有福報到來。布施、自我調伏、自我節制、說真話等沒有福，不會有福報到來。’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不要理會我是否認同他的主張，如果他的說話是真的，在他的教法當中，即使我們做或不做這些修習，依或不依這些修習來生活，後果都是一樣，所得都是相同。這位老師賢者要全力修習裸體、剃頭、長期蹲下、拔除鬚髮，而我兒女在身邊，燃點迦尸檀香，戴花環，塗香水，塗香油，受用金銀，但後果卻又完全一樣，死後也完全一樣。我跟著這樣的老師修行能夠知道些什麼、看見些什麼呢？’他知道這不是生活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二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再者，一些老師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污染，眾生的污染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因、沒有緣令眾生清淨，眾生的清淨是沒有因、沒有緣的。沒有力，沒有精進，沒有人的奮勇，沒有人的進取。所有眾生、所有生命都沒有權、沒有力、沒有精進，一起命中注定地在六道之中生存，感受苦和樂。’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不要理會我是否認同他的主張，如果他的說話是真的，在他的教法當中，即使我們做或不做這些修習，依或不依這些修習來生活，後果都是一樣，所得都是相同。這位老師賢者要全力修習裸體、剃頭、長期蹲下、拔除鬚髮，而我兒女在身邊，燃點迦尸檀香，戴花環，塗香水，塗香油，受用金銀，但後果卻又完全一樣，死後也完全一樣。我跟著這樣的老師修行能夠知道些什麼、看見些什麼呢？’他知道這不是生活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三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再者，一些老師這樣說，他們持這種見解：‘有七種聚集物，不由人造，不由人創，不會由此衍生事物，像深埋地下的柱那樣堅立。它們不動搖，不改變，互不妨礙，不會由此帶來苦或樂。七種聚集物是什麼呢？就是地、水、火、風、苦、樂、命。沒有殺生者，沒有教人殺生者；沒有聽聞者，沒有教人聽聞者；沒有知者，沒有教人知者。如果用利劍斬下人頭都沒有殺生這回事，這只不過是劍所佔的空間在七種聚集物之中穿過而已。有一百四十萬種、六千種和六百種主要的生命起源，五百種、五種、三種和半種業，六十二種修習途徑，六十二種小劫，六種人，八種人生時期，四千九百種謀生方式，四千九百種遊方者，四千九百種龍的住處，二千種根，三千種地獄，三十六種塵界，七種有想胎藏，七種無想胎藏，七種無結胎藏，七種天，七種人，七種毗舍遮鬼，七種湖，七種結，七種結，七種懸崖，七種懸崖，七種夢，七種夢；愚人和智者在當中八萬四千大劫輪迴生死，之後苦便會終結。發心修戒、苦行、梵行不能使未成熟的業得到成熟，不能使已成熟的業得到終結。在輪迴中的苦和樂不可計量；輪迴是限定不變的，不會有延長或縮短，不會有提昇或下墮。就正如執著繩頭來拋出一個繩球，當繩滾盡的時候便會停下來；同樣地，愚人和智者八萬四千大劫輪迴生死，之後苦便會終結。’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這樣說，持這種見解。不要理會我是否認同他的主張，如果他的說話是真的，在他的教法當中，即使我們做或不做這些修習，依或不依這些修習來生活，後果都是一樣，所得都是相同。這位老師賢者要全力修習裸體、剃頭、長期蹲下、拔除鬚髮，而我兒女在身邊，燃點迦尸檀香，戴花環，塗香水，塗香油，受用金銀，但後果卻又完全一樣，死後也完全一樣。我跟著這樣的老師修行能夠知道些什麼、看見些什麼呢？’他知道這不是生活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四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四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阿難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四種不能使人生活在梵行之中的教法。阿難賢者，什麼是四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呢？”

“散陀迦，一些老師宣稱自己是一位全知者、全見者；無論行走、站立、睡覺、睡醒，這種無所不知的知見都一直常在，保持不失。但他們竟會進入空村落，會化不到食，會被狗咬，會遇上惡象，會遇上惡馬，會遇上惡牛，要問人的名字和種族，要問村落和市鎮的名稱，要問路。當他們被問到為什麼會這樣的時候，竟說因為注定會進入空村落，所以便進入空村落；注定會化不到食，所以便化不到食；注定會被狗咬，所以便被狗咬；注定會遇上惡象，所以便遇上惡象；注定會遇上惡馬，所以便遇上惡馬；注定會遇上惡牛，所以便遇上惡牛；注定要問人的名字和種族，所以便問人的名字和種族；注定要問村落和市鎮的名稱，所以便問村落和市鎮的名稱；注定要問路，所以便問路。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宣稱自己是一位全知者、



全見者；無論行走、站立、睡覺、睡醒，這種無所不知的知見都一直常在，保持不失。但他竟會進入空村落，會化不到食，會被狗咬，會遇上惡象，會遇上惡馬，會遇上惡牛，要問人的名字和種族，要問村落和市鎮的名稱，要問路。當他被問到為什麼會這樣的時候，竟說因為注定會進入空村落，所以便進入空村落；注定會化不到食，所以便化不到食；注定會被狗咬，所以便被狗咬；注定會遇上惡象，所以便遇上惡象；注定會遇上惡馬，所以便遇上惡馬；注定會遇上惡牛，所以便遇上惡牛；注定要問人的名字和種族，所以便問人的名字和種族；注定要問村落和市鎮的名稱，所以便問村落和市鎮的名稱；注定要問路，所以便問路。’他知道這教法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一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再者，一些老師跟隨傳統，以傳統的教法為真諦；他們依傳統的教法、依各種傳承、依經典來宣說法義。但這些老師憶持一些教法、忘失一些教法，有些說得對、有些說得不對。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跟隨傳統，以傳統的教法為真諦；他依傳統的教法、依各種傳承、依經典來宣說法義。但這位老師憶持一些教法、忘失一些教法，有些說得對、有些說得不對。’他知道這教法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二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再者，一些老師善於辯解、善於分析，他們通過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來宣說法義。但這些老師一些教法辯解得好、一些教法辯解得不好，有些說得對、有些說得不對。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善於辯解、善於分析，他通過辯解、分析、個人的聰明來宣說法義。但這位老師一些教法辯解得好、一些辯解得不好，有些說得對、有些說得不對。’他知道這教法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三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再者，一些老師遲鈍、迷癡，當他們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

“散陀迦，有智慧的人會這樣反思：‘這位老師賢者遲鈍、迷癡，當他被人問到各種問題時，便說些模稜兩可、像鰻魚那樣難被捕捉的說話：‘我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其他的想法，我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並非不是這樣的想法。’’他知道這教法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於是厭棄這種教法，然後離去。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是第四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

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散陀迦，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四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有智慧的人在當中無論怎樣努力修行，都不能生活在梵行之中，也不能得到正道和善法。”

“阿難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指出這四種不能使人安息在梵行之中的教法。阿難賢者，一位老師要有什麼教說，要有什麼解說，才能使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呢？”

“散陀迦，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網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散陀迦，再者，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散陀迦，再者，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散陀迦，再者，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

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散陀迦，一位弟子從老師之中得到這種崇高的境界，這就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生活在梵行之中，得到正道和善法了。”

“阿難賢者，得到了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還會有五欲享樂的嗎？”

“散陀迦，得到了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有五種事情是沒可能做的。一位漏盡比丘沒可能故意去殺生，一位漏盡比丘沒可能偷取別人不給自己的東西，一位漏盡比丘沒可能作出性行為，一位漏盡比丘沒可能故意說妄語，一位漏盡比丘沒可能像在家時那樣在五欲中享樂。

“散陀迦，得到了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這五種事情是沒可能做的。”

“阿難賢者，得到了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在行走、站立、睡覺、睡醒任何時候都一直保持著‘我得漏盡’這種知見的嗎？”

“散陀迦，既然這樣，我將說出一個譬喻，有智慧的人可從譬喻知道這個義理。散陀迦，就如一個被截斷了手腳的人，在行走、站立、睡覺、睡醒任何時候他的手腳都是被截斷的，即使在反觀時，他也會知道：‘我的手腳被截斷。’同樣地，得到了阿羅漢、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比丘，在行走、站立、睡覺、睡醒任何時候他都是漏盡的，即使在反觀時，他也會

知道：‘我得漏盡。’”

“阿難賢者，有多少人在這個法和律之中得到成就呢？”

“散陀迦，不單止一百，不單止二百，不單止五百，還有更多人在這個法和律之中得到成就。”

“阿難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這種教法不抬高自己的法義，不貶低他人的法義，宣稱有這麼多人能夠得到成就！那些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卑劣子邪命外道，宣稱只有難陀·婆蹉、耆娑·僧耆蹉、末伽梨·拘舍梨三人得到成就。”

於是，散陀迦遊方者對自己的大眾說：“賢友們，去喬答摩沙門那裏修習梵行吧！在我們這裏是不容易捨棄世間的得著與尊敬的。”

散陀迦遊方者這樣推薦自己的大眾跟世尊修習梵行。



## 七十七·大沙俱邏·優陀夷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一些十分著名的遊方者如阿那伽羅、毗羅達羅、沙俱邏·優陀夷等住在孔雀飼餵處的遊方者園林。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他心想：“現在入王舍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孔雀飼餵處的遊方者園林，去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那裏吧。”於是，世尊前往孔雀飼餵處的遊方者園林，去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那裏。

這時候，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跟遊方者大眾坐在一起高談闊論，發出嘈吵及很大的聲音，談論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油、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各種俗世間的說話。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平息他的大眾說：“賢者們，請保持肅靜。賢者們，請不要作聲。喬答摩沙門現正前來，這位尊者喜歡寧靜、讚嘆寧靜，如果知道我們是一群寧靜的大眾，也許會走到我們這裏來。”於是，那些遊方者保持沉默。

世尊前往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那裏，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對世尊說：“大德世尊，請過來，歡迎到來。大德世尊，你很久沒有到來了。大德世尊，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以一低座坐在一邊。世尊對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說：“優陀夷，剛才你們坐在一起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大德，不要說剛才我們坐在一起談論的事情了，那些談論大德世尊常常可以聽得到。大德，前些日子有各種外道沙門婆羅門聚集在會堂，他們在談話中說到：‘央伽人和摩揭陀人有得著，央伽人和摩揭陀人有善得！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舍梨、阿耆多·翅舍欽婆羅、波拘陀·迦旃延、散若耶·毗羅胝子、尼乾陀·若提子、喬答摩沙門都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們都來王舍城兩季安居！在這些沙門婆羅門世尊之中，誰最受弟子照料、恭敬、尊重、供養，誰最受弟子依止呢？’

“當中有些人說：‘富蘭那·迦葉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但他的弟子並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也不依止他。有一次，富蘭那·迦葉在成百成千的大眾之中說法，當中有一個弟子插聲說：‘賢者們，不要問富蘭那·迦葉這些義理了，他是不知道的。我知道這些義理，你們問我吧，我會為賢者解說這些義理。’富蘭那·迦葉伸展雙臂大叫：‘賢者，請保持肅靜！賢者，請不要作聲！他們不是問賢者，他們是問我。我會為他們解說這些義理。’即使富蘭那·迦葉這樣做也沒有用，還有許多弟子駁斥富蘭那·迦葉：‘你不知這些法和律，我知這些法和律，你怎會知這些法和律呢！你的方法錯誤，我的方法正確。我有條理，你沒有條理。應在之前說的，你之後才說；應在之後說的，你之前便說。你改變想法了，你被駁倒了，你被斥責

了。如果可以的話，去解困吧，去弄清楚吧！”富蘭那·迦葉的弟子駁斥他後便離去。富蘭那·迦葉的弟子並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也不依止他。他被弟子依道理地責罵。’

“……末伽梨·拘舍梨……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波拘陀·迦旃延……

“……散若耶·毗羅胝子……

“當中有些人說：‘尼乾陀·若提子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但他的弟子並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也不依止他。有一次，尼乾陀·若提子在成百成千的大眾之中說法，當中有一個弟子插聲說：“賢者們，不要問尼乾陀·若提子這些義理了，他是不知道的。我知道這些義理，你們問我吧，我會為賢者解說這些義理。”尼乾陀·若提子伸展雙臂大叫：“賢者，請保持肅靜！賢者，請不要作聲！他們不是問賢者，他們是問我。我會為他們解說這些義理。”即使尼乾陀·若提子這樣做也沒有用，還有許多弟子駁斥尼乾陀·若提子：“你不知這些法和律，我知這些法和律，你怎會知這些法和律呢！你的方法錯誤，我的方法正確。我有條理，你沒有條理。應在之前說的，你之後才說；應在之後說的，你之前便說。你改變想法了，你被駁倒了，你被斥責了。如果可以的話，去解困吧，去弄清楚吧！”尼乾陀·若提子的弟子駁斥他後便離去。尼乾陀·若提子的弟子並不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也不依止他。他被弟子依道理地責罵。’

“當中有些人說：‘喬答摩沙門擁有教團，擁有教派，是教派的老師，為人所認知，有名望，是宗派的創立人，受很多人推崇，他的弟子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及依止他。有一次，喬答摩沙門在成百成千的大眾之中說法，當中有一位弟子作輕咳聲，他附近一位同修隨即用膝蓋輕碰他，示意在喬答摩沙門說法的時候要保持肅靜，不要作聲。喬答摩沙門說法的時候，即使是成百成千的弟子都是沒有聲音的，甚至連噴嚏聲和咳嗽聲也沒有。他們都熱切期待世尊說法，一心聆聽世尊為他們所說的法義。

“‘就正如有人收集了少許純淨的蜜糖拿到廣場，人們都熱切期待那些純淨的蜜糖。

“‘同樣地，喬答摩沙門說法的時候，即使是成百成千的弟子都是沒有聲音的，甚至連噴嚏聲和咳嗽聲也沒有。他們都熱切期待世尊說法，一心聆聽世尊為他們所說的法義。

“‘即使喬答摩沙門的弟子跟同修爭執，放棄了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也會稱讚導師，稱讚法義，稱讚僧團。他們不會責怪他人，只會責怪自己說：“我真是不幸，我沒有福德！我曾在這樣完善宣說出來的法和律之中出家，但不能終生在這個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修行！”他們轉為優婆塞或在寺院中作淨人，受持五戒來生活。喬答摩沙門的弟子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他及依止他。’”

“優陀夷，你認為我有多少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呢？”

“大德，我認為世尊有五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這五種特質是什麼呢？

“大德，世尊少吃食物，讚嘆少吃食物。我認為這是世尊第一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

“大德，再者，世尊對任何衣服都知足，讚嘆對任何衣服都知足。我認為這是世尊第二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

“大德，再者，世尊對任何食物都知足，讚嘆對任何食物都知足。我認為這是世尊第三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

“大德，再者，世尊對任何住處都知足，讚嘆對任何住處都知足。我認為這是世尊第四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

“大德，再者，世尊遠離，讚嘆遠離。我認為這是世尊第五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

“大德，我認為世尊有這五種特質，世尊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世尊及依止世尊。”

“優陀夷，我有些弟子吃一碗食物，有些吃半碗食物，有些吃一殼食物，有些吃半殼食物。我有時吃滿鉢甚至更多食物。如果說我少吃食物，讚嘆少吃食物，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的話，那些吃一碗、半碗、一殼、半殼食物的弟子便不會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了。

“優陀夷，我有些弟子穿舊布衣、破布衣，他們從墓園、廢物堆、布店收集破布，然後縫起來穿著。我有時穿著居士所布施、非常細滑的衣服。如果說我對任何衣服都知足，讚嘆對任何衣服都知足，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的話，那些穿舊布衣、破布衣的弟子便不會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了。

“優陀夷，我有些弟子只吃化取的食物，他們發心逐家化食，對此感到歡喜，在進入了屋和屋之間的範圍時，即使人們請他坐下都不會接受。我有時接受食物供養，吃軟滑的白飯、各種醬汁、各種咖喱。如果說我對任何食物都知足，讚嘆對任何食物都知足，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的話，那些只吃化取的食物弟子便不會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了。

“優陀夷，我有些弟子住在樹下或空曠的地方，除了雨季之外一年之中八個月都沒有遮蓋。我有時住在內外以灰泥塗平、有窗門、有門門的尖頂屋。如果說我對任何住處都知足，讚嘆對任何住處都知足，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的話，那些住在樹下或空曠地方的弟子便不會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了。

“優陀夷，我有些弟子居住在森林，進入偏僻的樹林居住，每隔半個月才到僧團裏誦波羅提木叉。我有時住在周圍有很多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外道、外道弟子的地方。如果說我遠離，讚嘆遠離，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的話，那些居住在森林的弟子便不會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了。

“優陀夷，不是因為這五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優陀夷，有另外五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這五種特質是什麼呢？

“優陀夷，我的弟子敬重增上戒，他們心想：‘喬答摩沙門是一個具戒的人，



具有最高的戒蘊。’這是第一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優陀夷，再者，我的弟子敬重優勝的知見，他們心想：‘喬答摩沙門是真正有知而對人說知的，是真正有見而對人說見的；喬答摩沙門是以無比智來說法的，不是沒有無比智的；喬答摩沙門說法是說出事物的原因的，不是說不出事物的原因的；喬答摩沙門說法是卓越的，不是平凡的。’這是第二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優陀夷，再者，我的弟子敬重增上慧，他們心想：‘喬答摩沙門是一個具慧的人，具有最高的慧蘊。不會看不見將來有什麼學說，也不會不能如法駁斥現在各種學說。’優陀夷，你認為怎樣，我的弟子有這種知、這種見，會不會在我說話時打斷我的說話呢？”

“大德，不會。”

“優陀夷，我不用期待弟子給我教誡，只有我的弟子期待我給他們教誡。這是第三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優陀夷，再者，我的弟子受苦的煎迫，受苦的困擾，他們來到我這裏問我苦聖諦，我為他們解說苦聖諦，我的解說符合他們的心意；他們問我苦集、苦滅、苦滅之道聖諦，我為他們解說苦集、苦滅、苦滅之道聖諦，我的解說符合他們的心意。這是第四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四念處：一位比丘如實觀察身，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受，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心，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如實觀察法，勤奮、有覺知、有念，以此來清除世上的貪著和苦惱。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四正勤：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四神足：一位比丘修習欲定勤行神足，修習精進定勤行神足，修習心定勤行神足，修習觀定勤行神足。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五根：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信根，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精進根，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念根，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定根，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慧根。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五力：一位比丘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信力，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精進力，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念力，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定力，修習能帶來平息、正覺的慧力。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七覺支：一位比丘

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念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擇法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精進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喜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猗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定覺支，修習能帶來遠離、無欲、息滅、放捨的捨覺支。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八正道：一位比丘修習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八解脫：一個具有色身的人觀看色。這是第一解脫。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外色。這是第二解脫。

“內心只安放在美麗的外相。這是第三解脫。

“內心想著無邊的虛空，超越了所有色想，滅除了有對想，不在各種不同的想之中作意，他進入了空無邊處。這是第四解脫。

“內心想著無邊的心識，超越了所有的空無邊處，他進入了識無邊處。這是第五解脫。

“內心想著‘沒有任何東西’，超越了所有的識無邊處，他進入了無所有處。這是第六解脫。

“超越了所有的無所有處，他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這是第七解脫。

“超越了所有的非想非非想處，他進入了想受滅盡定。這是第八解脫。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八勝處，一個內有色想的人，觀看小範圍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一勝處。

“一個內有色想的人，觀看無量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二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小範圍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三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無量外色的美相和醜相。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四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藍色的外色：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有如觀看亞麻花那樣，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或有如觀看藍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藍色、藍色外相、藍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五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黃色的外色：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有如觀看迦尼迦羅花那樣，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或有如觀看黃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黃色、黃色外相、黃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六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紅色的外色：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有如觀看木槿花那樣，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或有如觀看紅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紅色、紅色外相、紅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

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七勝處。

“一個內沒有色想的人，觀看白色的外色：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有如觀看草藥星那樣，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或有如觀看白色的波羅奈布料那樣，底和面都很幼滑，白色、白色外相、白色光澤。他這樣想：‘我制勝色想之後，對此有知、有見。’這是第八勝處。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十遍處：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地，上方、下方、四角都是地，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水，上方、下方、四角都是水，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火，上方、下方、四角都是火，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風，上方、下方、四角都是風，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藍色，上方、下方、四角都是藍色，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黃色，上方、下方、四角都是黃色，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紅色，上方、下方、四角都是紅色，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白色，上方、下方、四角都是白色，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虛空，上方、下方、四角都是虛空，純一無雜、沒有邊際；一個人觀想到處都是心識，上方、下方、四角都是心識，純一無雜、沒有邊際。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四種禪，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優陀夷，就正如一位熟練的浴師或他的徒弟，把皂粉倒進鐵桶，再倒進水來把它搓成皂球，這時整團皂球內內外外都充遍水份，水份不會滲漏出來。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優陀夷，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優陀夷，就正如一個泉水池，清涼的泉水從泉眼不斷湧出，泉水注滿、充滿了整個水池；外面的水不論從東面、南面、西面、北面都不能注入這個水池，即使下雨，雨水也不能注入這個水池；整個水池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涼的泉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喜和樂所充遍。

“優陀夷，一位比丘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遍。

“優陀夷，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一些還沒長出水面的蓮花，它們由頂部至根部都注滿、充滿了清涼的池水，沒有任何一處不被池水所充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離喜的樂，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離喜的樂所充遍。

“優陀夷，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

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

“優陀夷，就正如一個坐著的人，他穿了白色的衣服，連頭也蓋著，他的身體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蓋上白色的衣服。同樣地，這位比丘的身體注滿、充滿了清淨、明晰的心地坐著，全身沒有任何一處地方不被清淨、明晰的心所充遍。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這樣覺知：這是自己的身體，它是物質性、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那是自己的心識，它受制於身體，受身體所束縛。

“優陀夷，就正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晶瑩、剔透、完美的琉璃珠，它穿在藍色、黃色、紅色、白色或淡色的線上。一個有眼睛的人放在手上觀看，他知道：‘這是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晶瑩、剔透、完美的琉璃珠，那是一條顏色線。’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這樣覺知：這是自己的身體，它是物質性、四大組成、父母所生、依賴米飯、需要塗油、需要按摩、無常、是破壞法、是散滅法的；那是自己的心識，它受制於身體，受身體所束縛。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從自己的身體化出另一個身體，這個由意所生的色身具有身體各個部分，六根無缺。

“優陀夷，就正如一個人從蘆葦草拔出蘆葦鞘，他心想：‘這是蘆葦草，那是蘆葦鞘；一條是草，一條是鞘；從蘆葦草拔出蘆葦鞘。’又正如一個人從劍鞘拔出劍，他心想：‘這是劍，那是劍鞘；一把是劍，一個是劍鞘；從劍鞘拔出劍。’又正如一個人從蛇蛻抽起一條蛇，他心想：‘這是蛇，那是蛇蛻；一條是蛇，一條是蛇蛻；從蛇蛻抽起一條蛇。’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從自己的身體化出另一個身體，這個由意所生的色身具有身體各個部分，六根無缺。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施展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

“優陀夷，就正如一位熟練的陶師或他的徒弟，能隨心所欲用黏土造出各種器皿。又正如一位熟練的象牙雕刻師或他的徒弟，能隨心所欲用象牙雕出各種象牙飾物。又正如一位熟練的金匠或他的徒弟，能隨心所欲用黃金造出各種金飾。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施展各種神通：能由一人化身多人，由多人回復一人；能隨意顯現，隨意隱沒；能穿越圍欄、牆壁、大山有如穿越空間那樣沒有阻礙；能從大地進出有如在水中進出那樣；能在水上行走有如走在地上那樣不會沉沒；能盤腿而坐，有如鳥兒那樣飛上天空；能以手掌觸摸宏偉的日月；能親身前往梵世間。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和人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

“優陀夷，就正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

到。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耳，能聽到天和人兩種聲音，能聽到遠處和近處的聲音。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

“優陀夷，就正如愛裝扮的男女老少，在一面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鏡子或一盆清淨、明晰、沒有污垢的水之中觀看自己的面容：有斑點時知道有斑點，沒有斑點時知道沒有斑點。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清楚知道其他人、其他眾生的心：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知道是沒有貪欲的心；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有瞋恚的心，沒有瞋恚的心知道是沒有瞋恚的心；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有愚癡的心，沒有愚癡的心知道是沒有愚癡的心；集中的心知道是集中的心，不集中的心知道是不集中的心；廣大的心知道是廣大的心，不廣大的心知道是不廣大的心；高尚的心知道是高尚的心，不高尚的心知道是不高尚的心；有定的心知道是有定的心，沒有定的心知道是沒有定的心；解脫的心知道是解脫的心，不解脫的心知道是不解脫的心。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優陀夷，就正如一個人從自己的村落走去第二個村落，又從第二個村落走去第三個村落，又再從第三個村落返回自己的村落。他心想：‘我從自己的村落走去第二個村落，在那裏我曾那樣站立、那樣坐下、那樣說話、那樣靜默。又從第二個村落走去第三個村落，在那裏我曾那樣站立、那樣坐下、那樣說話、那樣靜默。又再從第三個村落返回自己的村落。’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

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優陀夷，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兩所房屋中間，能看見人們從兩所房屋的門口進進出出，也能看見人們正在走向哪一所房屋。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修習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再者，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優陀夷，就如一個有眼睛的人，站在位於高山上的湖邊，湖水清晰、清澄、清澈，能看見湖裏的螺貝、沙石、游動的魚群。他心想：‘這些湖水清晰、清澄、清澈，水裏有螺貝、沙石、游動的魚群。’同樣地，我為弟子宣說修行的途徑，我教他們清除各種漏，現生以無比智來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許多我的弟子在當中取得最高的無比智。

“優陀夷，這是第五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優陀夷，我有這五種特質，我的弟子因此而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我及依止我。”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七十八·須摩滿提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跟大約有三百人的遊方者大眾住在末利園柿樹單一辯論堂。

這時候，五支木匠在中午出舍衛城外探望世尊，他心想：“世尊正在靜處，現在不是探望世尊的時候；那些受人尊重的比丘也是在靜處，現在也不是探望他們的時候。讓我先往末利園柿樹單一辯論堂，去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那裏吧。”於是，五支木匠前往末利園柿樹單一辯論堂。

這時候，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跟遊方者大眾坐在一起高談闊論，發出嘈吵及很大的聲音，談論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油、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各種俗世間的說話。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從遠處看見五支木匠前來，便平息他的大眾說：“賢者們，請保持肅靜。賢者們，請不要作聲。喬答摩沙門有許多白衣在家弟子住在舍衛城，前來的五支木匠是其中的一位。這些尊者喜歡寧靜、修習寧靜、讚嘆寧靜，如果知道我們是一群寧靜的大眾，也許會走到我們這裏來。”於是，那些遊方者保持沉默。

五支木匠前往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那裏，和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

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對五支木匠說：“木匠，我宣說，具有四法的人，就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這四法是什麼呢？

“木匠，不做邪惡身業，不說邪惡說話，不想邪惡思想，不以邪惡的方式謀生活命。木匠，我宣說，具有這四法的人，就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

五支木匠對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的說話既不歡喜又不輕蔑，他起座離去，心想：“我到世尊座下，聽他說這個道理。”他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五支木匠把所有跟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交談的內容告訴世尊。

五支木匠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木匠，如果根據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所說，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就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了。木匠，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身體的概念也沒有，最多只會蠕動身體，何從做邪惡身業呢？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語言的概念也沒有，最多只會哭泣，何從說邪惡說話呢？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思想的概念也沒有，最多只會焦躁，何從想邪惡思想呢？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謀生活命的概念也沒有，最多只會吃母乳，何從以邪惡的方式謀生活命呢？木匠，如果根據優伽訶·須摩滿提子遊方者所說，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就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了。

“木匠，我宣說，具有四法的人，不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這四法是什麼呢？不做邪惡身業，不說邪惡說話，不想邪惡思想，不以邪惡

的方式謀生活命。木匠，我宣說，具有這四法的人，不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因為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時常安住在這種狀態之中。

“木匠，我宣說，具有十法的人，才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

“木匠，我說，應知什麼是惡戒，應知惡戒怎樣確立，應知怎樣能把惡戒息滅無餘，應知息滅惡戒的方法。木匠，我說，應知什麼是善戒，應知善戒怎樣確立，應知怎樣能把善戒息滅無餘，應知息滅善戒的方法。木匠，我說，應知什麼是惡思維，應知惡思維怎樣確立，應知怎樣能把惡思維息滅無餘，應知息滅惡思維的方法。木匠，我說，應知什麼是善思維，應知善思維怎樣確立，應知怎樣能把善思維息滅無餘，應知息滅善思維的方法。

“木匠，什麼是惡戒呢？不善的身業，不善的口業，以邪惡的方式謀生活命。這就是所說的惡戒了。

“木匠，惡戒是怎樣確立的呢？說到惡戒的確立，應說，心就是它確立的地方。什麼是心呢？心有多種形式、多種變化；帶有貪欲、瞋恚、愚癡的心，就是惡戒確立的地方了。

“木匠，怎樣能把惡戒息滅無餘呢？說到惡戒的息滅，一位比丘捨棄身惡行，然後修習身善行；捨棄口惡行，然後修習口善行；捨棄意惡行，然後修習意善行；捨棄邪命，然後以正確的方式謀生活命。這樣的話，他便能把惡戒息滅無餘了。

“木匠，什麼是息滅惡戒的方法呢？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就是息滅惡戒的方法了。

“木匠，什麼是善戒呢？善的身業，善的口業，以清淨的方式謀生活命。這就是所說的善戒了。

“木匠，善戒是怎樣確立的呢？說到善戒的確立，應說，心就是它確立的地方。什麼是心呢？心有多種形式、多種變化；清除貪欲、瞋恚、愚癡的心，就是善戒確立的地方了。

“木匠，怎樣能把善戒息滅無餘呢？說到善戒的息滅，一位比丘具有戒，但在當中沒有我執，能如實知沒有我執的心解脫和慧解脫。這樣的話，他便能把善戒息滅無餘了。

“木匠，什麼是息滅善戒的方法呢？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就是息滅善戒的方法了。

“木匠，什麼是惡思維呢？貪欲的思維，瞋恚的思維，惱害的思維。這就是所說的惡思維了。

“木匠，惡思維是怎樣確立的呢？說到惡思維的確立，應說，想就是它確立的地方。什麼是想呢？想有多種形式、多種變化；貪欲想、瞋恚想、惱害想就是惡思維確立的地方了。



“木匠，怎樣能把惡思維息滅無餘呢？說到惡思維的息滅，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樣的話，他便能把惡思維息滅無餘了。

“木匠，什麼是息滅惡思維的方法呢？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就是息滅惡思維的方法了。

“木匠，什麼是善思維呢？出離的思維，不瞋恚的思維，不惱害的思維。這就是所說的善思維了。

“木匠，善思維是怎樣確立的呢？說到善思維的確立，應說，想就是它確立的地方。什麼是想呢？想有多種形式、多種變化；出離想、不瞋恚想、不惱害想就是善思維確立的地方了。

“木匠，怎樣能把善思維息滅無餘呢？說到善思維的息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樣的話，他便能把善思維息滅無餘了。

“木匠，什麼是息滅善思維的方法呢？一位比丘為了不讓那些沒有生起的惡不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捨棄那些生起了的惡不善法，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沒有生起的善法生起，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為了讓那些生起了的善法保持下去、不散、增長、充足、修習圓滿，他精進、努力、有決心、專注。這就是息滅善思維的方法了。

“木匠，我宣說，具有十法的人，就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這十法是什麼呢？

“木匠，一位比丘具有能帶來無學的正見，能帶來無學的正思維，能帶來無學的正語，能帶來無學的正業，能帶來無學的正命，能帶來無學的正精進，能帶來無學的正念，能帶來無學的正定，能帶來無學的正智，能帶來無學的正解脫。我宣說，具有這十法的人，就是一位取得善行、完滿善行、最高的不敗沙門。”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五支木匠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七十九·小沙俱邏·優陀夷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跟遊方者大眾一起住在孔雀飼餵處的遊方者園林。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他心想：“現在入王舍城化食時候還早，讓我先往孔雀飼餵處的遊方者園林，去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那裏吧。”於是，世尊前往孔雀飼餵處的遊方者園林，去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那裏。

這時候，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跟遊方者大眾坐在一起高談闊論，發出嘈吵及很大的聲音，談論有關國王、盜賊、大臣、軍隊、恐懼、戰爭、食物、飲品、衣服、床具、花環、香油、親屬、車乘、鄉村、市鎮、都城、國家、女士、英雄、街上流言、井邊流言、亡靈、雜事、世間、大海、是非對錯等各種俗世間的說話。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平息他的大眾說：“賢者們，請保持肅靜。賢者們，請不要作聲。喬答摩沙門現正前來，這位尊者喜歡寧靜、讚嘆寧靜，如果知道我們是一群寧靜的大眾，也許會走到我們這裏來。”於是，那些遊方者保持沉默。

世尊前往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那裏，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對世尊說：“大德世尊，請過來，歡迎到來。大德世尊，你很久沒有到來了。大德世尊，座位已經預備好了，請坐。”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以一低座坐在一邊。世尊對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說：“優陀夷，剛才你們坐在一起談論的是什麼呢？你們談論到哪裏呢？”

“大德，不要說剛才我們坐在一起談論的事情了，那些談論大德世尊常常可以聽得到。大德，當我不在這個大眾中的時候，他們坐在一起談論各種俗世間的說話，當我來到這個大眾中的時候，他們坐在一起看著我，心想：‘優陀夷沙門將要為我們說法了，讓我們聽他說法吧。’大德，當世尊來到這個大眾中的時候，我和他們坐在一起看著世尊，心想：‘世尊將要為我們說法了，讓我們聽他說法吧。’”

“優陀夷，既然這樣，請把你談論的事情說出來吧，我將會為你講說。”

“大德，前些日子，有一個人宣稱自己是一位全知者、全見者；無論行走、站立、睡覺、睡醒，這種無所不知的知見都一直常在，保持不失。當我問他有關過去的事情時，他說不相關的話，流露出惡意、瞋恚、不滿。大德，那時我心想：‘只有世尊善知這些事情，只有善逝善知這些事情！’”

“優陀夷，那人是誰呢？”

“大德，是尼乾陀·若提子。”

“優陀夷，如果一個有宿命智的人問我有關過去的事情時，我會作出一個符合他心意的解答；如果我問一個有宿命智的人有關過去的事情時，他會作出一個符合我心意的解答。如果一個有天眼智的人問我有關將來的事情時，我會作出一個符合他心意的解答；如果我問一個有天眼智的人有關將來的事情時，他會作出一個符合我心意的解答。優陀夷，然而，不要說過去，不要說將來了。我將要為你說‘此有

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法義。”

“大德，我連這一生所經歷的生活方式和細節也不能全部憶記起，又怎能像世尊那樣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細節呢？我連現在的毗舍遮鬼也不能看見，又怎能像世尊那樣以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呢？如果世尊不說過去、不說將來，而為我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法義，我會更加弄不清楚了。大德，請你為我講解有關我自己老師的教法吧，這將會符合我的心意。”

“優陀夷，你自己老師的教法是怎麼樣的呢？”

“大德，我自己的老師這樣說：‘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這就是最高的明亮！’”

“優陀夷，你自己的老師這樣說：‘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這最高的明亮是什麼呢？”

“大德，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這種明亮，所以這就是最高的明亮！”

“優陀夷，這種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的明亮是什麼呢？”

“大德，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這種明亮，所以這就是最高的明亮！”

“優陀夷，你長久這樣說下去，也說不出這種明亮是什麼。”

“優陀夷，就正如一個人這樣說：‘我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種姓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什麼名稱、什麼種族的嗎？你知她是高、矮還是中等身材的嗎？你知她是黑膚色、棕膚色還是黃膚色的嗎？你知她是住在哪個村落、哪個市鎮或哪個都城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是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見，而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是的。’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大德，是的，那人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優陀夷，同樣地，你說：‘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這種明亮，所以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長久這樣說下去，也說不出這種明亮是什麼。”

“大德，就正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同樣明亮。”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或在漆黑一片的晚上，螢火蟲飛舞的螢光——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大德，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漆黑一片的晚上，螢火蟲飛舞的螢光比較勝、比較高。”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在漆黑一片的晚上，螢火蟲飛舞的螢光；或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點的油燈——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大德，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點的油燈比較勝、比較

高。”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點的油燈；或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燒的大火聚——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大德，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燒的大火聚比較勝、比較高。”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燒的大火聚；或在黎明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草藥星——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大德，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黎明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草藥星比較勝、比較高。”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在黎明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草藥星；或在十五布薩日，半夜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月亮——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大德，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十五布薩日，半夜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月亮比較勝、比較高。”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在十五布薩日，半夜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月亮；或在雨季最後的一個月，中午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太陽——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大德，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雨季最後的一個月，中午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太陽比較勝、比較高。”

“優陀夷，還有很多天神，連日月也比不上他們的明亮，我尚不說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他們的明亮，而你卻把低於螢火蟲飛舞的螢光的明亮，說是最高的明亮，可知你說不出什麼是明亮。”

“世尊摧破了這說話，善逝摧破了這說話！”

“優陀夷，為什麼你說‘世尊摧破了這說話，善逝摧破了這說話’呢？”

“大德，我自己的老師這樣說：‘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這就是最高的明亮！’在跟世尊答問、質難、共論的時候，內容空泛、無實質、找不著重心。”

“優陀夷，有沒有唯樂無苦的世間，有沒有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呢？”

“大德，我自己的老師這樣說：‘有唯樂無苦的世間，有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

“大德，一個人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捨棄偷盜、遠離偷盜，捨棄邪淫、遠離邪淫，捨棄妄語、遠離妄語；或是修習苦行。這就是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在捨棄殺生、遠離殺生的時候，自己是一個唯樂無苦的人還是有樂有苦的人呢？”

“大德，是一個有樂有苦的人。”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在捨棄偷盜、遠離偷盜的時候，自己是一個唯樂無苦的人還是有樂有苦的人呢？”

“大德，是一個有樂有苦的人。”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在捨棄邪淫、遠離邪淫的時候，自己是一個唯樂無苦的人還是有樂有苦的人呢？”

“大德，是一個有樂有苦的人。”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在捨棄妄語、遠離妄語的時候，自己是一個唯樂無苦的人還是有樂有苦的人呢？”

“大德，是一個有樂有苦的人。”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在修習苦行的時候，自己是一個唯樂無苦的人還是有樂有苦的人呢？”

“大德，是一個有樂有苦的人。”

“優陀夷，你認為怎樣，苦樂夾雜的修行方法能否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呢？”

“世尊摧破了這說話，善逝摧破了這說話！”

“優陀夷，為什麼你說‘世尊摧破了這說話，善逝摧破了這說話’呢？”

“大德，我自己的老師這樣說：‘有唯樂無苦的世間，有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在跟世尊答問、質難、共論的時候，內容空泛、無實質、找不著重心。大德，有沒有唯樂無苦的世間，有沒有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呢？”

“優陀夷，有唯樂無苦的世間，有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

“大德，什麼是唯樂無苦的世間，什麼是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優陀夷，這就是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的實修方法。”

“大德，這不單止是實修方法了。大德，這裏已經是證到了唯樂無苦的世間了。”

“優陀夷，在這裏還沒有完全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還有實修的方法需要做。”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沙俱邏·優陀夷的遊方者大眾發出嘈吵的聲音，他們高聲說：“我們真是從自己老師的毀滅之中逃脫出來，我們真是從自己老師的毀滅之中逃脫出來！我們不知道有更優勝的教法！”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叫他們肅靜，然後對世尊說：“還要做什麼方法才能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呢？”

“優陀夷，一位比丘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他能跟那些投生在唯樂無苦的世間中的天神談話和交流，這才是完全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

“大德，比丘是因為要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而跟世尊修習梵行的嗎？”

“優陀夷，比丘不是因為要證到唯樂無苦的世間，而跟我修習梵行。優陀夷，有另一些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些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大德，這些法是什麼呢？”

“優陀夷，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

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綑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

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優陀夷，再者，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優陀夷，再者，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優陀夷，再者，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

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

“優陀夷，這就是一種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種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優陀夷，這些就是更勝、更高的法，比丘是因為要證到這些法，而跟我修習梵行的。”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對他說：“大德，妙極了！大德，妙極了！世尊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大德，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說了這番話後，他的遊方者大眾對他說：“優陀夷賢者，不要跟喬答摩沙門修習梵行。優陀夷賢者，你已經是一位老師，不要過一些弟子的生活。優陀夷賢者這樣做的話，就像之前是一個水缸，之後是一個水杓。優陀夷賢者，不要跟喬答摩沙門修習梵行。優陀夷賢者，你已經是一位老師，不要過一些弟子的生活。”

沙俱邏·優陀夷遊方者的大眾這樣說，想阻止他跟世尊修習梵行。





## 八十·韋迦那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韋迦那·迦旃延遊方者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在世尊跟前說出感興語：“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這就是最高的明亮！”

“迦旃延，為什麼你說‘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這就是最高的明亮’呢？這最高的明亮是什麼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這種明亮，所以這就是最高的明亮！”

“迦旃延，這種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的明亮是什麼呢？”

“喬答摩賢者，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這種明亮，所以這就是最高的明亮！”

“迦旃延，你長久這樣說下去，也說不出這種明亮是什麼。

“迦旃延，就正如一個人這樣說：‘我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種姓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你知她是什麼名稱、什麼種族的嗎？你知她是高、矮還是中等身材的嗎？你知她是黑膚色、棕膚色還是黃膚色的嗎？你知她是住在哪個村落、哪個市鎮或哪個都城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不知。’

“於是人們這樣問他：‘喂，你是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見，而說喜歡一個全國最美麗的美女的嗎？’

“當被人這樣問時，他答：‘是的。’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那人這樣子可不是在說愚笨的說話嗎？”

“喬答摩賢者，是的，那人這樣子就是在說愚笨的說話。”

“迦旃延，同樣地，你說：‘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這種明亮，所以這就是最高的明亮！’長久這樣說下去，也說不出這種明亮是什麼。”

“喬答摩賢者，就正如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一個健全的實我在死後同樣明亮。”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一顆美麗、優質、有八個切面、精工雕琢的琉璃珠放在一塊淡紅色的毛布上，它散發出閃亮、閃耀、閃爍的光芒；或在漆黑一片的晚上，螢火蟲飛舞的螢光——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喬答摩賢者，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漆黑一片的晚上，螢火蟲飛舞的螢光比較勝、比較高。”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在漆黑一片的晚上，螢火蟲飛舞的螢光；或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點的油燈——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喬答摩賢者，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點的油燈比較勝、比較高。”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點的油燈；或在漆黑一片的晚

上，燃燒的大火聚——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喬答摩賢者，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燒的大火聚比較勝、比較高。”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在漆黑一片的晚上，燃燒的大火聚；或在黎明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草藥星——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喬答摩賢者，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黎明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草藥星比較勝、比較高。”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在黎明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草藥星；或在十五布薩日，半夜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月亮——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喬答摩賢者，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十五布薩日，半夜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月亮比較勝、比較高。”

“迦旃延，你認為怎樣，在十五布薩日，半夜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月亮；或在雨季最後的一個月，中午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太陽——兩者的明亮哪種比較勝、比較高？”

“喬答摩賢者，在兩者的明亮之中，在雨季最後的一個月，中午時分，晴朗、沒有雲霧，天空的太陽比較勝、比較高。”

“迦旃延，還有很多天神，連日月也比不上他們的明亮，我尚不說沒有其他明亮勝於、高於他們的明亮，而你卻把低於螢火蟲飛舞的螢光的明亮，說是最高的明亮，可知你說不出什麼是明亮。

“迦旃延，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迦旃延，這就是五欲了。以這五欲為緣，生起快樂和愉悅，這就是稱為欲樂了。人們說，從貪欲之中帶來欲樂，從欲樂之中帶來最高的欲樂，這就是最高的快樂。”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韋迦那·迦旃延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喬答摩賢者能夠善說：‘人們說，從貪欲之中帶來欲樂，從欲樂之中帶來最高的欲樂，這就是最高的快樂。’”

“迦旃延，你是一個外道，接受外道的教義，持外道的信願，修外道的修習，過外道的生活，這樣是很難明白貪欲、欲樂、最高的欲樂是什麼的。迦旃延，只有那些盡除了所有漏、過著清淨的生活、完成了應做的修行工作、放下了重擔、取得了最高的果證、解除了導致投生的結縛、以圓滿的智慧而得解脫的阿羅漢比丘，才能明白貪欲、欲樂、最高的欲樂是什麼。”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韋迦那·迦旃延遊方者惱怒、不高興，他責難、看輕、斥責世尊說：“喬答摩沙門在做惡行！有些沙門婆羅門對過去不知不見，對將來不知不見，但宣稱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他們這樣說是很可笑的，是空談的，是虛無的，是空洞的！”

“迦旃延，那些沙門婆羅門對過去不知不見，對將來不知不見，但宣稱自己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這是會受人如法駁斥的。迦旃延，然而，先不要說過去，不要說將來。一些有智慧、不狡獪、內心不混

濁、正直的人到來，我會教誡他們，對他們說法。他們接受這些教誡，行踐這些教誡，不久便能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自己完全解脫無明的結縛。

“迦旃延，就正如一個躺臥、思想遲鈍的嬰兒，身體連頸五處地方會被人用繩束縛，當他成長、根門成熟後，那些束縛便會解除，那時他知道自己已經解脫，沒有束縛。同樣地，一些有智慧、不狡獪、內心不混濁、正直的人到來，我會教誡他們，對他們說法，他們接受這些教誡，行踐這些教誡，不久便能親身知道、親身看見自己完全解脫無明的結縛。”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韋迦那·迦旃延遊方者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八十一·伽提迦羅經<sup>1</sup>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他離開道路走到一處地方，之後展現出微笑。

這時候，阿難尊者心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世尊展現微笑呢？如來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於是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世尊展現微笑呢？如來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

“阿難，從前，這個地方是一個稱為韋波楞伽的市鎮，這個市鎮富庶、繁榮、人口眾多。阿難，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曾經依止韋波楞伽鎮來生活，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在這裏有一個園林，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坐在這裏教化比丘僧團。”

於是，阿難尊者把大衣摺為四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世尊請坐。這樣的話，這處地方便會有兩位阿羅漢·等正覺使用過。”

世尊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從前，這個地方是一個稱為韋波楞伽的市鎮，這個市鎮富庶、繁榮、人口眾多。阿難，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曾經依止韋波楞伽鎮來生活，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在這裏有一個園林，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坐在這裏教化比丘僧團。”

“阿難，韋波楞伽鎮有一位陶師名叫伽提迦羅，他是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大護法。伽提迦羅陶師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叫光護，他是一位年青的婆羅門。

“阿難，伽提迦羅對光護說：‘光護賢友，我們一起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吧。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阿難，伽提迦羅說了這番話後，光護對他說：‘伽提迦羅賢友，停止。去見那個禿頭的沙門有什麼好呢？’

“阿難，第二次……

“阿難，第三次伽提迦羅對光護說：‘光護賢友，我們一起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吧。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阿難，伽提迦羅說了這番話後，第三次光護對他說：‘伽提迦羅賢友，停止。去見那個禿頭的沙門有什麼好呢？’

“‘光護賢友，既然這樣，我們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沐浴吧。’

“‘賢友，好的。’

“阿難，伽提迦羅和光護拿了背擦和皂粉後，便去河裏沐浴。那時候，伽提迦

---

<sup>1</sup> 《中部》八十一至九十經十篇經文的內容全是跟國王有關的，這十篇經文收錄為一品，品名是《王品》。經常閱讀原始佛教經文的讀者會發覺，《王品》當中多篇經文如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六、九十等經的內容比較遠離原始佛教的中心法義，也比較遠離實修與智慧方面的法理，有些內容甚至去到一個誇張、不合情理、跟史實不符的程度。這類內容在後出的佛典如《小部》、經與律的《註釋》之中較為多見，但有些時候也會出現在四部《尼柯耶》之中。

這篇經文說到，古佛之一的迦葉佛曾在印度出現及曾在波羅奈安居；這是跟現實歷史不符的。這篇經文也強調伽提迦羅跟迦葉佛的稔熟程度，迦葉佛因小屋漏水而叫比丘在伽提迦羅不在家的情況下拆去他工場的草頂來用；這種“不問自取”的行為是不會出現在釋迦佛身上的，也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個有修養的人身上的。

羅對光護說：‘光護賢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園林就在附近，我們一起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吧。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阿難，伽提迦羅說了這番話後，光護對他說：‘伽提迦羅賢友，停止。去見那個禿頭的沙門有什麼好呢？’

“阿難，第二次……

“阿難，第三次伽提迦羅對光護說：‘光護賢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園林就在附近，我們一起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吧。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阿難，伽提迦羅說了這番話後，第三次光護對他說：‘伽提迦羅賢友，停止。去見那個禿頭的沙門有什麼好呢？’

“阿難，於是，伽提迦羅扯著光護的腰帶說：‘光護賢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園林就在附近，我們一起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吧。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阿難，光護鬆去被伽提迦羅扯著的腰帶，然後說：‘伽提迦羅賢友，停止。去見那個禿頭的沙門有什麼好呢？’

“阿難，伽提迦羅在光護洗頭的時候扯著他的頭髮說：‘光護賢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園林就在附近，我們一起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吧。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阿難，那時光護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伽提迦羅的種姓比我低，但也扯著我的頭髮，這一定不是一件小事！’於是對伽提迦羅說：‘伽提迦羅賢友，到此為止了嗎？’

“‘光護賢友，到此為止了。但是，這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是值得去見的。’

“‘伽提迦羅賢友，既然這樣，放開我吧，我們一起去。’

“阿難，於是，伽提迦羅和光護一起前往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那裏，到了之後，伽提迦羅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作禮，然後坐在一邊；光護和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伽提迦羅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這位光護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位年青的婆羅門，請世尊為他說法。’

“阿難，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為伽提迦羅和光護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們因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們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作禮，右繞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然後離去。

“阿難，有一次，光護對伽提迦羅說：‘伽提迦羅賢友，聽了這些法義，你會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嗎？’

“‘光護賢友，你不知我要照顧盲眼的父母嗎？’

“‘伽提迦羅賢友，我會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阿難，於是，伽提迦羅和光護一起前往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那裏，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伽提迦羅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這位光護想跟隨世尊出家。’

“阿難，光護在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座下出家，受具足戒。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在韋波楞伽住了一段時間——在光護受具足戒半個月之後便啟程向波羅奈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波羅奈，之後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

“阿難，迦尸國王其基聽到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抵達波羅奈及住在仙人住處鹿野苑的消息，便吩咐安排多部車輛，然後登上御駕，和大批隨從的車輛一起出發去見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前往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那裏，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作禮，然後坐在一邊。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對其基王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其基王因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之後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阿難，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其基王知道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作禮，右繞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然後離去。

“阿難，在清晨的時候，其基王吩咐人在自己的居所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準備精選的紅米飯，準備各種醬汁和咖喱，然後使人通知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大德，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阿難，在上午，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與比丘僧團一起前往其基王的居所。去到後，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和比丘僧團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其基王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其基王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願世尊在波羅奈雨季安居，我會供養僧團。’

“‘大王，不。我已有雨季安居的地方了。’

“阿難，第二次……

“阿難，第三次其基王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願世尊在波羅奈雨季安居，我會供養僧團。’

“第三次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對其基王說：‘大王，不。我已有雨季安居的地方了。’

“阿難，其基王知道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不答應在波羅奈雨季安居，內心感到失望和苦惱，於是對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大德，還有一些比我更熱心的護法嗎？’

“‘大王，有的。有個稱為韋波楞伽的市鎮，那裏有一位陶師名叫伽提迦羅，他是我的大護法。大王，你會因我不答應在波羅奈雨季安居而感到失望和苦惱，但他是不會這樣的。’

“‘大王，伽提迦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大王，他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飲酒。’

“‘大王，他對佛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對法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對僧具有一種不會壞失的淨信，具有聖者所推崇的戒。’

“‘大王，他對苦清除了搖擺，對苦集清除了搖擺，對苦滅清除了搖擺，對苦

滅之道清除了搖擺。

“‘大王，他一天只吃一餐，修習梵行，具有戒行，具有善法。

“‘大王，他放下了金銀，離棄了珠寶。

“‘大王，他不會手拿尖鋤掘地取泥土來製陶器<sup>1</sup>，只喜歡取山坡崩塌的泥土或老鼠翻開地上的泥土來製陶器。當陶器製成時，他對人說：“你們喜歡放下多少糙米、綠豆、豌豆來交換這些陶器的話，便放下多少吧。”

“‘大王，他照顧盲眼的父母。

“‘大王，他斷除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大王，有一次，我住在韋波楞伽鎮。在上午，我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伽提迦羅的父母那裏，對他們說：“長者，陶師去了哪裏呢？”

“‘“大德，你的護法外出了。碗裏的白米飯和鍋裏的醬汁你拿去吃吧。”

“‘大王，我拿了碗裏的白米飯和鍋裏醬汁來吃，吃完之後便起座離去。

“‘大王，之後伽提迦羅回到父母那裏，對他們說：“誰吃了碗裏的白米飯和鍋裏的醬汁呢？”

“‘“小兒，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拿了碗裏的白米飯和鍋裏醬汁來吃，吃完之後便起座離去。”

“‘大王，那時候伽提迦羅心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跟我這麼稔熟！”伽提迦羅的喜樂半個月都不散去，他父母的喜樂七天都不散去。

“‘大王，有一次，我也是住在韋波楞伽鎮。在上午，我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伽提迦羅的父母那裏，對他們說：“長者，陶師去了哪裏呢？”

“‘“大德，你的護法外出了。碗裏的牛乳粥和鍋裏的醬汁你拿去吃吧。”

“‘大王，我拿了碗裏的牛乳粥和鍋裏醬汁來吃，吃完之後便起座離去。

“‘大王，之後伽提迦羅回到父母那裏，對他們說：“誰吃了碗裏的牛乳粥和鍋裏的醬汁呢？”

“‘“小兒，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拿了碗裏的牛乳粥和鍋裏醬汁來吃，吃完之後便起座離去。”

“‘大王，那時候伽提迦羅心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跟我這麼稔熟！”伽提迦羅的喜樂半個月都不散去，他父母的喜樂七天都不散去。

“‘大王，有一次，我也是住在韋波楞伽鎮。那時候，我的小屋漏水，於是對比丘說：“比丘們，你們去伽提迦羅的居所看看有沒有草吧。”

“‘大王，當我說了這番話後，比丘對我說：“大德，伽提迦羅的居所沒有草，但他的工場有一個草頂蓋。”

“‘“比丘們，你們去伽提迦羅的工場，取那草頂蓋的草吧。”於是比丘便去伽提迦羅的工場，取那草頂蓋的草。

“‘大王，伽提迦羅的父母對比丘說：“誰在取工場草頂蓋的草呢？”

“‘比丘們說：“賢姊，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小屋漏水。”

“‘“大德們，你們取去吧。賢者們，你們取去吧。”

---

<sup>1</sup> 這樣可避免傷害泥土中的生命。

“‘大王，之後伽提迦羅回到父母那裏，對他們說：“誰取去工場草頂蓋的草呢？”

“‘小兒，是比丘。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的小屋漏水。”

“‘大王，那時候伽提迦羅心想：“我有得著，我有善得！迦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跟我這麼稔熟！”伽提迦羅的喜樂半個月都不散去，他父母的喜樂七天都不散去。

“‘大王，那個工場一連三個月都沒有屋頂，但雨水打不進去。<sup>1</sup>

“‘大王，伽提迦羅就是這樣子的。’

“‘大德，伽提迦羅有得著，伽提迦羅有善得！他跟世尊這麼稔熟！’

“阿難，其基王送大約五百車糙米、各種米類、醬料、黃土給伽提迦羅。其基王的下人把貨物送到伽提迦羅那裏，然後對伽提迦羅說：‘大德，其基王送大約五百車糙米、各種米類、醬料、黃土給你。大德，請收下吧。’

“‘大王是有很多要務的，大王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我所需的已經足夠，請你把這些東西留回給大王吧。’

“阿難，可能你會這樣想：‘那時的婆羅門學童光護是別人。’阿難，不要這樣想，我就是那時的婆羅門學童光護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sup>1</sup> 在漢譯本《中阿含經·六十三·鞞婆陵耆經》之中，跟這段經文相應的句子是“大王。難提婆羅陶師故陶屋竟夏四月都不患漏。所以者何。蒙佛威神故。”（《大正藏》第一冊五零二頁下）當中解釋，伽提迦羅（難提婆羅）的工場沒有屋頂雨水也打不進去的原因是蒙迦葉佛的威神。但這樣也帶出另一個問題，既然迦葉佛的威神可令雨水打不進屋，那麼最初也可令自己的小屋不漏水，那樣便不用去取草蓋自己小屋的屋頂了。



## 八十二·賴吒和羅經<sup>1</sup>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俱盧國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兜羅拘提的市鎮。

兜羅拘提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俱盧國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這裏了。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兜羅拘提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兜羅拘提的婆羅門居士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一些人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世尊為兜羅拘提的婆羅門居士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

這時候，有一位族長的兒子賴吒和羅坐在大眾之中，他心想：“我明白世尊所說的法義。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

兜羅拘提的婆羅門居士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他們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兜羅拘提的婆羅門居士離去不久，賴吒和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明白世尊所說的法義。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大德，我想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大德，願我能在世尊的座下出家，願我能受具足戒。”

“賴吒和羅，你的父母允許你出家嗎？”

“大德，我的父母還沒有允許我出家。”

“賴吒和羅，沒有父母的允許，如來是不會接受那人出家的。”

“大德，我去取父母的允許。”

於是，賴吒和羅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前往父母那裏，然後對他們說：“父親、母親，我明白世尊所說的法義。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我想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你們允許我出家吧。”

---

<sup>1</sup> 見第八十一經註一。此外，這篇經文強調賴吒和羅出家的決心，但在另一方面，他對父母的態度是不近人情、不懂感恩、處於對立的。佛陀常說，父母恩是很難報的，反觀佛陀本身，小時候的悉達多太子也察覺到人生有老、病、死的問題而發心出家，雖然家人內心不捨，但他跟家人的關係一直是良好的，佛陀在覺悟後翌年即返回迦毗羅衛教化家人與親屬，使所有家人及許多親屬都歸信佛教以至隨佛出家。

賴吒和羅說了這番話後，他的父母對他說：“賴吒和羅小兒，你是我們鍾愛的獨子，你時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小兒，即使你死去，我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我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賴吒和羅第二次對父母說……

賴吒和羅第三次對父母說：“父親、母親，我明白世尊所說的法義。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我想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你們允許我出家吧。”

他的父母第三次說：“賴吒和羅小兒，你是我們鍾愛的獨子，你時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小兒，即使你死去，我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我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賴吒和羅不能取得父母的答允，便躺地不起，然後說：“我現在一是就地死去，一是出家！”

賴吒和羅的父母對他說：“賴吒和羅小兒，你是我們鍾愛的獨子，你時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小兒，起來吧，找些東西吃、找些東西喝、找些東西玩吧，當吃喝玩樂和修福的時候便會有喜悅，我們不允許你出家。即使你死去，我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我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賴吒和羅的父母說了這番話後，賴吒和羅默不作聲。

賴吒和羅的父母第二次對他說……

賴吒和羅的父母第三次對他說：“賴吒和羅小兒，你是我們鍾愛的獨子，你時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小兒，起來吧，找些東西吃、找些東西喝、找些東西玩吧，當吃喝玩樂和修福的時候便會有喜悅，我們不允許你出家。即使你死去，我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我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賴吒和羅的父母說了這番話後，賴吒和羅第三次默不作聲。

於是賴吒和羅的父母前往賴吒和羅的朋友那裏，然後對他們說：“小友們，來吧，賴吒和羅躺地不起，說一是就地死去，一是出家。小友們，來吧，前往賴吒和羅那裏，對他說：‘賴吒和羅朋友，你是父母鍾愛的獨子，你時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朋友，起來吧，找些東西吃、找些東西喝、找些東西玩吧，當吃喝玩樂和修福的時候便會有喜悅，你父母不允許你出家。即使你死去，他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他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於是，賴吒和羅的朋友前往賴吒和羅那裏，然後對他說：“賴吒和羅朋友，你是父母鍾愛的獨子，你時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朋友，起來吧，找些東西吃、找些東西喝、找些東西玩吧，當吃喝玩樂和修福的時候便會有喜悅，你父母不允許你出家。即使你死去，他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他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賴吒和羅的朋友說了這番話後，賴吒和羅默不作聲。

賴吒和羅的朋友第二次對他說……

賴吒和羅的朋友第三次對他說：“賴吒和羅朋友，你是父母鍾愛的獨子，你時

常都快樂，在快樂的環境成長，你對痛苦一無所知。賴吒和羅朋友，起來吧，找些東西吃、找些東西喝、找些東西玩吧，當吃喝玩樂和修福的時候便會有喜悅，你父母不允許你出家。即使你死去，他們也不願意跟你分離，更何況你在生的時候，他們怎能允許你出家呢？”

賴吒和羅的朋友說了這番話後，賴吒和羅第三次默不作聲。

於是，賴吒和羅的朋友前往賴吒和羅的父母那裏，對他們說：“世伯、伯母，賴吒和羅躺地不起，他一是就地死去，一是出家。如果你們不允許他出家，他便會就地死去；如果你們允許他出家，他出家後你們也可以見他，之後如果他不喜歡出家生活的話，除了返回你們這裏之外還會去什麼地方呢。你們允許賴吒和羅出家吧。”

“小友們，我們允許賴吒和羅出家了。他出家後要回來跟我們見面的。”

於是，賴吒和羅的朋友前往賴吒和羅那裏，然後對他說：“賴吒和羅朋友，你的父母允許你出家了。你出家後要回來跟父母見面的。”

賴吒和羅起來後，回復了氣力，便前往世尊那裏。

賴吒和羅去到世尊那裏後，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的父母允許我出家了。願世尊接受我出家。”

賴吒和羅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賴吒和羅尊者受具足戒之後半個月，都是跟世尊住在兜羅拘提，之後他跟世尊啟程向舍衛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舍衛城，之後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賴吒和羅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賴吒和羅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這時候，賴吒和羅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如果世尊允許，我想跟父母見面。”<sup>1</sup>

世尊作意察看賴吒和羅尊者的心念，知道賴吒和羅尊者不會放棄修學，不會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於是便對賴吒和羅尊者說：“賴吒和羅，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賴吒和羅尊者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回去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啟程向兜羅拘提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兜羅拘提，之後住在兜羅拘提拘牢婆王的野獸園。

在上午，賴吒和羅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兜羅拘提化食。他逐家逐戶化食，去到了自己父親的居所。這時候，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在中門的大堂梳理頭髮，他從遠處看見賴吒和羅尊者前來，便對他這樣說：“全因為你們這些禿頭沙門，我鍾愛的獨子出家了。”賴吒和羅尊者在自己父親的居所既不能取得布施也沒有受到謝絕，只是在受責罵。

之後，賴吒和羅尊者一個親屬的女僕欲想倒去隔晚的牛乳粥，於是賴吒和羅尊者對那女僕說：“賢姊，如果這些東西要倒去，倒進我的鉢裏吧。”

---

<sup>1</sup> 在《中阿含經·一三二·賴吒毘羅經》中說，這時已是賴吒毘羅得阿羅漢九年至十年以後了。在《中部》的註釋《破除疑障》(Papañcasūdanī)中說，賴吒和羅修證阿羅漢需時十二年。

賴吒和羅尊者親屬的女僕把隔晚的牛乳粥倒進他的鉢裏。她認出賴吒和羅尊者的手、腳、聲音，於是前往賴吒和羅尊者的母親那裏，對她說：“主人，真好了，你要知道，主人的兒子賴吒和羅回來了！”

“僕人，如果你所說是真的，我會為你免除僕役。”賴吒和羅尊者的母親前往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那裏，對他說：“丈夫，真好了，你知道賴吒和羅回來的消息嗎？”

這時候，賴吒和羅尊者倚著牆壁，在吃那些隔晚的牛乳粥。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前往他那裏，對他說：“賴吒和羅小兒，你竟要吃這些隔晚牛乳粥！賴吒和羅小兒，你為何不回到自己的家裏去呢？”

“居士，我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何來有家呢？居士，我今天去到你的家，在那裏既不能取得布施也沒有受到謝絕，只是在受責罵。”

“賴吒和羅小兒，來吧，我們一起回家吧！”

“居士，不。我今天的化食已經完成了。”

“賴吒和羅小兒，既然這樣，你明天接受我的食物吧。”

賴吒和羅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知道賴吒和羅尊者接受邀請後，便回到自己的住處。他把許多金子堆起來，然後用屏風遮掩著；再對賴吒和羅尊者的前妻妾說：“媳婦們，來吧，你們盡量妝扮到以前賴吒和羅最喜歡的樣子吧！”

在清晨的時候，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吩咐人在自己的居所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賴吒和羅尊者：“大德，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在上午，賴吒和羅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自己父親的居所，然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這時候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拿去金子的屏風，然後對賴吒和羅尊者說：“賴吒和羅小兒，這是母親給你的財富，我給你的財富，祖父給你的財富還沒有在內，你可以受用這些財物和用這些財物來修福。賴吒和羅小兒，來吧，放棄修學，返回低俗的生活之中，然後受用財物，修習福德吧。”

“居士，如果你遵從我的說話，便會用牛車載走這堆金子，然後倒進恆河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以這些金子為因緣，將會使你生起憂、悲、苦、惱、哀。”<sup>1</sup>

賴吒和羅尊者的前妻妾各各捉著他的腳，對他說：“丈夫，你修習梵行的原因是為了得到天女嗎？那些天女是怎麼樣的呢？”

“賢姊們，我不是為了得到天女的原因而修習梵行的。”

“我們的丈夫賴吒和羅竟然不稱呼我們為夫人！”賴吒和羅尊者的前妻妾待在那裏發呆。

賴吒和羅尊者對父親說：“居士，如果你是布施食物的話，那就布施吧，不要為難我。”

“賴吒和羅小兒，食物已經準備好了，你受用吧。”於是賴吒和羅尊者的父親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賴吒和羅尊者，使他得到滿足，使他掩鉢示意

---

<sup>1</sup> 佛陀從來沒有對給孤獨長者、頻婆娑羅王等有大財富的居士說這類說話。財富是在家人的生活支柱，可為在家人帶來欲樂，也可用作布施助人。在《長部·三十一·教化仙伽邏經》之中，佛陀更為仙伽邏居士講解遠離飲酒、遊蕩、玩樂、賭博、損友、懶惰六種令財物損失的行為，也建議他把財富分作自用、投資、積蓄等分配。

吃飽。

賴吒和羅尊者吃飽食物，手離開鉢後，便站著說這偈頌：

“觀察此身軀，  
當中多傷痛，  
常視如病患，  
不實不牢固。

觀察此色身，  
肌膚蓋骨骼，  
嚴飾以眾寶，  
再覆上衣物，  
塗甲施脂粉，  
僅止誘愚人；  
得至彼岸者，  
不受其誑惑。

頭上扎八辮，  
油彩畫眉目，  
猶如以油彩，  
繪畫新圖像。  
此腐朽色身，  
僅止誘愚人；  
得至彼岸者，  
不受其誑惑。

獵師設陷阱，  
鹿吃餌而去，  
而不碰機關，  
獵師空傷悲。”

賴吒和羅尊者說完偈頌後，便前往拘牢婆王的野獸園，然後坐在一棵樹下午休。

這時候，拘牢婆王吩咐獵師：“獵師賢友，你去整理野獸園的園地吧。我要去那裏遊覽。”

獵師回答拘牢婆王：“大王，是的。”獵師在整理野獸園的園地時，看見賴吒和羅尊者坐在一棵樹下午休，於是回到拘牢婆王那裏，對他說：“大王，野獸園已經整理好了。那裏還有一位名叫賴吒和羅的人坐在一棵樹下午休，他是兜羅拘提一位族長的兒子，是一個常受你稱讚的人。”

“獵師賢友，既然這樣，擱置今天的遊覽，現在我要去拜訪賴吒和羅尊者。”

於是，拘牢婆王連所有為他準備好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都不吃，吩咐下人收起，再吩咐安排多部車輛，然後登上御駕，和大批隨從的車輛一起出發去見賴吒和羅尊者，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隨從跟他一起下車徒步前往賴吒和羅尊者那裏。拘

牢婆王和賴吒和羅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賴吒和羅尊者說：“賴吒和羅賢者，請你坐在象蓆上吧。”

“大王，不用了，你坐吧。我坐自己的坐具便行了。”

拘牢婆王坐在為他準備好的坐具上，然後對賴吒和羅尊者說：“賴吒和羅賢者，有四種衰損。一些人因為有這些衰損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這四種衰損是什麼呢？老的衰損、病的衰損、財富的衰損、親友的衰損。

“賴吒和羅賢者，什麼是老的衰損呢？一些年老、過了很多人日子的人，他們這樣反思：‘我現在年老、過了很多人日子，已經不容易取得那些還沒有取得的財富，不容易使已取得的財富增長。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他們有這種老的衰損，因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賴吒和羅賢者，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老的衰損了。但是，現在賴吒和羅賢者年少髮黑，年青旺盛，在人生的早期，一點兒老的衰損也沒有，你是知道什麼、看見什麼、聽見什麼而出家的呢？

“賴吒和羅賢者，什麼是病的衰損呢？一些在重病中受苦的人，他們這樣反思：‘我現在在重病中受苦，已經不容易取得那些還沒有取得的財富，不容易使已取得的財富增長。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他們有這種病的衰損，因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賴吒和羅賢者，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病的衰損了。但是，現在賴吒和羅賢者無疾、無病，有好的消化功能，不發冷、不發熱，一點兒病的衰損也沒有，你是知道什麼、看見什麼、聽見什麼而出家的呢？

“賴吒和羅賢者，什麼是財富的衰損呢？一些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的人，那些財富逐漸耗盡，他們這樣反思：‘我之前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那些財富逐漸耗盡，我已經不容易取得那些還沒有取得的財富，不容易使已取得的財富增長。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他們有這種財富的衰損，因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賴吒和羅賢者，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財富的衰損了。但是，賴吒和羅賢者是兜羅拘提一位族長的兒子，一點兒財富的衰損也沒有，你是知道什麼、看見什麼、聽見什麼而出家的呢？

“賴吒和羅賢者，什麼是親友的衰損呢？一些人之前有很多親戚與朋友，那些親友越來越少，他們這樣反思：‘我之前有很多親戚與朋友，那些親友越來越少，我已經不容易取得那些還沒有取得的財富，不容易使已取得的財富增長。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他們有這種親友的衰損，因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賴吒和羅賢者，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親友的衰損了。但是，賴吒和羅賢者在兜羅拘提有很多親戚與朋友，一點兒親友的衰損也沒有，你是知道什麼、看見什麼、聽見什麼而出家的呢？

“賴吒和羅賢者，這就是四種衰損了。一些人因為有這些衰損而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但是，賴吒和羅賢者一點兒衰損也沒有，你是知道什麼、看見什麼、聽見什麼而出家的呢？”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四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四種法而出家。這四種法是什麼呢？”

“大王，世間不牢固、帶來老死。這是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的第一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大王，世間沒有安身之處、沒有自在。這是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的第二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大王，世間沒有自主，所有事物都會捨己而去。這是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的第三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大王，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這是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的第四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大王，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為人解釋這四種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四種法而出家。”

“賴吒和羅賢者，你說世間不牢固、帶來老死。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大王，你認為怎樣，當你在二十歲、二十五歲的時候，能否騎象、騎馬、駕車、射箭、揮劍呢？是否雙腿有力、雙手有力，足以上戰場呢？”

“賴吒和羅賢者，當我在二十歲、二十五歲的時候，能夠騎象、騎馬、駕車、射箭、揮劍；我雙腿有力、雙手有力，足以上戰場。有些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有神通那樣，沒有人像我那麼好氣力。”

“大王，你認為怎樣，現在你是否還雙腿有力、雙手有力，足以上戰場呢？”

“賴吒和羅賢者，不是了。現在我已經老了，過了許多日子，已經到八十歲了。有些時候，即使連腳步也不受我控制。”

“大王，就是這個道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世間不牢固、帶來老死。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賴吒和羅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世間不牢固、帶來老死’這個道理。賴吒和羅賢者，世間真的是不牢固、帶來老死的！”

“賴吒和羅賢者，在王宮裏有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來保護我的國家，但賴吒和羅賢者說世間沒有安身之處、沒有自在。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大王，你認為怎樣，你曾否患過重病呢？”

“賴吒和羅賢者，我曾經患過很重的風病，那次我的親友站在我身邊說：‘現在拘牢婆王快要命終了，現在拘牢婆王快要命終了！’”

“大王，你認為怎樣，那時你能否叫所有身邊的親友來替你分擔痛楚，還是只有你在領受痛楚呢？”

“賴吒和羅賢者，那時我不能叫所有身邊的親友來替我分擔痛楚，只有我在領受痛楚。”

“大王，就是這個道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世間沒有安身之處、沒有自在。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賴吒和羅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

說‘世間沒有安身之處、沒有自在’這個道理。賴吒和羅賢者，世間真的是沒有安身之處、沒有自在的！

“賴吒和羅賢者，在王宮的地下和頂層藏有很多金子，但賴吒和羅賢者說世間沒有自主，所有事物都會捨己而去。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大王，你認為怎樣，現在你能尋找與享受五欲，來生你也能尋找與享受這些五欲，還是他人會取去你的財富而你要隨業而去呢？”

“賴吒和羅賢者，現在我能尋找與享受五欲，來生我不能尋找與享受這些五欲，他人會取去我的財富而我要隨業而去。”

“大王，就是這個道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世間沒有自主，所有事物都會捨己而去。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賴吒和羅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世間沒有自主，所有事物都會捨己而去’這個道理。賴吒和羅賢者，世間真的是沒有自主的，所有事物都會捨己而去的！”

“賴吒和羅賢者，賴吒和羅賢者說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我應怎樣理解這個道理呢？”

“大王，你認為怎樣，繁榮的俱盧國是由你統治的嗎？”

“賴吒和羅賢者，繁榮的俱盧國是由我統治的。”

“大王，你認為怎樣，假如有一個你信賴的人從東方來你那裏，對你說：‘大王，真好了！你要知道，我從東方來，在那裏看見一個富庶、繁榮、人口眾多的大國，那裏有很多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很多象牙，很多金子與金飾，很多少女，以你的兵力，一定能夠征服它。大王，征服它吧。’你將會怎樣做呢？”

“賴吒和羅賢者，我會征服它，然後統治它。”

……南方……

……西方……

……北方……

“大王，你認為怎樣，假如有一個你信賴的人從海外來你那裏，對你說：‘大王，真好了！你要知道，我從海外來，在那裏看見一個富庶、繁榮、人口眾多的大國，那裏有很多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很多象牙，很多金子與金飾，很多少女，以你的兵力，一定能夠征服它。大王，征服它吧。’你將會怎樣做呢？”

“賴吒和羅賢者，我會征服它，然後統治它。”

“大王，就是這個道理，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說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我因為知道、看見、聽見這種法而出家。”

“賴吒和羅賢者，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世間不完美、不圓滿，人們常做渴愛的奴僕’這個道理。賴吒和羅賢者，世間真的是不完美、不圓滿的，人們真的是常做渴愛的奴僕的！”

賴吒和羅尊者再說以下偈頌：

“愚人具有世間財，  
不願拿來作布施，  
以貪欲心積財富，  
但為追求眾欲樂。



國王降服大地已，  
又欲攻佔大海洋，  
己方海灣不滿足，  
更欲吞併海外地。

國王眾人均如此，  
大多至死不離貪，  
世間渴愛無止境，  
所求未遂身已故。

親友抱頭來痛哭，  
泣喚至親別離情；  
被人以布包裹後，  
抬到柴堆上火化，  
此時只得一身布，  
所有財富帶不走；  
死亡到來無處避，  
親屬朋友莫能助。

財產留給繼承人，  
亡者又再隨業去；  
死後財富不跟隨，  
國土妻兒亦不從。

財富不能令長生，  
產業不能除衰老；  
智者常說生命短，  
此是無常衰敗法。

貧富皆會觸碰死，  
愚人智者亦如是，  
愚人遇死受衝擊，  
智者遇死不動搖。

智慧勝於世間財，  
帶來最高之果證；  
愚癡之人做惡業，  
不能平息各種有，  
一生過後還受胎，  
生生世世在輪迴，  
無智之人隨愚夫，  
後世同樣還受胎。

猶如竊賊被擒獲，  
傷害出於己惡法；  
投生後世亦如是，  
傷害出於己惡法。

貪欲甜美兼悅意，  
種種形式擾人心，  
但我看見其過患，  
大王因此我出家。

樹果熟後便落下，  
軀體老邁便散壞，  
大王見此我出家，  
沙門生活更殊勝。”



## 八十三·大天王經<sup>1</sup>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彌梯羅城的大天芒果園。

這時候，世尊在一處地方展現出微笑。

這時候，阿難尊者心想：“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世尊展現微笑呢？如來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於是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是什麼原因和條件使世尊展現微笑呢？如來是不會無緣無故展現微笑的。”

“阿難，從前，在這個彌梯羅城有一位名叫大天的國王，他是一位具有善法、確立善法的法王，他在婆羅門、居士、市鎮、國土之中施行善法，他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受持布薩。

“阿難，大天王在過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之後對理髮師說：‘理髮師賢友，當你看見我頭上生出白髮的時候，便告訴我。’

“阿難，理髮師回答：‘大王，是的。’在過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之後，理髮師看見大天王頭上生出白髮，之後便對大天王說：‘大王，天信使<sup>2</sup>出現了，大王頭上長出白髮了。’

“‘理髮師賢友，既然這樣，你用髮鑷小心把白髮拔出來，然後放在我的手掌上吧。’

“阿難，理髮師回答：‘大王，是的。’於是理髮師用髮鑷小心把白髮拔出來，然後放在大天王的手掌上。

“阿難，這時候，大天王賞賜了一個上好的村落給理髮師，然後對長子說：‘王兒，天信使在我之中出現了，我的頭上長出白髮了。之前我受人間人的欲樂，現在是尋求天樂的時候了。王兒，來吧，你繼承這個王位吧。我要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王兒，在你做了國王時，當你看見頭上生出白髮的時候，便賞賜一個上好的村落給你的理髮師，再詳細教誨你的長子怎樣治國，然後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王兒，我發起了這種善法，你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手上失傳！除非世上只有兩個人，這種善法才會失傳，否則的話，王兒，正如我所說的，我發起了這種善法，你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手上失傳！’

“阿難，之後，大天王前往大天芒果園，然後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

---

<sup>1</sup> 見第八十一經註一。此外，這篇經文跟第八十一經同屬“本生”的內容，當中談到佛陀過往生的事跡。在八十一經之中，佛陀在過往生曾是光護婆羅門，那時他跟隨迦葉佛出家修行；在這篇經文之中，佛陀在過往生曾是大天王，那時他是一位確立“世間善法”但還沒有“出世間法”的凡夫。這篇經文提到大天王及他的後代都生活在彌梯羅城，這跟現實歷史不符，但在義理方面，全經都是貼合法義的，此經帶出一個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若然沒有出世間法，行善充其量只得生天的福報，有了八正道，才可解脫生死、證得涅槃。

<sup>2</sup> “天信使”(deva-dūta)有老、病、死三種。有質素的人看見老、病、死，能策發出一種向善的動力，因此，從正面的角度來看，老、病、死可說是三種天信使。經文這裏的白髮就是“老”的天信使。

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阿難，大天王八萬四千年玩兒時的遊戲，八萬四千年做小王，八萬四千年做大王，八萬四千年在大天芒果園出家修梵行。他修習四梵住，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梵世間之中。

“阿難，大天王的長子在過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之後對理髮師說：‘理髮師賢友，當你看見我頭上生出白髮的時候，便告訴我。’

“阿難，理髮師回答：‘大王，是的。’在過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之後，理髮師看見大天王的長子頭上生出白髮，之後便對大天王的長子說：‘大王，天信使出現了，大王頭上長出白髮了。’

“‘理髮師賢友，既然這樣，你用髮鑷小心把白髮拔出來，然後放在我的手掌上吧。’

“阿難，理髮師回答：‘大王，是的。’於是理髮師用髮鑷小心把白髮拔出來，然後放在大天王長子的手掌上。

“阿難，這時候，大天王的長子賞賜了一個上好的村落給理髮師，然後對他的長子說：‘王兒，天信使在我之中出現了，我的頭上長出白髮了。之前我受人間的欲樂，現在是尋求天樂的時候了。王兒，來吧，你繼承這個王位吧。我要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王兒，在你做了國王時，當你看見頭上生出白髮的時候，便賞賜一個上好的村落給你的理髮師，再詳細教誨你的長子怎樣治國，然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王兒，我實行這種善法，你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手上失傳！除非世上只有兩個人，這種善法才會失傳，否則的話，王兒，正如我所說的，我實行這種善法，你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手上失傳！’

“阿難，之後，大天王的長子前往大天芒果園，然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阿難，大天王的長子八萬四千年玩兒時的遊戲，八萬四千年做小王，八萬四千年做大王，八萬四千年在大天芒果園出家修梵行。他修習四梵住，在身壞命終之

後投生在梵世間之中。

“阿難，大天王的長孫以相同的方式繼承王位，一代接一代流傳了八萬四千年，每一代的國王都是八萬四千年玩兒時的遊戲，八萬四千年做小王，八萬四千年做大王，八萬四千年在大天芒果園出家修梵行；他們都是修習四梵住，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投生在梵世間之中。

“阿難，尼彌是最後一代這樣的國王，他是一位具有善法、確立善法的法王，他在婆羅門、居士、市鎮、國土之中施行善法，他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受持布薩。

“阿難，有一次，三十三天的天眾聚集在正法堂，當中談到這段說話：‘韋提訶<sup>1</sup>人有得著，韋提訶人有善得！尼彌王是一位具有善法、確立善法的法王，他在婆羅門、居士、市鎮、國土之中施行善法，他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受持布薩！’

“阿難，於是帝釋天·因陀羅對三十三天的天眾說：‘賢者們，你們想見尼彌王嗎？’

“‘賢者，我們想見尼彌王。’

“阿難，這時是第十五天的布薩日，尼彌王洗頭受持布薩，坐在王宮的頂層。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帝釋天·因陀羅在三十三天的天眾之中隱沒，在尼彌王面前出現。帝釋天·因陀羅對尼彌王說：‘大王，你有得著，你有善得！三十三天的天眾聚集在正法堂稱讚你！大王，三十三天的天眾欲想見你。我會派遣一輛千馬車來接你，請大王登上那輛天乘。’

“阿難，尼彌王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帝釋天·因陀羅的邀請。帝釋天·因陀羅知道尼彌王接受邀請後，便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在尼彌王面前隱沒，在三十三天的天眾之中出現。

“於是，帝釋天·因陀羅對摩提利車伕說：‘摩提利賢友，來吧，準備好千馬車，前往尼彌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帝釋天·因陀羅派遣這輛千馬車來接你，請大王登上這輛天乘。”’

“阿難，摩提利車伕回答帝釋天·因陀羅：‘大王，是的。’於是準備好千馬車，前往尼彌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帝釋天·因陀羅派遣這輛千馬車來接你，請大王登上這輛天乘。大王，有兩條路線，一條路你可以看見作惡業受惡報的眾生，一條路你可以看見作善業受善報的眾生。你想走哪一條路線呢？’

“‘摩提利，你載我兩條路線都走一遍吧。’

“阿難，摩提利車伕載尼彌王到正法堂。帝釋天·因陀羅從遠處看見尼彌王前來，便對他說：‘大王，請過來，歡迎到來。大王，三十三天的天眾聚集在正法堂稱讚你。大王，三十三天的天眾欲想見你。大王，你在這裏享天樂吧。’

“‘賢者，不。請你載我回彌梯羅城吧。在那裏我可以在婆羅門、居士、市鎮、國土之中施行善法，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受持布薩。’

“阿難，於是，帝釋天·因陀羅對摩提利車伕說：‘摩提利賢友，來吧，準備好千馬車，載尼彌王回彌梯羅城吧。’

---

<sup>1</sup>“韋提訶”(Videha)是一個國家，彌梯羅城(Mithilā)是該國的首都。

“阿難，摩提利車伏回答帝釋天·因陀羅：‘大王，是的。’於是準備好千馬車，然後載尼彌王回彌梯羅城。

“阿難，尼彌王回到彌梯羅城，在婆羅門、居士、市鎮、國土之中施行善法，在上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和下半月第八、十四、十五天六齋日受持布薩。

“阿難，尼彌王在過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之後對理髮師說：‘理髮師賢友，當你看見我頭上生出白髮的時候，便告訴我。’

“阿難，理髮師回答：‘大王，是的。’在過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之後，理髮師看見尼彌王頭上生出白髮，之後便對尼彌王說：‘大王，天信使出現了，大王頭上長出白髮了。’

“‘理髮師賢友，既然這樣，你用髮鑷小心把白髮拔出來，然後放在我的手掌上吧。’

“阿難，理髮師回答：‘大王，是的。’於是理髮師用髮鑷小心把白髮拔出來，然後放在尼彌王的手掌上。

“阿難，這時候，尼彌王賞賜了一個上好的村落給理髮師，然後對長子說：‘王兒，天信使在我之中出現了，我的頭上長出白髮了。之前我受人間人的欲樂，現在是尋求天樂的時候了。王兒，來吧，你繼承這個王位吧。我要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王兒，在你做了國王時，當你看見頭上生出白髮的時候，便賞賜一個上好的村落給你的理髮師，再詳細教誨你的長子怎樣治國，然後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王兒，我實行這種善法，你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手上失傳！除非世上只有兩個人，這種善法才會失傳，否則的話，王兒，正如我所說的，我實行這種善法，你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手上失傳！’

“阿難，之後，尼彌王前往大天芒果園，然後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他的內心帶著悲心……

“他的內心帶著喜心……

“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阿難，尼彌王八萬四千年玩兒時的遊戲，八萬四千年做小王，八萬四千年做大王，八萬四千年在大天芒果園出家修梵行。他修習四梵住，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梵世間之中。

“阿難，尼彌王的兒子名叫突齒王，他沒有出家，沒有實行那種善法，那種善法在他手上失傳。

“阿難，可能你會這樣想：‘那時的大天王是別人。’阿難，不要這樣想，我就是那時的大天王了。那時我發起了那種善法，更把那種善法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

“阿難，那時我發起的善法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

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梵世間。

“阿難，現在我發起的善法能夠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現在我發起的善法是什麼呢？”

“阿難，就是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阿難，現在我發起的善法能夠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

“阿難，我也是這樣說，我發起了這種善法，你們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們手上失傳！除非世上只有兩個人，這種善法才會失傳，否則的話，阿難，正如我所說的，我發起了這種善法，你們要繼續實行下去，不要在你們手上失傳！”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阿難尊者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八十四·摩偷羅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大迦旃延尊者住在摩偷羅的緊陀園。

摩偷羅的國王阿槃提子聽到這個消息：“迦旃延沙門住在摩偷羅的緊陀園，他的好名聲遠播，是一位智者、成熟、有智慧、多聞、善於解說、善於議論、年長的阿羅漢。”他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阿槃提子王吩咐安排多部車輛，然後登上御駕，和大批隨從的車輛一起出發去見大迦旃延尊者，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前往大迦旃延尊者那裏。阿槃提子王和大迦旃延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大迦旃延尊者說：“大迦旃延賢者，婆羅門這樣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大迦旃延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大王，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大王，用這法義來質詢，便可知道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剎帝利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是否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呢？”

“大迦旃延賢者，如果一個剎帝利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婆羅門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剎帝利是否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呢？”

“大迦旃延賢者，如果一個婆羅門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剎帝利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吠舍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吠舍、首陀羅、剎帝利、婆羅門是否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呢？”

“大迦旃延賢者，如果一個吠舍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吠舍、首陀羅、剎帝利、婆羅門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首陀羅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首陀羅、剎帝利、婆羅門、吠舍是否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呢？”

“大迦旃延賢者，如果一個首陀羅有很多財富、產業、金銀或珠寶，為他工作的首陀羅、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都要早起遲睡，要做各種工作，要令他滿意，要對他尊敬。”



“大王，你認為怎樣，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是否平等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真的是平等的。我看不見當中有任何不同。”

“大王，用這法義來質詢，便可知道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刹帝利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否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一個刹帝利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我認為是這樣的，我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這樣的。”

“大王，十分好。你所想的十分好，你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十分好。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婆羅門、一個吠舍、一個首陀羅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否都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一個婆羅門、一個吠舍、一個首陀羅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的。我認為是這樣的，我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這樣的。”

“大王，十分好。你所想的十分好，你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十分好。

“大王，你認為怎樣，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是否平等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真的是平等的。我看不見當中有任何不同。”

“大王，用這法義來質詢，便可知道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刹帝利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否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一個刹帝利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我認為是這樣的，我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這樣的。”

“大王，十分好。你所想的十分好，你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十分好。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婆羅門、一個吠舍、一個首陀羅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否都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一個婆羅門、一個吠舍、一個首陀羅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是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的。我認為是這樣的，我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這樣的。”

“大王，十分好。你所想的十分好，你從阿羅漢那裏所聽的也是十分好。

“大王，你認為怎樣，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是否平等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真的是平等的。我看不見當中有任何不同。”

“大王，用這法義來質詢，便可知道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刹帝利偷竊、搶劫、爆竊、攔途截劫或侵犯別人妻子，你的衙差捉了那個盜賊罪犯後押到你面前，然後說：‘大王，這是一個盜賊罪犯，請你對他作出判罰吧。’你會對他怎樣做呢？”

“大迦旃延賢者，我或會處死他，或會沒收他的財物，或會放逐他，或會看情況而作出判罰。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已經不是之前刹帝利的身份，已經成為一個盜賊。”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婆羅門、一個吠舍、一個首陀羅偷竊、搶劫、爆竊、攔途截劫或侵犯別人妻子，你的衙差捉了那些盜賊罪犯後押到你面前，然後說：‘大王，這是一些盜賊罪犯，請你對他們作出判罰吧。’你會對他們怎樣做呢？”

“大迦旃延賢者，我都是或會處死他們，或會沒收他們的財物，或會放逐他們，或會看情況而作出判罰。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之前婆羅門、吠舍、首陀羅的身份，已經成為一些盜賊。”

“大王，你認為怎樣，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是否平等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真的是平等的。我看不見當中有任何不同。”

“大王，用這法義來質詢，便可知道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刹帝利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妄語，一天只吃一餐，修習梵行，具有戒行，具有善法。你會對他怎樣做呢？”

“大迦旃延賢者，我或會對他作禮；或會起立，請他就坐；或會供養他衣服、食物、住處、藥物及其他用品；或會如法保護他。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已經不是之前刹帝利的身份，已經成為一位沙門。”

“大王，你認為怎樣，一個婆羅門、一個吠舍、一個首陀羅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們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妄語，一天只吃一餐，修習梵行，具有戒行，具有善法。你會對他們怎樣做呢？”

“大迦旃延賢者，我或會對他們作禮；或會起立，請他們就坐；或會供養他們衣服、食物、住處、藥物及其他用品；或會如法保護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之前婆羅門、吠舍、首陀羅的身份，已經成為一些沙門。”

“大王，你認為怎樣，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是否平等呢？你的看法怎麼樣呢？”

“大迦旃延賢者，在這情形之下，這四種種姓真的是平等的。我看不見當中有任何不同。”

“大王，用這法義來質詢，便可知道婆羅門這種說話只是世間的一種噪音。”

大迦旃延尊者說了這番話後，阿槃提子王對他說：“大迦旃延賢者，妙極了！大迦旃延賢者，妙極了！大迦旃延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

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大迦旃延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大迦旃延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大王，你不要皈依我，你要皈依世尊，我也是皈依世尊的。”

“大迦旃延賢者，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住在哪裏呢？”

“大王，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已經入滅了。”

“大迦旃延賢者，如果我知道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距離這裏十由旬，我會走十由旬的路去見他。如果我知道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距離這裏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以至一百由旬，我都會走一百由旬的路去見他。但是世尊已經入滅了，我現在皈依已經入滅的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大迦旃延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八十五·菩提王子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婆伽的鱷魚山，畢沙迦邏園的鹿野苑。

這時候，一座菩提王子的宮殿名叫紅蓮殿剛剛建成，還沒有任何沙門婆羅門或任何人入住過。

菩提王子對年青的婆羅門散耆迦子說：“散耆迦子賢友，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問候世尊，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大德，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菩提王子的食物。’”

散耆迦子回答菩提王子：“賢者，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菩提王子說，他頂禮喬答摩賢者雙足，問世尊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他也說，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他的食物。”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

散耆迦子知道世尊接受供養後，便起座回到菩提王子那裏，然後對他說：“賢者，我把事情告訴了喬答摩世尊，他接受供養。”

在清晨的時候，菩提王子吩咐人在自己的居所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由樓梯的第一級開始至整座紅蓮殿都鋪蓋了白布，然後對散耆迦子說：“散耆迦子賢友，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通知他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散耆迦子回答菩提王子：“賢者，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然後通知世尊：“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於是，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和比丘僧團一起前往菩提王子的住處。

這時候，菩提王子站在門外迎接世尊，當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便上前對世尊作禮，然後讓世尊走在前面，一起前往紅蓮殿。當世尊走到樓梯級的時候，便站在那裏。於是，菩提王子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踏上白布，請善逝踏上白布。這將為我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菩提王子說了這番話後，世尊保持沉默。

菩提王子第二次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踏上白布，請善逝踏上白布。這將為我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菩提王子說了這番話後，世尊第二次保持沉默。

菩提王子第三次對世尊說：“大德，請世尊踏上白布，請善逝踏上白布。這將為我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菩提王子說了這番話後，世尊望著阿難尊者作出示意，阿難尊者便對菩提王子說：“王子，請你收起白布吧。如來為後人著想，是不會受布匹迎請的。”

菩提王子收起白布，在宮殿的頂層準備座位，於是世尊和比丘僧團一起登上紅蓮殿，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菩提王子親手將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比丘得到滿足，使比丘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菩提王子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我這樣想，真正的快樂不能通過樂而取得，只能通過苦而取得。”

“王子，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也是這樣想，真正的快樂不能通過樂而取得，只能通過苦而取得。

“王子，那時，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那時我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我的父母不想我出家，淚流滿面。

“我成為一位出家人，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阿羅邏·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王子，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王子，那時我心想：‘修習迦藍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迦藍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王子，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王子，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宣稱達到無所有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迦藍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迦藍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迦藍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迦藍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迦藍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迦藍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王子，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王子，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也知這法義。你像我那樣，我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讓我們兩人一起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王子，之後，身為老師的迦藍視身為弟子的我不分高下，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王子，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無所有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王子，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優陀迦·羅摩子那裏，對他說：‘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王子，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

中。’

“王子，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王子，那時我心想：‘修習羅摩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羅摩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王子，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王子，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說羅摩曾經宣稱達到非想非非想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羅摩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羅摩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羅摩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羅摩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羅摩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羅摩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王子，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王子，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的父親羅摩曾經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曾經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的父親羅摩也知這法義。你像我的父親羅摩那樣，我的父親羅摩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你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王子，之後，羅摩子視我為同修和老師，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王子，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非想非非想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王子，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在摩揭陀遊行，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去到優樓頻螺的舍那鎮。我看見那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那時我心想：‘這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這地方有一個很好的條件給人精勤修習。’

“王子，於是我坐在那裏精勤修習。那時我心中生起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王子，假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被人放在水中，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王子，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條木柴潮濕和被人放在水中。那個人

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王子，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不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不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王子，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一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

“王子，第二個在我心中生起的譬喻是，假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王子，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大德，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雖然那條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但仍是潮濕的。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王子，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不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不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王子，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二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

“王子，第三個在我心中生起的譬喻是，假如有一條乾燥的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王子，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大德，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條木柴乾燥和被人放在乾地上。”

“王子，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王子，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王子，這些就是在我心中所生起的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了。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吧。’於是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那時候我的腋窩也冒出汗來。

“王子，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弱者的頭或肩膀，把他制伏、制止、降伏，同樣地，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那時候我的腋窩也冒出汗來。

“王子，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出入的時候，我的耳朵傳出很大的風聲，那聲音就像鐵匠的風箱那樣。王子，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就像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那樣。王子，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

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就像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那樣。王子，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就像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那樣。王子，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我全身發熱，就像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那樣。王子，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王子，天神看見我這樣，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死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沒有死，不過快要死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沒有死，也不是快要死。喬答摩沙門是阿羅漢，阿羅漢就是這樣子的。’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修習斷食吧。’那時候，一些天神到來我那裏，對我說：‘賢者，請你不要修習斷食。如果你要修習斷食的話，我們可以供養天食給你，你可用毛孔來吸收天食。’

“王子，那時我心想：‘如果我說了要不吃食物，但又用毛孔來吸收天食的話，這就是我的妄語。’於是我拒絕了那些天神，對他們說：‘不用了。’

“王子，那時我心想：‘讓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吧。’於是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因為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以致身體十分消瘦。因為食物少，上肢就像藤蔓那樣；下肢就像駱駝、騾子的腿那樣；脊骨就像一行卵石那樣凹凸的顯現出來；肋骨就像舊屋的疏散屋樑那樣顯現出來；眼睛深陷眼窩，就像井水深陷深井那樣；頭的皮肉不斷萎縮，就像摘了下來葫蘆受風乾而不斷萎縮那樣。

“王子，我因為食物少，腹部跟脊骨連接在一起，當我按著腹部時，能觸摸到脊骨；當我按著脊骨時，能觸摸到腹部。我因為食物少，當去大小便時，倒在那裏。我因為食物少，當用手按摩肢體時，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王子，人們看見我這樣，一些說：‘喬答摩沙門黑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不是黑了，只是深色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不是黑了，也不是深色了。喬答摩沙門是金色的。’

“王子，因為我吃得少，所以失卻清淨、明晰的膚色。

“王子，那時我心想：‘過去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未來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現在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我



修習這劇烈的苦行，但依然不能得到過人之法，不能取得聖者的知見；難道有其他道路通往覺悟？’

“王子，那時我記得：‘有一次，父王在處理釋迦人的事務時，我坐在蒲桃樹的樹蔭底下，那時我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那時我心想：‘這是否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呢？’隨著這個記憶，我生起這個心識：‘這就是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

“王子，那時我心想：‘我為什麼要懼怕不是由貪欲和不善法所帶來的樂呢？我沒有必要懼怕不是由貪欲和不善法所帶來的樂！’那時我心想：‘我的身體十分瘦弱，這是不容易得到這種樂的。讓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吧。’於是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

“王子，那時候五比丘在我身邊，他們心想：‘喬答摩沙門在得法之後便會把法告訴我們。’但在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時，他們厭棄我，心想：‘喬答摩沙門放棄了精勤修行，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了。’

“王子，我吃回粗食物，得到氣力之後，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王子，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王子，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王子，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王子，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王子，我在初夜時分得到第一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王子，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王子，我在中夜時分得到第二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

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樂受所擺佈。

“王子，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我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我以究竟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王子，我在後夜時分得到第三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王子，那時我心想：‘我所證得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但是，人們喜歡黏著，熱衷黏著，愛樂黏著；喜歡黏著，熱衷黏著，愛樂黏著的人。是很難看見緣起這處地方的，是很難看見平息所有行、捨棄所有依、盡除渴愛、無欲、息滅、涅槃這處地方的。如果我對別人說法，人們將不會明白，我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只會白廢心機。’

“王子，那時我心中生起兩首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偈頌：

“‘此法難體證，  
難為人解說，  
人受貪瞋蔽，  
不能覺此法。

此法逆流上，  
深細及難見，  
人受黑暗蔽，  
不能見此法。’

“王子，經過考慮，我的心傾向不說法。那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以他心智知道我的心念，於是心想：‘如來·阿羅漢·等正覺的心傾向不說法。這真的是世間的損失！這真的是世間的損毀！’

“王子，這時候，像強壯的人在一伸臂或一屈臂的一瞬間，梵天·娑婆世界主在梵世間隱沒，在我跟前出現。之後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我合掌，然後對我說：‘大德，願世尊說法。大德，願善逝說法。那些眼睛少塵垢的眾生，如果沒有機會聽法的話便會很可惜；總是有人會明白法義的。’

“王子，梵天·娑婆世界主說了以上的話後，再進一步說：

“‘從前在此摩揭陀，  
只有垢人說染法，  
現請無垢人說法，  
為眾生開甘露門。

如人站立山峰上，  
垂望各各諸眾生，  
現請具眼之智者，

攀登正法之宮殿，  
以無憂惱心垂望，  
受制生死之眾生。

現請勝利之大雄，  
無債導師作遊行，  
世尊於世間說法，  
將有解法義之人。’

“王子，我聽了梵天的請求，對眾生生起了悲心，然後以佛眼觀察世間。當我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

“就正如蓮池裏的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它們在水中生長，依賴水份，在水中得到滋養。有些蓮花還沒長出水面；有些蓮花已經長到水面；有些蓮花已經長出水面，不沾水漬。

“王子，同樣地，當我以佛眼觀察世間時，看見有眼睛少塵垢的眾生，有眼睛多塵垢的眾生；有利根的眾生，有鈍根的眾生；有高質素的眾生，有低質素的眾生；有易受教化的眾生，有難受教化的眾生；有些眾生明白不善行為的過咎。

“王子，那時候，我以偈頌回答梵天·娑婆世界主：

“‘之前恐說法徒勞，  
寧可不說出世法；  
今為眾開甘露門，  
具耳之人得敬信。’

“王子，那時候，梵天·娑婆世界主心想：‘世尊答應我說法了。’於是對我作禮，對我右繞，然後就在那裏隱沒。

“王子，我這樣想：‘我首先應向誰說法呢？誰可以很快明白這法義呢？’我這樣想：‘迦藍是一位智者、賢者、有經驗的人、眼睛長期少塵垢的人。讓我首先向迦藍說法吧。他將會很快明白這法義。’這時候，一些天神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德，迦藍已經命終七天了。’我的心中也生起了‘迦藍已經命終七天’的智和見。

“王子，那時我心想：‘迦藍有大損失！如果他聽了這法義，很快便可以明白過來。’

“王子，我這樣想：‘我首先應向誰說法呢？誰可以很快明白這法義呢？’我這樣想：‘羅摩子是一位智者、賢者、有經驗的人、眼睛長期少塵垢的人。讓我首先向羅摩子說法吧。他將會很快明白這法義。’這時候，一些天神來到我那裏，對我說：‘大德，羅摩子昨晚已經命終了。’我的心中也生起了‘羅摩子昨晚已經命終’的智和見。

“王子，那時我心想：‘羅摩子有大損失！如果他聽了這法義，很快便可以明白過來。’

“王子，我這樣想：‘我首先應向誰說法呢？誰可以很快明白這法義呢？’我這樣想：‘我以前精勤、堅毅地修習苦行的時候，五比丘曾經幫助我、侍奉我。讓我首先向五比丘說法吧。’我這樣想：‘現在五比丘住在哪裏呢？’我以清淨及超於常

人的天眼，看見五比丘住在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我在優樓頻螺住了一段時間後，便啟程前往波羅奈。

“王子，我在漫長的路途上行走，在伽耶和菩提樹之間，有一位名叫優婆迦的邪命外道看見我，他對我這樣說：‘賢友，你的根門清淨，膚色清淨、明晰。你跟隨誰出家的呢？誰是你的老師呢？你修持什麼法義呢？’王子，優婆迦說了這番話後，我以偈頌對他說：

“‘世間所有一切事，  
已知已超不染著，  
諸漏已盡得解脫，  
無師自得究竟智。

無有導師教導我，  
也無與我同等者；  
或天或人世間中，  
亦無與我同等者。

我是世上阿羅漢，  
我是無上之導師，  
我是唯一等正覺，  
證入涅槃得清涼。

如今前往迦尸城，  
為眾生轉大法輪，  
在此黑暗世間中，  
為眾生擊甘露鼓。’

“優婆迦邪命外道對我說：‘賢友，聽你這樣說，你宣稱自己已經是一位戰勝十方的勝利者了。’

“我以偈頌對他說：

“‘如我之人是勝者，  
取得一切漏已盡，  
戰勝一切不善法，  
因此我稱為勝者。’

“王子，當我說了這番話後，優婆迦邪命外道對我說：‘賢友，可能是吧。’之後他搖搖頭，走另一條路離去了。

“王子，我途經多處地方之後，抵達了波羅奈的仙人住處鹿野苑，然後再前往五比丘那裏。五比丘從遠處看見我前來，他們各各商議：‘賢友，喬答摩沙門現正前來，他是一個放棄精勤修行的人，回復奢華生活的人。我們不要對他作禮，不要起座歡迎他，不要替他拿大衣和鉢；我們只是擺一個座位在這裏，如果他喜歡的話，便自己坐下來吧。’

“王子，當我逐漸走近五比丘那裏時，他們開始不依商議好的那樣做，有人走過來替我拿衣鉢，有人替我準備座位，有人替我準備洗腳水。他們用賢友這個稱謂

來稱呼我。

“當他們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我時，我對他們說：‘比丘們，不要用賢友這個稱謂來稱呼如來，如來是阿羅漢·等正覺。比丘們，留心聽，我要教你們證得甘露法，我要對你們說法，你們學了這法義後便會跟著修行，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當我說了這番話後，五比丘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你做了那麼多事情，學了那麼多修行方法，修了那麼多苦行，依然不能得到過人之法，依然不足以取得聖者的知見。現在你放棄了精勤修行，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怎能得到過人之法，怎能取得聖者的知見呢？’

“五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比丘們，如來沒有放棄精勤修行，沒有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比丘們，如來是阿羅漢·等正覺。比丘們，留心聽，我要教你們證得甘露法，我要對你們說法，你們學了這法義後便會跟著修行，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五比丘第二次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情……怎能取得聖者的知見呢？’

“我第二次對他們說：‘比丘們，如來沒有放棄精勤修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五比丘第三次對我說：‘喬答摩賢友，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情……怎能取得聖者的知見呢？’

“五比丘說了這番話後，我對他們說：‘比丘們，你們以前曾聽過我說這樣的話嗎？’

“‘大德，沒有。’

“‘比丘們，如來是阿羅漢·等正覺。比丘們，留心聽，我要教你們證得甘露法，我要對你們說法，你們學了這法義後便會跟著修行，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王子，我說服了五比丘。

“那時候，在我教導兩位比丘時，其餘三位比丘去化食，他們把食物帶回來給六個人吃。在我教導三位比丘時，其餘兩位比丘去化食，他們把食物帶回來給六個人吃。

“王子，我對五比丘這樣教導、這樣教誡，不久他們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菩提王子對他說：“大德，一位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要多久才能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呢？”

“王子，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王子，你認為怎樣，你熟悉象術嗎？”

“大德，我熟悉象術。”

“王子，你認為怎樣，有一個人心想：‘菩提王子知象術，我要在他座下修習象術。’他來到你那裏修習。他沒有敬信，不能得到由敬信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

多病，不能得到由健康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虛偽、奸詐，不能得到由不虛偽、不奸詐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懈怠，不能得到由作出精進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劣慧，不能得到由智慧所帶來的修習成果。王子，你認為怎樣，那人能否在你座下修習得到象術呢？”

“大德，那人即使只具有一支這些東西，都不能在我座下修習得到象術，更不用說具有五支了。”

“王子，你認為怎樣，有一個人心想：‘菩提王子知象術，我要在他座下修習象術。’他來到你那裏修習。他有敬信，能夠得到由敬信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健康，能夠得到由健康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不虛偽、不奸詐，能夠得到由不虛偽、不奸詐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作出精進，能夠得到由作出精進所帶來的修習成果；他有智慧，能夠得到由智慧所帶來的修習成果。王子，你認為怎樣，那人能否在你座下修習得到象術呢？”

“大德，那人即使只具有一支這些東西，都能夠在我座下修習得到象術，更不用說具有五支了。”

“王子，同樣地，有五勤奮支。什麼是五勤奮支呢？”

“王子，一位比丘有敬信：他對如來的覺悟有敬信，明白世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一位比丘無疾、無病，有好的消化功能，不發冷、不發熱，身體調和，能夠勤奮修行。

“一位比丘不虛偽、不奸詐，在導師或智者同修之中展示如實的自己。

“一位比丘精進：他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

“一位比丘有智慧：他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

“王子，這就是五勤奮支了。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七年後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不要說七年，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六年……五年……四年……三年……兩年……一年後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不要說一年，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七個月後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不要說七個月，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六個月……五個月……四個月……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半個月後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不要說半個月，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七天後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不要說七天，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六天……五天……四天……三天……兩天……一天後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王子，不要說一天，一位具有五勤奮支的比丘得到如來的帶領，能在黃昏接受教誡，第二天早上得到昇進；在早上接受教誡，黃昏得到昇進。”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菩提王子對他說：“佛陀真好，法義真好！這善說的法義‘在黃昏接受教誡，第二天早上得到昇進；在早上接受教誡，黃昏得到昇進’真好！”

菩提王子說了這番話後，散耆迦子對他說：“菩提賢者說佛陀真好，法義真好，這善說的法義真好。不說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

“散耆迦子賢友，不要這樣說。散耆迦子賢友，我的母后曾在我面前說，我曾在她面前聽過，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彌的瞿尸陀園時，她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這樣說：‘大德，我腹中的孩子無論是王子或公主，都要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這個孩子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又有一次，世尊住在婆伽的鱷魚山，畢沙迦邏園的鹿野苑時，我的保姆抱著我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這樣說：‘大德，這位菩提王子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他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散耆迦子賢友，現在我是第三次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世尊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八十六·央掘摩羅經<sup>1</sup>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在波斯匿王的國土拘薩羅有一個名叫央掘摩羅的大盜，他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他使村落不成村落，市鎮不成市鎮，國家不成國家；他不斷殺害人們，然後割去死者的手指綁結成一個環來佩戴。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之後，他執拾房舍，拿著大衣和鉢，然後走進通往央掘摩羅大盜那裏的道路。

那些牧牛人、牧羊人、農夫、行人看見世尊走進通往央掘摩羅那裏的道路，都對他說：“沙門，不要走進這條道路。沙門，在這條路之中有一個名叫央掘摩羅的大盜，他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他使村落不成村落，市鎮不成市鎮，國家不成國家；他不斷殺害人們，然後割去死者的手指綁結成一個環來佩戴。沙門，即使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一起走進這條道路，也會死在央掘摩羅的手上！”

他們說了這番話後，世尊保持沉默，繼續行走。

……第二次對他說……

……第三次對他說……

他們說了這番話後，世尊第三次保持沉默，繼續行走。

央掘摩羅從遠處看見世尊前來，心想：“真稀奇，真難以置信！即使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一起走進這條道路，也會死在我的手上，這個沙門獨自一人竟敢前來！讓我取去這個沙門的生命吧。”於是，央掘摩羅拿起劍與盾，備好弓箭，然後在後面跟隨世尊。

這時候，世尊施展神通，令自己以普通的步伐行走，但央掘摩羅即使出盡所有氣力也不能追得上。

央掘摩羅心想：“真稀奇，真難以置信！我之前能夠追趕奔跑的象及捉著牠，能夠追趕奔跑的馬及捉著牠，能夠追趕奔跑的馬車及捉著它，能夠追趕奔跑的鹿及捉著牠，但是這個沙門以普通的步伐行走，我即使出盡所有氣力也不能追上他！”

央掘摩羅停下來，對世尊說：“沙門，止住！沙門，止住！”

“央掘摩羅，我已經止住下來，但你也應該止住下來。”

這時候，央掘摩羅心想：“沙門釋子是說真話、主張真話的。但是，這個沙門在行走的時候卻說自己已經止住下來，而我在停下來時候他卻說我也應該要止住下來。讓我問他究竟這是什麼道理。”於是央掘摩羅對世尊誦出這首偈頌：

“你在行時說已止，  
我在站時說不住；  
沙門我問這道理，

<sup>1</sup> 見第八十一經註一。此外，佛陀降服大盜央掘摩羅的故事在佛教中常可聽到。這篇經文強調佛陀降服眾生的能力，但央掘摩羅能夠捉著奔跑的象、馬、鹿，波斯匿王帶領大批士兵也沒有能力捉他等內容則含有誇張的成份，再者，央掘摩羅的祝願說話能使孕婦與胎兒安穩的內容也帶有不合常理的成份。



何謂止住不止住？”

“對諸眾生加棒杖，  
一切此等我止住；  
而你傷生無節制，  
是故我說你不止。”

“久聞大名大聖尊，  
入此大林說真義，  
正法偈頌聽聞後，  
我今即時捨惡行。”

大盜盡把各兵器，  
丟進深谷潭水中，  
隨後頂禮善逝足，  
請求佛陀度出家。  
佛陀具有大悲心，  
天人世間之導師，  
說聲善來之比丘，  
央掘摩羅得出家。

央掘摩羅尊者成為世尊的侍者，他們一起啟程向舍衛城出發，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舍衛城，之後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眾聚集在拘薩羅王波斯匿的王宮門外高聲說：“大王，有一個名叫央掘摩羅的大盜，他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他使村落不成村落，市鎮不成市鎮，國家不成國家；他不斷殺害人們，然後割去死者的手指綁結成一個環來佩戴。大王，請你捉拿他。”

於是，在中午，波斯匿王帶領大約五百馬兵離開王宮，前往世尊的園林那裏，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波斯匿王說：“大王，你在做什麼呢？是跟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對抗，還是跟毗舍離的離車人對抗，還是跟其他敵國對抗呢？”

“大德，我不是跟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對抗，不是跟毗舍離的離車人對抗，也不是跟其他敵國對抗。大德，有一個名叫央掘摩羅的大盜，他殘忍、滿手鮮血、嗜好殺戮、不仁慈對待眾生；他使村落不成村落，市鎮不成市鎮，國家不成國家；他不斷殺害人們，然後割去死者的手指綁結成一個環來佩戴。大德，我沒有能力捉拿他。”

“大王，如果你看見央掘摩羅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妄語，一天只吃一餐，修習梵行，具有戒行，具有善法。你會對他怎樣做呢？”

“大德，我或會對他作禮；或會起立，請他就坐；或會供養他衣服、食物、住處、藥物及其他用品；或會如法保護他。大德，一個具有這樣的惡戒、這樣的惡法的人，怎會成為一個有戒行、約束自己的人呢！”

這時候，央掘摩羅尊者坐在距離世尊不遠的地方。世尊伸出右手指著他，然後對波斯匿王說：“大王，這就是央掘摩羅了。”

波斯匿王恐懼、僵硬、毛骨悚然。世尊看見波斯匿王害怕、驚慌、身上的毛都豎了起來，便對他說：“大王，不用恐懼，不用恐懼。大王，這是不需要恐懼的。”

波斯匿王所有的恐懼、僵硬、毛骨悚然都平息下來。他前往央掘摩羅尊者那裏，然後對他說：“大德，尊者就是央掘摩羅嗎？”

“大王，是的。”

“大德，尊者的父親族姓是什麼，母親的族姓是什麼呢？”

“大王，我父親的族姓是揭伽，母親的族姓是曼多尼。”

“大德，願尊者揭伽·曼多尼子喜悅，我想供養尊者揭伽·曼多尼子衣服、食物、住處、藥物及其他用品。”

這時候，央掘摩羅尊者修持森林生活、化食、穿舊布衣、只擁有三件衣。他對波斯匿王說：“大王，不用了，我三件衣已經齊備了。”

波斯匿王回到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真稀奇，真難以置信！大德，世尊能使那些不調伏的人得到調伏，使那些不寂靜的人得到寂靜，使那些不寂滅的人得到寂滅。大德，即使我用棒杖和刀劍也不能調伏的人，但世尊卻不用棒杖和刀劍也能把他調伏。

“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大王，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波斯匿王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在上午，央掘摩羅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當他在逐家逐戶化食的時候，看見一個女士遇上分娩的問題，孩子不能出生。他心想：“眾生真的是苦楚！眾生真的是苦楚！”於是在舍衛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來，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世尊。

“央掘摩羅，既然這樣，你前往舍衛城，去那個女士那裏，對她說：‘賢姊，在我出生以來，我知道自己從沒有故意取去眾生的生命。如果這是真的，願你安然無事，願你的胎兒安然無事。’”

“大德，這可不是故意說妄語嗎？大德，我曾經故意取去很多眾生的生命。”

“央掘摩羅，既然這樣，你前往舍衛城，去那個女士那裏，對她說：‘賢姊，在我從聖法出生以來，我知道自己從沒有故意取去眾生的生命。如果這是真的，願你安然無事，願你的胎兒安然無事。’”

央掘摩羅尊者回答世尊：“大德，是的。”於是前往舍衛城，去那個女士那裏，對她說：“賢姊，在我從聖法出生以來，我知道自己從沒有故意取去眾生的生命。如果這是真的，願你安然無事，願你的胎兒安然無事。”

這時候，那個女士安然無事，那個胎兒也安然無事。

央掘摩羅尊者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央掘摩羅尊者成為另一位阿羅漢。

在上午，央掘摩羅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這時候，有些

人拿石塊投向央掘摩羅尊者，有些人拿棒杖打央掘摩羅尊者，有些人拿石子投向央掘摩羅尊者。央掘摩羅尊者頭破血流，衣鉢破碎，回到世尊那裏。

世尊從遠處看見央掘摩羅尊者前來，便對他說：“婆羅門<sup>1</sup>，你忍受一下吧。婆羅門，你忍受一下吧！婆羅門，你所作的業報可使你投生地獄受苦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但你只在現生之中受回那些報。”

央掘摩羅尊者在閒靜處領受解脫樂，說出這首感興偈：

“之前我是放逸人，  
如今現在不放逸，  
有如空中雲霧散，  
明月光芒照世間。  
過往惡行已絕跡，  
現在常行諸善業，  
有如空中雲霧散，  
明月光芒照世間。  
今是年青之比丘，  
隨佛法而修習，  
有如空中雲霧散，  
明月光芒照世間。

願我怨敵能聽法；  
願彼修學佛教誡；  
願彼習近諸善士，  
更使餘人得聞法；  
願彼時常得聞法，  
聆聽安忍之教說，  
消除惱恨不損毀，  
受持心中並實行；  
願彼對我不惱害，  
亦對他人不惱害，  
取得究竟寂靜法，  
各種眾生皆護持。

渠師善於排引水，  
箭工善於造直箭，  
木匠善於治平木，  
智者善於調自身。

木棒鐵鈎與皮鞭，  
人們用之以調伏；  
但那世尊調伏我，

---

<sup>1</sup> 央掘摩羅尊者出身於婆羅門種姓。

不用刀劍不用棒。

我之本名為無害，  
但在過往常為害，  
如今名稱才真實，  
對諸眾生不惱害。

過去我是大盜賊，  
央掘摩羅人皆知，  
惡行今如洪水去，  
現在皈依佛世尊。  
過去滿手眾生血，  
央掘摩羅人皆知，  
如今看見皈依義，  
後有根源已清除。  
過去我曾作惡業，  
可受惡趣極大苦，  
現今只受輕業報，  
不欠人恩受供養。

愚癡之人無智慧，  
常常習學放逸行；  
不放逸是最勝財，  
智者時常守護之。  
不應習學放逸行，  
不應貪染諸欲樂，  
修習禪定不放逸，  
取得圓滿究竟樂。

現我衷心告各人，  
應持善法不忘失，  
依此周全之法義，  
我能從中得究竟。  
現我衷心告各人，  
應持善法不忘失，  
依佛教誡而修行，  
我能從中得三明。”



## 八十七·鍾愛生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有一個居士死了鍾愛的獨子，他因此而無心工作、無心進食，常到火化場哭喚：“獨子，你在哪裏！獨子，你在哪裏！”

那個居士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他說：“居士，你的根門與內心沒有止住，你的根門激盪。”

“大德，我的根門怎會不激盪呢！大德，我死了鍾愛的獨子，因此而無心工作、無心進食，常到火化場哭喚：‘獨子，你在哪裏！獨子，你在哪裏！’”

“居士，正是這樣。居士，正是這樣！居士，憂、悲、苦、惱、哀真的是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

“大德，憂、悲、苦、惱、哀怎會是由鍾愛而生，怎會是以鍾愛為源頭的呢！大德，喜悅才是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那個居士對世尊的說話不歡喜，心生輕蔑，之後起座離去。

這時候，有些賭徒在世尊附近賭骰子。那個居士前往那些賭徒那裏，然後把剛才跟世尊說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那些賭徒。

那些賭徒對那個居士說：“居士，正是這樣。居士，正是這樣！喜悅才是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

那個居士心想：“我認同那些賭徒的想法。”於是離去。

這個論點逐漸傳到王宮之中。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問末利王后：“末利，喬答摩沙門說，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

“大王，就如世尊這樣說，正是這樣。”

“末利，無論喬答摩沙門說什麼，你都會感到歡喜，說：‘就如世尊這樣說，正是這樣。’就如無論一個老師對弟子說什麼，弟子都會感到歡喜，說：‘就如老師這樣說，正是這樣。就如老師這樣說，正是這樣。’同樣地，末利，無論喬答摩沙門說什麼，你都會感到歡喜，說：‘就如世尊這樣說，正是這樣。’末利，你離去吧，你退下吧。”

於是，末利王后吩咐那利吒伽婆羅門：“婆羅門，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問候世尊，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大德，世尊是否說，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當世尊向你解說後，好好記著它，然後回來告訴我。如來一定不會說不真實的話。”

那利吒伽婆羅門回答末利王后：“王后，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末利王后說，她頂禮喬答摩賢者雙足，問世尊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她也說，大德，世尊是否說，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

“婆羅門，正是這樣。婆羅門，正是這樣。婆羅門，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

“婆羅門，從這些道理，便可以知道憂、悲、苦、惱、哀怎樣由鍾愛而生，怎

樣以鍾愛為源頭了。婆羅門，從前，在這舍衛城有一個女士死了母親，她因此而神智不清、內心錯亂，她從一條道路走到另一條道路，從一個廣場走到另一個廣場，到處問人：‘你有沒有見過我的母親？你有沒有見過我的母親？’

“……父親……

“……兄弟……

“……姊妹……

“……兒子……

“……女兒……

“婆羅門，從這些道理，便可以知道憂、悲、苦、惱、哀怎樣由鍾愛而生，怎樣以鍾愛為源頭了。婆羅門，從前，在這舍衛城有一個女士死了丈夫，她因此而神智不清、內心錯亂，她從一條道路走到另一條道路，從一個廣場走到另一個廣場，到處問人：‘你有沒有見過我的丈夫？你有沒有見過我的丈夫？’

“婆羅門，從這些道理，便可以知道憂、悲、苦、惱、哀怎樣由鍾愛而生，怎樣以鍾愛為源頭了。婆羅門，從前，在這舍衛城有一個男士死了母親，他因此而神智不清、內心錯亂，他從一條道路走到另一條道路，從一個廣場走到另一個廣場，到處問人：‘你有沒有見過我的母親？你有沒有見過我的母親？’

“……父親……

“……兄弟……

“……姊妹……

“……兒子……

“……女兒……

“婆羅門，從這些道理，便可以知道憂、悲、苦、惱、哀怎樣由鍾愛而生，怎樣以鍾愛為源頭了。婆羅門，從前，在這舍衛城有一個男士死了妻子，他因此而神智不清、內心錯亂，他從一條道路走到另一條道路，從一個廣場走到另一個廣場，到處問人：‘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妻子？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妻子？’

“婆羅門，從這些道理，便可以知道憂、悲、苦、惱、哀怎樣由鍾愛而生，怎樣以鍾愛為源頭了。婆羅門，從前，在這舍衛城有一個女士回娘家，她的親屬迫她離婚然後再嫁給一個她不喜歡的人。她回到舍衛城對丈夫說：‘丈夫，我的親屬要我離婚然後再嫁給一個我不喜歡的人。’於是她的丈夫把她斬開兩截然後自殺，他們心想：‘讓我們死後又再一起吧！’

“婆羅門，從這些道理，便可以知道憂、悲、苦、惱、哀怎樣由鍾愛而生，怎樣以鍾愛為源頭了。”

那利吒伽婆羅門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回到末利王后那裏，然後把所有跟世尊交談的內容告訴末利王后。

末利王后前往波斯匿王那裏，然後對他說：“大王，你認為怎樣，你鍾愛跋耆利公主嗎？”

“末利，是的。我鍾愛跋耆利公主。”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跋耆利公主變差、變壞，你會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末利，如果跋耆利公主變差、變壞，我整个人生都會遭到改變，我怎會不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大王，正是這樣。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這個道理。

……毗沙巴剎帝利女……

……毗琉璃將軍……

“大王，你認為怎樣，你鍾愛我嗎？”

“末利，是的。我鍾愛你。”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我變差、變壞，你會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末利，如果你變差、變壞，我整個人生都會遭到改變，我怎會不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大王，正是這樣。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這個道理。

“大王，你認為怎樣，你鍾愛拘薩羅和迦尸嗎？”

“末利，是的。我鍾愛拘薩羅和迦尸。末利，因為有拘薩羅和迦尸，我可以燃點迦尸檀香，戴花環，塗香水，塗香油。”

“大王，你認為怎樣，如果拘薩羅和迦尸變差、變壞，你會生起憂、悲、苦、惱、哀嗎？”

“末利，如果拘薩羅和迦尸變差、變壞，我整個人生都會遭到改變，我怎會不生起憂、悲、苦、惱、哀呢！”

“大王，正是這樣。世尊·阿羅漢·等正覺有知有見，善說‘憂、悲、苦、惱、哀由鍾愛而生，以鍾愛為源頭’這個道理。”

“末利，真稀奇，真難以置信！這位世尊能以智慧透徹看清事物！末利，來吧，為我準備潔淨儀式的水吧。”

波斯匿王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著世尊的方向合掌，然後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 八十八·斗篷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在上午，阿難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舍衛城化食。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前往東園鹿母講堂午休。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騎上那頭名叫單白蓮的象，在中午離開舍衛城。他從遠處看見阿難尊者前來，於是問尸利婆陀大臣：“賢友，那個人是不是阿難尊者呢？”

“大王，是的。那個人就是阿難尊者。”

於是，波斯匿王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阿難尊者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阿難尊者雙足。還有，你這樣說：‘大德，如果阿難尊者沒有事情趕著要辦的話，請阿難尊者悲憫，在這裏等候我一會兒。’”

那人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於是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對阿難尊者作禮，站在一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大德，波斯匿王說，他頂禮阿難尊者雙足。他也說，大德，如果阿難尊者沒有事情趕著要辦的話，請阿難尊者悲憫，在這裏等候他一會兒。”

阿難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會等候波斯匿王。

於是，波斯匿王騎象前往阿難尊者那裏，當到了道路的盡頭時，便下象徒步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對阿難尊者作禮，然後站在一邊。

波斯匿王對阿難尊者說：“大德，如果阿難尊者沒有事情趕著要辦的話，請阿難尊者悲憫，前往跋提河岸等候我就好了。”

阿難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會前往跋提河岸等候波斯匿王。於是，阿難尊者前往跋提河岸，到了之後，坐在一棵樹下一個為他準備好的坐具上。

波斯匿王騎象前往阿難尊者那裏，當到了道路的盡頭時，便下象徒步前往阿難尊者那裏，對阿難尊者作禮，然後站在一邊。

波斯匿王對阿難尊者說：“大德，請阿難尊者坐在象蓆上。”

“大王，不用了，你坐吧。我坐自己的坐具便行了。”

波斯匿王坐在為他準備好的坐具上，然後對阿難尊者說：“阿難大德，世尊會作出一些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身體行為嗎？”

“大王，世尊是不會作出一些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身體行為的。”

“阿難大德，世尊會作出一些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語言行為嗎？”

“大王，世尊是不會作出一些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語言行為的。”

“阿難大德，世尊會作出一些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意念行為嗎？”

“大王，世尊是不會作出一些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意念行為的。”

“大德，真稀奇，真難以置信！我問別人這個問題，其他人的解說都不能使我滿意，只有阿難尊者的解說使我滿意！大德，那些愚人、不成熟的人，在不知道、不了解的情形下而對他人作出讚揚或譴責。我在他們的說話之中是找不到實質的東西的。大德，那些智者、成熟、有智慧的人，在知道、了解的情形下而對他人作出讚揚或譴責。我在他們的說話之中是可以找到實質的東西的。

“阿難大德，什麼是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不善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不善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受人譴責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受人譴責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苦迫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苦迫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苦報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苦報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會使不善法增長、會使善法減少的身體行為。大王，這些身體行為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

……語言行為……

“阿難大德，什麼是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不善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不善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受人譴責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受人譴責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苦迫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苦迫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苦報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苦報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會為自己帶來惱害、會為他人帶來惱害、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惱害、會使不善法增長、會使善法減少的意念行為。大王，這些意念行為受沙門婆羅門智者批評。”

“阿難大德，世尊是否讚揚斷除所有不善法呢？”

“大王，如來是一個斷除所有不善法的人，他具有善法。”

“阿難大德，什麼是受沙門婆羅門智者稱讚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善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善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受人讚揚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受人讚揚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平和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平和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樂報的身體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樂報的身體行為呢？”

“大王，那些會為自己帶來平和、會為他人帶來平和、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平和、會使不善法減少、會使善法增長的身體行為。大王，這些身體行為受沙門婆羅門智者稱讚。”

……語言行為……

“阿難大德，什麼是受沙門婆羅門智者稱讚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善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善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受人讚揚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受人讚揚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平和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平和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帶來樂報的意念行為。”

“大德，什麼是帶來樂報的意念行為呢？”

“大王，那些會為自己帶來平和、會為他人帶來平和、會為自己和他人雙方帶來平和、會使不善法減少、會使善法增長的意念行為。大王，這些意念行為受沙門婆羅門智者稱讚。”

“阿難大德，世尊是否讚揚奉行所有善法呢？”

“大王，如來是一個斷除所有不善法的人，他具有善法。”

“大德，真稀奇，真難以置信！大德，阿難尊者善說的道理使我心感高興、心感快慰！大德，我對阿難尊者的說話這樣高興、這樣快慰，如果阿難尊者可以接受象寶的話，我會布施象寶給阿難尊者；如果阿難尊者可以接受馬寶的話，我會布施馬寶給阿難尊者；如果阿難尊者可以接受上好的村落的話，我會布施一個上好的村落給阿難尊者。但是，我知道阿難尊者是不接受這些東西的。

“大德，這件斗篷是摩揭陀王阿闍世．韋提希子裝在一個傘蓋筒之中送給我的，它長十六肘，闊八肘。願阿難尊者悲憫，收下這件斗篷。”

“大王，不用了，我三件衣已經齊備了。”

“大德，阿難尊者和我都看到，這條跋提河上游的山上下大雨，兩水流下來浸遍兩邊河岸。同樣地，阿難尊者可以用這件斗篷裁成三件衣，然後把三件舊衣分給同修，這樣可以讓我的布施福德流出來。大德，請收下這件斗篷。”

阿難尊者收下了那件斗篷。於是，波斯匿王對阿難尊者說：“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大王，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波斯匿王對阿難尊者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阿難尊者作禮，右繞阿難尊者，然後離去。

波斯匿王離去不久，阿難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把所有跟波斯匿王交談的內容告訴世尊，再把那件斗篷交給世尊。

這時候，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波斯匿王有得著，波斯匿王有善得！他有機會探望阿難尊者，有機會拜訪阿難尊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八十九·法廟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人一個名叫彌達隆的市鎮。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抵達難伽羅處理一些事務。波斯匿王吩咐提伽·迦羅延：“迦羅延賢友，安排車輛，我要到園地遊覽。”

迦羅延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在安排好車輛後，便對波斯匿王說：“大王，車輛已經安排好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波斯匿王登上御駕，和大批隨從的車輛一起前往園林，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進入園林。波斯匿王在園中散步與遊玩，那裏的樹木十分怡人、令人神往、沒有吵雜、寧靜、沒有閒雜人等、遠離人煙，是一個理想的靜處。看見這種情景，令波斯匿王憶想起自己曾在這樣的環境下拜訪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波斯匿王把心中的意念告訴迦羅延，及問他：“迦羅延賢友，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住在哪裏呢？”

“大王，釋迦人有一個名叫彌達隆的市鎮。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住在那裏。”

“迦羅延賢友，從難伽羅到彌達隆距離有多遠呢？”

“大王，不遠，距離三由旬。在中午的時候就能夠去到那裏。”

“迦羅延賢友，既然這樣，你安排車輛吧，我要去探望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迦羅延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在安排好車輛後，便對波斯匿王說：“大王，車輛已經安排好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波斯匿王登上御駕，和大批隨從的車輛一起從難伽羅前往釋迦人的彌達隆市鎮，在中午的時候抵達彌達隆，然後繼續前往彌達隆的園林，當車輛到了車路的盡頭時，他下車徒步進入園林。

這時候，一些比丘在空曠的地方行禪。於是波斯匿王前往那些比丘那裏，問他們：“大德們，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在哪裏呢？我想去探望他。”

“大王，就在那閉著門的房子。你沿著走廊靜靜地、慢慢地走到門前，作聲輕咳和敲門，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便會開門給你。”

於是，波斯匿王把佩劍與頭飾交給迦羅延。迦羅延心想：“現在大王要獨自一人進去，我應在這裏等他。”

波斯匿王沿著走廊靜靜地、慢慢地走到那閉著門的房子，在門前作聲輕咳和敲門，世尊開門給他。波斯匿王進入房子後，以頭伏在世尊雙腳之上，以口親吻世尊雙腳，以手輕撫世尊雙腳，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大德，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大德，我是拘薩羅王波斯匿。”

“大王，什麼原因使你對這個身體作出這樣大的頂禮，作出這樣深的恭敬呢？”

“大德，我對世尊有一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我看見一些沙門婆羅門修習梵行不能持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使四十年，到後來還是洗澡、塗香油、修剪鬚髮、沉溺在五欲之中。但是，我看見

比丘終其壽命，直至最後一息都生活在圓滿、清淨的梵行之中。大德，在其他地方，我是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樣圓滿、這樣清淨的梵行的。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國王會跟國王互相爭執，刹帝利會跟刹帝利互相爭執，婆羅門會跟婆羅門互相爭執，居士會跟居士互相爭執，父母會跟子女互相爭執，兄弟姊妹會跟兄弟姊妹互相爭執，朋友會跟朋友互相爭執。但是，我看見比丘和合、融洽、沒有爭執，各人水乳交融地生活，以善意的目光來相視。大德，在其他地方，我是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樣和合的團體的。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我常到叢林、樹園散步，在那裏曾看見一些沙門婆羅門枯瘦、憔悴、難看、蒼白、筋脈盡露，人們都不想看見他們。那時我心想：‘這些尊者一定是對修習梵行沒有興趣，要不然就是犯了罪而躲進這裏來。’我前往他們那裏，然後對他們說：‘尊者們，為什麼你們這樣子的呢？’他們說：‘大王，我們患上黃疸病。’但是，我看見比丘歡欣、快慰、喜悅、根門平穩、少欲望、平淡、安定，內心像鹿那樣遠離。那時我心想：‘這些尊者這樣子，一定是在世尊的教誡之下帶來美好的質素。’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我是一個灌頂刹帝利王，能夠處死那些應受處死的人，沒收那些應受沒收的財物，放逐那些應受放逐的人，但當我在裁決堂主持裁決時，也會有人打斷我的說話。即使我說：‘賢者們，當我在裁決堂主持裁決時，不要打斷我的說話，請等待我把話說完你們才說話！’人們還是照樣會打斷我的說話。但是，我看見比丘在世尊說法的時候，即使是成百成千的弟子都是沒有聲音的，甚至連輕咳聲也沒有。大德，有一次，世尊在成百成千的大眾之中說法，當中有一位弟子作輕咳聲，他附近一位同修隨即用膝蓋輕碰他，示意在世尊說法的時候要保持肅靜，不要作聲。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不需使用棒杖，不需使用刀劍，竟然會有紀律這樣好的大眾。’大德，在其他地方，我是從來沒有見過紀律有這樣好的大眾的。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我曾看見一些刹帝利智者，他們聰明、能言善辯、具有銳利的辯才。他們到處遊行，目的是以自己的智慧來攻破別人的論點。當他們知道世尊將會遊訪某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開始籌劃各種辯題：‘我們去喬答摩沙門那裏問他這個問題，如果他這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這樣來駁斥他；如果他那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那樣來駁斥他。’當他們知道世尊已經到了那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前往世尊那裏。世尊為他們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們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因此不會向世尊提出問題，更不會提出駁斥。他們最後反而成為世尊的弟子。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我曾看見一些婆羅門智者……他們最後反而成為世尊的弟子。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

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我曾看見一些居士智者……他們最後反而成為世尊的弟子。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我曾看見一些沙門智者，他們聰明、能言善辯、具有銳利的辯才。他們到處遊行，目的是以自己的智慧來攻破別人的論點。當他們知道世尊將會遊訪某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開始籌劃各種辯題：‘我們去喬答摩沙門那裏問他這個問題，如果他這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這樣來駁斥他；如果他那樣來解說的話，我們就那樣來駁斥他。’當他們知道世尊已經到了那一個村落或市鎮時，便前往世尊那裏。世尊為他們說法，對他們開示，對他們教導，使他們景仰，使他們歡喜。他們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因此不會向世尊提出問題，更不會提出駁斥。他們最後反而向世尊請求出家，世尊接受他們出家，成為出家的弟子。他們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之後他們這樣想：‘我們真是從毀滅之中逃脫出來！我們真是從毀滅之中逃脫出來！過去我們不是沙門而自認為是沙門，過去我們不是婆羅門而自認為是婆羅門，過去我們不是阿羅漢而自認為是阿羅漢。現在我們才是沙門，現在我們才是婆羅門，現在我們才是阿羅漢！’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再者，伊尸達多和富樓那兩位內侍臣由我提供他們食物，由我提供他們車乘，由我給他們工作，由我使他們有名聲，但他們對我的恭敬也比不上對世尊的恭敬。大德，有一次，我在行軍的時候住在一個擠迫的住處，我觀察伊尸達多和富樓那兩位內侍臣，他們在晚上一直談論法義，之後躺下睡覺時，頭朝著世尊所在的方向，腳朝著我來睡。那時我心想：‘真是罕見，真是少有！伊尸達多和富樓那這兩位內侍臣由我提供他們食物，由我提供他們車乘，由我給他們工作，由我使他們有名聲，但他們對我的恭敬也比不上對世尊的恭敬。他們一定是在世尊的教誡之下帶來美好的質素。’大德，因此，我對世尊有這種慕信：‘世尊是一位等正覺，法義已由世尊完善開示出來，世尊的弟子僧能善巧地進入正道。’

“大德，世尊是刹帝利，我也是刹帝利；世尊是拘薩羅人<sup>1</sup>，我也是拘薩羅人；世尊八十歲，我也是八十歲。雖然我們都是刹帝利，都是拘薩羅人，都是八十歲，但基於以上各種事情，使我對世尊作出這樣大的頂禮，作出這樣深的恭敬。

“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大王，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波斯匿王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波斯匿王離去不久，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波斯匿王剛才所說的話像為法義興建了一所寺廟，他說了這段‘法廟’的法義之後便起座離去。比丘們，你們要學習這段法義，掌握這段法義，受持這段法義，這段‘法廟’的法義能帶來利益，是梵行的基礎。”

---

<sup>1</sup> 佛陀的祖國是迦毘羅衛。迦毘羅衛是小國，臣服於拘薩羅。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九十·緊那迦陀邏經<sup>1</sup>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優杖若，緊那迦陀邏的鹿野苑。

這時候，拘薩羅王波斯匿抵達優杖若處理一些事務。波斯匿王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問候世尊，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大德，今天波斯匿王在早餐後前往探望世尊。’”

那人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波斯匿王說，他頂禮喬答摩賢者雙足，問世尊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他也說，大德，今天波斯匿王在早餐後前往探望世尊。”

波斯匿王兩個妹妹須摩和沙拘邏聽到波斯匿王探望世尊的消息，於是在波斯匿王進餐的時候前往他那裏，對他說：“大王，你去探望世尊的話，請用我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問候世尊，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

波斯匿王在吃過早餐後便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須摩和沙拘邏說，她們頂禮喬答摩賢者雙足，問世尊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

“大王，須摩和沙拘邏沒有其他說話了嗎？”

“大德，她們聽到我來探望世尊，只是叫我替她們問候世尊。”

“大王，願須摩和沙拘邏快樂。”

於是，波斯匿王對世尊說：“大德，我曾經聽人說：‘喬答摩沙門說，沒有沙門或婆羅門是全知者、全見者；無所不知的知見一直常在，保持不失是沒有可能的。’大德，世尊是不是這樣說的呢？大德，這樣說會不會變成誹謗世尊呢？怎樣才是跟隨法義的解說，不會受到同門的責難呢？”

“大王，我不是這樣說的。這是以不真實的說話來誹謗我。”

於是，波斯匿王對毗琉璃將軍說：“將軍，誰在王宮裏說出這個論點的呢？”

“大王，是散吒耶·阿迦沙種婆羅門。”

於是波斯匿王對一個下人說：“來吧，用我的名義對散吒耶婆羅門說：‘大德，波斯匿王叫你。’”

那人回答波斯匿王：“大王，是的。”之後前往散吒耶婆羅門那裏，對散吒耶婆羅門說：“大德，大王叫你。”

這時候，波斯匿王對世尊說：“大德，世尊有沒有說過一些有關的話而遭人誤解呢？大德，世尊記得說過那些有關的話嗎？”

<sup>1</sup> 見第八十一經註一。此外，這篇經文提到，佛陀否定說過“沒有沙門或婆羅門是全知者、全見者；無所不知的知見一直常在，保持不失是沒有可能的”這句說話，這是跟《中部·七十一·三明婆蹉種經》的記載有矛盾的。在《三明婆蹉種經》中提到，佛陀否認自己是一位“全知者”(sabbaññū)而稱自己是一位具有三明的人(tevijja)。在早期的佛典中，佛陀最重要的質素是了解生命及得解脫，而三明尤其是漏盡明就是此中最高的成就。後期的佛典很快便開始將佛陀塑造成一個無所不知與無所不能的形象，全知者這個稱號最初給佛陀予以否定，即使這篇經文只是暗示有全知者的可能性，但還沒有明確指出佛陀就是一位全知者，但很快這個稱號便出現在不少的佛典之中來形容佛陀。

“大王，我記得曾這樣說過：‘沒有沙門或婆羅門能夠在每一個時刻之中什麼事物都知、什麼事物都見。這樣是沒有可能的。’”

“大德，世尊這樣說是合理的。大德，世尊這樣說是有原因理據的。

“大德，有四種姓：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大德，這四種姓有什麼分別，有什麼不同呢？”

“大王，有四種姓：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大王，在四種姓之中，刹帝利、婆羅門是被人稱為最高的，他們受人作禮、起立、合掌、恭敬。”

“大德，我不是問世尊這四種種姓現生的分別與不同。大德，我是問世尊他們下一生的分別與不同。”

“大王，有五勤奮支。什麼是五勤奮支呢？”

“大王，一位比丘有敬信：他對如來的覺悟有敬信，明白世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

“一位比丘無疾、無病，有好的消化功能，不發冷、不發熱，身體調和，能夠勤奮修行。

“一位比丘不虛偽、不奸詐，在導師或智者同修之中展示如實的自己。

“一位比丘精進：他為捨棄不善法和修習善法而持續作出精進，在善法之中堅定、堅決、不放棄。

“一位比丘有智慧：他具有生滅的智慧，具有聖者洞察力的智慧，具有能把苦徹底清除的智慧。

“大王，這就是五勤奮支了。大王，無論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哪一種種姓具有五勤奮支，都會為他們長期帶來利益和快樂。”

“大德，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具有五勤奮支，會為他們帶來什麼分別，會為他們帶來什麼不同呢？”

“大王，我現在說勤奮所帶來的改變。大王，就正如有兩隻善受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有兩隻沒有受到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大王，你認為怎樣，那兩隻善受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在經過馴服之後，能否馴服下來呢？”

“大德，是能的。”

“那兩隻沒有受到馴服和訓練的象、馬或牛，沒有經過馴服，能否像那些善受馴服的象、馬或牛那樣馴服下來呢？”

“大德，是不能的。”

“大王，同樣地，那些沒有敬信、多病、虛偽、奸詐、懈怠、劣慧的人。是沒有可能得到那些敬信、健康、不虛偽、不奸詐、精進、智慧的人所得到的修習成果的。”

“大德，世尊這樣說是合理的。大德，世尊這樣說是有原因理據的。

“大德，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具有五勤奮支及修習四正勤，他們之間有什麼分別，有什麼不同呢？”

“大王，我說，在解脫方面來說是沒有任何分別的。大王，就正如一個人拿一些乾的沙迦樹木來生熱，火燃燒了起來；另一個人拿一些乾的沙邏迦樹木來生熱，火燃燒了起來；另一個人拿一些乾的芒果樹木來生熱，火燃燒了起來；另一個人拿一些乾的檀香樹木來生熱，火燃燒了起來。大王，你認為怎樣，不同木材所燒的火在火焰、顏色、火光方面會否有任何不同呢？”



“大德，沒有。”

“大王，同樣地，由精進和勤奮所生的熱力，在解脫方面來說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大德，世尊這樣說是合理的。大德，世尊這樣說是有原因理據的。

“大德，有沒有天神的呢？”

“大王，為什麼你這樣問呢？”

“大德，是否有些天神會回來這個世間，有些天神不會回來這個世間的呢？”

“大王，那些有瞋恚的天神會回來這個世間，那些沒有瞋恚的天神不會回來這個世間。”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毗琉璃將軍對他說：“大德，那些會回來這個世間的天神，會驅趕和放逐那些不會回來這個世間的天神的嗎？”

這時候，阿難尊者心想：“這個毗琉璃將軍是波斯匿王的兒子，我是世尊子。這是兒子跟兒子商討的時候。”於是阿難尊者對毗琉璃將軍說：“將軍，既然這樣，我反問你，就隨你自己的意思來答吧。將軍，你認為怎樣，波斯匿王能否在自己管治的國土行使王權，驅趕和放逐那裏的沙門或婆羅門，有福德或沒有福德的人，修習梵行或不修習梵行的人呢？”

“賢者，波斯匿王能夠在自己管治的國土行使王權，驅趕和放逐那裏的沙門或婆羅門，有福德或沒有福德的人，修習梵行或不修習梵行的人。”

“將軍，你認為怎樣，波斯匿王能否在不是自己管治的國土行使王權，驅趕和放逐那裏的沙門或婆羅門，有福德或沒有福德的人，修習梵行或不修習梵行的人呢？”

“賢者，波斯匿王不能在不是自己管治的國土行使王權，驅趕和放逐那裏的沙門或婆羅門，有福德或沒有福德的人，修習梵行或不修習梵行的人。”

“將軍，你認為怎樣，你聽過三十三天嗎？”

“賢者，是的，我聽過三十三天。賢者，波斯匿王也聽過三十三天。”

“將軍，你認為怎樣，波斯匿王能否驅趕和放逐三十三天的天眾呢？”

“賢者，波斯匿王連三十三天的天眾也不能看見，更遑論驅趕和放逐了。”

“將軍，同樣地，那些會回來這個世間的天神，連那些不會回來這個世間的天神也不能看見，更遑論驅趕和放逐了。”

這時候，波斯匿王對世尊說：“大德，這位比丘叫什麼名字呢？”

“大王，他名叫阿難。”

“這就是阿難，這就是阿難！大德，阿難尊者這樣說是合理的。大德，阿難尊者這樣說是有原因理據的。

“大德，有沒有梵天的呢？”

“大王，為什麼你這樣問呢？”

“大德，是否有些梵天會回來這個世間，有些梵天不會回來這個世間的呢？”

“大王，那些有瞋恚的梵天會回來這個世間，那些沒有瞋恚的梵天不會回來這個世間。”

這時候，有個下人對波斯匿王說：“大王，散吒耶。阿迦沙種婆羅門來了。”

於是，波斯匿王對散吒耶婆羅門說：“婆羅門，是你在王宮說出那個論點的嗎？”

“大王，是毗琉璃將軍。”

毗琉璃將軍說：“大王，是散吒耶．阿迦沙種婆羅門。”

這時候，有個下人對波斯匿王說：“大王，是上車的時候了。”

於是，波斯匿王對世尊說：“大德，我問世尊有關全知者的問題，世尊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大德，我問世尊有關四種姓得清淨的問題，世尊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大德，我問世尊有關天神的問題，世尊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大德，我問世尊有關梵天的問題，世尊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大德，無論我問世尊什麼問題，世尊都為我解說，我都喜歡與接受那些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

“大德，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大王，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波斯匿王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 九十一·梵壽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韋提訶遊行說法。

這時候，梵壽婆羅門居住在彌梯羅，他年老、過了很多日子、一百二十歲。他出生於純正的血統，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

梵壽婆羅門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韋提訶遊行說法。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梵壽婆羅門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梵壽婆羅門有一個名叫優多羅的弟子，他是一位婆羅門學童，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

梵壽婆羅門對優多羅說：“優多羅徒兒，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韋提訶遊行說法。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優多羅徒兒，來吧，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便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好名聲，是否如所說的那樣。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我們便可以認識他。”

“師父，我怎樣做，才可知道喬答摩沙門是否有好名聲，是否如所說的那樣呢？”

“優多羅徒兒，我們傳承的咒頌中有三十二大人相，具有三十二大人相的人只有兩種去處而沒有其他，他如果在家庭中生活，會成為一位能征服四方、國土太平、具有七寶的轉輪王。轉輪王的七寶是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將士寶；他有多於一千個兒子，每個兒子都有勇氣，有英雄的質素，能摧毀敵軍。轉輪王用正法征服四海之內的大地而不用棒杖、不用武器。他如果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成為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揭開世間的遮蔽。優多羅徒兒，我把這咒頌傳給你，你要受持它。”

優多羅回答梵壽婆羅門：“師父，是的。”之後優多羅起座對梵壽婆羅門作禮，右繞梵壽婆羅門，然後啟程前往韋提訶，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世尊那裏。

優多羅去到世尊那裏後，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他察看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人相，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其餘多個大人相。

這時世尊心想：“這個優多羅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我多個大人相。”於是世尊施展神通，讓優多羅看見世尊的陰部密隱相；再伸出舌頭，觸及兩個耳孔，觸及兩個鼻孔，遮蓋

整個額頭。

這時優多羅心想：“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讓我跟著喬答摩沙門，觀看他的行為吧。”於是優多羅如影隨形地跟著世尊七個月。在韋提訶過了七個月之後，便啟程回去彌梯羅，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回到彌梯羅梵壽婆羅門那裏。

優多羅去到梵壽婆羅門那裏後，對他作禮，然後坐在一邊。梵壽婆羅門對優多羅說：“優多羅徒兒，喬答摩沙門是否有好名聲，是否如所說的那樣呢？”

“師父，喬答摩沙門有好名聲，如所說的那樣。師父，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這就是他的大人相：足掌平滿；足底有千輻輪，輪框、輪輻、輪轂全都圓滿；足跟圓滿；手足指長；手足柔嫩；手足指有網紋；腳踝突出；腿纖如羚羊；站立不彎身時，能垂手及膝；陰部密隱；身色金黃；皮膚細滑，塵垢不著；身毛整齊，一毛孔生一毛；身毛聳立，毛色青黑，向右捲曲；身體直如梵天；四肢、雙肩、腰身七處豐滿；上身如獅；腋窩平滿；軀體如榕，雙手伸展與身體等長；雙肩平正；舌嚐上味；面頰如獅；具四十齒；牙齒平正；齒齒無隙；犬齒潔白；具廣長舌；話音如梵天，唸誦如杜鵑；雙目青黑；睫毛如牛；眉間長有柔軟白毛；頭如戴有頭巾。師父，喬答摩沙門具有這三十二大人相。

“喬答摩沙門在行走的時候以右腳先行，步幅不會過寬不會過窄，速度不會過快不會過慢，膝蓋不會互碰，腳踝不會互碰，大腿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只是下身在動，不耗體力。

“他在觀看事物時身體會向著那些事物來觀看，不會向上望，不會向下望；行走時不會東張西望，只望面前約一丈的距離，對視線之外的事物亦帶有無礙的知見。

“他在進入了屋和屋之間的範圍時身體不高、不低、不偏、不倚。他不會跟座位距離過遠而下坐，不會跟座位距離過近而下坐，不會用手按著坐具而下坐，不會摔身下坐。他在屋內坐的時候手不會亂動，腳不會亂動，不會膝蓋疊膝蓋而坐，不會腳踝疊腳踝而坐，不會手托下巴而坐；他不會有緊張，不會有動搖，不會有顫抖，不會有掛慮；坐的時候沒有緊張、沒有動搖、沒有顫抖、沒有掛慮、沒有毛骨悚然、帶有出離。

“他在拿洗鉢水的時候持鉢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取水不會過多不會過少；洗鉢時不會發出聲響；不會洗鉢時讓鉢團團轉；不會把鉢放在地上用來洗手，而是在洗手的時候亦是在洗鉢，在洗鉢的時候亦是在洗手；倒鉢水倒得不會過遠不會過近。

“他在拿鉢取飯的時候持鉢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取飯不會過多不會過少，咖喱食用適當的份量，每一口飯連咖喱不會過多；飯在口中咀嚼兩三遍才下嚥，未嚼爛的飯粒不會吞進體內，沒有飯粒會留在口中，然後才吃另一口；會感覺到食物的味道但不會對味道貪著；以八種原則來吃食物：不是為了享樂；不是為了滿足自我；不是為了得到美麗的身段；不是為了得到美麗的外貌；而是為了使身體持續下去；為了平息身體的苦困；為了有助修習梵行；能驅除舊病和不讓新病生起，這樣將沒有病痛，能安穩地生活。

“他在吃完飯後，在拿洗鉢水的時候持鉢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取水不會過多不會過少；洗鉢時不會發出聲響；不會洗鉢時讓鉢團團轉；不會把鉢放在地上用來洗手，而是在洗手的時候亦是在洗鉢，在洗鉢的時候亦是在洗手；倒鉢水倒得

不會過遠不會過近。

“之後他把鉢放在地上，不會過遠不會過近，對那個鉢不會毫不理會不會過份著意；會沉默坐一會兒，不會坐得過久以免佔用了答謝時間；在飯後答謝時不會批評那頓飯餐，不會期待另一頓飯餐，純粹為大眾說法：對大眾開示，對大眾教導，使大眾景仰，使大眾歡喜。大眾因他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後，他便起座離去。

“他行走的速度不會過快不會過慢，不是為了想離去而行走。

“他身上的衣服穿得不會過高不會過低，不會過鬆不會過緊；風不會把他的衣服吹離身體，塵垢不會沾污他的身體。

“他回到叢林後坐在為他準備的座位上，洗淨雙腳——不是為了妝扮——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他不會想到惱害自己，不會想到惱害他人，不會想到惱害自己和他人雙方；他坐著的時候只會想到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自己和他人雙方的利益，整個世間的利益。

“他在叢林中為大眾說法，不會抬舉大眾不會輕視大眾，純粹為大眾說法：對大眾開示，對大眾教導，使大眾景仰，使大眾歡喜。他發出的聲音有八種特質：清楚、明確、悅耳、動聽、簡明、不雜亂、有深度、響亮。他發出的聲音遍及大眾，又不會超越大眾的範圍。大眾因他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之後起座離去；在離去時目光只會注視著他而離去。

“師父，我看見喬答摩沙門行走，看見他站立，看見他在屋內保持沉默，看見他在屋內進食，看見他在吃完飯後沉默坐著，看見他在飯後答謝，看見他回到叢林，看見他在叢林中沉默坐著，看見他為叢林的大眾說法。喬答摩沙門不單如所說的那樣，還有更多好質素。”

優多羅說了這番話後，梵壽婆羅門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著世尊的方向合掌，然後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三次：“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他心想：“如果能夠遇見喬答摩沙門，跟他一起交談就好了。”

世尊在韋提訶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彌梯羅，之後住在彌梯羅的大天芒果園。

彌梯羅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大約五百人的大比丘僧團在韋提訶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彌梯羅，之後住在彌梯羅的大天芒果園。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彌梯羅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彌梯羅的婆羅門居士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到了之後，一些人對世尊作禮，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向世尊合掌，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在世尊跟前報上自己的名字和族姓，然後坐在一邊；一些人保持靜默，然後坐在一邊。

梵壽婆羅門也聽到這個消息，於是和一些婆羅門學童一起前往大天芒果園。到了距離大天芒果園不遠的地方時，梵壽婆羅門心想：“如果不預先通傳便去見喬答

摩沙門是不恰當的。”於是他便對一個婆羅門學童說：“年青人，來吧，你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用我的名義問候喬答摩沙門，問他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還有，你這樣說：‘喬答摩賢者，梵壽婆羅門年老、過了許多日子、一百二十歲。他出生於純正的血統，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在彌梯羅的婆羅門居士之中，梵壽婆羅門被稱為最富有、最精通咒頌、最年長、最有聲望的。他想見喬答摩賢者。’”

那個婆羅門學童回答梵壽婆羅門：“賢者，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站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梵壽婆羅門問世尊是否無疾、無病、輕快、強健、安穩地生活。他也說，他年老、過了許多日子、一百二十歲。他出生於純正的血統，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在彌梯羅的婆羅門居士之中，梵壽婆羅門被稱為最富有、最精通咒頌、最年長、最有聲望的。他想見喬答摩賢者。”

“婆羅門學童，現在是時候了，如果他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於是，那個婆羅門學童回到梵壽婆羅門那裏，對他說：“喬答摩沙門說，現在是時候了，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梵壽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大眾從遠處看見他前來，因為他聞名和有聲望，每人都讓出地方給他。他對大眾說：“賢友們，不用了，你們坐在自己的座位就行了。我會坐在喬答摩沙門附近。”於是梵壽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他察看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人相，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其餘多個大人相，於是以偈頌對世尊說：

“瞿曇我曾聞，  
三十二之相，  
汝身有二處，  
我未能得見。

陰部密隱相，  
偉人所具備。  
舌相這一詞，  
雖用於女士；  
汝舌可廣長，  
可否讓我知？  
願展露些微，  
大仙除我疑。

因渴望得知，  
故請准發問，  
知己現世安，  
亦復後世樂。”

這時世尊心想：“這個梵壽婆羅門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我多個大人相。”於是世尊施展神通，讓梵壽婆羅門看見世尊的陰部密隱相；再伸出舌頭，觸及兩個耳孔，觸及兩個鼻孔，遮蓋整個額頭。之後，世尊以偈頌回答梵壽婆羅門：

“婆羅門汝聞，  
三十二之相，  
如今已盡見，  
對此無疑惑。

應知我已知，  
應修我已修，  
應斷我已斷；  
因此我成佛。

因渴望得知，  
故請准發問，  
知己現世安，  
亦復後世樂。”

這時候梵壽婆羅門心想：“喬答摩沙門讓我發問，我應問他有關現生利益和他世快樂的事情。”他然後心想：“我善知現生的利益，人們常常問我現生利益的問題。讓我問他有關他世利益的事情吧。”於是以偈頌對世尊說：

“怎成婆羅門？  
怎成具智者？  
怎樣得三明？  
怎稱為博學？

怎成阿羅漢？  
怎成自在者？  
怎樣成牟尼？  
怎稱為佛陀？”

世尊以偈頌回答梵壽婆羅門：

“具有究竟智，  
深明過往生，  
見天界地獄，  
牟尼盡生死；  
自知心清淨，  
脫一切欲貪，  
斷除生與死，  
梵行得自在；  
超越世間法，

這稱為佛陀。”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梵壽婆羅門起座，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膊，然後以頭伏在世尊雙腳之上，以口親吻世尊雙腳，以手輕撫世尊雙腳，然後報上自己的姓名：“喬答摩賢者，我是梵壽婆羅門。”

這時候，大眾生起了稀有罕見之心，他們心想：“真稀奇！從沒有發生過！這位沙門竟然有這樣大的力量，梵壽婆羅門這樣聞名和有聲望，都對他作出最高的恭敬！”

這時候，世尊對梵壽婆羅門說：“婆羅門，停止，起來然後坐回你的座位上吧。你的內心已經對我有淨信了。”於是梵壽婆羅門起來然後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於是，世尊由淺入深地為梵壽婆羅門講說法理：講說布施的法理、戒行的法理、生天的法理，講說貪欲的過患、退墮、污染，講說出離的利益。當世尊知道梵壽婆羅門的內心有能力、柔軟、沒有障蓋、質素高、有淨信的時候，便為他講說諸佛說法的心要：苦、集、滅、道。

就如一片潔淨、沒有雜色的布料，能很好地染上顏料。同樣地，梵壽婆羅門在座上沒有塵埃，沒有污垢，生起了法眼，明白到：“所有集起法，都是息滅法。”這時候，梵壽婆羅門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在導師的教法之中超越疑惑、清除猶豫、取得自信，不用依賴他人。

梵壽婆羅門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願喬答摩賢者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梵壽婆羅門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在清晨的時候，梵壽婆羅門吩咐人在自己的居所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世尊：“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與比丘僧團一起前往梵壽婆羅門的居所。去到後，世尊和比丘僧團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梵壽婆羅門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梵壽婆羅門供養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七天，之後世尊離開彌梯羅繼續在韋提訶遊行說法。

梵壽婆羅門在世尊離開不久之後命終。一些比丘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他說：“大德，梵壽婆羅門命終了，他的去向怎麼樣？他的下一生怎麼樣呢？”

“比丘們，梵壽婆羅門是一位智者，依法而行，沒有在法義方面的原因而煩擾我。比丘們，梵壽婆羅門斷除了五下分結，在上界化生，在那裏入滅，不會從那世間回來。”

世尊說了以上的話後，比丘對世尊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



## 九十二·舍羅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一千二百五十人的大比丘僧團在央掘陀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阿波那的市鎮。

羈尼耶扎髮外道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一千二百五十人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在央掘陀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阿波那鎮。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羈尼耶扎髮外道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羈尼耶扎髮外道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世尊對羈尼耶扎髮外道說法，對他開示，對他教導，使他景仰，使他歡喜。羈尼耶扎髮外道因世尊的說法而得到開示，得到教導，感到景仰，感到歡喜，之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羈尼耶扎髮外道說了這番話後，世尊對他說：“羈尼耶，一千二百五十人是一個大比丘僧團，況且你對婆羅門有深厚的淨信。”

羈尼耶扎髮外道第二次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即使一千二百五十人是一個大比丘僧團，況且我對婆羅門有深厚的淨信。喬答摩賢者，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第二次對羈尼耶扎髮外道說：“羈尼耶，一千二百五十人是一個大比丘僧團，況且你對婆羅門有深厚的淨信。”

羈尼耶扎髮外道第三次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即使一千二百五十人是一個大比丘僧團，況且我對婆羅門有深厚的淨信。喬答摩賢者，願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世尊保持沉默以表示接受供養。羈尼耶扎髮外道知道世尊接受邀請後，便起座前往自己的茅廬。回到自己的茅廬後，便對他的親友說：“親友們，請聽我說，喬答摩沙門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食物，請你們一起替我買東西和做事情吧。”

羈尼耶扎髮外道的親友回答：“賢者，是的。”於是，一些人挖掘爐灶，一些人斬柴，一些人洗碗碟，一些人放置水瓶，一些人擺設坐具，羈尼耶扎髮外道親自佈置圓帳篷。

舍羅婆羅門居住在阿波那。他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他教導三百個婆羅門學童咒頌，羈尼耶扎髮外道對他有深厚的淨信。

這時候，舍羅婆羅門有三百個婆羅門學童伴隨，一起散步前往羈尼耶扎髮外道的圓帳篷那裏。舍羅婆羅門看見圓帳篷內一些人挖掘爐灶、一些人斬柴、一些人洗碗碟、一些人放置水瓶、一些人擺設坐具、羈尼耶扎髮外道親自佈置圓帳篷，便對羈尼耶扎髮外道說：“羈尼耶賢者，你是在辦嫁娶嗎，做大祭祀嗎，還是明天邀請了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連同軍隊一起到來？”

“舍羅，我不是在辦嫁娶，不是明天邀請了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連同軍隊一起到來。我是做大祭祀——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一千二百五十人的大比丘僧團一起，在央掘陀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阿波那鎮。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我邀請了世尊和比丘僧團明天接受我的食物。”

“羈尼耶，你是說佛陀嗎？”

“舍羅，我是說佛陀。”

“羈尼耶，你是說佛陀嗎？”

“舍羅，我是說佛陀。”

這時候舍羅婆羅門心想：“佛陀這個字音在世間上是很難得的。我傳承的咒頌中有三十二大人相，具有三十二大人相的人只有兩種去處而沒有其他，他如果在家庭中生活，會成為一位能征服四方、國土太平、具有七寶的轉輪王。轉輪王的七寶是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將士寶；他有多於一千個兒子，每個兒子都有勇氣，有英雄的質素，能摧毀敵軍。轉輪王用正法征服四海之內的大地而不用棒杖、不用武器。他如果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會成為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揭開世間的遮蔽。”

於是他問羈尼耶扎髮外道：“羈尼耶賢者，現在喬答摩賢者·阿羅漢·等正覺住在哪裏呢？”

舍羅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羈尼耶扎髮外道伸出右手指著一個方向，然後對他說：“舍羅賢者，就在那排青園林那裏。”

於是，舍羅婆羅門和三百個婆羅門學童一起前往世尊那裏。舍羅婆羅門對婆羅門學童說：“賢者們，行走時放輕腳步，不要作聲；世尊像獅子那樣獨行，是不容易遇著他的。當我和喬答摩沙門談話時，不要打斷我的說話，請等待我把話說完你們才說話。”

舍羅婆羅門去到世尊那裏後，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他察看世尊身上的三十二大人相，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其餘多個大人相。

這時世尊心想：“這個舍羅婆羅門除了陰部密隱相和廣長舌相兩個大人相有疑惑、有搖擺、不肯定、不確實之外，他看見了我多個大人相。”於是世尊施展神通，讓舍羅婆羅門看見世尊的陰部密隱相；再伸出舌頭，觸及兩個耳孔，觸及兩個鼻孔，遮蓋整個額頭。

這時舍羅婆羅門心想：“喬答摩沙門圓滿具有三十二大人相，並不是不圓滿。但我還不知他是不是一位佛陀。我曾經聽過年長的祖師輩婆羅門說，那些阿羅漢·等正覺賢者受稱讚時，才會展示自己。讓我以合適的偈頌在喬答摩沙門面前稱讚他吧。”於是，舍羅婆羅門以合適的偈頌在世尊面前稱讚他：

“圓滿光芒身，  
善美兼悅目，  
世尊身金黃，  
齒白力氣壯。

善生之男子，

有不凡特徵，  
所有大人相，  
皆集於一身。

目清面色佳，  
宏偉身正直，  
於諸沙門中，  
如日散光輝。

人喜見比丘，  
皮膚如真金，  
如此絕妙相，  
為何作沙門？

汝配作輪王，  
坐乘御馬車，  
四方皆降服，  
統領閻浮提。

瞿曇汝應作，  
眾王中之王，  
小王刹帝利，  
人人皆歸順。”

世尊以偈頌對舍羅婆羅門說：

“舍羅我是王，  
是無上法王，  
法輪由我轉，  
無人能逆轉。”

舍羅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瞿曇汝宣稱：  
已成等正覺，  
無上之法王，  
法輪由你轉。

在眾弟子中，  
誰是你法將，  
對導師慕信，  
隨你轉法輪？”

世尊以偈頌對舍羅婆羅門說：

“無上之法輪，  
由我之所轉，

佛子舍利弗，  
隨我轉法輪。

應知我已知，  
應修我已修，  
應斷我已斷；  
因此我成佛。

你應除疑惑，  
你應心決定；  
等正覺於世，  
久遠難一見。

我出現於世，  
此事甚難得，  
我是等正覺，  
無上大醫王。

至尊難衡量，  
已粉碎魔軍，  
平息諸怨敵；  
欣然無怖畏。”

舍羅婆羅門以偈頌對婆羅門學童說：

“賢者們請聽：  
具眼大醫王、  
大雄之所說。  
如林中獅吼。

至尊難衡量，  
已粉碎魔軍。  
疑惑重之人，  
見後也生信。

我今在大雄、  
智者下出家。  
願者可隨我，  
不願者可離。”

婆羅門學童以偈頌對舍羅婆羅門說：

“賢者若心喜，  
等正覺之法，  
我亦隨大雄、  
智者下出家。”

舍羅婆羅門以偈頌對世尊說：

“三百婆羅門，  
合掌求世尊，  
在汝之座下，  
出家修梵行。”

世尊以偈頌對舍羅婆羅門說：

“善說之梵行，  
現證不過時；  
不放逸勤修，  
出家不徒勞。”

舍羅婆羅門和他的大眾得到世尊允許，即時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

在清晨的時候，羈尼耶扎髮外道吩咐人在自己的茅廬準備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然後使人通知世尊：“喬答摩賢者，現在食物已經準備好了。”

在上午，世尊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與比丘僧團一起前往羈尼耶扎髮外道的茅廬。去到後，世尊和比丘僧團坐在為他們預備好的座位上。羈尼耶扎髮外道親手將美味的硬食物和軟食物遞送給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使他們得到滿足，使他們掩鉢示意吃飽。當世尊吃完食物，手離開鉢的時候，羈尼耶扎髮外道以一低座坐在一邊。世尊以偈頌對羈尼耶扎髮外道說：

“火祭祭祀首，  
日讚韻律首，  
國王人之首，  
海是河之首。

月是眾星首，  
日是光明首；  
祭祀修福中，  
施僧最為首。”

世尊對羈尼耶扎髮外道說了這首偈後，便起座離去。

舍羅尊者和他的大眾獨處、遠離、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不久便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義理，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在家庭生活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就是為了在現生之中完滿梵行，達成這個無上的目標。他們自己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舍羅尊者和他的大眾成為另一些阿羅漢。

這時候，舍羅尊者和他的大眾前往世尊那裏，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世尊合掌，然後以偈頌對世尊說：

“皈依具眼者，  
至今已八天；  
世尊教法中，  
七夜已調服。

佛陀是導師，

降魔之牟尼，  
隨眠已斷除，  
助人度彼岸。

汝越各種依，  
汝毀各種漏；  
如獅無執取，  
無怖畏驚慌。

三百比丘眾，  
合掌立於此，  
願導師伸足，  
受龍象頂禮。”



### 九十三·阿娑邏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大約五百個從各地而來的婆羅門逗留在舍衛城處理一些事務，那些婆羅門心想：“喬答摩沙門宣稱四種種姓都可以淨化。在我們之中誰能反駁他的說話呢？”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阿娑邏的婆羅門學童居住在舍衛城，他年少，剃了頭髮，十六歲，出生於純正的血統，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那些婆羅門心想：“阿娑邏能夠反駁喬答摩沙門的說話。”

於是，那些婆羅門前往阿娑邏那裏，然後對他說：“阿娑邏賢者，喬答摩沙門宣稱四種種姓都可以淨化。阿娑邏賢者，來吧，你去反駁他的說話吧。”

那些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阿娑邏對他們說：“喬答摩沙門是一個說法理的人，說法理的人是很難反駁的。我沒有能力反駁他的說話。”

那些婆羅門第二次對阿娑邏說：“阿娑邏賢者，喬答摩沙門宣稱四種種姓都可以淨化。阿娑邏賢者，來吧，你是一個出家修行的人，去反駁他的說話吧。”

那些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阿娑邏第二次對他們說：“喬答摩沙門是一個說法理的人，說法理的人是很難反駁的。我沒有能力反駁他的說話。”

那些婆羅門第三次對阿娑邏說：“阿娑邏賢者，喬答摩沙門宣稱四種種姓都可以淨化。阿娑邏賢者，來吧，你是一個出家修行的人，不要未戰先敗，去反駁他的說話吧。”

那些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阿娑邏對他們說：“我肯定不能戰勝他的，喬答摩沙門是一個說法理的人，說法理的人是很難反駁的。我沒有能力反駁他的說話。即使這樣，我為賢者們走一趟吧。”

於是，阿娑邏和一大群婆羅門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阿娑邏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婆羅門這樣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喬答摩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阿娑邏，人們不是看見婆羅門的母親行經、懷胎、產子、哺育嗎，婆羅門這樣出生，為什麼還是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你聽過一些國土如由那、劍頗吒等，那裏只有主人和

僕人兩種種姓；主人會成為僕人，僕人會成為主人嗎？”

“賢者，我聽過，一些國土如由那、劍頗吒等，那裏只有主人和僕人兩種種姓；主人會成為僕人，僕人會成為主人。”

“阿娑邏，那麼婆羅門憑藉什麼來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否只有剎帝利、吠舍、首陀羅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而婆羅門不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如果剎帝利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婆羅門、吠舍、首陀羅也是一樣。喬答摩賢者，所有四種姓如果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會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

“阿娑邏，那麼婆羅門憑藉什麼來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是否只有婆羅門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而剎帝利、吠舍、首陀羅不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如果剎帝利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婆羅門、吠舍、首陀羅也是一樣。喬答摩賢者，所有四種姓如果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在身壞命終之後都會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阿娑邏，那麼婆羅門憑藉什麼來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是否只有婆羅門才能把慈心散發至各地，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而刹帝利、吠舍、首陀羅不能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刹帝利能把慈心散發至各地，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婆羅門、吠舍、首陀羅也是一樣。喬答摩賢者，所有四種姓都能把慈心散發至各地，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阿娑邏，那麼婆羅門憑藉什麼來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是否只有婆羅門才能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洗掉汗污；而刹帝利、吠舍、首陀羅不能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刹帝利能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洗掉汗污；婆羅門、吠舍、首陀羅也是一樣。喬答摩賢者，所有四種姓都能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洗掉汗污。”

“阿娑邏，那麼婆羅門憑藉什麼來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灌頂刹帝利王把不同身份的百人大眾聚集一起，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來吧，那些生於刹帝利種族、婆羅門種族、王族的人，用木燧跟娑羅木、沙邏邏木、檀香木或蓮花來生熱、取火吧；那些出身於旃陀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清道夫種族的人，用木燧跟狗飲水的木碗、豬飲水的木碗、洗衣人的木碗或柴藤來生熱、取火吧。’阿娑邏，你認為怎樣，是否只有那些生於刹帝利種族、婆羅門種族、王族的人，用木燧跟娑羅木、沙邏邏木、檀香木或蓮花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才有焰、有色、有光，才能用作火的用途；而那些出身於旃陀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清道夫種族的人，用木燧跟狗飲水的木碗、豬飲水的木碗、洗衣人的木碗或柴藤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沒有焰、沒有色、沒有光，不能用作火的用途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那些生於刹帝利種族、婆羅門種族、王族的人，用木

燧跟娑羅木、沙邏邏木、檀香木或蓮花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有焰、有色、有光，能用作火的用途；那些出身於旃陀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清道夫種族的人，用木燧跟狗飲水的木碗、豬飲水的木碗、洗衣人的木碗或柴藤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也有焰、有色、有光，也能用作火的用途。喬答摩賢者，所有火都有焰、有色、有光，都能用作火的用途。”

“阿娑邏，那麼婆羅門憑藉什麼來說‘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呢？”

“無論喬答摩賢者怎樣說，婆羅門都是認為這樣的：‘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剎帝利童子跟一個婆羅門童女住在一起，得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由剎帝利童子和婆羅門童女所生，他可否像父親那樣稱為剎帝利，或可否像母親那樣稱為婆羅門呢？”

“喬答摩賢者，這個兒子由剎帝利童子和婆羅門童女所生，他可像父親那樣稱為剎帝利，或可像母親那樣稱為婆羅門。”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婆羅門童子跟一個剎帝利童女住在一起，得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由婆羅門童子和剎帝利童女所生，他可否像父親那樣稱為婆羅門，或可否像母親那樣稱為剎帝利呢？”

“喬答摩賢者，這個兒子由婆羅門童子和剎帝利童女所生，他可像父親那樣稱為婆羅門，或可像母親那樣稱為剎帝利。”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一隻雄馬和一隻雌驢一起交合，得了一隻小駒。這隻小駒由馬和驢所生，牠可否像父親那樣稱為馬，或可否像母親那樣稱為驢呢？”

“喬答摩賢者，這裏我看見有不同，雜交後，牠稱為騾。但是，我看不見剎帝利跟婆羅門交合所生的兒子有任何不同。”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有兩個婆羅門學童兄弟，同一母胎受生，一個博學和多受教育，一個不博學和少受教育；在亡靈儀式、供養牛乳飯、祭祀儀式或款待賓客之中，誰首先受食呢？”

“喬答摩賢者，那個博學和多受教育的婆羅門學童，在亡靈儀式、供養牛乳飯、祭祀儀式或款待賓客之中都首先受食。喬答摩賢者，布施給一個不博學和少受教育的人怎會有大果報呢！”

“阿娑邏，你認為怎樣，如果有兩個婆羅門學童兄弟，同一母胎受生，一個博學和多受教育但戒行不好和本性邪惡，一個不博學和少受教育但具有戒行和本性善良，在亡靈儀式、供養牛乳飯、祭祀儀式或款待賓客之中，誰首先受食呢？”

“喬答摩賢者，那個不博學和少受教育但具有戒行和本性善良的婆羅門學童，在亡靈儀式、供養牛乳飯、祭祀儀式或款待賓客之中都首先受食。喬答摩賢者，布施給一個戒行不好和本性邪惡的人怎會有大果報呢！”

“阿娑邏，你首先主張出身帶來淨化，一會兒你又主張博學帶來淨化，一會兒

你又主張我所宣說的四種種姓都可以淨化。”

當世尊這樣說的時候，阿娑邏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

這時候，世尊看見阿娑邏沉默不語、不知所措、雙肩下墜、頭面低垂、悶悶不樂、無言以對地坐著，之後對他說：“阿娑邏，從前，有七個婆羅門仙人住在森林的茅屋中。他們生起這種惡見：‘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

“阿娑邏，阿私陀·提婆邏仙人聽到七個婆羅門仙人生起惡見的消息，於是整理鬚髮，穿上淺紅色衣服，著上硬鞋，拿著金杖，施展神通在七個婆羅門仙人的祭場上出現。他在祭場散步和這樣說：‘唏，那些婆羅門仙人賢者去了哪裏呢？唏，那些婆羅門仙人賢者去了哪裏呢？’

“阿娑邏，這時候七個婆羅門仙人心想：‘誰在我們的祭場散步及像村民那樣叫嚷呢？讓我們向他施咒語！’於是七個婆羅門仙人向阿私陀·提婆邏仙人施咒語：‘低賤人，成灰燼吧！’

“阿娑邏，七個婆羅門仙人不斷向阿私陀·提婆邏仙人施咒語，但是阿私陀·提婆邏仙人的外觀反而越來越美麗、越來越好看、越來越美妙。

“阿娑邏，這時候七個婆羅門仙人心想：‘我們的苦行真是徒勞無功！我們的梵行真是沒有果報！以前我們向人施咒語：“低賤人，成灰燼吧！”那些人便會成為灰燼。現在我們不斷向那人施咒語，但是那人的外觀反而越來越美麗、越來越好看、越來越美妙。’

“‘賢者們，你們的苦行不是徒勞無功，你們的梵行不是沒有果報。賢者們，放下對我的瞋恚吧。’

“‘賢者，我們已放下瞋恚了。賢者，你是誰呢？’

“‘賢者們，你們聽過阿私陀·提婆邏仙人嗎？’

“‘賢者，我們聽過。’

“‘賢者們，我就是阿私陀·提婆邏仙人了。’

“阿娑邏，於是，七個婆羅門仙人上前向阿私陀·提婆邏仙人作禮。阿私陀·提婆邏仙人對七個婆羅門仙人說：‘聽說你們生起這種惡見：“只有婆羅門才是高種姓，其餘都是低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是白種姓，其餘都是黑種姓；只有婆羅門才清淨，不是婆羅門便不清淨；婆羅門是梵天之子，是梵天的後裔，從梵天的口中出生；婆羅門由梵天所生、由梵天所化，是梵天的繼承者。”這是真的嗎？’

“‘賢者，是的。’

“‘賢者們，你們知否自己的生母只跟婆羅門一起而沒有跟非婆羅門一起呢？’

“‘賢者，不知。’

“‘賢者們，你們知否自己的生母追溯上七代只跟婆羅門一起而沒有跟非婆羅門一起呢？’

“‘賢者，不知。’

“‘賢者們，你們知否自己的生父只跟婆羅門一起而沒有跟非婆羅門一起呢？’

“‘賢者，不知。’

“‘賢者們，你們知否自己的生父追溯上七代只跟婆羅門一起而沒有跟非婆羅門一起呢？’

“‘賢者，不知。’

“‘賢者們，你們知道一個胎兒是怎樣形成的嗎？’

“‘賢者，我們知道一個胎兒是怎樣形成的。如果父母和合，母親行經，有眾生入胎，便會形成一個胎兒。三種東西在一起的時候，便會形成一個胎兒。’

“‘賢者們，你們真的是知道那胎兒是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嗎？’

“‘賢者，我們真的是不知道那胎兒是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還是首陀羅。’

“‘賢者們，這樣說來，你們真的是知道自己是什麼種姓嗎？’

“‘賢者，這樣說來，我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個種姓。’

“阿婆邏，七個婆羅門仙人被阿私陀·提婆邏仙人質難、質疑、質詢，所以不能確立種姓的主張；更何況你的老師不及七個婆羅門，你現在被我質難、質疑、質詢，所以更加不能確立種姓的主張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阿婆邏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九十四·瞿多目迦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優提那尊者住在波羅奈的羈彌耶芒果園。

這時候，瞿多目迦婆羅門抵達波羅奈處理一些事務，他散步前往羈彌耶芒果園。這時候，優提那尊者在空曠的地方行禪。於是瞿多目迦婆羅門前往他那裏，兩人一起行走，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瞿多目迦婆羅門對優提那尊者說：“唏，沙門，我找不到如法的出家人。我想，或是我看不見像賢者那樣的人，或是我看不見法義。”

瞿多目迦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優提那尊者離開行禪的地方，進入寺院，然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瞿多目迦婆羅門也離開行禪的地方，進入寺院，然後站在一邊。優提那尊者對瞿多目迦婆羅門說：“婆羅門，這裏有座位，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坐下來。”

“我在等候優提那賢者請我下座。像我那樣的人，如果之前沒有受請下座，是不會下座的。”於是瞿多目迦婆羅門以一低座坐在一邊，然後對優提那尊者說：“唏，沙門，我找不到如法的出家人。我想，或是我看不見像賢者那樣的人，或是我看不見法義。”

“婆羅門，如果你認同我所說的，你便認同；如果你反對我所說的，你便反對；如果你不知我所說的說話與義理，你便進一步發問。我們這樣來交談。”

“優提那賢者，如果我認同你所說的，我便認同；如果我反對你所說的，我便反對；如果我不知你所說的說話與義理，我便進一步發問。我們這樣來交談。”

“婆羅門，世上有四種人。是哪四種呢？一種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一種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一種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他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婆羅門，這四種人哪一種最符合你的心意呢？”

“優提那賢者，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不符合我的心意。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不符合我的心意。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不符合我的心意。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最符合我的心意。”

“婆羅門，為什麼前三種人不符合你的心意呢？”

“優提那賢者，一個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為想得到快樂的自己帶來痛苦，所以不符合我的心意。優提那賢者，一個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為想得到快樂的眾生帶來痛苦，所以不符合我的心意。優提那賢者，一個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為想得到快樂的自己和想得到快樂的眾生帶來痛苦，所以不符合我的心意。優提那賢者，一個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最符合我的心意。”

“婆羅門，有兩種大眾。這兩種大眾是什麼呢？”

“婆羅門，一種大眾貪染珠寶耳環，渴求妻兒，渴求男女僕，渴求田地，渴求

金銀。

“婆羅門，一種大眾不貪染珠寶耳環，捨棄妻兒，捨棄男女僕，捨棄田地，捨棄金銀，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婆羅門，這些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他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

“婆羅門，在兩種大眾之中你最常想去見的是哪一種呢——是貪染珠寶耳環、渴求妻兒、渴求男女僕、渴求田地、渴求金銀的大眾，還是不貪染珠寶耳環、捨棄妻兒、捨棄男女僕、捨棄田地、捨棄金銀、出家過沒有家庭生活的大眾？”

“優提那賢者，我最常想去見的，是那些不貪染珠寶耳環、捨棄妻兒、捨棄男女僕、捨棄田地、捨棄金銀、出家過沒有家庭生活的大眾。這些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他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

“婆羅門，剛才你不是對我說‘唏，沙門，我找不到如法的出家人。我想，或是我看見像賢者那樣的人，或是我看見法義’嗎？”

“優提那賢者，是的。我這樣說是為了有助找出如法的出家人，現在我找到了，願優提那賢者攝受我。優提那賢者簡略而不是詳細地說四種人的義理。願優提那賢者悲憫，為我詳細地說四種人的義理就好了。”

“婆羅門，既然這樣，你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瞿多目迦婆羅門回答優提那尊者：“賢者，是的。”

優提那尊者說：“婆羅門，什麼是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呢？”

“婆羅門，一些裸體外道，不跟隨常人的生活習慣，不用鉢而只用手來盛載食物吃，不接受別人呼喚過去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呼喚停下來取的食物，不接受別人帶來的食物，不接受專為自己準備的食物，不接受別人邀請供養的食物，不取盤中的食物，不取鍋中的食物，不在門檻間接受食物，不在棒杖間接受食物，不在杵臼間接受食物，不在有兩人在吃食物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懷孕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哺乳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性交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人專作布施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有狗看守的地方接受食物，不在蒼蠅群集的地方接受食物，不接受魚類，不接受肉類，不飲酒，不飲果酒，不飲米酒。

“他們只去七家化食及只取七口食物，只去六家化食及只取六口食物……以至只去一家化食及只取一口食物；一天化食一次，兩天才化食一次……以至七天才化食一次；一天吃食物一次，兩天才吃食物一次……以至七天才吃食物一次。他們以這方法來修習，直至每逢半個月才吃食物一次。

“他們只吃野菜、麥、生米、野米、水草、穀、米水渣、芝麻、草、牛糞；他們只吃樹下的果子和野果。

“他們穿麻、粗麻、裹屍布、破布、樹皮、羚羊皮、羚羊皮條、吉祥草衣、樹皮衣、木條衣、頭髮衣、馬尾毛衣、貓頭鷹羽毛衣。

“他們是一些修習拔鬚髮的人，常把自己的鬚髮拔除；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期站立的人，不使用坐具；他們是一些修習長時間蹲下的人，盡力保持蹲下的姿勢；他們是一些修習睡刺床的人，睡在帶有尖刺的床上；他們是一些每天沐浴三次的人，晚上也會到水中沐浴。

“他們修習以上各種的方法，不斷折磨、嚴重折磨這個身體。婆羅門，這就是

稱為折磨自己，常做折磨自己的行為的人了。

“婆羅門，什麼是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呢？”

“婆羅門，一些屠羊、屠豬等屠夫，捕鳥、捕獸、捕魚等獵師，盜賊、劊子手、獄卒，或做任何血腥、殘忍行業的人。婆羅門，這就是稱為折磨其他眾生，常做折磨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了。

“婆羅門，什麼是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呢？”

“婆羅門，一些灌頂剎帝利王或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在都城東面建造一所新的聚集堂後，剃掉頭髮和鬚鬚，穿上皮革衣，塗上酥油，用鹿角來搔背癢；他與夫人、婆羅門、主祭師一起進入鋪上青草的聚集堂，首先從母牛身上喝一口牛乳，夫人喝第二口，婆羅門與主祭師同喝第三口，再把剩下來小牛賴以生存的牛乳擠乾，用來祭火，他這樣說：‘宰殺多些公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小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小乳牛來祭祀吧，宰殺多些綿羊來祭祀吧，宰殺多些山羊來祭祀吧，斬截多些樹來造祭祀柱吧，收割多些草來作祭祀草吧！’他的僕人、傭人、工人迫於無奈，只好哭泣、臉上帶著淚水地做祭祀的工作。婆羅門，這就是稱為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常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的人了。

“婆羅門，什麼是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呢？”

“婆羅門，如來出現於世上，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

“居士或出身於各種種姓的人聽了這些法義之後，對如來生起了敬信；有了這份敬信，他這樣反思：‘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後來，他捨棄所有財富，捨棄所有親屬，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

“他成為一位出家人，具有比丘的修學和比丘的正命。他捨棄殺生、遠離殺生，放下棒杖、放下武器，對所有生命都有悲憫心。他捨棄偷盜、遠離偷盜，別人不能給的東西便不取，別人不能給的東西便不要；有一個不偷盜的清淨心。他捨棄非梵行，他是一個梵行者，遠離性行為這世俗的行為。他捨棄妄語、遠離妄語，他說真話、只說真話、誠實、可信賴、說話沒有前後不一。他捨棄兩舌、遠離兩舌、不會說離間別人的話，他幫助分裂的得到復合、喜歡和合、景仰和合、欣樂和合、說使人和合的話。他捨棄惡口、遠離惡口，無論他說什麼，都柔和、悅耳、和藹、親切、有禮、令人歡喜、令人心悅。他捨棄綺語、遠離綺語，他說適時的話、真實的話、有意義的話、和法有關的話、和律有關的話、有價值的話，他在適當的時候說話，說話有道理，適可而止，對人有益。

“他遠離損害種子和植物的行為；他一天只吃一餐，過了中午不吃東西，遠離非時食；遠離觀看跳舞、唱歌、奏樂、表演；遠離花環、香水、膏油、飾物；遠離豪華的大床；遠離接受金銀錢財；遠離接受穀物；遠離接受生肉；遠離接受婦女；

遠離接受僕人；遠離接受禽畜；遠離接受農田；遠離替人做信使；遠離做買賣；遠離欺騙的量秤；遠離賄賂、欺騙、詐騙；遠離傷害、殺害、綑綁、攔劫、搶掠。

“他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就如同雀鳥和牠的羽翼，無論雀鳥飛去哪裏，都只是和雙翼隨行。同樣地，一位比丘對能蔽體的衣服知足、對能果腹的食物知足，無論去哪裏，都只是和衣鉢隨行。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親身體驗沒有過失之樂。

“他在眼看到色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眼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眼根，守護眼根，修習眼根律儀。

“他在耳聽到聲……

“他在鼻嗅到香……

“他在舌嚐到味……

“他在身感到觸……

“他在意想到法之後，不執取形，不執取相。他知道如果不約束意根的話，貪著、苦惱這些惡不善法便會漏入內心，因此他約束意根，守護意根，修習意根律儀。他具有聖者之根律儀，親身體驗無染之樂。

“他在往還的時候，對往還有覺知；在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的時候，對向前觀望、向周圍觀望有覺知；在屈伸身體的時候，對屈伸身體有覺知；在穿衣持鉢的時候，對穿衣持鉢有覺知；在飲食、咀嚼、感受味覺的時候，對飲食、咀嚼、感受味覺有覺知；在大便、小便的時候，對大便、小便有覺知；在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的時候，對行走、站立、坐下、睡覺、睡醒、說話、靜默有覺知。

“他具有聖者之戒蘊、聖者之根律儀、聖者之念和覺知，居住在叢林、樹下、深山、山谷、岩洞、墓地、森林、曠野、草堆等遠離的住處之中。他在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返回，然後盤腿坐下來，豎直腰身，把念保持安放在要繫念的地方。

“他捨棄世上的貪欲，超越貪欲；內心清除了貪欲。

“他捨棄瞋恚，心中沒有瞋恚，只有利益和悲憫所有眾生；內心清除了瞋恚。

“他捨棄昏睡，超越昏睡，有光明想，有念和覺知；內心清除了昏睡。

“他捨棄掉悔，沒有激盪，有一個內裏平靜的心；內心清除了掉悔。

“他捨棄疑惑，超越疑惑，沒有疑惑；內心清除了對善法的疑惑。

“他捨棄使內心污穢、使智慧軟弱的五蓋，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他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他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他進入了三禪。他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他進入了四禪。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



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他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他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

“當他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他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他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他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他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婆羅門，這就是稱為不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不做折磨自己和其他眾生的行為；在現生之中平伏、寂滅、清涼、體驗快樂，像梵天那樣生活的人了。”

優提那尊者說了這番話後，瞿多目迦婆羅門對他說：“優提那賢者，妙極了！優提那賢者，妙極了！優提那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優提那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優提那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婆羅門，你不要皈依我，你要皈依世尊，我也是皈依世尊的。”

“優提那賢者，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住在哪裏呢？”

“婆羅門，現在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已經入滅了。”

“優提那賢者，如果我知道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距離這裏十由旬，我會走十由旬的路去見他。如果我知道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距離這裏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以至一百由旬，我都會走一百由旬的路去見他。但是世尊已經入滅了，我現在皈依已經入滅的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優提那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優提那賢者，央伽王每天都有一份布施給我，現在我將一份布施轉給優提那賢者。”

“婆羅門，央伽王每天給你的布施是什麼呢？”

“優提那賢者，是五百錢。”

“婆羅門，我們是不接受、不拿取金銀錢財的。”

“優提那賢者，如果你不接受，那我為你建造一所寺院吧。”

“婆羅門，如果你想為我建造一所寺院，你就在波吒釐子的地方建造一所聚集堂給僧團吧。”

“優提那賢者建議我布施給僧團，使我更加高興、更加快慰。優提那賢者，我將會用這一份布施連同多份布施，在波吒釐子的地方建造一所聚集堂給僧團。”

於是，瞿多目迦婆羅門用那一份布施連同多份布施，在波吒釐子的地方建造一

所聚集堂給僧團。那所聚集堂稱為瞿多目迦聚集堂。



## 九十五·闍基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去到一個名叫奧波娑陀的婆羅門村落，之後住在奧波娑陀村北面的提婆娑羅園。

這時候，闍基婆羅門居住在奧波娑陀村。這條村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是拘薩羅王波斯匿賞賜給闍基婆羅門的最高御賜。

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聽到這個消息：“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我們村北面的提婆娑羅園。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親身證得無比智，然後在這個有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眾人的世間宣說法義，所說的法義開首·中間·結尾都是善美的，有意義、有好的言辭、圓滿、清淨、開示梵行。”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心想：“去看這樣的阿羅漢是很有益處的。”

於是，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奧波娑陀村，向北前往提婆娑羅園。這時候，闍基婆羅門在宮殿的頂層午休，看見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奧波娑陀村，向北前往提婆娑羅園，於是對他的侍從說：“侍從賢者，為什麼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連群結隊地離開奧波娑陀村，向北前往提婆娑羅園呢？”

“闍基賢者，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我們村北面的提婆娑羅園。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他們前往喬答摩賢者那裏。”

“侍從賢者，既然這樣，你前往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闍基婆羅門叫你們等一等，他也去見喬答摩沙門。’”

侍從回答闍基婆羅門：“賢者，是的。”於是前往奧波娑陀村的婆羅門居士那裏，然後對他們說：“賢者們，闍基婆羅門叫你們等一等，他也去見喬答摩沙門。”

這時候，大約五百個從各地而來的婆羅門逗留在奧波娑陀村處理一些事務，他們聽到“闍基婆羅門去見喬答摩沙門”這個消息，於是前往闍基婆羅門那裏，然後對他說：“我們聽到闍基賢者去見喬答摩沙門的消息。這是真的嗎？”

“賢者們，是的。我也是去見喬答摩沙門。”

“闍基賢者不要去見喬答摩沙門！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闍基賢者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闍基賢者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闍基賢者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闍基賢者通曉世間大人相。闍基賢者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闍基賢者有戒行，是戒行成熟的人，具有成熟的戒行。闍基賢

者是善語者，善教說者；說話有禮、清楚、沒有缺點、有意義。闍基賢者是許多老師的老師，教導三百位婆羅門學童咒頌。闍基賢者受拘薩羅王波斯匿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闍基賢者受薄拘娑提婆羅門照料、恭敬、尊重、供養、推崇。闍基賢者受拘薩羅王波斯匿最高御賜奧波娑陀村；這條村人口、水草、樹木、穀物豐盛。因此，不應由你去見喬答摩沙門，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你。”

那些婆羅門說了這番話後，闍基婆羅門對他們說：“賢者們，既然這樣，你們聽我說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的原因吧。喬答摩沙門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刹帝利種姓都不受質疑。因此，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

“喬答摩沙門放棄了充斥各處的金錢來出家。喬答摩沙門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沙門的父母不想他出家，淚流滿面，他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喬答摩沙門具有至極的外觀，美麗、好看、美妙；有最高的外相，最高的活力；沒有不足之處。喬答摩沙門有戒行，有聖戒，有善戒，具有善戒。喬答摩沙門是善語者，善教說者；說話有禮、清楚、沒有缺點、有意義。喬答摩沙門是許多老師的老師。喬答摩沙門盡除了貪欲，清除了動搖。喬答摩沙門說善業、說善行，對婆羅門沒有不敬。喬答摩沙門從上流刹帝利的高種姓出家。喬答摩沙門從富有、有很多財富和產業的種族出家。人們穿州過省來找喬答摩沙門問問題。無數天神終生皈依喬答摩沙門。喬答摩沙門好名聲遠播：這位世尊是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喬答摩沙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摩揭陀王頻婆娑羅將軍連同王后和王子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拘薩羅王波斯匿連同王后和王子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薄拘娑提婆羅門連同妻子和兒子都終身皈依喬答摩沙門。

“任何沙門或婆羅門來到我們的村落都是賓客，都應受我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喬答摩沙門來到奧波娑陀村及住在北面的提婆娑羅園，他就是我們的賓客，因此應受我們照料、恭敬、尊重、供養。因此，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

“賢者們，這些是我熟悉的讚美，喬答摩沙門的讚美還有很多，是無量無數的。即使是一種讚美，都不應由喬答摩沙門來見我，而是應由我去見喬答摩沙門。賢者們，我們一起去見喬答摩沙門吧。”

於是闍基婆羅門和婆羅門大眾一起前往世尊那裏，他走到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這時候，一個名叫迦波提的婆羅門學童在大眾中坐著，他年少，剃了頭髮，十六歲，出生於純正的血統，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當世尊一一跟年長的婆羅門作悅意的交談時，他常常打斷說話。於是世尊斥責迦波提：“請頗羅墮<sup>1</sup>尊者不要打斷我的說話，請等待我把話說完你才說話！”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闍基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不要斥責迦波提。迦波提是一個多聞的婆羅門學童，迦波提是一個善教說的婆羅門學童，迦波提是一個智

<sup>1</sup>“頗羅墮”(Bhāradvāja)是迦波提婆羅門學童的族姓。

者婆羅門學童，迦波提是一個能夠跟喬答摩沙門對論的婆羅門學童。”

於是世尊心想：“迦波提一定是精通三吠陀，所以婆羅門高度尊崇他。”

這時候迦波提心想：“當喬答摩沙門眼睛望著我的時候，我便問他問題。”

世尊以他心智知道迦波提的心念，於是望著迦波提。這時候迦波提心想：“喬答摩沙門留意我了，讓我向他發問問題吧。”

於是，迦波提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古代的婆羅門咒頌文句，經代代相傳而成為一套總集。婆羅門都確切得出這個結論：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喬答摩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頗羅墮，在婆羅門當中，有沒有任何一個人這樣說：‘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喬答摩賢者，沒有。”

“頗羅墮，在婆羅門當中，有沒有任何一個老師或追溯上七代的祖師這樣說：‘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喬答摩賢者，沒有。”

“頗羅墮，一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創造咒頌、轉動咒輪；古代的婆羅門唸誦、宣說、編集這些咒頌；現在的婆羅門跟隨唸誦、宣說、講解這些咒頌。那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如阿達迦、婆摩迦、婆摩提婆、毗沙蜜多、閻摩多祇、央祇羅娑、頗羅墮、婆舍多、迦葉、婆求等，有沒有這樣說：‘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喬答摩賢者，沒有。”

“頗羅墮，聽你所說，有沒有任何一個婆羅門，有沒有任何一個祖師，有沒有任何一個開創者婆羅門仙人說：‘我已知道這些咒頌、我已看見這些咒頌；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

“頗羅墮，就如一列盲人，每人都捉著前面的人來行走，前面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頗羅墮，同樣地，婆羅門所說的，變成了一列盲人的譬喻那樣，前面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

“頗羅墮，你認為怎樣，這樣子，婆羅門的敬信豈不是沒有根基嗎？”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尊崇這些咒頌不單是因為敬信，還有因為這是我們的傳統。”

“頗羅墮，你首先主張敬信，一會兒你又說傳統。頗羅墮，有五種東西當下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這五種東西是什麼呢？就是敬信、信願、傳統、推想、所受持的見。頗羅墮，這五種東西當下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頗羅墮，一些受人敬信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東西；一些不受人敬信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頗羅墮，一些人們有信願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東西；一些人們沒有信願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頗羅墮，一些傳統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東西；一些不是傳統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頗羅墮，一些人們推想的東西，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東西；一些人

們推想認為不確的東西，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頗羅墮，一些人們所受持的見，或會是些空泛、空洞、錯誤的東西；一些人們不受持的見，或會是些真實、真確、確定的東西。

“頗羅墮，在這個程度，不足以讓一個敬重真理的智者確切得出‘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

“喬答摩賢者，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敬重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敬重真理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怎樣做才足以敬重真理呢？”

“頗羅墮，一個有敬信的人，他說：‘這就是我的敬信了。’他不下‘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重真理了。

“頗羅墮，一個有信願的人，他說：‘這就是我的信願了。’他不下‘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重真理了。

“頗羅墮，一個依隨傳統的人，他說：‘這就是我依隨的傳統了。’他不下‘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重真理了。

“頗羅墮，一個依隨推想的人，他說：‘這就是我依隨的推想了。’他不下‘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重真理了。

“頗羅墮，一個有所受持的見的人，他說：‘這就是我所受持的見了。’他不下‘只有這才是真諦，其餘都是沒有意義的’這個結論。這就是敬重真理了。

“頗羅墮，這就是你所問的有關敬重真理的問題。我宣說，這就是敬重真理所包含的內容，這樣做便足以敬重真理了。頗羅墮，這只是有關敬重真理方面的內容，還沒有涉及到怎樣領悟真理的。”

“喬答摩賢者，我知道敬重真理所包含的內容，知道怎樣做便足以敬重真理了。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領悟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領悟真理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怎樣做才足以領悟真理呢？”

“頗羅墮，一位比丘依止村落或市鎮來生活。那裏的居士或居士子前往他那裏，然後以貪欲法、瞋恚法、愚癡法三樣東西來檢視他：‘這位尊者有沒有貪欲法呢？內心會不會受貪欲法擺佈而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呢？會不會教他人做一些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的事情呢？’

“通過檢視後，他知道：‘這位尊者是沒有貪欲法的；內心不會受貪欲法擺佈而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不會教他人做一些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的事情；沒有由貪欲法所帶來的身體行為和語言行為。他宣說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有貪欲法的人是不會善說這法義的。’

“當檢視過這位比丘，看見他淨除了貪欲法後，便進一步檢視瞋恚法：‘這位尊者有沒有瞋恚法呢？內心會不會受瞋恚法擺佈而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呢？會不會教他人做一些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的事情呢？’

“通過檢視後，他知道：‘這位尊者是沒有瞋恚法的；內心不會受瞋恚法擺佈而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不會教他人做一些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的事情；沒有由瞋恚法所帶來的身體行為和語言行為。他宣說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有瞋恚法的人是不會善說這法義的。’

“當檢視過這位比丘，看見他淨除了瞋恚法後，便進一步檢視愚癡法：‘這位

尊者有沒有愚癡法呢？內心會不會受愚癡法擺佈而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呢？會不會教他人做一些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的事情呢？’

“通過檢視後，他知道：‘這位尊者是沒有愚癡法的；內心不會受愚癡法擺佈而自己不知的說知道，自己看不見的說看見；不會教他人做一些長期帶來損害和苦惱的事情；沒有由愚癡法所帶來的身體行為和語言行為。他宣說的法義深奧、難見、難覺、寂靜、崇高、不從邏輯推理而得、深入、智者在當中會有所體驗——有愚癡法的人是不會善說這法義的。’

“當檢視過這位比丘，看見他淨除了愚癡法後，便對他確立敬信，一個生起了敬信的人，會前往他那裏；一個前往他那裏的人，會伴隨他；一個伴隨他的人，會聆聽他的說話；一個聆聽他說話的人，會聆聽法義；一個聆聽法義的人，會受持法義；一個受持法義的人，會求證義理；一個求證義理的人，會清楚理解法義；一個清楚理解法義的人，會生起意欲；一個生起意欲的人，會有上進；一個上進的人，會作出衡量；一個作出衡量的人，會有精勤；一個精勤的人，能親身證得最高的真理，以智慧透徹看清這個真理。

“頗羅墮，這就是你所問的有關領悟真理的問題。我宣說，這就是領悟真理所包含的內容，這樣做便足以領悟真理了。頗羅墮，這只是有關領悟真理方面的內容，還沒有涉及到怎樣證得真理的。”

“喬答摩賢者，我知道領悟真理所包含的內容，知道怎樣做便足以領悟真理了。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證得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證得真理所包含的內容是什麼呢？怎樣做才足以證得真理呢？”

“頗羅墮，持續修習，多修習，這樣便能證得真理。頗羅墮，我宣說，這就是證得真理所包含的內容，這樣做便足以證得真理了。”

“喬答摩賢者，我知道證得真理所包含的內容，知道怎樣做便足以證得真理了。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能證得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要證得真理，須勤修什麼法呢？”

“頗羅墮，要證得真理，便須勤修精勤。如果沒有精勤便不能證得真理，有精勤便能證得真理；因此，要證得真理，便須勤修精勤。”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精勤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精勤呢？”

“頗羅墮，要有精勤，便須勤修衡量。如果沒有衡量便沒有精勤，有衡量便會帶來精勤；因此，要有精勤，便須勤修衡量。”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衡量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衡量呢？”

“頗羅墮，要有衡量，便須勤修上進。如果沒有上進便沒有衡量，有上進便會帶來衡量；因此，要有衡量，便須勤修上進。”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上進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上進呢？”

“頗羅墮，要有上進，便須勤修意欲。如果沒有意欲便沒有上進，有意欲便會帶來上進；因此，要有上進，便須勤修意欲。”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意欲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意欲呢？”

“頗羅墮，要有意欲，便須勤修清楚理解法義。如果沒有清楚理解法義便沒有意欲，有清楚理解法義便會帶來意欲；因此，要有意欲，便須勤修清楚理解法義。”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清楚理解法義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清楚理解法義呢？”

“頗羅墮，要有清楚理解法義，便須勤修求證義理。如果沒有求證義理便沒有清楚理解法義，有求證義理便會帶來清楚理解法義；因此，要有清楚理解法義，便須勤修求證義理。”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求證義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求證義理呢？”

“頗羅墮，要有求證義理，便須勤修受持法義。如果沒有受持法義便沒有求證義理，有受持法義便會帶來求證義理；因此，要有求證義理，便須勤修受持法義。”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受持法義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受持法義呢？”

“頗羅墮，要有受持法義，便須勤修聆聽法義。如果沒有聆聽法義便沒有受持法義，有聆聽法義便會帶來受持法義；因此，要有受持法義，便須勤修聆聽法義。”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聆聽法義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聆聽法義呢？”

“頗羅墮，要有聆聽法義，便須勤修聆聽善知識的說話。如果沒有聆聽善知識的說話便沒有聆聽法義，有聆聽善知識的說話便會帶來聆聽法義；因此，要有聆聽法義，便須勤修聆聽善知識的說話。”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聆聽善知識的說話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聆聽善知識的說話呢？”

“頗羅墮，要有聆聽善知識的說話，便須勤修伴隨善知識。如果沒有伴隨善知識便沒有聆聽善知識的說話，有伴隨善知識便會帶來聆聽善知識的說話；因此，要有聆聽善知識的說話，便須勤修伴隨善知識。”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伴隨善知識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伴隨善知識呢？”

“頗羅墮，要有伴隨善知識，便須勤修前往善知識那裏。如果沒有前往善知識那裏便沒有伴隨善知識，有前往善知識那裏便會帶來伴隨善知識；因此，要有伴隨善知識，便須勤修前往善知識那裏。”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會帶來前往善知識那裏的問題。喬答摩賢者，勤修什麼法會帶來前往善知識那裏呢？”

“頗羅墮，要有前往善知識那裏，便須勤修敬信。如果沒有敬信便沒有前往善知識那裏，有敬信便會帶來前往善知識那裏；因此，要有前往善知識那裏，便須勤修敬信。”

“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敬重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領悟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證得真理



的問題，喬答摩賢者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我問喬答摩賢者有關勤修什麼法能證得真理的問題，喬答摩賢者為我解說，我喜歡與接受這個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無論我問喬答摩賢者什麼問題，喬答摩賢者都為我解說，我都喜歡與接受那些解說，因此我感到開心。

“喬答摩賢者，之前我認為：‘這些禿頭、卑賤、下劣、低種姓的沙門，怎會知道法義呢！’現在喬答摩賢者使我對沙門產生敬愛，使我對沙門產生歡喜，使我對沙門產生尊敬。

“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九十六·伊須迦利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伊須迦利婆羅門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四種奉事：奉事婆羅門，奉事刹帝利，奉事吠舍，奉事首陀羅。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應奉事婆羅門，刹帝利應奉事婆羅門，吠舍應奉事婆羅門，首陀羅應奉事婆羅門。這就是婆羅門所宣說的奉事婆羅門了。

“喬答摩賢者，刹帝利應奉事刹帝利，吠舍應奉事刹帝利，首陀羅應奉事刹帝利。這就是婆羅門所宣說的奉事刹帝利了。

“喬答摩賢者，吠舍應奉事吠舍，首陀羅應奉事吠舍。這就是婆羅門所宣說的奉事吠舍了。

“喬答摩賢者，首陀羅應奉事首陀羅。此外還有誰人會奉事首陀羅呢！這就是婆羅門所宣說的奉事首陀羅了。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這四種奉事：奉事婆羅門，奉事刹帝利，奉事吠舍，奉事首陀羅。喬答摩賢者對此怎麼說呢？”

“婆羅門，世間上所有人都認同婆羅門所宣說的四種奉事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

“婆羅門，就正如一些人強迫一個貧窮、沒有地位、沒有財富的人買他不想買的肉食，然後對他說：‘喂，你要吃了這塊肉，你要給錢。’

“婆羅門，同樣地，在沙門婆羅門不一致認同的情形下，一些婆羅門依然宣說這四種奉事。

“婆羅門，我不說應奉事所有人，也不說不應奉事所有人。婆羅門，如果受奉事的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墮落而沒有提昇；我說，不應奉事他。婆羅門，如果受奉事的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提昇而沒有墮落；我說，應該奉事他。

“婆羅門，如果這樣問一個刹帝利：‘如果你去奉事別人：一種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墮落而沒有提昇，一種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提昇而沒有墮落。你會去奉事哪一種人呢？’婆羅門，那個刹帝利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那種人因受我奉事之後會墮落而沒有提昇，我不會去奉事那種人。那種人因受我奉事之後會提昇而沒有墮落，我會去奉事那種人。’

“婆羅門，如果這樣問一個婆羅門……

“婆羅門，如果這樣問一個吠舍……

“婆羅門，如果這樣問一個首陀羅：‘如果你去奉事別人：一種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墮落而沒有提昇，一種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提昇而沒有墮落。你會去奉事哪一種人呢？’婆羅門，那個首陀羅將會作出正確的解說：‘那種人因受我奉事之後會墮落而沒有提昇，我不會去奉事那種人。那種人因受我奉事之後會提昇而沒有墮落，我會去奉事那種人。’

“婆羅門，我不說只有出身於高種族的人才會提昇，我也不說只有出身於高種族的人才會墮落。我不說只有出身於高種姓的人才會提昇，我也不說只有出身於高種姓的人才會墮落。我不說只有出身於富有之家的人才會提昇，我也不說只有出身

於富有之家的人才會墮落。

“婆羅門，一些出身於高種族的人會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因此，我不說只有出身於高種族的人才會提昇。婆羅門，一些出身於高種族的人會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因此，我也不說只有出身於高種族的人才會墮落。

“婆羅門，一些出身於高種姓的人……

“婆羅門，一些出身於富有之家的人會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因此，我不說只有出身於富有之家的人才會提昇。婆羅門，一些出身於富有之家的人會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因此，我也不說只有出身於富有之家的人才會墮落。

“婆羅門，我不說應奉事所有人，也不說不應奉事所有人。婆羅門，如果受奉事的人，因受到奉事之後會提昇信，會提昇戒，會提昇聞，會提昇施，會提昇慧；我說，應該奉事他。”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伊須迦利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四種財富：宣說婆羅門的財富，宣說剎帝利的財富，宣說吠舍的財富，宣說首陀羅的財富。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別人的布施是婆羅門的財富。如果婆羅門不依別人的布施而取財富，就像監守人偷盜別人財物那樣。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弓箭是剎帝利的財富。如果剎帝利不依弓箭而取財富，就像監守人偷盜別人財物那樣。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耕種與畜牧是吠舍的財富。如果吠舍不依耕種與畜牧而取財富，就像監守人偷盜別人財物那樣。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擔杆是首陀羅的財富。如果首陀羅不依擔杆而取財富，就像監守人偷盜別人財物那樣。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這四種財富：宣說婆羅門的財富，宣說剎帝利的財富，宣說吠舍的財富，宣說首陀羅的財富。喬答摩賢者對此怎麼說呢？”

“婆羅門，世間上所有人都認同婆羅門所宣說的四種財富嗎？”

“喬答摩賢者，不是。”

“婆羅門，就正如一些人強迫一個貧窮、沒有地位、沒有財富的人買他不想買的肉食，然後對他說：‘喂，你要吃了這塊肉，你要給錢。’

“婆羅門，同樣地，在沙門婆羅門不一致認同的情形下，一些婆羅門依然宣說這四種財富。

“婆羅門，我宣說，出世間的聖法是人們的財富。當我憶起過去投生的時候，在某個父母的種族之中投生時便視為是某一個種族的人：如果在剎帝利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剎帝利；如果在婆羅門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婆羅門；如果在吠舍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吠舍；如果在首陀羅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首陀羅。

“婆羅門，就正如不同的因緣條件生起不同的火：以柴枝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柴火；以木屑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木屑火；以草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草火；以牛糞為緣所生起的火，稱為牛糞火。婆羅門，同樣地，我宣說，出世間的聖法是

人們的財富。當我憶起過去投生的時候，在某個父母的種族之中投生時便視為是某一個種族的人：如果在刹帝利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刹帝利；如果在婆羅門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婆羅門；如果在吠舍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吠舍；如果在首陀羅種族投生便視為一個首陀羅。

“婆羅門，如果一個刹帝利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如果一個婆羅門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吠舍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首陀羅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婆羅門，你認為怎樣，是否只有婆羅門才能把慈心散發至各地，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而刹帝利、吠舍、首陀羅不能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刹帝利能把慈心散發至各地，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婆羅門、吠舍、首陀羅也是一樣。喬答摩賢者，所有四種姓都能把慈心散發至各地，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羅門，同樣地，如果一個刹帝利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如果一個婆羅門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吠舍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首陀羅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婆羅門，你認為怎樣，是否只有婆羅門才能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洗掉汗污；而刹帝利、吠舍、首陀羅不能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刹帝利能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洗掉汗污；婆羅門、吠舍、首陀羅也是一樣。喬答摩賢者，所有四種姓都能拿背擦和皂粉去河裏洗掉汗污。”

“婆羅門，同樣地，如果一個刹帝利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如果一個婆羅門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吠舍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首陀羅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婆羅門，你認為怎樣，如果一個灌頂刹帝利王把不同身份的百人大眾聚集一起，然後對他們說：‘賢友們，來吧，那些生於刹帝利種族、婆羅門種族、王族的人，用木燧跟娑羅木、沙邏邏木、檀香木或蓮花來生熱、取火吧；那些出身於旃陀

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清道夫種族的人，用木燧跟狗飲水的木碗、豬飲水的木碗、洗衣人的木碗或柴藤來生熱、取火吧。’婆羅門，你認為怎樣，是否只有那些生於剎帝利種族、婆羅門種族、王族的人，用木燧跟娑羅木、沙邏邏木、檀香木或蓮花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才有焰、有色、有光，才能用作火的用途；而那些出身於旃陀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清道夫種族的人，用木燧跟狗飲水的木碗、豬飲水的木碗、洗衣人的木碗或柴藤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沒有焰、沒有色、沒有光，不能用作火的用途呢？”

“喬答摩賢者，不是的。那些生於剎帝利種族、婆羅門種族、王族的人，用木燧跟娑羅木、沙邏邏木、檀香木或蓮花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有焰、有色、有光，能用作火的用途；那些出身於旃陀羅種族、獵師種族、竹師種族、造車師種族、清道夫種族的人，用木燧跟狗飲水的木碗、豬飲水的木碗、洗衣人的木碗或柴藤來生熱、取火，所生的火也有焰、有色、有光，也能用作火的用途。喬答摩賢者，所有火都有焰、有色、有光，都能用作火的用途。”

“婆羅門，同樣地，如果一個剎帝利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如果一個婆羅門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吠舍種族的人……

“如果一個首陀羅種族的人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依循如來講授的法和律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邪淫、遠離妄語、遠離兩舌、遠離惡口、遠離綺語、不貪欲、不瞋恚、正見，他可完滿正道與善法。”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伊須迦利婆羅門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九十七·陀然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南山遊行說法。有一位在王舍城雨季安居的比丘前往南山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那位比丘說：“賢友，世尊健康嗎？身體好嗎？”

“賢友，世尊健康，身體好。”

“賢友，比丘僧團裏人人都健康嗎？人人都身體好嗎？”

“賢友，比丘僧團裏人人都健康，人人都身體好。”

“賢友，住在米倉城門有一個名叫陀然的婆羅門，他健康嗎？身體好嗎？”

“賢友，陀然婆羅門健康，身體好。”

“賢友，陀然婆羅門不放逸嗎？”

“賢友，陀然婆羅門怎會不放逸呢！賢友，陀然婆羅門依附王宮裏的人，欺壓婆羅門和居士；依附婆羅門和居士，欺壓王宮裏的人。他娶一位有敬信的妻子命終後，再娶了一位沒有敬信的妻子。”

“賢友，我聽見陀然婆羅門放逸的消息，我真是聽了一個壞消息！如果能夠遇見陀然婆羅門，跟他一起交談就好了。”

舍利弗尊者在南山住了一段時間後，啟程向王舍城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王舍城，之後住在王舍城的竹園松鼠飼餵處。

在上午，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入王舍城化食。這時候，陀然婆羅門在城外的牛棚擠牛乳。舍利弗尊者在王舍城化食完畢，吃過食物後便前往陀然婆羅門那裏。陀然婆羅門從遠處看見舍利弗尊者前來，便走到舍利弗尊者那裏，對他說：“舍利弗賢者，現在還是進食的時候，飲了這些牛乳吧。”

“婆羅門，不。我今天的化食已經完成了。我會在那棵樹下午休，一會兒後你也來吧。”

陀然婆羅門回答舍利弗尊者：“賢者，是的。”於是，在吃過早飯後便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和舍利弗尊者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舍利弗尊者對陀然婆羅門說：“陀然，你不放逸嗎？”

“舍利弗賢者，我怎會不放逸呢！我要養活父母、妻兒、僕人、工人，要為朋友親屬做很多工作，要為賓客做很多工作，要為先人做很多工作，要為天神做很多工作，要為國王做很多工作，還要照顧好自己身體。”

“陀然，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因要養活父母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他因非法和不正的行為而被地獄的獄卒拖走。他或父母對獄卒說，他只是因要養活父母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不要拖走他！他們可否這樣向獄卒求情呢？”

“舍利弗賢者，這是不可以的。即使他們哭號，獄卒還是會捉那人落地獄。”

……養活妻兒……

……養活僕人和工人……

……為朋友親屬做很多工作……

……為賓客做很多工作……

……為先人做很多工作……

……為天神做很多工作……

……為國王做很多工作……

“陀然，你認為怎樣，一個人因要照顧好自己身體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他因非法和不正的行為而被地獄的獄卒拖走。他或別人對獄卒說，他只是因要照顧好自己身體的原故而做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不要拖走他！他們可否這樣向獄卒求情呢？”

“舍利弗賢者，這是不可以的。即使他們哭號，獄卒還是會捉那人落地獄。”

“陀然，你認為怎樣，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養活父母，或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養活父母，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養活父母比較差，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養活父母比較好。舍利弗賢者，如法和正確的行為比非法和不正的行為好。”

“陀然，有其他如法的工作能養活父母，做那些工作能避免造惡業及帶來功德。”

……養活妻兒……

……養活僕人和工人……

……為朋友親屬做很多工作……

……為賓客做很多工作……

……為先人做很多工作……

……為天神做很多工作……

……為國王做很多工作……

“陀然，你認為怎樣，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或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以非法和不正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比較差，以如法和正確的行為來照顧好自己身體比較好。舍利弗賢者，如法和正確的行為比非法和不正的行為好。”

“陀然，有其他如法的工作能照顧好自己身體，做那些工作能避免造惡業及帶來功德。”

陀然婆羅門對舍利弗尊者的說話心感高興，滿懷歡喜，之後起座離去。

過了一段時間，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於是，陀然婆羅門吩咐一個下人：“來吧，你前往世尊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你這樣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然後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用我的名義頂禮舍利弗尊者雙足。你這樣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陀然婆羅門的居所就好了。’”

那位下人回答陀然婆羅門：“主人，是的。”於是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那位下人再前往舍利弗尊者那裏，對舍利弗尊者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舍利弗尊者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尊者雙足。願尊者悲憫，前往陀然婆羅門的居所就好了。”

舍利弗尊者保持沉默以表示願意探望陀然婆羅門。

於是，舍利弗尊者穿好衣服，拿著大衣和鉢，前往陀然婆羅門的居所。舍利弗尊者抵達後，坐在為他預備好的座位上，然後對陀然婆羅門說：“陀然，你怎麼樣，病痛有沒有消退，有沒有感到好轉呢？”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同樣地，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就正如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同樣地，我全身發熱。舍利弗賢者，我在轉差，病痛在增加，沒有感到好轉。”

“陀然，你認為怎樣，地獄或畜生，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畜生比地獄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畜生或餓鬼，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餓鬼比畜生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餓鬼或人，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人比餓鬼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人或四王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四王天比人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四王天或三十三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三十三天比四王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三十三天或夜摩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夜摩天比三十三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夜摩天或兜率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兜率天比夜摩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兜率天或化樂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化樂天比兜率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化樂天或他化自在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他化自在天比化樂天好。”

“陀然，你認為怎樣，他化自在天或梵天，哪樣比較好？”

“舍利弗賢者說到梵世間了，舍利弗賢者說到梵世間了！”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心想：“婆羅門都是嚮往梵世間的。讓我為陀然婆羅門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吧。”於是對陀然婆羅門說：“陀然，我要對你說投生梵天的道路。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陀然婆羅門回答舍利弗尊者：“賢者，是的。”

舍利弗尊者說：“陀然，什麼是投生梵天的道路呢？”

“陀然，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



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陀然，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陀然，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悲心……

“陀然，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喜心……

“陀然，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陀然，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舍利弗賢者，請你用我的名義頂禮世尊雙足。你這樣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舍利弗尊者為陀然婆羅門確立了投生梵世間的道路便起座離去。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究極的道路，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sup>1</sup>舍利弗尊者離去不久，陀然婆羅門便命終，他投生在梵世間。

這時候，世尊對比丘說：“比丘們，舍利弗為陀然婆羅門確立了投生梵世間的道路便起座離去。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究極的道路，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這時候，舍利弗尊者前往世尊那裏，對世尊作禮，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大德，陀然婆羅門生了病，病得很重。他頂禮世尊雙足。”

“舍利弗，你為什麼只為陀然婆羅門確立投生梵世間的道路便起座離去呢？這條道路不是一條究極的道路，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大德，我那時心想：‘婆羅門都是嚮往梵世間的。讓我為陀然婆羅門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吧。’”

“舍利弗，陀然婆羅門命終了，他投生在梵世間。”



---

<sup>1</sup> 漢譯本的《中阿含經·二十七·梵志陀然經》提供多一些有關的背景資料，陀然婆羅門在舍利弗尊者出家之前兩人早已是好友，後來娶了一位名叫端正的女士，受她唆擺而作惡。他聽了舍利弗尊者的教誨後便捨棄惡行，更在舍利弗尊者跟前皈依佛、法、僧而成為佛弟子。

在原始佛教的教義中，佛、法、僧以四聖諦、八正道為中心。所以，皈依佛、法、僧的人自然會有一個向善、向解脫的人生目標。在經中，舍利弗尊者為臨終的陀然婆羅門建立投生梵天的道路，使他得以投生梵天。一個具有四聖諦正見的人投生梵天即是得到了三果，而三果不是一個最高的果位，所以還有更高的修行工作需要做。

在《梵志陀然經》的尾末，佛陀問舍利弗尊者為什麼不教陀然婆羅門比投生梵天更高的法，讓他即時如實知法。而舍利弗尊者的答覆是因應婆羅門多是愛著梵天，所以便教陀然婆羅門一條投生梵天的道路。

## 九十八·婆舍多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伊車能伽村的密林。一些十分著名、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如闍基婆羅門、多盧迦婆羅門、薄拘娑提婆羅門、吒奴蘇尼婆羅門、杜帝耶婆羅門等也是住在伊車能伽村。

這時候，婆舍多婆羅門學童和頗羅墮婆羅門學童一起散步時，生起了這個問題：“怎樣才是一個婆羅門呢？”

頗羅墮說：“一個人要出生於純正的血統，父系母系追溯上七代都沒有跟其他種姓雜配，七代的婆羅門種姓都不受質疑。這樣才是一個婆羅門。”

婆舍多說：“一個人要具有戒行，具有信願。這樣才是一個婆羅門。”

頗羅墮不能說服婆舍多，婆舍多也不能說服頗羅墮。於是婆舍多對頗羅墮說：“頗羅墮賢者，喬答摩沙門是釋迦族人，從釋迦族出家，他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現在來到這裏了。喬答摩賢者聲名遠播，是一位阿羅漢·等正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者·天人師·佛·世尊。頗羅墮賢者，讓我們前往喬答摩沙門那裏問他，當他為我們解說時，我們便受持那個義理吧。”

頗羅墮回答婆舍多：“賢者，好的。”

於是，婆舍多和頗羅墮一起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然後坐在一邊。婆舍多以偈頌對世尊說：

“吾習三吠陀，  
我所隨之師，  
名薄拘娑提；  
他隨多盧迦。

吾說三吠陀，  
圓滿無障礙；  
文辭與吟誦，  
幾與師近同。

請瞿曇解說：  
何謂婆羅門。  
吾二說不一：  
頗羅墮解說，  
要視乎出身；  
我說視乎業。

兩人各不能，  
說服於對方。  
故來問賢者，  
聞名等正覺。

明月轉滿時，  
人向其合掌；  
瞿曇亦如是，  
受眾人禮敬。

我等因不知，  
故來問瞿曇，  
世間具眼者：  
何謂婆羅門，  
或視乎出身？  
或視乎於業？”

世尊以偈頌對婆舍多說：

“我將為你們，  
逐一細解說，  
出生有不同，  
眾生各有異。

草木人皆知，  
是無情識者；  
由此而出生，  
此中是同類。

昆蟲與螞蟻，  
飛蛾與蝴蝶；  
由此而出生，  
此中是同類。

四足之動物，  
形體大或小；  
由此而出生，  
此中是同類。

無足長身形，  
腹部著地行；  
由此而出生，  
此中是同類。

魚兒人皆知，  
生活於水中；  
由此而出生，  
此中是同類。

雀鳥人皆知，  
展翅空中飛；  
由此而出生，  
此中是同類。

因出生不同，  
種類各相異；  
在人中出生，  
均屬一類別。

髻髮與頭首，  
眼耳與口鼻，  
口唇與眉毛，  
實同一類別。

肩頸與胸部，  
腹部與背部，  
臀部與陰部，  
實同一類別。

雙手與雙足，  
指頭與指甲，  
大腿與小腿，  
外相與聲音，  
從出生而有，  
實同一類別。

各個人身中，  
找不到不同；  
若說不同者，  
只在於名稱。

婆舍多汝知，  
以牛維生者，  
此人是農夫，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以工藝維生，  
此人是工匠，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以買賣維生，  
此人是商人，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侍奉人維生，  
此人是傭人，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以偷盜維生，  
此人是賊人，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以箭藝維生，  
此人是士兵，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以祭祀維生，  
此人是祭師，  
不是婆羅門。

婆舍多汝知，  
以權治國土，  
此人是國王，  
不是婆羅門。

婆羅門所說：  
純血統出身，  
此是婆羅門。  
但我作是說：  
無取無所有，  
此是婆羅門；

截斷諸結縛，  
內心無掛慮，  
離束縛之繫，  
此是婆羅門；

解除諸纏繩，  
拿起無明門，  
得覺悟之人，  
此是婆羅門；

受罵受加害，  
內心無瞋恚，  
具有安忍力，  
此是婆羅門；

無怨具信戒，  
調伏不自大，  
持此最後身，  
此是婆羅門；

不沾染五欲，  
如芥置針尖，  
亦如水中蓮，  
此是婆羅門；

遍知一切苦，  
我想已盡除，  
離重擔之繫，  
此是婆羅門；

具有深智慧，  
辨正道邪道，  
取得究竟義，  
此是婆羅門；

不樂在家行，  
出家而不染，  
於居所無欲，  
此是婆羅門；

放下諸棒杖，  
強弱俱不害，  
亦不教人害，  
此是婆羅門；

人惱己不惱，

人亂已寂滅，  
人執已不執，  
此是婆羅門；

我慢與仇怨，  
貪瞋皆不染，  
如芥置針尖，  
此是婆羅門；

說話有意義，  
使人心歡喜，  
真實不惱亂，  
此是婆羅門；

不偷盜欺世，  
無論任何物，  
不予皆不取，  
此是婆羅門；

此世與他世，  
俱無有愛戀，  
離愛戀之繫，  
此是婆羅門；

不滯著棲所，  
具智無搖擺，  
證得不死道，  
此是婆羅門；

惡行與福德，  
兩者皆超越，  
無垢無哀傷，  
此是婆羅門；

如明月無翳，  
內心常歡喜，  
諸有已盡除，  
此是婆羅門；

越過輪迴障，  
走出愚癡蔽，  
禪定不動搖，

已達至彼岸，  
得無取涅槃，  
此是婆羅門；

出家無家庭，  
諸貪欲已斷，  
諸欲有已盡，  
此是婆羅門；

出家無家庭，  
諸渴愛已斷，  
諸有愛已盡，  
此是婆羅門；

斷除人結縛，  
亦斷天結縛，  
離天人之繫，  
此是婆羅門；

捨棄愛與怨，  
無依得清涼，  
伏世之大雄，  
此是婆羅門；

善逝得覺悟，  
知眾生生死，  
沒有下一生，  
此是婆羅門；

阿羅漢滅後，  
天人乾達婆，  
不知其蹤跡，  
此是婆羅門；

於過去現在，  
將來亦如是，  
無取無所有，  
此是婆羅門；

大雄大仙人，  
壯牛勝利者，  
除染之覺者，



此是婆羅門；

能知過去生，  
見天界地獄，  
生已到盡頭，  
此是婆羅門。

在世間之中，  
出身有多種，  
依世人習慣，  
名稱有不同，

無知無見者，  
妄自而稱說：  
純血統出身，  
是為婆羅門。

實非因血統，  
而是由於業，  
而成婆羅門；  
或非婆羅門。

以業之緣故，  
而有諸農夫，  
工匠與商人、  
及傭人之分；

以業之緣故，  
而有諸賊人，  
士兵與祭師、  
及國王之別。

智者對於業，  
有如實知見：  
知業之果報，  
亦知緣起法，

知業轉世間，  
知業轉眾生；  
眾生受業縛，  
輪迴轉不息。

婆舍多汝知，  
勤修梵行者，  
調伏有節制，  
三明皆具足，

寂靜無後有，  
此是婆羅門。  
梵天與帝釋，  
亦知此中義。”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婆舍多和頗羅墮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九十九·須跋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時候，須跋·杜帝耶子婆羅門學童住在一個居士的居所處理一些事務。須跋對那個居士說：“居士，我聽說舍衛城有不少阿羅漢。今天我應拜訪哪一位沙門或婆羅門呢？”

“大德，世尊住在舍衛城的祇樹給孤獨園。你應拜訪他。”

須跋回答那位居士：“居士，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婆羅門這樣說：‘在家人能完滿善道，出家人不能完滿善道。’喬答摩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婆羅門學童，我對這種說話分別來說，不能一概而論。婆羅門學童，我對在家人或出家人，都不會稱讚邪途。無論在家人或出家人進入邪途、行踐邪途，都會因此而不能完滿善道。婆羅門學童，我對在家人或出家人，都會稱讚正途。無論在家人或出家人進入正途、行踐正途，都會因此而完滿善道。”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這樣說：‘在家生活因為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所以帶來大果報。出家生活因為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所以帶來小果報。’喬答摩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婆羅門學童，我也是對這種說話分別來說，不能一概而論。婆羅門學童，有一些工作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有一些工作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有一些工作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有一些工作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

“婆羅門學童，什麼工作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呢？婆羅門學童，農夫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

“婆羅門學童，什麼工作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呢？婆羅門學童，農夫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

“婆羅門學童，什麼工作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呢？婆羅門學童，商人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

“婆羅門學童，什麼工作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呢？婆羅門學童，商人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

“婆羅門學童，就正如農夫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同樣地，在家生活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

“婆羅門學童，就正如農夫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同樣地，在家生活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

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

“婆羅門學童，就如同商人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同樣地，出家生活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不好便帶來小果報。

“婆羅門學童，就如同商人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同樣地，出家生活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但做得好便帶來大果報。”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

“婆羅門學童，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否告訴我婆羅門宣說的五法是什麼呢？”

“喬答摩賢者，我不介意告訴賢者或如賢者那樣的人。”

“婆羅門學童，既然這樣，請你說吧。”

“喬答摩賢者，第一法是說真話，它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

“喬答摩賢者，第二法是苦行，它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

“喬答摩賢者，第三法是梵行，它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

“喬答摩賢者，第四法是學習教典，它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

“喬答摩賢者，第五法是布施，它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這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喬答摩賢者對婆羅門這種說話怎麼說呢？”

“婆羅門學童，在婆羅門當中，有沒有任何一個人這樣說：‘我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五法，然後講授它們的果報’？”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羅門學童，在婆羅門當中，有沒有任何一個老師或追溯上七代的祖師這樣說：‘我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五法，然後講授它們的果報’？”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羅門學童，一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創造咒頌、轉動咒輪；古代的婆羅門唸誦、宣說、編集這些咒頌；現在的婆羅門跟隨唸誦、宣說、講解這些咒頌。那些開創者婆羅門仙人如阿達迦、婆摩迦、婆摩提婆、毗沙蜜多、閻摩多祇、央祇羅娑、頗羅墮、婆舍多、迦葉、婆求等，有沒有這樣說：‘我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五法，然後講授它們的果報’？”

“喬答摩賢者，沒有。”

“婆羅門學童，聽你所說，有沒有任何一個婆羅門，有沒有任何一個祖師，有沒有任何一個開創者婆羅門仙人說：‘我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五法，然後講授它們的果報。’”

“婆羅門學童，就如同一列盲人，每人都捉著前面的人來行走，前面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婆羅門學童，同樣地，婆羅門所說的，變成了一列盲人的譬喻那樣，前面的人看不見，中間的人也是看不見，後面的人也是看不見。”

世尊說了這盲人的譬喻後，須跋惱怒、不高興，他責難、看輕、斥責世尊說：“喬答摩沙門在做惡行！喬答摩賢者，在清靜園的薄拘娑提·奧波門若婆羅門曾經這樣說：‘有些沙門婆羅門宣稱有過人之法和取得聖者的知見，他們這樣說是很可笑的，是空談的，是虛無的，是空洞的！人怎可能知道、看見、親證過人之法和聖

者知見呢！’”

“婆羅門學童，薄拘娑提婆羅門曾以他心智，知道所有沙門婆羅門的心念嗎？”

“喬答摩賢者，薄拘娑提婆羅門連女僕普尼迦的心念也不知，又怎能以他心智，知道所有沙門婆羅門的心念呢。”

“婆羅門學童，就如一個與生俱來是盲的人，從來沒有見過光和暗的外色，沒有見過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沒有見過平坦和不平坦，沒有見過星星、月亮、太陽，他這樣說：‘沒有光和暗的外色，也沒有能看見光和暗的外色的人；沒有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也沒有能看見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的人；沒有平坦和不平坦，也沒有能看見平坦和不平坦的人；沒有星星、月亮、太陽，也沒有能看見星星、月亮、太陽的人。我不知道、看不見這些東西，所以，沒有這些東西。’婆羅門學童，那人的說話是正確的解說嗎？”

“喬答摩賢者，不正確。有光和暗的外色，也有能看見光和暗的外色的人；有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也有能看見藍色、黃色、紅色、粉紅色的人；有平坦和不平坦，也有能看見平坦和不平坦的人；有星星、月亮、太陽，也有能看見星星、月亮、太陽的人。如果說：‘我不知道、看不見這些東西，所以，沒有這些東西。’這是不正確的。”

“婆羅門學童，同樣地，薄拘娑提婆羅門是盲目、沒有眼睛的，所以沒有可能知道、看見、親證過人之法和聖者知見。

“婆羅門學童，你認為怎樣，在拘薩羅有大壇場的婆羅門如闍基婆羅門、多盧迦婆羅門、薄拘娑提婆羅門、吒奴蘇尼婆羅門、你的父親杜帝耶婆羅門等，說合理的話或不合理的話，哪樣比較好？”

“喬答摩賢者，說合理的話比較好。”

“說有知識的話或沒有知識的話，哪樣比較好？”

“喬答摩賢者，說有知識的話比較好。”

“說經反思的話或不經反思的話，哪樣比較好？”

“喬答摩賢者，說經反思的話比較好。”

“說有意義的話或沒有意義的話，哪樣比較好？”

“喬答摩賢者，說有意義的話比較好。”

“婆羅門學童，你認為怎樣，薄拘娑提婆羅門說合理的話還是不合理的話？”

“喬答摩賢者，說不合理的話。”

“說有知識的話還是沒有知識的話？”

“喬答摩賢者，說沒有知識的話。”

“說經反思的話還是不經反思的話？”

“喬答摩賢者，說不經反思的話。”

“說有意義的話還是沒有意義的話？”

“喬答摩賢者，說沒有意義的話。”

“婆羅門學童，有五蓋。這五蓋是什麼呢？貪欲蓋、瞋恚蓋、昏睡蓋、掉悔蓋、疑惑蓋。婆羅門學童，這就是五蓋了。

“婆羅門學童，薄拘娑提婆羅門就是被這五蓋封蔽、遮擋、障礙、遮蔽，所以沒有可能知道、看見、親證過人之法和聖者知見。

“婆羅門學童，有五欲。什麼是五欲呢？眼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

愛、貪欲、染著的色，耳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聲，鼻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香，舌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味，身識別使人悅樂、戀棧、歡喜、鍾愛、貪欲、染著的觸。婆羅門學童，這就是五欲了。

“婆羅門學童，薄拘娑提婆羅門就是在受用五欲時受到束縛、迷醉於中、抓著五欲不放、不見五欲的過患、沒有從五欲出離的智慧，所以沒有可能知道、看見、親證過人之法和聖者知見。

“婆羅門學童，你認為怎樣，用草、柴等燃料所生的火，或不用燃料所生的火，哪一種火有更好的焰、色、光呢？”

“喬答摩賢者，如果不用燃料可以生火的話，這種火有更好的焰、色、光。”

“婆羅門學童，除了使用神通來生火之外，不用燃料是沒有可能生火的。婆羅門學童，我用這個譬喻來形容喜：用草、柴等燃料所生的火就正如依五欲所生的喜；不用燃料所生的火就正如別於五欲，別於不善法所生的喜。

“婆羅門學童，什麼是別於五欲，別於不善法所生的喜呢？”

“婆羅門學童，一位比丘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初禪。這就是別於五欲，別於不善法所生的喜了。

“婆羅門學童，再者，一位比丘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他進入了二禪。這就是別於五欲，別於不善法所生的喜了。

“婆羅門學童，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在五法之中，哪一法帶來最大的果報呢？”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在五法之中，布施帶來最大的果報。”

“婆羅門學童，你認為怎樣，如果有個婆羅門舉行大祭祀，有兩個婆羅門知道後便前去參加，其中一個婆羅門心想：‘如果在受供的地方由我而不是另一位婆羅門取得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就好了。’當在受供的地方由另一位婆羅門取得最好的座位、最好的水、最好的食物時，那個婆羅門便憤怒和不開心。婆羅門學童，根據婆羅門所宣說，這是什麼樣的果報呢？”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布施，目的不是為了使人憤怒和不開心，而是出於悲憫。”

“婆羅門學童，如果這樣，悲憫豈不是成了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的第六法嗎？”

“喬答摩賢者，如果這樣，悲憫便成了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的第六法。”

“婆羅門學童，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你看見這五法在在家生活的人之中修習得多，還是在出家生活的人之中修習得多呢？”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我看見這五法在出家生活的人之中修習得多，在在家生活的人之中修習得少。

“喬答摩賢者，在家生活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不易一直下去都說真話；出家生活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容易一直下去都說真話。

“喬答摩賢者，在家生活很多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不易一直下去都修習苦行、修習梵行、學習很多教典、作很多布施；出家生活很少事情要做、要處理、要著手、要完成，容易一直下去都修習苦行、修習梵行、學習很多教典、作很多布施。

“喬答摩賢者，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我看見這五法在出家生活的人之中修習得多，在在家生活的人之中修習得少。”

“婆羅門學童，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我說，這五法是內心的基本所需，有助內心的修習，使之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羅門學童，一位比丘說真話，當他知道自己說真話時，便會感受得到當中的得益、感受得到法義、感受得到由法所帶來的歡悅。我說，這份由善法所帶來的歡悅是內心的基本所需，有助內心的修習，使之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羅門學童，一位比丘修習苦行、修習梵行、學習很多教典、作很多布施，當他知道自己修習苦行、修習梵行、學習很多教典、作很多布施時，便會感受得到當中的得益、感受得到法義、感受得到由法所帶來的歡悅。我說，這份由善法所帶來的歡悅是內心的基本所需，有助內心的修習，使之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羅門學童，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我說，這五法是內心的基本所需，有助內心的修習，使之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須跋對他說：“喬答摩賢者，我聽說喬答摩賢者知道投生梵天的道路。”

“婆羅門學童，你認為怎樣，那邏迦羅村是否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呢？”

“喬答摩賢者，那邏迦羅村在附近不遠的地方。”

“婆羅門學童，你認為怎樣，一個土生土長的那邏迦羅村村民剛剛出村，如果有人問他前往那邏迦羅村的道路，他會對那個問題感到困惑和猶疑不決嗎？”

“喬答摩賢者，不會。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個村民土生土長，會熟悉所有那邏迦羅村的道路。”

“婆羅門學童，即使土生土長的那邏迦羅村村民，如果有人問他前往那邏迦羅村的道路，或許他也會對那個問題感到困惑和猶疑不決。但是，如果有人問如來有關梵世間的事情，或問通往梵世間的途徑，如來是不會感到困惑和猶疑不決的。婆羅門學童，我知道梵天，知道梵世間，知道什麼是通往梵世間的途徑，知道怎樣投生梵世間。”

“喬答摩賢者，我聽說喬答摩賢者會為人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如果喬答摩賢者為我宣說投生梵天的道路就好了。”

“婆羅門學童，既然這樣，留心聽，好好用心思量，我現在說了。”

須跋回答世尊：“賢者，是的。”

世尊說：“婆羅門學童，什麼是投生梵天的道路呢？”

“婆羅門學童，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慈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慈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羅門學童，這樣修習慈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羅門學童，就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同樣地，這樣修習慈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

建立。婆羅門學童，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婆羅門學童，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悲心……”

“婆羅門學童，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喜心……”

“婆羅門學童，再者，一位比丘內心帶著捨心，向一個方向擴散開去，向四方擴散開去；向上方、下方、四角擴散開去；向每個地方、所有地方、整個世間擴散開去。他的內心帶著捨心，心胸寬闊、廣大、不可限量，內心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婆羅門學童，這樣修習捨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羅門學童，就如一個強壯號角手吹出來的聲音，在四方的人很容易便聽得到。同樣地，這樣修習捨心解脫的話，狹劣的業便不能留在心中，不能在心中建立。婆羅門學童，這就是投生梵天的道路了。”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須跋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喬答摩賢者，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告辭了。”

“婆羅門學童，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須跋對世尊的說話感到歡喜，感到高興，之後起座對世尊作禮，右繞世尊，然後離去。

這時候，吒奴蘇尼婆羅門乘坐一輛全白的馬車，在中午離開舍衛城。他從遠處看見須跋前來，便對他這樣說：“頗羅墮賢者，這是中午了，剛才你到哪裏來呢？”

“賢者，我到過喬答摩沙門跟前。”

“頗羅墮賢者，你認為怎樣，你知道喬答摩沙門智慧的特點嗎？他是一位智者嗎？”

“賢者，我算得上什麼人呢，我怎能知道喬答摩沙門智慧的特點呢！只有一個像喬答摩沙門那樣的人，才能知道他智慧的特點！”

“頗羅墮賢者，你可真是對喬答摩沙門作出高度的稱讚呢！”

“賢者，我算得上什麼人呢，我稱讚喬答摩沙門算得上什麼呢！喬答摩沙門受那些被人稱讚的人所稱讚，他在天與人之中是最高的！賢者，婆羅門宣說，有五法能帶來福德與取得善果。喬答摩沙門說，這五法是內心的基本所需，有助內心的修習，使之沒有怨恨、沒有瞋恚。”

須跋說了這番話後，吒奴蘇尼婆羅門從那輛全白的馬車走下來，他把大衣覆蓋一邊肩膀，向著世尊的方向合掌，然後有感而發，說出感興語：“拘薩羅王波斯匿有得著，拘薩羅王波斯匿有善得！如來·阿羅漢·等正覺住在他的國土！”





## 一零零·僧伽羅婆經

這是我所聽見的：

有一次，世尊和人數眾多的比丘僧團一起，在拘薩羅遊行說法。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檀那吒尼的女婆羅門住在闍陀迦波，她對佛、法、僧有深厚的淨信。有一次，她險些跌倒，在站穩之後有感而發，說出趨吉避凶的感興語三次：“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南無世尊·阿羅漢·等正覺。”

這時候，有一個名叫僧伽羅婆的婆羅門學童住在闍陀迦波，僧伽羅婆具有五種技能：博學，持咒頌，掌握三吠陀，精通字詞與音聲，熟悉傳統的文句與文法。他通曉世間大人相。

僧伽羅婆聽到檀那吒尼的說話，便對她說：“檀那吒尼女婆羅門真是輕賤，檀那吒尼女婆羅門真是羞恥！有這麼多婆羅門不稱讚而稱讚一個禿頭的沙門！”

“賢士，你不知道世尊的戒行和智慧，如果你知道的話，便會認為不應責罵和斥罵他。”

“既然這樣，當喬答摩沙門抵達闍陀迦波時，你便告訴我吧。”

世尊在拘薩羅遊行說法，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抵達闍陀迦波，之後世尊住在闍陀迦波的杜帝耶婆羅門芒果園。

檀那吒尼聽到世尊抵達闍陀迦波及住在杜帝耶婆羅門芒果園的消息，便前往僧伽羅婆那裏，然後對他說：“賢士，世尊抵達闍陀迦波及住在杜帝耶婆羅門芒果園，如果你認為是時候的話，請便。”

僧伽羅婆回答檀那吒尼：“賢姊，是的。”之後前往世尊那裏，和世尊互相問候，作了一番悅意的交談，坐在一邊，然後對世尊說：“喬答摩賢者，有些沙門婆羅門宣稱，首先修習梵行，然後現生以無比智取得最高的成就。喬答摩賢者是否也是這樣宣稱的呢？”

“頗羅墮，我也是這樣宣稱，首先修習梵行，然後現生以無比智取得最高的成就。頗羅墮，我說，在這種宣稱之中也各有不同。

“頗羅墮，一些沙門婆羅門是傳統的追隨者，他們宣稱，首先以傳統留傳下來教法作為梵行來修習，然後現生以無比智取得最高的成就。如婆羅門追隨三吠陀屬於這一類。

“頗羅墮，一些沙門婆羅門純粹出於敬信，他們宣稱，首先以敬信作為梵行來修習，然後現生以無比智取得最高的成就。如推斷者、思想者<sup>1</sup>屬於這一類。

“頗羅墮，一些沙門婆羅門親身以無比智證得之前從沒人聽過的法義，他們宣稱，首先修習梵行，然後現生以無比智取得最高的成就。頗羅墮，我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了。從以下各點，可知我是屬於這一類的。

“頗羅墮，當我還是菩薩，未取得正覺的時候，我這樣想：‘在家生活有很多障礙，是塵垢之道；出家生活有如空曠的地方那樣沒有障礙。在家生活不易生活在圓滿、清淨、如螺那樣潔白的梵行之中。讓我剃掉頭髮和鬚鬚，穿著袈裟衣，從家

<sup>1</sup> 這裏的推斷者(*takkī*)和思想者(*vīmaṃsī*)是跟敬信相反的，不是相同類別的。這可能是原經文的脫漏，把敬信的類別跟另一類別的邏輯推理合二為一。

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吧。’

“頗羅墮，過了一些時候，我剃掉頭髮和鬍鬚，穿著袈裟衣，從家庭生活中出家，過沒有家庭的生活。那時我年少、髮黑、壯健、在人生的早期，我的父母不想我出家，淚流滿面。

“我成為一位出家人，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阿羅邏·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頗羅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頗羅墮，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修習迦藍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迦藍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頗羅墮，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頗羅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迦藍宣稱達到無所有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迦藍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迦藍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迦藍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迦藍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迦藍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迦藍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頗羅墮，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頗羅墮，於是我前往迦藍那裏，對他說：‘迦藍賢友，你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也知這法義。你像我那樣，我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讓我們兩人一起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頗羅墮，之後，身為老師的迦藍視身為弟子的我不分高下，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無所有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頗羅墮，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前往優陀迦·羅摩子那裏，對他說：‘賢友，我想在你的法和律之中修習梵行。’

“頗羅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對我說：‘賢友，你逗留在這裏吧。像

你那樣有智慧的人，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頗羅墮，我很快便能掌握那法義。只要老師教一遍，我便能夠和其他同門一樣，帶有智慧和自信地說：‘我已知那些法義，已見那些法義。’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修習羅摩這法義不是僅僅出於信的。我是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他宣說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羅摩真的是對這法義有知有見的。’

“頗羅墮，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的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究竟這境界去到什麼程度呢？’

“頗羅墮，當我說了這番話後，羅摩子說羅摩曾經宣稱達到非想非非想處。那時我心想：‘不單只羅摩有信，我也有信；不單只羅摩有精進，我也有精進；不單只羅摩有念，我也有念；不單只羅摩有定，我也有定；不單只羅摩有慧，我也有慧。讓我在羅摩的法義之中努力修習，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吧。’

“頗羅墮，我很快便可以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那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了。

“頗羅墮，於是我前往羅摩子那裏，對他說：‘羅摩子賢友，你的父親羅摩曾經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的嗎？’

“‘賢友，是的。’

“‘賢友，我現在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

“‘賢友，我有得著，我有善得！我能看見一位像你那樣的同修賢友！我的父親羅摩曾經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你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曾經也是宣稱親身以無比智來體證這法義，然後安住在證悟之中。我的父親羅摩知這法義，你也知這法義；你知這法義，我的父親羅摩也知這法義。你像我的父親羅摩那樣，我的父親羅摩像你那樣。賢友，來吧，現在你來護持這個團體吧。’

“頗羅墮，之後，羅摩子視我為同修和老師，他對我作出很高的恭敬。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這法義不能帶來厭離、無欲、息滅、寧靜、無比智、正覺、涅槃，只是帶來投生非想非非想處。’我對那法義感到不足，之後便離開了那法義。

“頗羅墮，我繼續去尋找善法，尋求達致無上寂靜的途徑。我在摩揭陀遊行，途經多處地方之後便去到優樓頻螺的舍那鎮。我看見那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那時我心想：‘這地方十分怡人，叢林使人愉悅，河流流著清澈的河水，有怡人的渡口，附近有可供化食的村落。這地方有一個很好的條件給人精勤修習。’

“頗羅墮，於是我坐在那裏精勤修習。那時我心中生起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頗羅墮，假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被人放在水中，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頗羅墮，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

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條木柴潮濕和被人放在水中。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頗羅墮，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不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不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頗羅墮，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一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

“頗羅墮，第二個在我心中生起的譬喻是，假如有一條潮濕的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頗羅墮，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喬答摩賢者，不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雖然那條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但仍是潮濕的。那個人只會為自己帶來疲勞和苦惱。”

“頗羅墮，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不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不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沒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頗羅墮，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二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

“頗羅墮，第三個在我心中生起的譬喻是，假如有一條乾燥的木柴，被人放在乾地上，一個人拿著一支木燧走來，想用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頗羅墮，你認為怎樣，那個人能否用木燧和那條木柴來生熱、取火呢？”

“喬答摩賢者，能。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那條木柴乾燥和被人放在乾地上。”

“頗羅墮，同樣地，任何沙門婆羅門，如果能從身體所帶來的欲樂之中退卻出來，能善於捨棄和善於平息內心對貪欲的愛欲、愛著、迷戀、渴求、熱愛的話，在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在沒有感受到強烈、猛烈、激烈的苦受時，他們也有能力得到無上等正覺的知和見。頗羅墮，這就是在我心中生起的第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頗羅墮，這些就是在我心中所生起的三個獨特、以前從沒聽過的譬喻了。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吧。’於是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那時候我的腋窩也冒出汗來。

“頗羅墮，就正如一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弱者的頭或肩膀，把他制伏、制止、降伏，同樣地，我咬緊牙關，舌抵上顎，以堅毅心來制伏、制止、降伏內心。那時候我的腋窩也冒出汗來。

“頗羅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不讓呼吸從口鼻出入。在不讓呼吸從口鼻出入的時候，我的耳朵傳出很大的風聲，那聲音就像鐵匠的風箱那樣。頗羅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頭顱，就像一個強壯的人用利刃刺我的頭顱那樣。頗羅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痛楚在我的頭部出現，就像一個強壯的人用皮帶纏緊我的頭部那樣。頗羅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一陣很大的風衝擊我的腹部，就像一個熟練的屠夫或他的徒弟用利器割開我的腹部那樣。頗羅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進一步修習閉氣禪修吧。’於是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在我不讓呼吸從口鼻和耳朵出入的時候，我全身發熱，就像兩個強壯的人捉著一個瘦弱的人在火坑上燒烤那樣。頗羅墮，我精進，不懈怠；專一心念，沒有忘失；但我精勤的苦修使我的身體倉卒不定，不能猗息下來。即使這樣，我的內心也不會受生起的苦受所擺佈。

“頗羅墮，天神看見我這樣，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死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沒有死，不過快要死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沒有死，也不是快要死。喬答摩沙門是阿羅漢，阿羅漢就是這樣子的。’<sup>1</sup>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修習斷食吧。’那時候，一些天神到來我那裏，對我說：‘賢者，請你不要修習斷食。如果你要修習斷食的話，我們可以供養天食給你，你可用毛孔來吸收天食。’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如果我說了要不吃食物，但又用毛孔來吸收天食的話，這就是我的妄語。’於是我拒絕了那些天神，對他們說：‘不用了。’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讓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吧。’於是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因為我只喝豆粥和逐漸減少食量，以致身體十分消瘦。因為食物少，上肢就像藤蔓那樣；下肢就像駱駝、騾子的腿那樣；脊骨就像一行卵石那樣凹凸的顯現出來；肋骨就像舊屋的疏散屋樑那樣顯現出來；眼睛深陷眼窩，就像井水深陷深井那樣；頭的皮肉不斷萎縮，就像摘了下來葫蘆受風乾而不斷萎縮那樣。

“頗羅墮，我因為食物少，腹部跟脊骨連接在一起，當我按著腹部時，能觸摸到脊骨；當我按著脊骨時，能觸摸到腹部。我因為食物少，當去大小便時，倒在那裏。我因為食物少，當用手按摩肢體時，壞死的體毛從肢體掉下來。

“頗羅墮，人們看見我這樣，一些說：‘喬答摩沙門黑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不是黑了，只是深色了。’一些說：‘喬答摩沙門不是黑了，也不是深色了。’

<sup>1</sup> 這些天神認為修習苦行的人是阿羅漢。“阿羅漢”(arahat)一詞有“值得世人供養”的意思，這個詞語不單在佛教之中使用，當時印度其他宗教也用這個詞語來形容完滿修行的人，而在佛教之中，阿羅漢是指得到四果果位的聖者，即指貪欲、瞋恚、愚癡完全清除的聖者。

喬答摩沙門是金色的。’

“頗羅墮，因為我吃得少，所以失卻清淨、明晰的膚色。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過去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未來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現在任何沙門婆羅門所感受到的苦受，沒有比這更強烈、更猛烈、更激烈的了，這就是極限的了！我修習這劇烈的苦行，但依然不能得到過人之法，不能取得聖者的知見；難道有其他道路通往覺悟？’

“頗羅墮，那時我記得：‘有一次，父王在處理釋迦人的事務時，我坐在蒲桃樹的樹蔭底下，那時我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sup>1</sup> 那時我心想：‘這是否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呢？’隨著這個記憶，我生起這個心識：‘這就是一條通往覺悟的道路！’

“頗羅墮，那時我心想：‘我為什麼要懼怕不是由貪欲和不善法所帶來的樂呢？我沒有必要懼怕不是由貪欲和不善法所帶來的樂！’那時我心想：‘我的身體十分瘦弱，這是不容易得到這種樂的。讓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吧。’於是吃回粗食物和粥飯。

“頗羅墮，那時候五比丘在我身邊，他們心想：‘喬答摩沙門在得法之後便會把法告訴我們。’但在我吃回粗食物和粥飯時，他們厭棄我，心想：‘喬答摩沙門放棄了精勤修行，回復到奢華生活之中了。’

“頗羅墮，我吃回粗食物，得到氣力之後，內心離開了五欲、離開了不善法，有覺、有觀，有由離開五欲和不善法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初禪。我平息了覺和觀，內裏平伏、內心安住一境，沒有覺、沒有觀，有由定所生起的喜和樂；我進入了二禪。我保持捨心，對喜沒有貪著，有念和覺知，通過身體來體會樂——聖者說：‘這人有捨，有念，安住在樂之中。’——我進入了三禪。我捨棄苦和樂，喜和惱在之前已經消失，沒有苦、沒有樂，有捨、念、清淨；我進入了四禪。

“頗羅墮，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宿命智。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事情：不論一生、兩生、三生、百生、千生、百千生，不論無數的成劫、無數的壞劫、無數的成壞劫——在那一生之中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投生到另一生；而在另一生之中又是什麼姓名，什麼種族，什麼種姓，吃什麼食物，體會什麼苦與樂，壽命有多長，死後又再投生到另一生。我能憶起過去無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細節。頗羅墮，我在初夜時分得到第一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頗羅墮，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眾生生死智。我以清淨及超於常人的天眼，看見眾生怎樣死後再次投生；知道不同的業使眾生在上等或下等、高種姓或低種姓、善趣或惡趣的地方投生——這些眾生由於具有身不善行、口不善行、意不善行，責難聖者，懷有邪見，做出由邪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惡趣、地獄之

---

<sup>1</sup> 這是悉達多太子年幼時的一次經歷。

中；那些眾生由於具有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稱讚聖者，懷有正見，做出由正見所驅動的業，因此在身壞命終之後投生在善趣、天界之中。頗羅墮，我在中夜時分得到第二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頗羅墮，當我的內心有定、清淨、明晰、沒有斑點、沒有污染、柔軟、受駕馭、安住、不動搖時，把心導向漏盡智。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苦，如實知道什麼是苦集，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如實知道什麼是苦滅之道；我以究竟智，如實知道什麼是漏，如實知道什麼是漏集，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如實知道什麼是漏滅之道。當我有了以上的知見時，心便從欲漏、有漏、無明漏之中解脫出來。在得到解脫時會帶來一種解脫智，我以究竟智知道：生已經盡除，梵行已經達成，應要做的已經做完，沒有下一生。頗羅墮，我在後夜時分得到第三種明。由於我不放逸、勤奮、專心一意，所以驅除了無明，生起了明；驅除了黑暗，生起了光明。”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僧伽羅婆對他說：“喬答摩賢者真是精勤！喬答摩賢者真是有善人的精勤！這是阿羅漢·等正覺的特質！

“喬答摩賢者，有天神的是嗎？”

“頗羅墮，在這種情形下，是有天神的。”

“喬答摩賢者，為什麼當被問到是否有天神時，你說‘在這種情形下，是有天神的。’你是在說空話、說妄語嗎？”

“頗羅墮，當被問到是否有天神時，說‘有天神’或說‘在這種情形下，是有天神的。’兩個答案在有智慧的人所理解的都是一樣，都會明白到‘是有天神’的意思。”

“喬答摩賢者，那你為什麼不說前一種答案呢？”

“頗羅墮，因為人們高度認同，世間上是有天神的。”<sup>1</sup>

世尊說了這番話後，僧伽羅婆對他說：“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妙極了！喬答摩賢者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演說法義，就像把倒轉了的東西反正過來；像為受覆蓋的東西揭開遮掩；像為迷路者指示正道；像在黑暗中拿著油燈的人，使其他有眼睛的人可以看見東西。我皈依喬答摩賢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願喬答摩賢者接受我為優婆塞，從現在起，直至命終，終生皈依！”



---

<sup>1</sup> 這裏關於有否天神的對答的幾個段落，內容跟一般的經文有些格格不入。這篇《僧伽羅婆經》的內容大部分是之前經文的重複，而餘下來的部分也顯得欠缺深義。此外，也找不到與之相應的漢譯本《阿含經》作為對照參考。